武俠世界

蒙娜麗莎

熟悉呂偉㫖的人都知道鐵拐俠盜已經收了山，但這一次他那爲了獲得名畫」蒙娜麗莎「而東山復出。其中過程令你驚心動魄，結局非你所能想像。詳情請閱本期，內文自有交代！



$2.00

895

◀編　後　話▶

蒙娜麗莎是舉世知名的油畫，藝壇瑰寶，價值連城，向來是收藏於法國巴黎羅浮宮博物館，馳譽國際……今期巨型「鐵拐故事」是題材新穎，曲折傳奇的罕見巨著「蒙娜麗莎」，故事描述一位億萬富豪夢寐以求那幅名畫，脅迫三俠呂偉艮等人跑到法國盜取，結果弄得滿城風雨，「眞蹟」與「贋品」難辨，最後……本故事全部過程類似魔術化，旣神秘，又緊張，三俠捲入盜竊事件漩渦裡，令你莫測高深，難以想像。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武林四大名捕故事之「毒手」，是由後起新秀年青作家溫凉玉君加盟本刋後第三部巨著，前此「兇手」、「血手」刋載以來，深受讀者歡迎，故事一部比一部更爲精彩。「毒手」故事今期接近尾聲，高潮迭起，搏殺塲面，鬼哭神嚎，下期情節發展，更令你有難以預測的結局

***　　***　　***

下期「特巨」小說是蕭逸君的春江萬里情故事之四「寶卷風雲」，這是一篇充滿俠義情仇、恩怨倫理氣氛的巨著，有細膩的兒女私情描寫，有磅礴豪壯的大俠事蹟敘述，更有夾纏不清的恩仇記載在文中每一主角人物身上。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蒙娜麗莎（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蒙娜麗莎是舉世知名的油畫，也是藝壇上的無價之寶，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希望得到它，一位億萬巨富爲了得到此畫，竟然想出了一個妙想天開的辦法，利用呂偉艮三俠跑到法國去爲他盜取該畫………………………………馬　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血　書（三期完歷史俠義故事）◀上▶

忠義爲國殤　揚州十日屠………………………………高　橋39

毒　手（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鐵拳誅八怪　神槍戮二惡………………………………溫凉玉47

金菩薩（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

玄功懲惡吏　龍潭捋虎鬚………………………………朱　羽55

寒星劍（六期完俠情中篇）

拯美救人質　懲兇儆魔頭………………………………曹若冰67

第十一誡（司馬洛傳奇故事）◀二▶

鐵拳創誡律　大意失歹徒………………………………馮　嘉7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春秋筆

奇招三絕學　狂徒兩負傷………………………………臥龍生89

廿十九妹

光明磊落客　險作刀下魂……………………蕭　逸95

其人其事・絕技奇招

陳進虎刀法如神（其人其事）…………賴嚴霜38

突圍而出的絕招（奇招絕技）…………麥海雲65

樊甘棠不戰而退（武林秘辛）…………慧　心10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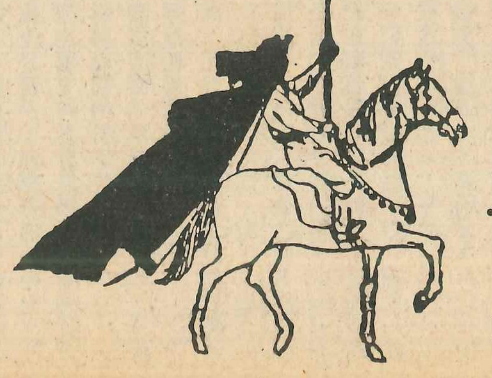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 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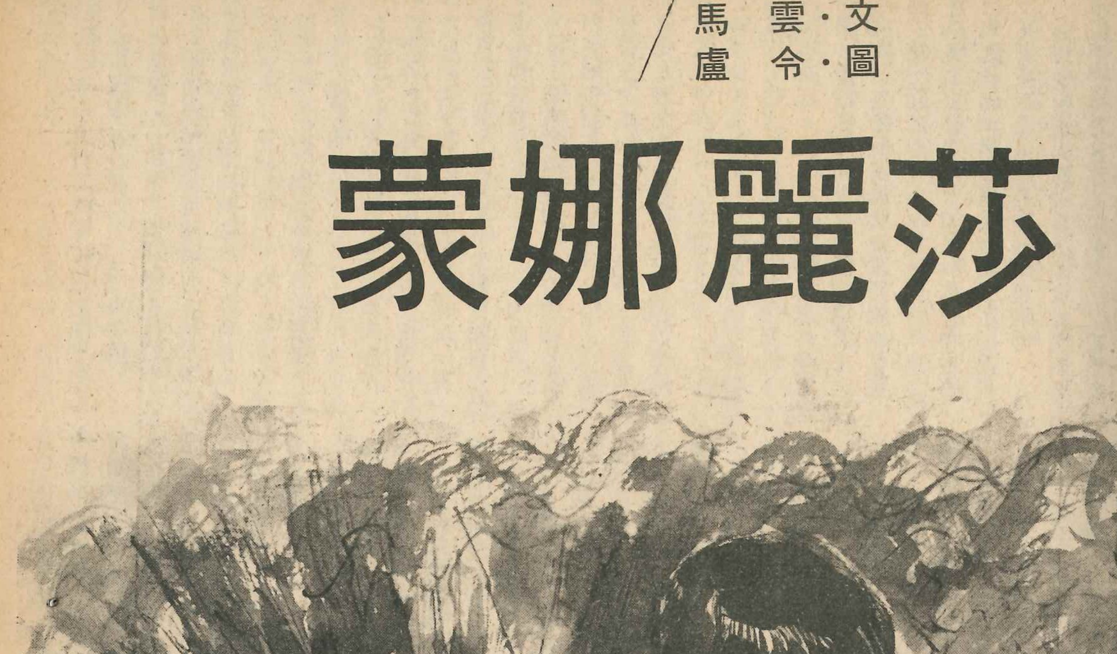
第89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蒙娜麗莎



一時不慎 三俠中計

從香港電視節目中見到英國足球賽節目的現場情況，當知道英國人對觀看足球的狂熱情形，並不下於香港賽馬。

呂偉艮等三俠遊英國時，發覺每有足球比賽上演時，就令到英國人爲之忙個不了。

入場的觀衆忙於購票，不入場的卻忙於趕返家中觀看電視台的轉播。

此外，還有不少賭場接受下注，就像香港馬會的外圍投注站一樣。英國人之嗜賭程度，比香港人更有過之！

呂偉艮等三俠發覺倫敦許多餐室酒吧都安裝了電視機，而且不止一架，越多電視機的餐室或酒吧，生意越好。

觀衆飲茶喝酒時，也不忘娛樂，如果遇上有足球轉播，這等公共場所更加擠滿了人。

其實，以英國各球會所擁有的足球場，座位之多達到十萬八萬，數目可以說不小了，但仍無法容納得下所有球迷。於是向隅者就只有借助於電視機了，其着迷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呂偉艮等三俠遊倫敦，難免會拜訪華人會所，與僑胞首腦會晤。

從僑胞首腦口中，他們知道當地的唐人菜館可算得上「歐洲之最」——最多。

年來世界人仕非常講究吃，於是中國菜順理成章地，成爲最受歡迎的食譜。

目前幾乎世界每一個較具消費力的城市都有中國菜館，尤其是歐洲，例如法、荷、意等國的大城市，但却以英國最多中國菜館。

中國菜館裏許多侍者，厨師是來自香港的僑胞，他們大部份很節儉。

但是，「魔鬼在任何角落」存在！倫敦也有地下賭場，有部份僑胞工餘時間都跑到此等賭場去，結果無法自拔。

他們辛辛苦苦賺來的，不但沒有寄回香港給家人，還有部份意志不堅定的，被壞人利用，做些爲非作歹的事，例如販毒，加入黑社會向正當僑商敲搾勒索等。

於是昔日老一輩僑胞辛勤努力的艮好儀範，就在歐西人仕心目中逐漸消失於無形！

僑胞們對三俠談起這些敗類，都不禁爲之唏嘘嘆息不已。

有位僑領崔德龍，以前已經認識呂偉艮。三年前他在倫敦開了一家菜館，如今已經有四家分店，而且生意極佳。

這次三俠遊英國，崔德龍力邀三俠到他的花園洋房中作客，但呂偉艮婉拒了。

呂偉艮做人有個原則，他不喜歡佔人便宜，更不想打擾別人。

旅遊是爲了增廣見聞，同樣也是消遣節目之一，如果住在人家家中，難免處處要有所顧忌，客客氣氣，確實不是味道。

呂偉艮待人以善，憑一股義氣結交了不少朋友，因此世界各地的僑胞之中，有許多都是他的擁護者！

這些朋友之中，有些是只見過一面的，有些是慕名結識他的。

呂偉艮有個原則，凡是喜歡結識他的人，不論是好是歹，他都來者不拒。

他覺得朋友可以分許多種，有些泛泛之交，有些心腹的。

只要對方不是窮兇極惡的敗類，呂偉艮都樂意跟他們交朋友。

因此，呂偉艮可以稱得上是朋友滿天下。

呂偉艮等三俠到了倫敦之後，住在面臨泰晤士河的一間旅遊酒店中。

他們在酒店住好了之後，才去拜訪崔德龍等一班僑領，目的就是爲了避免在他們家中被强留住作客。

崔德龍年近五十，妻子兒女都住在倫敦，他們分別代崔德龍管理幾家菜館。看來一切都非常之令人羡慕。

崔德龍的長子崔成志年約二十五，看來很老成，對父親也尊重。

但是次子崔成才，外型却是個典型的阿飛青年。他年約十八，長髮留鬚，一身牛氣。

三女貞兒，年約十六，是個未定性的少女，在求學中。

呂偉艮早已了解到崔德龍的家庭狀況，有時崔德龍也在書信來往中提及。所以呂偉艮知道他的次子成才最令他生氣。

這次三俠曾到崔家作客，吃了一頓晚飯。他們曾一度見過崔成才。

但轉眼之間，他又不見了。

後來崔成志告訴三俠，說他弟弟越來越不似樣，這時候，可能又到「大檔」去了。

「大檔」即地下賭場的意思。

呂偉艮等三俠聽了，心裏只能替崔家難過，看來是愛莫能助。

所謂「清官難審家庭事」，有時一些青年人到了外國之後，變了質，連家長也無可奈何！

崔成志雖然二十餘歲，但看上去竟老成得有如三十出頭的壯年人一樣，很懂世故，他與呂偉艮他們談得很投機。

他答允明天帶三俠去遊覽倫敦，但呂偉艮怕妨碍他的正常工作。

崔成志說：「我們一切已上了軌道，店子裏的事，吩咐下去就可以，不必我們親自座鎮的，三位可以放心！」

「但是，我以爲還是不必勞煩你了。」呂偉艮說，「我們隨便到處逛逛。」

崔德龍在旁插咀道：「別客氣！我們應該盡地主之誼的！成志帶你們去值得一看的地方參觀，可以節省你們的時間。」

三俠再也沒有意見，雙方相約明天先用電話連絡，然後由崔成志做義務的嚮導，帶他們遊覽倫敦。

根據崔成志說：「倫敦值得一看的地方頗多，其中尤以『倫敦博物館』最値得

一看。」

三俠未遊其地，先聽崔氏父子的口頭介紹，份外嚮往！

崔成志說：「如果我告訴你，我們中國是最早開化的民族，可能還有人懷疑。但是，當你去遊過博物館之後，你會為之驚奇不已。」

「倫敦博物館有陳列中國古物麼?」

阿生很有興趣地問。

「是的。」崔成志道：「說出來你亦未必會相信，倫敦博物館裏陳列中國古物之多，固然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相反，英國本身古物之少，亦同樣令人覺得驚奇！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他們不陳列本身的古物?反而陳列中國古物?」阿生問。

崔成志道：「說來十分簡單，因為英國的歷史太短之故，值得陳列留存於世的古物，實在不多。」

崔德龍補充說：「博物館中除了陳列中國古代文物之外，還有埃及和希臘的。總之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世界上許多考古學家，都會專程到這兒來仔細觀賞！」

呂偉艮也聽朋友提及倫敦博物館是英國最大的一間。

事實上旅遊倫敦，如果對藝術和古物缺乏興趣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去，因為倫敦市區觸目所見，盡是古老的建築物。

由白金漢宮，西敏寺，國會大厦以至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由銀行街，報館街以至牛津大街，全是陳舊的古老建築物，與美國紐約相比，簡直是兩個世界！

即使人行馬路上，觸目所見，也有點暮氣沉沉，在大街上駛過的，是古老欵色的汽車，在行人道上走過的，是戴毡帽，持雨傘的紳士們。

總之，置身其間，你會有一種復古懷舊的感受！

無論你是否喜歡這裏的環境，只要你對藝術有興趣，那麼，倫敦是必須一遊的好去處。

可能是由於英倫三島處於整個歐洲大陸以外，所以百多年來雖經多次戰爭，受損壞的程度仍極之有限！

因此如果到英倫遊覽，你不但可以看到許多古舊的東西，而且還是相當完整的。著名電影「魂斷藍橋」中的滑鐵盧橋，「古堡藏龍」中的古堡，都是歷史悠久。

藝術珍品中的畫，自古以來一直受到世人重視，假如你喜歡欣賞畫——當然是指古畫，那麼，除了倫敦之外，相信再難找到別處地方收藏得那麼多。

具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英國皇家畫院，除了經常舉行畫展之外，還收藏了百年以來英國各大畫家的作品，例如奧古斯特，司丹萊，古拉特等等。

在英國國家美術館之內，可以看到歐洲不同作風，不同派別的古畫，包括德、荷、比、法、西等國名家作品。

英國本身也有許多出色的畫家，例如十七、八世紀兩位著名風景畫家端納和康斯坦柏爾，人像畫家荷加士，雷諾茲和健斯保羅等等，其作品都深受世人激賞！

此外，英國人愛好藝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擁有大量藏畫的主要原因之一。

記得一九六三年，英國皇家畫院一度發生經濟困難。

當時院方無計可想，準備將達文西一幅畫稿公開拍賣。

大家都知道達文西就是世界最著名油畫「蒙娜麗莎」的作者。

因此，當時國際性的藝術經紀人都一致估計該畫稿若眞的舉行公開拍賣，必可得一百萬英鎊以上。

但是，英國人聞訊大為震驚，他們不願這幅畫稿落入外國人手中，竟公開募集了八十萬八英鎊，購下了此畫，掛在國家美術館之內，此後世世代代此畫屬於英國國家所有。

有此種種原因，所以要欣賞古畫，最好到英國倫敦去。

呂偉艮等三人不是藝術家，對於畫更加是門外漢，但是，當他們聽過了崔氏父子的口頭介紹之後，也彷彿變成了半個藝術家，恨不得立刻就去欣賞一番！

離開了崔家之時，已經是華燈初上時份。

英國人的夜生活到底是怎麼樣的?呂偉艮等三俠自然希望知道一下。

但是他們不想再妨碍崔氏父子的正常生活秩序，只稱返回酒店休息，便匆匆告辭了。

呂偉艮聽說倫敦蘇豪區的夜生活是多采多姿的，因此跳上街車之後，他便吩咐司機儎他們到蘇豪區。

司機十分機靈，他一邊開車一邊笑問道：「三位可是想找消遣?」

呂偉艮坦然說道：「是的，我們是遊客，想看看這裏的夜生活。」

「倫敦的夜生活是多采多姿的。」司機說：「但並不集中於蘇豪區，三位一定是受到宣傳的影响！」

呂偉艮試探着說：「然則，你以為有什麼好去處?」

司機笑了笑：「先要尊重一下女仕的胃口。」

呂偉艮心裏自然明白。他說：「這位女仕很開通，一切不成問題。」

司機的意思十分明顯，他大概是要帶三俠到一處涉及色情的場所。

但是，呂偉艮的大方，令到司機反而有些猶疑起來。

他想了想，說道：「讓我帶你們到一處私家會所去吧。」

呂偉艮想起香港的私家會所，一般以上演脫衣舞為主！

因此他笑道：「單是看跳舞，有什麼意思?」

「不！」司機說：「酒色財氣，樣樣俱全。但此等地方，沒有熟人帶路，你們陌生遊客休想進去一開眼界！」

呂偉艮說道：「好吧，那我就相信你了。」

司機會心一笑，三俠也會心一笑。

旅遊已然志在增廣見聞，那麼，尋幽搜秘當然也同樣是有此種意義。於是三俠在司機的引領下，進了一間私人會所。

「私人會所」只是一種掩飾，既屬「私人」，為什麼外人又可進入?無非是為了「走法律罅」而已！

「私人會所」屬於「私人地方」，自

然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一般標榜「私人」的會所，都是志在謀利，公開招客的。

就像呂偉艮等三俠現在一樣，他們入內便須要登記成為「會員」，交了「入會費」，然後才可以入內參觀。

那個街車司機沒有說錯，這裏的確是酒色財氣，樣樣俱全。

裏面有賭場，有酒吧，美女半裸着穿梭來往，更有一個舞台，上演脫衣艷舞，眞的是紙醉金迷，令人眼花繚亂。

這間在外表看似平平無奇不有的古老建築物，裏面竟然包羅萬有。

呂偉艮等三俠有如劉姥姥初遊大觀園，東張西望一番，仍然無所適從。

不過三俠既抱着增廣見聞的心理，自然既來之，則安之。

他們留心身畔出現的每一個人，都是闊氣十足，手段闊綽的！

憑到過這麼多地方，見過這麼多的人，他們覺得這些人之中，屬於英國本土的人少之又少，他們多屬外來遊客。

從膚色，外型，打扮等等去判斷，他們多數是來自中東。

年來世界能源危機所及，中東油商儼然暴發戶，難怪現在眼中所見，左擁右抱，口咬雪茄，捧着酒杯的，都是這些棕色皮膚的傢伙。

其次便是美國人，日本人，至於英國人少之又少！

呂偉艮知道倫敦也住了不少中國人，但這裏見到的中國人不多。三俠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但日本人亦屬黃種人，所以看來亦與中國人相差無幾。

呂偉艮很冷靜，他置身於瘋狂的人羣中，只是「靜心欣賞」，並未受到影响。

相反，阿生年青人容易衝動，反而跑到賭桌那邊去了。

不過阿生畢竟也不是一個豪賭客，他只是抱住消遣性質，以小量金錢去碰碰運氣，考考自己眼光而巳，想不到却輸了。

忽然有人在他身畔說：「兄弟，你的運氣似乎不大好！」

阿生知道這種地方很複雜，什麼人都有，以為站在他身畔較後處的，只是一般賭徒，想不到回頭一看，竟是個熟面孔。

此人正是崔成才——崔德龍的次子。

阿生輕輕一笑說道：「怎麼是你，成才！」

崔成才也笑了笑：「想不到你也有這種興趣。」

阿生道：「只是碰碰運氣！」

「其實我的運氣比你更壞！」崔成才老實不客氣地說：「可請我喝杯酒麼?」

阿生想不到他這麼坦率，也許這就是「歐美作風」吧！

人家既然開到口，他自然非掏腰包不可。於是兩個年青人，便離開賭桌，到酒吧那邊去。

崔成才一身牛仔裝，長髮蓄鬚，看上去絕對不似十八歲青年。

阿生從他父兄口中巳知道他是個不長進的青年，現在又無意中在此遇上了他，更加不問可知。

阿生道：「你一個人到這兒來麼?」

「是的。」崔成才道。

「經常來?」阿生又問。

「不！只是間中來玩玩。」崔成才道：「倫敦有許多好玩的地方，何必只限於一個地方?」

阿生故意問：「你仍在求學?」

「嗯！」崔成才想了想，聳聳肩打了個手勢，「我不喜歡讀書。」

「你還年青。」

「是的，我就是趁我還年青，出來闖闖機會。」

「機會?你在做事?」

「對啊！我想做事，而且要就不做，做就非做大事不可。」

「你想做什麼?」

「能够賺到最多錢的。」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說道：「你還年青，何必急於賺錢?」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志願，也有他不同的思想，你不會明白的。」

「你父親已經很有錢，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好好地充實自己。」

「你的意思是，我應該進學校去?」

「是的。」

「我想反問你一句：讀完了大學考到了博士銜頭之後，是否穩可賺到大錢?」

「未必，但最少充實自己之後，有了學問，辦事就方便許多。老實說，我也後悔我自己年輕時不多讀一些書。」

「你的思想像英國人一樣保守。」

「嗯——」阿生忍不住問：「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憑你現在這副身手，如何可以賺到許多許多的錢?」

「路是人行出來的，我有一雙手，一個腦袋，即使沒有學問，我還是有自己的辦法。」

「我正想領教一下！」阿生半開玩笑地說：「因為事實上我也想賺大錢呢！」

「機會加上運氣，這是成功的最大因素。什麼大學生又怎麼樣?你有沒有聽過大學生失業的事實。」崔成才說。

阿生他自己也是一名年青人，但他自問無法理解這位年青人的想法。

他們這時巳走到了酒吧這邊來。

酒吧之內，光綫比較昏暗。

一名打扮有如「花花公子俱樂部」中兔女郎，但却穿得比兔女郎更少的「比基尼小姐」走過來，招呼着二名年青人。

崔成才一副輕佻相，用流利的英語跟她打情罵俏。

原來崔成才是這裏熟客，許多「比基尼小姐」都熟悉他。

這裏的「比基尼小姐」身裁健美不在話下，因為身裁不好又如何可以只穿上三點式的比基尼泳衣?難得的是個個笑容可掬！

在一個卡位上坐了下來，崔成才彷彿東道主一樣，主動地叫兩杯威士忌混冰。

阿生心裏總覺得這年青人太過不像樣。等會兒結賬的大概不會是崔成才，因為崔成才開口要阿生請喝酒。

但是，他竟自作主張地叫酒不特巳，還目無旁人地，與那比基尼小姐動口又動手，眞是太不像樣了！可惜他又不能提出苛責。

直至到那比基尼女郎跑開了，阿生才說：「你常常到這兒來，一定花了不少錢

，到底是不是你父親給你的？」

「你相信他會給我許多錢拿來這裏花麼？」崔成才笑了笑——他這種苦笑，等於諷刺他父親的吝嗇。

「那麼，你的錢從何而來？」

「聽說你們東方三俠縱橫世界各地，甚得世人重視，我想考考你，你以爲我的錢從何而來？」崔成才又在笑——這一次他笑得又狡猾，又神秘莫測。

阿生明知自己的身份根本無法可以隱瞞，但要他去猜崔成才用何種方法賺錢，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問題是阿生性格雖然坦率，但年來多少受到他師父呂偉艮的影响，比較懂一些世故，他不想開罪別人。

如果他說崔成才是以非法手法賺得了寃孽錢，直接開罪了他，間接影响及他的父兄。所以阿生說不出口。

崔成才看見阿生這樣子，也覺得好笑。他說：「你是東方三俠，聰明，機智，但，我敢保證，你猜不出我用何種方法賺錢。」

「如果不是你父親和大哥告訴你關於我的一切，相信你亦同樣猜不出我幹何種行業。」阿生只好這樣說。

「你的確很聰明，」崔成才忍不住笑，「其實，我知道你心裏如何想法，你可能以爲我去偸，去搶，是不？」

「我沒有這樣說過。」阿生心裏其實眞想說：是的，我正這麼想。

崔成才道：「你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我知道你的想法！」

阿生苦笑道：「事實我很想知道你的行業。」

「這是一項秘密，我眞希望你知道，如果有機會的話。」

「爲什麼不可以說？」

「不是偸、不是搶，不是殺人放火，那你可以放心了！」

表面上他只是故作神秘，實際上却又似有難言之隱，阿生覺得這個年青人的內心可能充滿了無法理解的事物。

酒送來了……

二名比基尼女郎夾雜在兩個中國人之間，嘻嘻哈哈，簡直不知人間何世！

酒吧的另一角，却坐了另外二名男子，他們正注視着阿生。

他們是歐洲人，一個中年，一個較年青，正在低斟淺酌。

他們顯然有事商量。因此，當女侍應——那些比基尼女郎過來陪酒時，他們也「敬而遠之」，付錢打發她們走了。

中年歐洲人低聲說：「看見了嗎？我指的正是這個人。」

「看見了。」年青人瞥了阿生一眼，但阿生他們絲毫未有發覺。

「開始跟踪他們，他們總共是三個人，號稱東方三俠！」

「我明白。我會選擇，在適當時機下手。」

「好極了！」中年人說：「這件事對我們十分重要，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二人碰杯。

然後中年人付了賬，匆匆離去。

年青人由酒吧到賭場這邊來，放眼四望，似乎在找人。

這時又有二名歐洲人走到他身邊，他們不知在說些什麼。

年青人終於發覺了他要找的人，於是向同伴指示了一番。

他要找的人正是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但他們沒有招呼，呂林二人甚至還不知道有人正在注視着他們，然後從中監視。

最後三個歐洲人又分散了；他們分別在暗中注意着三俠的一舉一動。

沒有人知道他們想怎麼樣，只知道一定不會是尋常的事。

直到三俠離開了那間私人會所之後，崔成才還沒有離去。

三俠後面有二名歐洲人暗裏跟踪，可惜他們一無所覺。

這也難怪的，任他們發夢也想不到，初次到倫敦，竟然也會被人「看中」。

三俠因爲時已深夜，所以沒有再在街上蹓躂，返回酒店休息。

用汽車在後面暗中跟踪他們的人，一個守在車子裏，另一個進了酒店去。

進酒店去的人，花了一些錢，向貪婪的酒店侍役打聽，大概是要知道三俠所住的房號，以及他們的一切。

然後二名鬼鬼祟祟的傢伙，在汽車裏商量一番之後，一個留在酒店外面監視，另一個開車離去。

在那間私人會所之內，崔成才已經輸到囊空如洗，却給一個歐洲青年叫住。

這個歐洲青年就是一直都在留意他們和阿生動態的人。

他揀着阿生和呂林二人離去之後，看見崔成才仍然依依不捨，便乘機上前與他搭訕。

「認得我嗎？東尼。」那個歐洲青年人問崔成才。

原來崔成才的英文名叫東尼。

崔成才毫不思索地說：「別開玩笑了，狄加，我怎麼會不認得你？」

「我們再喝一杯好不好？我請客。」狄加熱情地搭住他的肩膊。

崔成才爲人還算機靈，他知道狄加的來頭，但也明知道這種人不會「無端獻慇」！

於是他忍不住問道：「到底有什麼事？狄加。」

「沒有特別事，先喝一杯再談好不好：」狄加笑了笑。

「老實說，我剛喝過了，不想再喝。」崔成才道：「我知道你一定又有什麼鬼主意，何必一定要喝酒才說呢？」

「好吧！」狄加同意不去酒吧那邊，改向另一邊走。

他一邊笑一邊說：「剛才在酒吧裏，我見你跟一個人喝酒。」

「是的，他是我父親的朋友，很有名氣！」崔成才說。

「我知道，他們二男一女，號稱東方三俠，是不？」狄加道。

「是的，你消息非常靈通！」崔成才又問：「怎麼？他們開罪了你麼？」

「不，不！」狄加笑道：「我又不認識他，他怎麼會開罪我？」

「他叫阿生。他師父叫呂偉艮，是我父親許多年以前認識下來的朋友。」

「眞想不到，你父親有這種朋友。嗯——」狄加思索着說：「你不是跟你父兄的感情有些不佳麼？東尼。」

「是的。」

「那麼，你想不想賺一千鎊？」

「什麼？」

「我說，一千鎊英鎊。」

「無功不受祿，到底怎麼一回事？」

「辦法很簡單，你只要依我擺佈去做，保證你很易賺到一千英鎊。」

「要我去殺死他們？老實設，我不會殺人的。」

狄加笑道：「不！我們無仇無怨，豈會殺人？總之，如果你有興趣，現在先收一百鎊，事成後我再付給你九百鎊。」

崔成才實在須要錢，何況狄加提出的數目也不算少了。

於是一百鎊立刻被崔成才收下。

狄加約他較後時間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崔成才自然答應了。

狄加自有他的打算，他知道崔成才急於「翻本」，所必給他一百鎊之後，並未要他立即就走，給他一個機會——這機會未必是讓崔成才「翻本」，而是讓他輸掉這一百鎊。

假如他眞能快些輸掉這一百鎊的話，他們的計劃就更加有把握。——這是狄加私心底下的想法。

× × ×

呂偉艮等三俠在酒店的房間裏，等待着崔成志的到來。

崔成志本來答應做他們三人的義務嚮導，但時間已過，人還未見來！

三俠有些焦急！

林愛莉說：「可能人家太忙。崔德龍年紀越來越大，一切交給崔成志去理，我們早就不該接受人家這一份好意！」

「是他提出的。」阿生道：「我想，我們還是撥個電話給他。」

呂偉艮道：「何必焦急？人家今天早上才打過電話來，也許交通阻塞。」

「是的，再等一會兒吧！」林愛莉也同意不該騷擾別人。

話猶未完，有人敲門。

三俠都以爲是他們在焦急等待的崔成志，想不到阿生開門之後，才發覺來者竟然是崔成才——崔成志的弟弟，又叫崔東尼。

「怎麼是你？」阿生開了門，讓他入來。

崔成才抱歉地設：「對不起，我大哥忽然有事，他不能來，叫我帶三位到各處逛逛！」

呂偉艮心裏奇怪！

以崔成志的老成持重，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即使他眞的不能來，最少也會有個電話交代一下。何況這位「代表」還是他口中的「沒出息的弟弟」呢！

呂偉艮一邊招呼他，一邊說道：「令兄現在什麼地方？」

「嗯！」崔成才支吾着說：「他在總店，等一位人客。他吩咐過我了，叫我帶你們去看看白金漢宮，大笨鐘以及首相府等等，中午到我們的店子去午膳，下午他才陪你們。」

這聽來總比較合情合理！

因爲崔成志既然有事，午膳後再來陪三俠，爲了表示歉意，中午請三俠到他的店子去午膳，然後再陪他們遊覽。

但是，爲什麼他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正常情況下，他應該先致電向三俠解釋，然後再派弟弟來。

不過，三俠也考慮過了，如果他突然致電三俠解釋，三俠定會推辭，在電話裏說不必崔成才作伴了。

因此，崔成志索性連電話也不再打到酒店來，而改由其弟口頭向三俠解釋，這亦未嘗不可。

崔成才催促着說：「我們走吧，時間不早了。大哥吩咐，中午左右必須由我負責把三位請到小店去共進午膳。」

阿生因爲跟崔成才喝過酒，所以比較更加了解這青年人。

他覺得崔成才不會自願代表他兄長出任「義務嚮導」。

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崔成才昨天晚上輸光了，可能向他兄長討錢。於是看在錢的份上，不得不就範。

不過，這只是阿生私心底下的想法，實情如何，他根本不知道。

不管實情怎麼樣也好，他們三個人在此情此景底下，也不能冷落這位「義務嚮導的代表」崔成才。

於是四個人一齊離開了酒店。

崔成才駕了一輛中型房車前來酒店接儎呂偉艮他們。

他說有許多地方要遊覽，如果租街車未免太過浪費。

他今天的言行，與他兄長口中的爲人，顯然大有差別。

不過這也難說，三俠只是初到倫敦，與崔氏兄弟接觸，也屬首次，在此前，呂偉艮只在數年前認識他們的父親崔德龍。

因此，他們只能在客觀立場上分析誰是誰非，人家的家事實在很難去了解。

崔成才一邊開車，一邊口不停地沿途講解着眼前所見的景物，儼然一個熟練的嚮導員一般。講得生動有趣。

呂偉艮等三俠可能受到崔成志的影响，一直對崔成才的印象很差！

但現在憑他們所見，崔成才還不致壞到一如他兄長所說的程度。

三俠都是中國人，自然了解到中國家庭中的傳統觀念。

一般富有的中國家庭父親如果有兩個以上兒子的，他們往往演出明爭暗鬥一幕，若非爲了爭寵，便是爲了錢。

現在崔氏兄弟會否如此，三俠當然不得而知，因爲他們憑這短促的時間相處，很難就此下定論。同樣的理由，他們似乎也不應該相信崔成志的一面之詞。

呂偉艮因爲昨晚聽了崔氏父子介紹，所以現在他就叫崔成才帶他們去遊覽博物館。

崔成才也認爲那是最值得一看的地方。他不但去過，而且已經不止一次云。

乍然聽起來，呂偉艮他們以爲崔成才對藝術或考古一定大感興趣，後來才知道他只是帶父兄的朋友去。

三俠憑此忖測，既然以前崔德龍和崔成志也委派過崔成才任朋友的義務嚮導，那麼，今天的事也就沒有可疑之處。

車子停好了之後，崔成才帶領三人入內。

倫敦博物館是全英國最大的，收藏各國古物之多，也數一數二。

歐洲許多國家也有博物館，大部份收入場劵費用，但這一間不但分文不取，而且還有專人代客儲物。

因爲有些遊客左手一袋，右手一箱的跑來這裏，如果沒有人代爲儲物，甚感不便，加上有許多東西不准携帶入內，所以入門處的儲物間就更形重要！

此外，一些重要古物還設有電子防盜系統，另有警衞巡邏。照計這些開支所費不貲，但他們不但不收費，服務也十分周到。

三俠到過許多「過氣的」英國殖民地。爲什麼稱它爲「過氣的」？因爲此等地方現在都已經先後獨立了。

三俠在那些地方聽當地人仕投訴，幾乎一致責難英國人苛刻！

尤其是在香港——香港至今爲止，仍是英國殖民地。香港人對英國人印象如何？不說也罷！

但是想不到在英國本土，無論政府和人民之間所表現出來的，都大方得很，這也難怪有個傳說：凡是在殖民地回到英國的人，例不受到本土居民的尊重！

爲什麼？據說是由於過去殖民地政府中的官員們貪污腐化，令到人們留下太多太多不良的印象，進一步影響到世界人仕對英國人的印象。所以英國本土的人便視此等殖民地官僚爲「害羣之馬」，有辱他們的「家聲」，因此凡是殖民地回國的退休官員，想找個職位，眞的是難乎其難！

呂偉艮等三俠也許就是因爲聽得多了，對英國印象殊不佳，所以遲遲也沒有來此一遊。

但現在他們見到了，英國人不但有禮貌，同時有許多地方亦表現出泱泱大國的風度，別的不說，就是這間博物館的一切措施和設備，已經值得他們一讚！

博物館之內，所陳列的各國古物確實多到難以勝數！

其中尤以中國歷史文物最多，年代最久遠，也最能吸引遊客。

幾個陳列室都擺滿了中國古代文物，每個橱櫃之內均有說明。

那些說明上面所書寫的年代，都是幾千年以前的，無不令歐美遊客爲之嘖嘖稱奇！

例如殷商時代的銅鼎鐵鐘，就是幾千年以前鑄成的金屬古物。

當歐美人仕看見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前已經懂得開鑛，掌握了鑄銅冶鐵技術之際，他們的祖先仍在使用石器，誰是「最早開化的民族」？他們也就不再爭辯了。

更令他們驚呆得睜大了雙眼的，就是我國早已知道地球是圓的，早在明代已有人用七彩繪製一個圓形的地球模型，而且還約略把世界上五個大洲繪畫出來。

時至今日，人類已經登上太空，誰都知道地球是圓的。但在明朝年間中國人竟有此等見識，怎不令世人爲之佩服不已！

聽說倫敦博物館也採「輪迴」展覽方式，把展出太久的古物暫時收藏起來，換上另一批，每隔若干時間又換另一批。

這種方式正是台北市故宮博物館所採的一樣，唯一不同的，故宮博物館限於地方（事實上該館的地方已經不少了）。

而且，故宮博物館所陳列的盡是中國古代文物，並未包括外國的，但已經多到難以計數，但倫敦博物館所收藏的古物已經包括了世界各古國的，例如埃及，希臘等。

進入埃及古物陳列室，那兒竟陳列了數十噸重的巨大石像，有獅身人頭像，有牛頭人身像，古靈精怪，林林總總，都是在埃及出土的古代文物。自然是由埃及運來的。

英國政府如何能將如此龐大而笨重的石像由埃及運到倫敦？而且還不止幾個，而是幾十個之多，單是這筆費用，已不難想像。

這一個陳列室當然要又大又高，否則如何擺放得落這批巨型石像？

三俠現在竟然可以不付分文，就能欣賞到如此多姿多采的有價值東西，在他們來說，自然感到十分滿意！

呂偉艮等三俠離開博物館，已是接近中午時份，主要還是博物館之內，能吸引他們的東西太多，所費時間也長。

因此，崔成才提醒三俠要回程了。

但呂偉艮要請崔成志在外面吃午餐，一來不好意思再騷擾崔成才，二來也應該讓他們請這位「義務嚮導」吃一餐。

崔成才苦笑聳肩：「我倒不成問題，老實說，我和大哥的感情不好，只因爲他是大哥，我不能不尊重他，如果你們不想回店子裏午膳，讓我撥個電話通知他們就行。」

於是，三俠在崔成才的引領下，來到了一間西餐餐室。

根據崔成才的意見，倫敦市區雖然有許多中國菜館，但他認爲有些西餐十分美味，所以便以識途老馬的姿態，帶三俠到這兒來。

三俠也覺得在吃方面，不妨多面化，不應該單單吃被世人認爲最可口的中國菜，否則亦同樣失去了旅遊的意義。

因爲旅遊既是爲了增廣見聞，了解各地人民的生活狀況，看看各國的風土人情，那麼，人家的食譜也同樣值得研究，寧願吃過了之後認爲不好，下次不敢領教又是另一回事。

崔成才認爲這兒的焗龍蝦與黑椒牛柳是全倫敦弄得最可口的，包保適合我們中國人口味，難得的是價錢不貴云。

呂偉艮等三俠自然信了他，於是便跟他到這兒來。

但入內之後，就似乎有些不大對勁，因爲冷落得有些出奇。

不過，根據崔成才的解釋，是由於時間還早，未到正式午餐時間。

四個人坐下來，一名侍者過來招呼他們！

崔成才以熟客的姿態，叫侍者先來四杯凍啤酒解解渴，然後讓他們慢慢商量吃一些什麼。

他讓三俠看菜牌，特別介紹一欄果然有提及黑椒牛柳與焗龍蝦，而且價錢的確不貴。

大家都餓了，自然覺得樣樣都好，於

是分別向侍者點了菜，一邊喝啤酒閒聊。

呂偉艮忽然想起崔成才還沒有打過電話，但在車上他說過要打電話通知他大哥崔成志的，於是呂偉艮提醒他。

但是，呂偉艮突然又改變了主意，他要親自致電崔成志，一方面表示歉意，因爲他並未接受人家的邀請。

另一方面他要知道崔成才有沒有說謊，雖然崔成才今天的表現令三俠留下艮好印象，但畢竟他父兄曾講過他的壞話。

於是呂偉艮拄杖站起來。

豈料人剛站起來，差些兒又暈倒跌在地上。呂偉艮以爲只是啤酒喝得太急，事實上他並非酒徒。

但是，阿生和林愛莉竟然也有一樣的感覺！

只有崔成才似乎沒有異樣。

他們開始有些懷疑，但說時遲那時快，突然之間天旋地轉，他們的座位刹那之間，轉到了牆壁的後面去。

呂偉艮等三俠根本無力反抗，他們明知中了計，可惜太遲了！

他們視綫模糊，四肢無力！

有幾名大漢，一湧而上，將呂偉良他們抬走……

× × ×

崔成志不是一個不守信用的人，他很守時，所以沒有理由會失約！

但是，崔成才爲什麼會代替了他的兄長？

原來當崔成志開車到酒店來的時候，在路口彎角的僻靜處，突然被崔成才開着電單車將他攔住去路。

當時他已感到不妙，因爲除了崔成才的電單車之外，還有另一輛汽車，車上也先後跳下了幾名大漢。

崔成才搶上前去，問他大哥：「我要錢，給我三千鎊！」

「你瘋了，我那有這麼多的錢？」崔成志很生氣！

「父親信你，你有辦法立刻帶我去銀行。」崔成才說。

但崔成志冷然一笑，說道：「這算是什麼？」

「算是你借給我好了！」

「別說三千，三十也不會給你！快些給我滾下去。」

「大哥，你太自私了！」崔成才向車外的人打個眼色。

立刻有人强行將後面車門拉開。

崔成志想反抗，但他弟弟成才用手槍在腰間指住他。

由後面强行登車的人，代替了崔成才的「威脅」職務。

崔成才落了車，後面的人用槍指住崔成志叫他坐過一邊，由另一名大漢上車代替他去開車，其他人則回到他們的車子裏去。

崔成才又獨自駕着電單車到另一條街，換了一輛中型房車，匆匆開到酒店去。

以上就是三俠等崔成志等得不耐的原因之一。

後來，崔成志被人帶到一處地方去。

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因爲他被人威脅住之後，不久即被人加上一副不透明的眼鏡，他什麼東西都看不見。

只知道車子停下來之後，他被人由一間車房帶出來！

他被人扶着走，經過花園小徑，還須登上石階，最後才到達一間囚室。

崔成志曾問扶住他走路的人，但對方不准他作聲。

× × ×

呂偉艮等三俠現在逐漸醒過來！

他們彷彿發了一場夢，但夢中似乎什麼都見不到。

等到他們完全清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這是一處陌生地方！

不但三俠被人綁住了手足，還有崔成才也同樣被綁！

「怎麼會這樣的？」而且還是崔成才最先如此發問。

「我也不知道。」呂偉艮說：「這是什麼地方呢？」

各人四下裏用眼去望，用咀去講，但手手脚脚無法動彈。

「像是貨倉！」阿生說。

「不！」林愛莉道：「我說像監倉才是眞的。你瞧，那裏有貨物？」

呂偉艮道：「我們去過什麼地方？」

「餐室。」崔成才道：「對了，這是餐室的背後。我記得，當我們喝過了啤酒之後不久，我開始有些暈！」

「什麼？你也暈？」阿生記得了當時的情形，他們似乎覺得坐得最穩的，還是崔成才。但是，想不到，原來他也頭暈眼花！

那麼，毫無疑問，啤酒裏面一定下了迷魂藥，所以各人喝了，立即起變化！

現在各人都清醒過來，也想起了昏倒前後的情形。

呂偉良說：「爲什麼會有人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們？奇怪！」

阿生盯住崔成才，說道：「會不會是你——」

「不！與我何關？」崔成才不等阿生講完，便爭先辯說：「我如今也是莫名其妙！」

阿生仍然沒有放過他，盯實他說：「爲什麼你一定要帶我們來這間餐室？」

「事前我絕不知道這是一間謀人寺啊！」崔成才道。

「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的。」阿生生氣地說：「你不但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甚至還知道啤酒之內混了蒙汗藥！你這壞蛋，我們早該聽你父兄的話，想不到你果眞是個沒出息的傢伙！」

「你不要寃枉我好嗎？」崔成才道：「現在無論如何，我也是一名受害者！」

阿生道：「其實，由私人會所內偶然遇見你那時開始，我就應該提高警惕才對，可惜我們爲人都太過老實了。」

「唉！我眞的不知從何說起！」崔成才受委屈地搖搖頭。

「算了！」呂偉艮覺得這種爭論是沒有結果的，「阿生，不要再吵！」

空氣中沉寂下來！

四個人都沒有說話，但四個人心裏却有不同的想法，只是彼此都沒有說出來！

呂偉艮爲人較忠厚，他認爲崔成才未必是同謀者，否則他應該置身於事外，又怎麼會跟他們一齊被綑綁在這裏？

林愛莉却想像到這件事的性質，他們到底有何企圖呢？

照計他們三人只是初到貴境，除非仇家由別處追到倫敦來，否則，他們在這裏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仇人。然則，對方的目的會不會在乎崔成才？而他們三人只是殃及池魚？

阿生的想法較直綫，他以爲一定是崔成才作怪！

首先是私人會所的「偶遇」來得太突然，他認爲這是事先有人安排好的。爲什麼要作出這種安排？目的何在？誰是幕後主使者？

阿生一直盯實被父兄形容爲沒出息的兒子崔成才。心裏在想，一切問題都出在這傢伙的身上。

但是，爲什麼他也一起被綑綁起來？

阿生終於想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這可能是一宗綁票勒索案！

問題可能出在崔成才的父親崔德龍太過有錢。既然身爲一位僑領，歹徒一定早已知道了他的底子，所以他們便看中了崔成才。

不過，崔成才爲什麼突然代表了他的兄長來替三俠做義務嚮導？

還有，他帶三俠到這間餐室來，看來亦必事出有因！

假如這是一項擄人勒索陰謀，那麼，內情可能十分複雜！

過去就曾經發生過如此這般的「綁票案」！——

三名富家子因爲不滿父兄的經濟封鎖，與歹徒串謀「自我綁票」。

所謂「自我綁票」，亦即表面上被歹徒集團綁走，其實只是暫時跟歹徒躲了起來。

然後由歹徒出面，向「肉票」的父兄索取贖欵；得欵後均分。

但是，同類「自我綁票」案之中，也有意外地弄出悲劇的。

弄出悲劇的主要原因，係由於警方追得緊，或者歹徒無法安然脫身！

另一原因就是：「肉票」的父兄一文不付，歹徒無法可施，又怕留下生口，只有殺人滅口；結果「自我綁票」者自作孽，不可活！

以上幾種類似的事例，曾先後在世界各地發生過。難道現在又搬來倫敦上演？

阿生的想法雖然最直綫，但又最複雜。這可能與他本身的職業有關。

至於除了三俠之外，同樣被綁住的崔成才，又作何想法？雖然沒有人知道，但却看得出，他本人也十分焦灼！

崔成才的焦灼並非由於阿生的不友善態度以及那種可怕的凌厲目光。

他的忐忑不安，是因爲狄加一直還沒有再出現，也沒有人來將他帶出去。

他和狄加如何設計這次的行動，只有他自己才心裏明白；但是表面上的「目標」只在乎呂偉良等三俠的身上。

不過，崔成才與狄加他們並不太熟，到底狄加等人的眞正計劃與目標又何在？會不會計劃有所改變，或者另有目標？

不管狄加他們的眞正意圖所在，總之崔成才答允帮他們就只帮到這裏爲止；現在事成了，如果狄加守諾言的話，他便可以再收那九百英鎊的酬勞。

九百英鎊不是個小數目，即使在英鎊日益貶值的今天，仍然相當可觀！

於是崔成才難免會想：狄加他們爲什麼肯花這麼多錢要自己做這件事？

這件事本來很易辦到，狄加他們是「地頭虫」，要綁架呂偉良等三人，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爲什麼他們却要求崔成才帮忙？而且還出到代價一千英鎊。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呂偉良等三俠爲人機智，警覺性甚高，若非有個完整的計劃，休想他們會跌入圈套！

爲了保證三俠上當，也許狄加他們認爲花一千英鎊是十分值得的。

結果崔成才看錢份上，依足了狄加的擺佈去做：包括中途截停他兄長前往酒店會晤三俠，冒充義務嚮導，盡量令到三俠相信他以及將他們帶到這兒來共進午餐等等。

此外，崔成才還提供了一些三俠的情報，因爲三俠曾在他家中作客，對他父兄和家人提供三人此行的行踪與動向。

其實他的提供，間接帮忙狄加等人在設計這次綁架行動方面，省下不少工夫。

結果亦證明這一切都十分有用，否則，這一次不會如此順利；被形容機智過人的「東方三俠」，簡直全無反抗地，就此落入圈套之內。

但是，現在看事情的發展，會不會中途有變？

假如中途突然有變化的話，主要又是爲了「錢」——可能狄加等人爲了省下未支付的九百英鎊，而令到崔成才也一併變成受害者！

然則，崔成才就眞的是自討苦吃！

實情如何雖然沒有人知道，但是現在的崔成才，就如坐針毡！

三俠等人根本不知道這麼多，還以爲他的不安，只是由於阿生的虎視眈眈！

呂偉良一直在想，他想着如何脫身，也想着對方的企圖何在。

這時候，有人由那邊走過來！

崔成才以爲是狄加。即使不是狄加，也可能是他派人來將自己帶走。

但是，數名大漢過來之後，只將三俠他們一齊帶走。偏偏留下崔成才一個。

崔成才呱呱大叫。

一名大漢警告他，如果他再叫，會用臭襪將他的嘴巴塞住。

崔成才心感不妙，即使三俠也在替他暗暗地担心不已！

阿生看見大漢們只將他們三人雙足的繩子解開之後帶走，而獨自留下崔成才，覺得他的想法越來越接近了；崔成才可能與歹徒合演「自我綁票」，現在人家却中途變卦，也許弄假成眞。

然則，三俠是無意中被殃及池魚，歹徒是否就此放過他們？

思想間，三俠已被人帶到一間辦公室似的房間之內。

一個中年男子面帶笑容，一派英國紳士作風的，很有禮貌地請三俠在沙發上坐下來。於是大漢們迅速爲三俠解開手上的繩子。

一名青年人從中爲三俠介紹：「這位是羅素爵士，他非常仰慕三位的大名，所

以特地派我們去請三俠來此作客！」

「爵士？」阿生打量着他，半信半疑也有些瞧不起地問：「你是什麼爵士？」

「英國所有爵位，自然都是女皇和她先祖們封賜的。」羅素不慍不怒，笑笑說道：「本人則由先王所賜！」

林愛莉却說：「既然如此，你可知道英國是個法治國家？」

「我當然知道。」羅素說，「我想三位一定是怪我的下屬們竟然用這種方式把你們請來；其實本人也反對暴力。」

那個年青人就是狄加。他對羅素解釋說：「我們並未使用暴力。」

「那麼，三位怪我什麼？」羅素顯然在裝傻扮懵。

林愛莉生氣地說：「剛才你應該見到了，何必裝蒜？」

「噢！是的，狄加，爲什麼你竟用繩子對付人客？你快些道歉！」羅素示意着說。

於是狄加果然向三俠表示歉意！

呂偉良忍不住道：「羅素先生，我勸你別再演戲了，即使你的演技再好，我們也沒有心情欣賞下去！」

「是的，我明白三位的心情。」羅素說：「我想，我們還是開門見山的說個明白吧！」

他又回頭對狄加示意道：「還是你先解釋一下。」

狄加道：「爵士很喜歡珍藏有價值的名畫。」

「這與我們何關？」林愛莉道。

「正是大有關係，所以我們才把三位請到這兒來，」狄加又說：「爵士的珍品之中，獨是欠缺了其中一幅——」

羅素接住說：「這一幅名畫人盡皆知，我幾乎願意把我全副財產去換取它。可惜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是的。」狄加又說：「即使爵士肯用他的億萬身家去換取該幅名畫，相信人家也不會答應交換。」

阿生道：「如果你有億萬身家，相信要天上的月亮也可以；以前也許不可以，但現在美國既然可以派人上去，你當然也可以。」

羅素明白阿生的意思，但他並不生氣，只笑道：「我以爲這件事無須你相信我有多少身家，只要你深信我是個熱愛藝術的人就已經够了！」

阿生道：「你熱愛藝術，又與我們何關？」

「是的！」林愛莉也說：「我們又不是藝術家。」

「但本人却欣賞你們三位的另一種藝術——」羅素說到這裏，把一本雜誌展示開來。

三俠見到這本英文雜誌刋出了他們三人的照片和名字。

佔去數版篇幅的文章，涉及三俠的前塵往事，也報導了他們年來周遊世界各地所破獲的重大案件。題目是「三位一體的東方三俠」！

在涉及「前塵往事」的報導中，詳細描寫「鐵拐俠盜」時代的呂偉良，如何與他的愛徒合作，處處與一些貪官污吏，奸商毒販作對的事蹟，描寫得十分動人。

呂偉良只約略看了一些小題。

文中又介紹「迷你女賊在加拿大」那段時間，如何與「藍色魁北克」這個黑社會勢力鬥爭的詳細經過。

最後一段才報導阿生這年青一代衝勁十足，有如猛虎出柙！

羅素讓三俠看過了那本英文雜誌之後，笑道：「相信三位這麼聰明，一定已經猜出我的意思了吧？」

呂偉良道：「你既是一位古畫收藏家，又看中了一幅無價之寶的名畫，難道你所講的世界名畫就是蒙娜麗莎？」

「是的，正是蒙娜麗莎，你眞聰明！」羅素笑道，「我希望得到的，正是達文西的驚世之作！」

「你一定瘋了！」林愛莉忍不住冲口而出，「蒙娜麗莎是法國之寶，我們即使有三頭六臂，也無法可以竊取。」

「你們有辦法的，我知道你們必定有辦法！」羅素又說：「中國人很聰明，只要你們盡心盡力帮我，我便死而瞑目！」

狄加在旁插咀道：「爵士這一生人愛畫如命，他珍藏的名畫之中，包括了名家戈耶、梵谷、古爾本、荷加士、克勞德和比沙羅等已故畫家的名作。可以稱得上琳瑯滿目！獨是欠缺了蒙娜麗莎。」

「你沒有說錯。」阿生道：「縱然你有億萬身家，相信法國政府也不會將該畫出讓。」

「所以，我不得不求助於三位！」羅素笑道，「只要你們能滿足我，代價方面不成問題。」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彼此都覺得眼前這位富豪有些狂妄！

羅素面目仁慈，不似是個歹徒，想不到，爲了得到一幅名畫，竟然如此不擇手段。

羅素又說：「我知道法國政府已答允日本的請求，將借出此畫運往東京展覽，這是三位大獻身手的好機會——」

「不！爵士，不是三位！」狄加在旁打斷了他的話柄。

於是羅素立即更正道：「噢！對，對了！是兩位，不是三位。因爲，爲了保證我可以獲得『蒙娜麗莎』，必須把夫人留下。」

三俠又交換着眼色。

羅素道：「不過，呂先生大可以放心，尊夫人在我這裏，一定好食好住，要什麼有什麼，任何人也不能動她一根毛髮。直至到我心愛的『蒙娜麗莎』到了手之後，她便可以與你們重聚！」

林愛莉道：「我們似乎沒有選擇的餘地？」

「是的，三位已無選擇餘地！」羅素道：「我已經五十二歲了，三十年前開始，本人承受了先父遺下的大筆遺產之後，便一直不惜千方百計收購名畫；同時亦由那時候開始，立下宏願，希望終有一天得到『蒙娜麗莎』的眞蹟！」

阿生試探地問：「如果我們不答應你，又如何處置我們？」

狄加說道：「受害的未必是三位，而是呂先生的朋友崔德龍。」

呂偉良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你們會殺害崔成才？」

「是的。」狄加說：「崔氏兄弟目前均在我們手中，除非你想老朋友絕後，否則，這個忙一定要帮帮我們。」

羅素向另一些大漢遞個眼色，有人出去把崔成志帶了入來。

崔成志看見三俠也在這裏，不免有些驚奇！但他顯然未知他弟弟崔成才也在這班人的手中；他只以爲一切皆由他弟弟不肖而起！

崔成志正待說話，立刻又被二名大漢强行拖走。

呂偉艮覺得羅素這傢伙十分狡猾，他已摸準了鐵拐俠盜的性格和心理；說不定他一直留意閱讀一切有關呂偉艮的報導，所以他知道呂偉艮是個十分重視道義的江湖人物。

呂偉艮了解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又不能不答允對方。

他說：「可以讓我們考慮一下麼？老實說，我對此事絕無把握。」

羅素說：「當然可以，我們有的是時間。」

於是三俠被人帶進了一間陳設華麗的雙套房中去。

一幅名畫　四個主人

呂偉艮爲了不想牽連崔氏父子一家人，終於與羅素達成協議。

呂偉艮等三俠，答允替羅素盜取名畫「蒙娜麗莎」，條件就是必須釋放崔氏兄弟。

爲了保證呂偉艮能完成「任務」，林愛莉必須留下。呂偉艮覺得，這樣總好過留下崔氏兄弟，而徒令崔德龍受驚！

這就是呂偉艮做人的宗旨：他寧願自己吃虧，也不想擾及朋友；他覺得這就是道義！

於是一輛大型房車，載住呂偉艮，阿生，崔成志與崔成才兄弟等四個人離去。

車子似乎是由郊區開入市區去，但呂偉艮和阿生都不知這是什麼地方；甚至崔氏兄弟也難以了解。因爲車窗是不透明的，除了前面擋風玻璃之外。

呂偉艮要目送崔氏兄弟平安落車返家之後，然後才啓程前往巴黎！

羅素釋放崔氏兄弟也有條件。

條件之一是不准崔氏兄弟報警，否則他們會先殺死林愛莉。

條件之二是要呂偉艮和阿生迅速離開倫敦，坐飛機前往巴黎，而且不准與國際特警總部談及此事，立即開始籌劃這次的行動。

呂偉艮和崔氏兄弟都答允了羅素的條件。事實上他們亦無選擇之餘地。

現在車子已開入市區。

當車子經過一間中國菜館時，停了下來，讓崔氏兄弟落車。

那間中國菜館正是崔德龍的總店。

呂偉艮和阿生要目送崔氏兄弟進入店內，然後才准開車。

然後，車子開往機場。

一切手續與機票等等，羅素早已派人爲呂偉艮和阿生辦妥了。

除了師徒二人之外，另外有三名大漢同往，其中包括了羅素的主要助手狄加，表面上只有狄加與呂偉艮師徒二人認識，其餘二名大漢就像互不相識的陌生人一樣，在旁監視。

狄加表面上與呂偉艮師徒甚爲友善，事實上爲了林愛莉的安全，他們必須澈底合作。

在飛機上，呂偉艮，阿生和狄加三人坐在一列座位之上。

他們沿途低聲商量如何展開，奪取名畫的行動。

據說：過去英國爲了開畫展，曾由英國政府出面，向法國政府商借名畫「蒙娜麗莎」，可惜法國政府不允。

原來該次畫展是英國政府爲了慶祝加入「共同市場」的。

法國政府曾爲了「共同市場」問題而跟英國大鬧彆扭！所以，這次拒借名畫，自然事出有因。

想不到這一次法國政府竟然答允借給日本政府，分明是故意剃英國眼眉！

另一原因可能是「前因」之一：——

當法國拒絕英國請求借畫事件發生之前，法國也曾舉行過一次畫展。當時法國政府曾向英國布朗羅勛爵商借另一幅據稱是「贗品」的「蒙娜麗莎」畫像！但被拒絕了。

布朗羅勛爵是已故溫莎公爵的老友。根據事後泰晤士報的報導，布朗羅勛爵所以拒絕法國的請求，乃由於他發覺，法國畫展的眞正全名是：「世界藝術贗品展覽會」！

布朗羅勛爵一直强調他所擁有的「蒙娜麗莎」乃眞蹟！要他當自己的「眞蹟」是「贗品」，簡直是一種「侮辱」，所以他的拒絕是十分合理的。

有了上述前因後果，法國政府剃英國眼眉，絕非偶然。

其實自稱擁有「蒙娜麗莎」眞蹟的著名收藏又何止布朗羅一個？除了他之外，還有另外三人亦先後宣佈他們才是眞正擁有眞蹟的人。

其中一個叫普立澤的商人，曾公開宣稱他十多年前已經爲了這幅達文西名作而破了產；他公然說：十多年前，爲了購入這幅眞蹟，變賣了一切物業，籌措一筆鉅欵。

另外一幅自稱爲「蒙娜麗莎」眞蹟的名畫，出現在西班牙馬德里。

如此一來，一幅名畫豈不是有了四個主人麼？

這四個主人是：英國布朗羅勛爵，普立澤和馬德里一名富商亨利。此外就是法國政府。

到底誰眞誰假？

本來眞正的「蒙娜麗莎」畫像是懸掛在法國羅浮宮博物館之內的，但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突然失去。

一九一一年那時候根本未有現代化的電子防盜設備，所以一名叫「賓簡佐。貝魯嘉」的竊匪，揀着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將它盜去。

前後經過兩年半時間，貝魯嘉才在意大利落網，該畫重回法國手中。

但問題就出在「兩年前」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之內。

至今爲止，專家們仍在爭論着：法國

政府所擁有的，是否眞蹟？

大部份專家考據過了，認爲這是眞的。但也有一部份認爲是假的。

兩年半長的時間，足以繪製一幅破綻極小極小的贗品。

於是有人至今仍在懷疑：法國羅浮宮現在懸掛的，只是名家仿製品而已！眞蹟早已被貝魯嘉賣給出得高價的收藏家。

以上傳說三俠已不止一次聽過了，所以現在呂偉艮只是向狄加複述。

但是狄加認爲不可能，因爲法國政府自從由意大利政府手中接收回這名畫之後，先後花費了不少金錢，從各國重金禮聘專家，來到羅浮宮博物館，用各種方法鑑定。

結果，他們大部份認爲，是達文西眞蹟！

另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罕爲人知的，眞蹟上的綫條應該由左至右。

一般畫家作畫，綫條必須由右而左，那是由於絕大部份人習慣了用右手繪畫之故。但達文西是用左手的。

因此，專家發覺很少人能用左手繪畫，即使間中有，也難以仿繪得十全十美。加上畫布的年份等等作爲佐證。於是大部份專家同意現在羅浮宮博物館的是眞蹟。

狄加又說：「我波士爲了這幅畫，想盡了千方百計，最後才決定利用三位；就是爲了等三位到英國來，我們也等了不少日子。」

呂偉艮問：「你們怎麼知道我們會到英國來遊覽？」

「羅素爵士從報章雜誌上的報導，知道你們東方三俠喜愛旅遊，所以知道三位遲早會到英國來觀光。」

阿生道：「以你們的才幹，既能擄走我們三人，相信要奪取一幅沒有生命的油畫，應該沒有任何困難才對。爲什麼你們反而要求助於我們？」

狄加笑笑說：「羅素爵士很有頭腦，他計劃的事很少會失敗。這次借助三位力量，是他經過長時期深思熟慮的。」

林愛莉做了人質，呂偉艮自然要盡力而爲。因此他說：「羅素的主意擺得明白，萬一我們失敗了，他不必負任何責任！如果成功，自然可以坐享其成。不過老實說，有你們同來，我們成功的機會反而降低了！」

「爲什麼？」狄加問呂偉艮。

呂偉艮道：「我們一向習慣了三個人合作，即使少了一個亦不成問題，因爲我們做事向來有默契，但是現在，有你們在着，反而碍手碍脚！」

狄加笑道：「爵士派我們來，無非從中協助一切，主意仍然由你們出，又怎會碍手碍脚？如果你們認爲無須我們協助的話，我們大可以冷眼旁觀，你們就當我們不存在好了。」

阿生道：「關於蒙娜麗莎這幅名畫，何時開始起運，如何運往日本，你們都有了詳細資料麼？」

「不！一些資料也沒有。」狄加說，「只知道大約一個月之後，在日本展出。這是無價之寶，相信法日兩國政府一定保密。羅素爵士也是因此而要我們提早到巴黎。閣下既是一名獲得信任的特警隊員，相信你一定有辦法查出須要的資料。」

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沒有再說話，令到狄加有點納罕！

「你笑什麼？」狄加問。

阿生笑道：「你以爲我懂得分身術麼？你們既不准我與總部連絡，請問我如何查出有關起運名畫的資料？」

「嗯！關於這點，我想你是誤解了我們的意思。」狄加道，「我們只是警告你，不要企圖向你的總部密告，蓄意破壞我們這次的計劃，假如讓我們知道了，呂太太就會在泰晤士河變成浮屍！至於你爲了搜集資料而進入特警總部，我們是不會干涉的。」

「那好極了！」阿生道：「既然你這麼說，我也就有了預算。事實上這件事的保密工作勢必做得十分周全，假如不深入偵查，即使你是神仙也難以預測。」

狄加道：「我們一直只相信兩位的本領，至於你們用何種方法，我們是可以從旁協助。同時我不怕長氣一些警告你，希望你們不要忘記呂太太，她一直在倫敦等着你們！」

「不要再用這種語氣跟我們說話，否則，我會令你回去無法交代，」呂偉艮有些生氣地說道，「我是個重道義的江湖人物，只要你們善待我妻，我包保令你們滿意！」

於是狄加不敢再用「警告」這一類字眼，處處顯得十分客氣！

狄加的二名同伴就坐在後面的機位上，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根本就沒有把他們放在眼內，假如他們不是爲了林愛莉的緣故，莫說這三個人，再多一點他們還不會怕呢！

航機飛過英倫海峽，很快便在巴黎機場降落。

狄加帶着呂偉艮師徒二人登上一輛豪華大房車，駛往一家一流大酒店；一切早已有人代爲安排妥當，根本就無須他們担心！

在酒店中，狄加等人幾乎團團包圍住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

呂偉艮與阿生同住在一間豪華大套房之內，但狄加和他的同伴們，則分據左右和對面幾間最貼近的隣房。

儘管如此，但見衆人之中，只有狄加一個與師徒二人保持接觸。其他人就像陌生人一樣，彼此互不招呼。

無論如何，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早已知道他們是羅素派來的人。

狄加很尊重呂偉艮和阿生，聲言一切費用不必他們付出分文；但羅素早已吩咐下來，呂偉艮他們要住最好的，吃最好的，賬單由狄加代支代結。

呂偉艮心裏有數。

在晚餐時候，呂偉艮對狄加說：「由明天開始，我們必須用間諜方式接觸。」

「爲什麼？」狄加問。

「除非你不想這件事百份之一百順利，否則你時時在我們身邊出現，勢必引起別人的疑心。」呂偉艮又說，「我徒弟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特警總部就在巴黎，加上他以前亦與巴黎警方合作過，自然有許多人認得我們！因此，表面上我們只可以做個點頭朋友。如果萬一有事商量

，就必須等待返回酒店之後，或者用間諜通訊的秘密方式。」

經呂偉良解釋之後，狄加也覺得很有道理。

翌日開始，他們便減少見面的次數。若非必要，即使在酒店裏，他們也不會碰頭。

另一方面，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分頭展開工作；阿生先後到總部和巴黎警局去，呂偉良則到珍藏着「蒙娜麗莎」的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去。

稀世之作「蒙娜麗莎」那幅油畫，仍然懸掛在博物館的一角。

呂偉良每天到博物館去，必定在這幅名畫之前逗留幾分鐘。

他很用心地瞪住它，端詳了一番，然後才離去。

從來就沒有人懷疑呂偉良，因爲每個進入羅浮宮博物館的參觀者，必到「蒙娜麗莎」之前歎一陣，才告離去。

現在已經不是一九一一年那個時代了；一九一一年一名藝術竊賊可以順手牽羊地，用外衣將這幅名畫包住帶走。

但是現在這裏有電子防盜設備，有電視眼直接通往警衞室，此外更有警衞員從旁監視；呂偉良縱然有天大本領，亦無可能在此下手。

然則，他爲什麼每天都到此一遊？

原來呂偉良心目中已有一項計劃，這計劃只有阿生一個人最清楚；目前師徒二人正在依此計劃分工合作。

呂偉良要把達文西這幅稀世之作的每一特色「印」入腦海中。

每天，當呂偉良由羅浮宮博物館出來之後，例必到市區一些專門出售油畫的商店去；這些商店所出售的油畫之中，有不少是仿製品，包括「蒙娜麗莎」在內。

香港不少出入口商一定最了解，因爲他們經常將港「製」油畫大量運出口；其中不少就是仿古製品，而且幾可亂眞。

爲什麼不稱「畫」或「繪」，而稱「製」？

如果你有機會到那些「山寨式」的繪畫工場去參觀一下，你當明白稱爲「製」比起「畫」或「繪」更貼切！

香港的「山寨式」油畫工場，通常有二三十名畫師一齊開工。

他們絕不似憑靈感創作的畫家，一切只受命於「訂單」。

訂單須要什麼貨式，老闆自然會叫他們畫什麼；風景啦、人物啦，總之要快。

有些畫師一天之內可以畫十多二十幅，甚至二三十幅亦不奇。

但是，巴黎此等藝術品商店中所出售的，並非此等普通貨色。有些是當代名家寄賣的，有些聲明是仿製品。

即使是仿製品，也不會是山寨貨；能够達到「幾可亂眞」的地步，自然化了不少時間和心血，亦必有其藝術價值存在。

像呂偉良此等江湖客，對藝術自是門外漢，尤其是對於畫。

但是，這幾天以來，他出入於藝術博物館與出售藝術品商店，儼然就像個藝術家或者收藏家一樣。

同時他也眞正了解到名畫的價值；在此之前，他極難相信一幅畫竟然可以值得上數以百萬計的美金。但現在他相信了！

一九七二年，英國億萬富豪保羅格廸，曾通知英國國家藝術館，要求在十八個月之內交還一幅拉非爾名畫。

這幅拉非爾名作，是保羅格廸於一九六五年開始借給國家藝術館公開展覽的。該畫一九七二年估價，約值二百萬英鎊。

二百萬英鎊目前約值港幣一千八百餘萬，可見厲害！

一九七二年九月間，加拿大蒙特里爾博物院失去十八幅名畫，當時估價亦超過二百萬美元以上。單是其中一幅雷姆卜蘭特的山水畫，時值已在百萬美元以上。

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間，十七世紀荷蘭畫家德布奴漢一幅作品「玩棋的人」，在倫敦克里斯蒂拍賣行公開拍賣，竟以十九萬九千五百英鎊成交。而當日該拍賣行單是拍賣名畫而成交之得欵已接近一百八十萬英鎊。

同年（一九七二）十二月，西柏林警方尋回一幅倫布朗名畫「聖潔家庭逃向埃及」，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法國杜爾斯博物館失去者。它的價值亦在三十五萬美元以上。

十六世紀名家拉非爾的另一幅作品「母與子」，於一九七〇年被竊去，至七四年才由洛杉磯警方尋回。其價值亦在一百二十萬美元以上。

被譽爲「荷蘭藝壇瑰寶」的「彈結他者」，出自十七世紀荷蘭大畫家維米爾手筆！於一九七四年二月間被藝術竊賊盜去，至今仍未找回。

根據倫敦藝術經紀估價，維米爾該幅二十一吋乘十八吋的「彈結他者」，約值二百萬英鎊以上。畫中繪着一名梳長辮的少女，正在彈結他。藝術界一致公認此乃無價寶！

呂偉良每天進入藝術品商店之後，都逗留一段頗長的時間才出來。

有時他在看那些畫，有時則與店中人閒聊，不知道內容的人，一定以爲他是個「畫迷」！

逐漸，呂偉良已跟這些人相熟了。於是越談越投機，也知得越多關於畫方面的知識。

他先後到過好幾間藝術品商店，找尋他的目的物——一幅與羅浮宮博物館珍藏的達文西名作「蒙娜麗莎」一模一樣的仿製品！

巴黎市面上有不少這一類仿製品，但要不是太大幅，就是太小；要不是畫得不像樣，就是有着其他方面的缺點！

表面上要仿製一幅油畫絕不困難，只要找一位有相當經驗的畫家就可以。

但是，達文西是習慣用左手作畫的；能用左手作畫的畫家到底不多。因此，市面出售的「蒙娜麗莎」仿製品，單是幾條方面，已經破綻百出，更不用說其他了！

因此，呂偉良連日以來，一直就爲此事而疲於奔命。

他結果總算有了一點收穫；全憑一位藝術品商店老闆的介紹，他結識了一位坐在輪椅上的殘廢畫家。

這位畫家是用左手繪畫的。

呂偉良在一間藝術店內見到他的作品，從油彩上的斜紋看出他是用左手繪畫的

，於是把老闆請來，央求他代爲介紹。

這位左手畫家叫伐爾，雙足不良於行，故此坐在輪椅之上繪畫。

在伐爾的畫室中，呂偉良發覺一幅「蒙娜麗莎」畫像，竟然似了九分，可惜尺碼太少。

呂偉良早已從藝術店老闆口中知道伐爾是個模仿古畫的專家，他甚至還可以用右手繪畫。

於是呂偉良把他的意思對伐爾說了，他急須一幅足以亂眞的「蒙娜麗莎」油畫，尺寸大小自然必須與博物館那幅一模一樣。

結果呂偉良付給伐爾一個十分滿意的價錢，交換條件就是要伐爾全力趕工夫，盡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的地步！

呂偉良後來還付了一筆可觀的介紹費給介紹人——貝克藝術品商店主人貝克先生。

× × ×

狄加和他帶來的二名主要助手：麥克與泰來，分頭跟踪和監視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狄加所以這樣做，當然有他的理由。他明知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是容易對付的人；若非爲了林愛莉在羅素手中，他們休想佔上風。

結果，狄加和他的助手們，集合了各方面所獲得的情報之後，不由得爲之吃驚起來！

呂偉良不斷出現羅浮宮博物館，還可以解釋爲：他必須看看「蒙娜麗莎」這幅油畫是否還在那裏。

但是，他爲什麼要三番四次到藝術品商店去？

尤其是當他們獲悉了呂偉良曾在貝克的介紹下，認識仿古畫專家伐爾，狄加就更爲之震驚不已！

狄加想像到呂偉良可能又施詭計，企圖用贋品瞞騙羅素。

另一方面，阿生却不斷來往於國際特警總部與巴黎警局之間。

如所周知，國際特警隊是一個世界性的保安組織，而巴黎警局則屬地方性的。阿生往來於二者之間，會不會另有陰謀正在籌劃中？

雖然羅素一直在倫敦方面跟狄加連絡，狄加幾乎每天都與羅素通過長途電話。但是，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萬一暗中在籌劃一項反擊行動的話，那就危險！

不過，羅素早已將這種可能性計算在內，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對林愛莉絕不客氣；同時在另一方面，他們早已向崔氏兄弟——崔成志與崔成才二人提出警告，叫他們不要管閒事，否則崔氏一家人都有危險！

住在倫敦的人，年來時時聽到炸彈聲，死人塌屋的新聞見得多了，自然對羅素的警告不敢輕視！

狄加在獲得羅素的長途電話指示之後，決定要找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攤牌。

這一天，呂偉良在外面回到酒店房間，事前他絕不知道房間中有人。

等到他入了房之後，立刻被人用手槍指住，叫他高舉雙手！

握槍相對的並非別人，正是狄加、

呂偉良冷靜地一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你心裏應該明白的，我已經在這裏等了你好久。」狄加說。

「早知你在這裏等我，我就不必到處去找你。」呂偉良說。

「你找我？」狄加怔了一怔，「你找我幹什麼？」

「討錢！」呂偉良說，「我這幾天以來，先後花去了不少錢。我與爵士有約在先，只要錢花得合理，隨時都可以向你討取！」

「我很想知道你合理到何等程度，更想知道你這幾天到過一些什麼地方？」狄加一直盯實呂偉良，另有槍手在旁監視。

反觀呂偉良，他絲毫也沒有半點兒驚慌，胸有成竹地說：「你問我這幾天以來幹一些什麼，是嗎？好吧！那就讓我告訴你，我一方面爲奪取『蒙娜麗莎』眞蹟而籌備，另方面也是爲了救我妻子出來。」

「說得十分動聽！」狄加說：「相信你已經胸有成竹了，是不？」

「雖未十足，亦已有八分把握。」

「你很狡猾！」

「如果我不够狡猾，羅素就不會找着我。」呂偉良笑了笑，說：「難道你要求我明搶？或者開口向法國政府討取那名畫麼？」

「你不要拉東扯西了，我知道你有一套詭計。」

「我不否認，我的確有一套詭計。」

「你想騙我們？」

「不！只想騙法國政府。」

「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沒有立即回答他，走向衣櫃那邊。

但是，立刻被狄加一聲喝住：「不要動。」

呂偉良只好站住。

「你想幹什麼？」狄加一邊走近呂偉良身邊，一邊說，「我知道你詭計多端，但你休想反抗。」

「笨蛋！我反抗有什麼用？如果我要對付你，由倫敦到巴黎，最少有一百次機會可以動手。」呂偉良說。

「那麼，現在你想幹嗎？」

「想讓你一開眼界！」呂偉良又問：「你見到懸掛在羅浮宮博物館內那一幅畫麼？」

「你是指『蒙娜麗莎』？」

「正是！」

「當然見過。」

「見過就好極了。」呂偉良再次走向衣櫃，打開櫃門，搬了一些東西出來！

這一次，狄加沒有阻止他。

那是用白布包裹住的油畫。呂偉良將白布除下，出現在衆人眼前的，是一幅達文西名作：「蒙娜麗莎」。

狄加冷然一笑：「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要我相信你已經得了手嗎？」

「不！不是這意思，而是讓你先驚奇一下！」呂偉良又問：「請問這一幅與羅浮宮博物館那一幅，有什麼分別？」

「看來一樣，但我敢肯定它不是博物館那一幅。」

呂偉良道：「當然，因爲博物館那幅

仍然在着。」

狄加瞪住呂偉艮道：「所以你休想以假當眞來騙我們。」

呂偉艮笑道：「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計劃，難怪你會這麼說。」

「你有什麼計劃？」

「老實說，我不會告訴你全部計劃。」呂偉艮道，「唯一可以告訴你的，就是這幅贋品是重要道具之一。不過，你別小睹它，它的價值在一般贋品之上。」

「多少？」

「二萬法郎！」

以目前市價，一萬法郎約值港幣一萬零四十元，二萬就是二萬零八十元左右。

狄加伸了一下舌頭：「你說一百法郎，我還會相信！二萬，誰相信？」

「信不信由你，總之等會兒貝克藝術品商店的老闆就會送收據來，收取一萬元餘欵，因爲我只付了一萬法郎而已！」

「這麼多錢，事前怎麼你完全未跟我商量過？」狄加責怪着說。

呂偉艮嘲諷地說道：「不要見怪才好！像你們這種人，握住手槍嚇嚇人還可以，想做大事，還要多些見識見識，難怪爵士要找外人，而不利用你們來奪取這幅名畫了。」

「你的確自大！」狄加生氣地說：「要不是看在爵士份上，我一槍殺死你！」

換上了別人，這時候恐怕道歉還嫌來不及，但是呂偉艮是個老江湖，槍林彈雨，刀山劍陣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怎會把這區區數名莽夫放在眼內？

他輕輕一笑，道：「我勸你先把手槍收好，如果有人拍門，即表示貝克來了，你和你的人便須立即退入洗手間迴避。否則，萬一我奪畫的計劃因此而失敗的話，你必須負上全責！」

「貝克是誰？」狄加問。

「貝克就是貝克藝術品商店的老闆。」呂偉艮說，「我約好他在這個時候到來收取其餘一萬法郎，如果你不給我，我只有將實情告知羅素。」

狄加想了想，問道：「要多少？」

「初到巴黎時你只付我二萬法郎，現在除了付這幅畫的訂金一萬法郎，加上連日以來的使用，所餘無幾。」

「現在你想我再給你多少？」

「五萬法郎！」

「五萬？」狄加怔了一怔！「你要這麼多錢幹什麼？」

「一萬元給貝克，其餘的要來買炸藥和儀器。」呂偉艮說。

「買炸藥和儀器？」狄加又是一怔，「到底你要幹什麼？」

「對不起，我不能把詳細計劃告訴你。」呂偉艮故作神秘地說。

狄加道：「爲什麼？難道連我們你也不相信？」

「不！只是怕你們口疏，萬一洩漏了風聲，會破壞我們整個計劃。」

「嘿！你這人眞是豈有此理！」狄加生氣地說：「你連計劃也不告訴我，我如何可以信任你？五萬法郎亦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只有隨便你了。」呂偉艮道，「其實五萬法郎不算多，我妻子一條命值多少？如果蒙娜麗莎眞蹟到手，五百萬法郎也有人排着隊等着要。」

「嗯！」狄加沉吟着說，「讓我考慮一下，最少也要向爵士請示。」

「不必請示了！」突然有幾個人從門外入來，嚇得狄加和二名槍手急忙戒備。

但是，當他們發覺來者就是羅素爵士時，却又大感意外！

與羅素同來的人，都是他的保鏢與助手們。

門給助手重新關上，羅素重覆剛才進來時的一句話：「不必請示了！狄加，你忘記了嗎？我絕對相信呂先生是個有辦法的人，花十萬八萬又算得什麼？只要我們的目的達到，再多一些也值得。」

「是的，爵士。」狄加在驚愕中答了一句。

於是五萬法郎立刻交到呂偉艮手中。

呂偉艮輕輕一笑，正擬將那幅贋品包裹起來，但羅素却制止他。

羅素顯然對此畫甚感興趣，他看完又看，甚至還從助手之中取過放大鏡，小心地鑑賞，然後拍腿叫將起來。

「妙！妙絕了！眞是巧奪天工！」羅素回頭向呂偉艮問道：「這東西是從何處來的？」

呂偉艮沒有答他，只將油畫背後轉了過來，背後有個藍印蓋上。

藍色印鑑刻上「此乃仿製品商店經銷」等字樣。

呂偉艮這時候才笑道：「要不是這個印，相信許多專家一樣會被騙倒。」

「是的，畫布那麼陳舊，油彩，幾條以及尺吋之大小等等，均與眞蹟相去不遠，簡直可以亂眞！」羅素還是目不轉睛地瞪住那幅贋品。

「若非如此，又怎麼會值上二萬法郎？」呂偉艮說道。

「我不想干預你的行動，但是，請問你可是用偷龍轉鳳之計？」羅素問。

呂偉艮含笑點頭：「差不多了！」

這時候又有人敲門。

呂偉艮對羅素說：「爵士，你可以留下來，其他人請到裏面去。」

於是除了羅素之外，狄加等人退到洗手間裏面去暫避。

呂偉艮親自去開門，是貝克。

貝克挽住一個占士邦式公事箱入來，呂偉艮介紹他認識羅素；他只稱羅素是他的朋友，也是個藝術鑑賞家。

呂偉艮把一萬法郎當面交給貝克；貝克當即交回一條收據。

貝克笑道：「若非我信任你，一定要付足貨欵我才准你把畫帶走。但這一次你是唯一的例外，呂先生。下次有光顧，請到敝店來。」

呂偉艮道：「畫有一流水準，但是，太貴了！我的朋友也這麼說。」

貝克道：「一點也不貴，老實說，這種足可亂眞的畫，我幹了大半世這行業，也難得一見。除非你根本沒有到過羅浮宮博物館，否則，我敢打賭，你會以爲這是眞跡！」

「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呂偉艮道。「但是，爲什麼要加上這藍印？」

「贋品畢竟就是贋品，每行業亦有每行業的商業道德與行規，凡是仿製品，如果不加蓋此印鑑，等於蓄意向顧客行騙，或者協助他人行騙，這不但犯法，也爲行家所不齒。」貝克說。

呂偉艮又問：「那麼，這印鑑是不脫色的了？」

「是的，如果能將它洗脫，豈不是蓋了亦等於不蓋？」貝克笑道。「其實印鑑在畫的背後，對收藏家並無影响，朋友跑來欣賞，相信決不會由牆上將它除下來，反轉來看看畫布的背後吧？」

呂偉艮只是對住羅素輕輕一笑，沒有再說什麼。

貝克似乎不明白他們的意思，留下收據之後，亦告辭了。

呂偉艮把收據交到羅素手上，笑道：「老闆，請你查核清楚，我只是實報實銷，絕不揩油！」

狄加等人看見貝克走了，也紛紛走了出來。

狄加忍不住問：「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一定要花二萬法郎買一幅贋品。」

「慢慢你總會明白的，狄加先生，你何必焦急！」呂偉艮道。

「是的，狄加，不要追問了。」羅素顯然對呂偉艮充滿了信心。「呂先生是個老江湖，他做過的案子何止千百宗？根據記錄，從來很少失手的，否則我也不會千方百計找着他來帮忙！」

呂偉艮忽然又問道：「我內子怎麼樣了？」

「她仍在倫敦，十分平安，你放心好了！」羅素說，「只要這件事辦妥，你們夫婦就可以重聚！」

又有人敲門。

進來的是阿生。

阿生事前好像想不到這裏有着這許多人，不禁爲之一怔！

呂偉艮叫他關上房門之後，問道：「查到了嗎？他們何時起運？」

「時間可能提早！」阿生說，「這是來自巴黎警方的消息。」

「爲什麼要提早？」呂偉艮問。

阿生道：「保險公司的意見認爲不能依時運出，否則會給歹徒以可乘之機；因此他們放空氣說，最快亦要三四個星期之後，其實，下星期可能就會用飛機運往東京。」

「這點對我們來說，非常之重要。」呂偉艮道，「那麼，那幅名畫最多只懸掛數天，就要暫時告別巴黎了。」

阿生却笑道：「不！不是暫別巴黎，而是永別巴黎啊！師父。」

「是的。」呂偉艮沉吟道，「假如我們一切順利的話，它將永別巴黎，從此不再回到羅浮宮博物館來了！」

縱然如此，羅素仍不明白師徒二人的計劃，呂偉艮也沒有詳細告之，只叫羅素等他的好消息。

羅素後來帶住狄加等人離去，師徒二人又閉門密談。

阿生把一大袋用厚紙皮大信封載住的資料傾出，與呂偉艮非常認眞地研究行事的步驟。

× × ×

在隣房裏，狄加有點担心地問：「爵士，你是否太過信任他們？」

「你這是什麼意思？」羅素反問道。

狄加說：「我只是担心他們不但無法完成我們委託的任務，而且還會損失一大筆金錢。」

「我們有一張皇牌在手，你還担心些什麼？」羅素說。

「但是，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甚得總部信任，如他們暗中通知倫敦警方，設法營救呂太太林愛莉的時候……」

「那你放心好了，他們不可能把林愛莉找到的。」羅素道，「而且，你絕不了解呂偉艮這種人的性格。他過去幹的是俠盜生涯，這種人天性一種冒險精神，有强烈的好勝心，喜歡做人家做不到的事。我就是摸準了他的心理！」

狄加道：「你是說，他一定會替你辦這件事？」

「是的，一定會。但能否順利完成，就須視乎運氣！」

狄加無可奈何，輕輕嘆了一口氣！

羅素拍拍他肩膊，道：「呂偉艮他們那方面的事，我勸你少担心。現在，先讓我和你去看看另外一個人。」

「誰？」

「就是貝克！」

× × ×

在貝克藝術品商店之內，貝克接見羅素。

羅素表示想購買一幅「蒙娜麗莎」的仿製品，但是，貝克却說：「唯一的一幅已賣給呂偉艮了。」

他又解釋：像「蒙娜麗莎」這種名畫，絕不容易仿製。

理由之一是：「蒙娜麗莎」太過出名，太多人知道，也太多人見過。

理由之二：它至今仍作公開展覽，不似其他私人收藏的名畫。若然稍有破綻，立刻就會被人發現，難以僥倖。

理由之三是：能用左手作畫的油畫家不多，即使有亦未必是達文西一派。

基於上述理由，想叫人仿製一幅，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據貝克說：他買賣名畫已有二十年歷史，記憶中能仿繪得天衣無縫的，眞是絕無僅有的，不久之前成交，賣給呂偉艮的即爲其中罕有一幅。所以價錢十分貴。

貝克介紹羅素買其他名畫或仿製品，但羅素沒有興趣。

羅素其實並非志在買畫，只是志在試探一下貝克的口風而已。

當然，眞正的目的還是在乎呂偉艮；他担心呂偉艮向他施詭計。

呂偉艮雖然有妻子林愛莉在他手中，但羅素仍然沒有忘記存在的危機，及其可能性。現在聽見貝克這麼說，他才眞正放心！

× × ×

這一次由倫敦來了巴黎之後，呂偉艮第一次與阿生到羅浮宮博物館去。

他們師徒二人第一次同行，自然有商有量，但沒有第三者聽到他們到底在說一些什麼。即使一直在暗裏跟踪他們的人——狄加派來監視的人，也同樣聽不到二人的談話。

呂偉艮在表面上一直是個藝術愛好者

，帶着阿生到館內各處走動；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實地視察一下。

他們手上的一本刋物之內，夾了一幅地圖——就是這間博物館裏面的地圖。但封面却是一本考古刋物，是十六開本的。

師徒二人在裏面逗留了將近一小時，然後才一齊離去。

他們當然知道有人跟踪，但却沒有回頭張望。

離開博物館之後，師徒二人登上租來的汽車，像遊客一樣，先後在博物館門外影了許多相，也拍攝了活動電影。

汽車繼續開往機場，每到一處十字路口，他們的汽車亦例必一停，影相、拍菲林。一直至到巴黎機場爲止。

這情形也給跟踪的人見到了，即晚向羅素和狄加等人報告。

羅素道：「我早就聽人說過，呂偉亘做事十分有計劃有步驟，看來他巳是胸有成竹。」

「然則，你猜他在何處下手？」狄加付測着說，「他爲什麼要拍活動電影，又拍下照片？是在博物館之內還是途中？」

羅素道：「也許他仍未決定，否則，又何必沿途拍下活動電影？這分明是要來細心選擇下手地點的。電影可以幫助他了解該處的交通情況。我倒沒有揀錯人選，他們師徒二人確是很有辦法，很內行的專業人才！」

狄加問：「然則，我們要不要繼續從中監視？」

「當然要。」羅素說，「但是，如果他們沒有特別提出要求的話，我們大可以不插手，以免妨礙他們的計劃進行。」

狄加等人表示明白。

羅素由心裏笑將出來：「我對他們越來越有信心；尤其是阿生是特警隊員，消息靈通之外，更易掩飾身份，眞是天衣無縫！」

羅素本來不想騷擾呂偉亘他們，但這時候也忍不住跑到隣房去。

羅素敲過門之後，阿生非常小心地看過，然後才讓他入內。

阿生埋怨道：「看來你應該留在倫敦，跑到巴黎來只有碍手碍脚！」

羅素笑道：「年青人何必這麼衝動？我只是過來看看你們的計劃進行成怎麼樣了。」

呂偉亘和阿生師徒二人住的套房。羅素這時候却見不到呂偉亘。

羅素問：「你師父呢？」

阿生道：「你這人眞痲煩，到底有什麼事？」

這時候呂偉亘却由臥室裏面叫出來：「阿生，是誰？」

「那位英國紳士。」阿生不耐煩地答了。

臥室與會客室之間落了厚簾隔開。

呂偉亘由簾後走出來：「原來是你，爵士，請入來吧！」

羅素於是走到簾後面的臥室去，裏面却是黑漆一片。

呂偉亘扶住羅素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阿生也入來了。

羅素問：「你在幹什麼？」

「爵士，等着瞧吧！」呂偉亘亮了床頭燈。

床上放了一架電視錄影機，床頭的櫃架上則放了一部電視機。

呂偉亘弄好了磁帶之後，又把燈光熄了。電視螢幕上立即出現了畫面！

電視是彩色的，畫面是彩色的，不知內容的人，還以爲他們對巴黎景色十分迷戀，但羅素却是心中有數。

所映出來的都是巴黎街上的景色，分明是用電視錄映機拍下來的。

羅素接到的報告顯然有些出入，原來呂偉亘所拍的並非電影記錄片，而是電視錄映，怪不得他要向羅素支取一大筆錢。

這也難怪的，時至今日，一切都科學化，爲了趕時間，沖晒菲林浪費時間，所以呂偉亘用的是另一種方法。

呂偉亘一邊放映當日拍下的電視錄映影片，一邊解釋說：「這一次不是玩的，巴黎警方、國際刑警以及保險公司方面，都小心保密，計劃隨時可能有變。根據阿生最新獲得的消息，保安人員將循此路綫，由博物館運至機場。現在我們正小心選擇一個有利的下手地點。」

「選到了嗎？」羅素道。

「還沒有。」呂偉亘說，「心目中巳有三個地方可供選擇，一個是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一個是接近建築地盤的馬路，另一處是靠近單程路的地方。」

羅素先後看過三處地方的交通情況，覺得最理想的地方是第一個——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但是，呂偉亘認爲撤退有困難。

第二個是建築地盤，那是一幢新建築物巳建至十一層高。但影片所見，沒有工人開工，可能工人巳落班了。

第三個是靠近單程路的地方。羅素認爲這兒可加利用，只要設法把兩個「不准駛入」的交通路牌放在一頭一尾，車輛就暫時不會開入該處。那麼，他們得手之後，便可以在此備車撤退。

同時更由於這條路很窄，只須用一輛大貨車即可阻截追來的警車。

呂偉亘聽了羅素的建議之後，只笑了笑，沒有表示。

師徒二人反反覆覆地，看了好幾次電視錄映影片，却沒有作出決定。

最後，呂偉亘才對阿生說：「明天我們還要去一次，集中精神看清楚這三處地方的環境，估計妥當才作決定。」

羅素問：「要不要我們幫幫你？」

「你巳經出錢，出力的應該是我們。」呂偉亘笑了笑。

羅素道：「最重要的是實際須要，其他的不必計較。我所以匆匆由倫敦趕到巴黎來，就是要親自了解一切，担心狄加不能當機立斷。」

呂偉亘忽然沉吟道：「老實說，這件事不管是否成功，我巳經有些不大好意思了。」

「爲什麼？」羅素問。

「很難講，這可能是我的性格：我總覺得花了你太多錢。例如這些電視錄影設備，雖然方便，却花了很多錢。」

「這是值得的，如果拍菲林，須要時間沖晒，太浪費時間。」

「爵士，你眞是個做大事的人。」

「只要眞能爲我奪得名畫眞跡，再花多些，我也付得出。」

「那麼，我的選擇較爲容易了。」

呂偉亘說到這裏，關了電視重映設備的開關掣，亮了燈。

羅素道：「難道你一直未能作出決定，是爲了經濟問題？」

「是的。」呂偉亘道，「老實說，我的決定近乎驚人程度，而且絕難想像，但可能要付出龐大人力、物力和金錢。」

「你儘管說出來吧！我明知你在巴黎認識的人不多，所以才叫狄加同來。現在我親自來了，一切會更爲方便。」羅素又說：「至於花錢方面更不成問題。我巳再三講得清楚，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那名畫！」

呂偉亘於是開始把一大叠照片拿出來，這是用相機拍下來的。

另一方面，呂偉亘又示意阿生，叫他把一份英文報紙搜出來。

呂偉亘從一大堆照片中拿出幾張，都是一個建築地盆的。

呂偉亘問羅素：「爵士，記得這是什麼地方嗎？」

「第二個被考慮的動手地點。」羅素毫不考慮地說。

「對了！」呂偉亘又從阿生手上接過那份英文報紙，其中一段用紅筆括住。

羅素接過報紙細閱，發覺那是一段關於工潮的報導。

原來那個沒有工人開工的地盆，正因爲勞資問題正在停工中。

報導指出，雙方互不讓步，政府勞工部門正協助解決此事。

呂偉亘道：「這是最理想的下手地方，希望工潮在數天內不會解決。」

羅素仍不明白呂偉亘的計劃如何進行。他記憶中，電視錄映所見，地盆處於一條繁盛大道之旁，照計該處並非理想的下手地方。

但綜合呂偉亘所提及的幾點：既要花錢，又要阻延工潮解決，難道呂偉亘要花一筆錢買通工人領袖？

「只有工會首領可以影响工人。」羅素說，「但恐怕他們不易收買。」

呂偉亘笑道：「花錢收買他們，豈非自動留下一條重要綫索給警方？」

「那麼，你的意思是——」

「我須要租用一架直升機，一艘快艇——可以橫渡英倫海峽的快艇！」呂偉亘又說：「此外還須要幾輛汽車。」

「這些都不成問題。」羅素說。

「那就易辦了！」呂偉亘顯得十分興奮，「現在只看我們的運氣如何？」

「那麼，讓我去準備好交通工具，我們隨時連絡。」羅素說完返回隣房去了。

阿生對呂偉亘說：「萬一屆時工人巳經復工，又怎辦？」

「那惟有改變計劃！」呂偉亘又翻閱那段報導：「若根據這段報導，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內獲得解決。」

「明天，我們還要去附近巡視一番，此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是的，必要時最好能乘坐直升機，試飛一次，當作演習！」

「我還要到巴黎警局去一次，看看他們的計劃是否改變。」

「如果計劃沒有改變，那幅名畫最遲後天便要除下來裝箱。」

「此外我還要檢查一下我們購入的儀器，是否可靠。」阿生說完，從衣櫃中搬出了一大箱東西來，小心檢驗。

隣房裏，一套電子竊聽的錄音裝置，正由專人負責，偷聽師徒二人談話。

羅素狄加站在一旁，負責控制的人，雖然戴上了耳筒，但仍將竊聽儀器中所收集到的聲浪放大，讓站在一旁的人亦可以聽到。羅素喃喃地說：「他們購入了何種儀器？」

狄加道：「這兩個中國人古靈精怪，一切行徑非我們能想像。」

「他們很有頭腦，看來並非徒具虛名。」羅素又說，「就憑竊聽所得，證明他們也一直在專心爲我做妥這件事。」

狄加却担心地說：「我就是怕他太有頭腦、太狡猾！」

「這件事，我們還是不必多疑。現在先設法準備好他們須要的交通工具，我們必須全力支持他們。」羅素於是離開竊聽裝置，吩咐各人明天展開工作。

呂偉亘似乎還不知道有人偷聽他們談話，繼續與阿生研究他們的未來行動。

一聲巨响　五處烽烟

「蒙娜麗莎」暫時在羅浮宮博物館裏失了踪！但這一次並不像一九一一年那麼轟動，而且還是靜悄悄的，只有敏感的人向館方追問。

根據館方的解釋：這是例行性的「技術調整」，數月後又會再度懸掛出來。

但有些報紙則報導，名畫巳運日本，因爲法國政府答允借出該畫在東京展覽。

無論事實如何，館方不發表評論。

最清楚這件事的，恐怕只有幾種人：一是負責押運的，二是保險公司，三是警方，四是呂偉亘和阿生等人。

至於羅素和狄加他們，阿生也沒有說出眞實的起運日期。

阿生担心羅素只是利用他們，而要獨自動手，那就痲煩。

呂偉亘自從收山退出了江湖之後，這是在外國首次做大案，心情難免會有些緊張。

師徒二人知道名畫即將起運，但一切保密；阿生則叫羅素的人隨時準備好，未有把正確時間說了出來！

羅素等人雖然從竊聽儀器中小心聆聽，也無法獲悉。

阿生的解釋是：押運計劃和時間隨時有變，一切要等警方的通知。

同時這次名畫運往東京，國際特警並未參加保安工作，所以阿生感到份外困難。還好阿生在巴黎警局裏有朋友，而且是高級警官。

羅素看見一切部署妥當，自然沒有理由再懷疑師徒二人。

他們曾乘直升機凌空飛過了一次以上，假如押運路綫上不變，這次成功的機會大極。

但是，詳細計劃羅素和狄加等人始終不知道。他們只應呂偉亘和阿生之請，準

備了一切所須的人力和交通工具。

呂偉艮和阿生這師徒二人連日來忙個不了，到處奔跑。晚上又回到酒店套房來，繪圖畫則，仔細商議。

直至到最後一晚，才把羅素和狄加等人召集過來。

羅素和狄加等人看見師徒二人的步驟，加上竊聽的結果，對師徒二人充滿了信心！

在呂偉艮酒店套房內的最後召集聯席會議上，呂偉艮告知羅素，他們必須分頭行事，互相接應，各人必須嚴守崗位。

呂偉艮自己是一組，但他不允說出他的行動以及身在何處。

阿生是第二組，他須要二名身壯力健的大漢協助工作。

狄加負責第三組，用直升機將贜物運往海邊，交到快艇上。

羅素帶着第四組的人，用快艇把「蒙娜麗莎」眞跡偸運返英國。

最後，他們四組人在英國會合。

一切商議妥當之後，翌日四組人便分頭進行。

中午時份，一隊車隊由博物館停車場開出，阿生一直駕着車從旁監視。

直至到汽車轉入一條大街，阿生才繞道離開去，匆匆登上一處天台。

由狄加派出的二名大漢一直只知道完全聽命於阿生，不知道他的動向，等到了上天台之後，才發覺那是用油布蓋住了一些箱子。

箱子的蓋揭開，原來是一些遙遠控制儀器，附近還豎起一些天綫狀的東西。

此外還有一具無綫電對講機，原來呂偉艮就在對面。

對面是一幢未完成的建築物，十一樓上面有槓桿式起重機豎起。

呂偉艮當時就在那這部起重機之內，用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通話。

他問阿生：「他們到了街口，你準備好了嗎？阿生。」

阿生道：「準備妥當。不過這條街交通擠迫，不會這麼快就到。」

阿生一邊與呂偉艮通話，一邊用望遠鏡遙望街口那邊。

兩部由交通警員駕駛的單車在前面開路，後面就是押運名畫的車隊。

電單車後面是一輛汽車，裏面坐了便衣警探，然後是一輛裝甲車，名畫就在其中，後面跟住是一輛武裝警察裝甲車。

最後還有兩輛汽車，分別載了博物館職員，日本領事館人員以及保險公司人員等。

由於事前沒有任何公佈，警方亦無消息向報界發表，所以一般人並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呂偉艮和阿生他們，却等待着這時刻的到來已經很久了。

大街上交通情況惡劣，即使有交通警員協助，似乎亦無可奈何，車隊前進的速度，有如蝸牛一樣，這種情況早已在師徒二人意料之中，因爲他們連日來均到此視察。

阿生正好利用這時間再小心將儀器作最後一次檢查。

二名由狄加派來的大漢，至今爲止，仍不知道他們要做些什麼？因此，他們的心情比阿生更加緊張！

車隊終於進入了範圍以內——裝甲車就在地盆面前。

阿生按下了一系列的按掣，立刻聽到「轟」然一聲巨响！

一輛無人汽車由地盆之內衝出，猛烈撞擊裝甲車，警員紛紛下車戒備。

那一聲巨响過後，烽烟處處，濃烟四佈，像是催淚氣體，又像是烟霧彈！令到跳下車的警員爲之嗆咳不已。

汽車隊前後均散佈濃烟，街頭街尾也先後噴出濃烈的烟霧，細心計算之下，竟然多達五處，一時之間，彷彿世界末日來臨！

駕車人紛紛响號求救，本來已經擠迫的交通情況，更形混亂！

就在這時候，呂偉艮已將起重機的巨型吊臂放落街上。

「卡察」一聲，巨大的鉗子夾住了裝甲車車卡，呂偉艮一扳按掣，整輛裝甲車就被吊起；但只吊高丈許，沉重的車床立刻下墮，竟然與車卡分離。

坐在車頭部份的司機和武裝警衞，本來就被催淚氣體和濃烟焗得差點昏倒過去，再給這麼凌空掉下，登時暈倒在車頭之內。

其他人根本連眼睛也睜不開，自然無法加以援手。

至於坐在裝甲車卡之內的二名武裝人員，明知有事發生，却不知道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本來他們在裝甲車廂之內比較幸運，因爲濃烟透不進去，加上車內空氣調節系統，他們根本不會涕淚交流。

但是現在却莫名其妙地被人半天吊起，四望窗外却又見不到人影，怎不嚇得魂飛魄散？

往車外四處張望還可以，但當起重機的吊纜急速移動時，車卡一搖三擺，人在車卡之內，無意往下一望，那才是要命！

原來這時他們已被吊升至百呎以上的高空，搖搖擺擺，不嚇暈才怪！

呂偉艮事前絕難想到車卡會與車床分離；這可能是車床連貫住車頭部份太重了，車卡結構不穩固，所以一經吊起，立刻一分爲二。

由呂偉艮控制的起重機，迅速將車卡送到對面天台去。

呂偉艮完成這項任務之後，立刻由隔隣一座大厦的天台落去。

乘電梯落到街上，街上仍然一片混亂，人們在濃烟密佈中驚叫，摸索。

呂偉艮事前早有了準備，一副有如騎師防風眼鏡的眼罩，加上一條有化學消毒劑的手帕，協助他迅速離開現場。

然後他到約好的橫街道旁，那兒早巳停好了一輛汽車。

呂偉艮就進入車子之內，開車離去！

阿生和二名大漢在天台之上，接收了呂偉艮在對面用起重機吊過來的裝甲車卡，立即展開行動。

還在三分鐘之前，阿生才向二名大漢發佈命令，否則他們還不知道這時候應該怎麼樣做才好。

原來阿生担心車卡內的二名武裝警衞還清醒，所以每人發一支手槍給他們，吩咐他們必要時可以向車內警衞開槍。

阿生所以遲遲才發出這一支手槍給他們的助手，當然有原因的，因爲槍的外型與一般手槍無異，但子彈是痲醉彈。

阿生怕狄加派來協助他的人對武器是個內行人，窺出了破綻。但這麼遲才交給他們，不出三分鐘彼此均已進入戰鬥狀態，自然沒有時間讓他們細看內容。

現在車卡被扔下天台之後，再加上起重機巨型鐵鉗的夾擊，已呈扭曲狀！

阿生再從車窗望入去，車內二名守衞已昏倒過去。

車卡旁邊側面，裂開了一條縫，但不足以容納一個人進入，還好阿生能將車卡的門鎖弄開。

阿生於是叫二名大漢守住天台通往大厦梯間的鐵門，他則將預備好的僞畫，帶進車卡之內調換。

另一方面，狄加第三組人員，已接到阿生的無綫電通知，將直升機飛到天台上來接應。

直升機停留不足一分鐘，阿生等人已完成任務，將那幅價值連城的名畫「蒙娜麗莎」用白布包裹運走。

一切都依原來計劃完成，而且非常順利。

街道上，依然一片混亂，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即使是保護裝甲車的人，這時連眼睛也睜不開，嗆咳連連，那裏還有心情注意到其他？

等到濃烟消散，警方人員馳援現場之後，才發覺大事不妙！

他們發覺運送名畫的裝甲車只得回車頭和車床部份，載住名畫「蒙娜麗莎」的車卡，却不知去了那裏？

後來警方發覺撞擊裝甲車的一輛重型貨車是由無綫電遙控的，車內沒有人，地盆之內也沒有人；最後他們才查到對面天台去。

但是，地盆對面一幢大厦的天台上面那度門，已被人由外面釘牢，警方人員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後才可以撞開。

那個被起重機吊起的車卡仍在天台之上，車內二名武裝警衞人員這時剛好醒來。他們是被撞擊天台那度門的聲浪吵得震耳欲聾，而加速甦醒過來的。

他們仍困處於車卡之內，警方人員只能從車窗中跟他們談話。可惜，他們自從由天空中一度暈了過去之後，已便一無所覺！

保險公司，博物館護畫人員以及日本領事館人員等，亦先後趕上天台來，目的無非看看那幅畫有沒有失去？

車卡一直沒有打開，鎖也未被人撬毀，照計未有人入過去。

車卡雖因震盪，撞擊，以至露出裂痕，但不足以容納一個人進入。

那幅「蒙娜麗莎」眞蹟係先用防水油布包裹，再夾以木板，然後用一個特製鋼箱載住的。

鋼箱外型比那幅畫大，扁型，有鎖，內層有防水及防火設備。

二名武裝守衞甦醒過來之後，由裏面將車卡的門鎖開啓，讓各人入內進行了一次檢驗，發覺載住名畫的鋼箱還沒有被撬開。

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都會想像到：名畫無恙！

大家都悄悄舒了一口氣！

雖然二名警衞員未能確定是否有人進入過車卡之內活動，但車卡門鎖未毀，鋼箱完整無缺，憑常識忖測，一定是匪徒知難而退！

於是保險公司人員，博物館人員以及警方高級人員，會同一起，將鋼箱的鎖開啓，那幅「蒙娜麗莎」果然在着。

各人至此，才眞眞正正放下了心頭大石！

但是，匪徒爲什麼會「如入寶山空手回」？

表面上的道理十分簡單，車卡堅固，車內有守衞。

其次就是警方人員及時趕到，匪徒來不及把車卡的門鎖撬開。於是變成了「前功盡廢」，一無所得。

警方一邊下令追緝刼匪，一邊清理現場，以便令到大街上的交通恢復。

保險公司一名人員對巴黎警局的畢尼探長說：「匪徒胆敢在這種情況下動手，可見自命不凡，可惜他們功虧一簣！」

博物館一名職員則說：「地面上有這麼多武裝人員，天空上有警方派來的直升機凌空監視，他們竟也視若無睹，我懷疑他們會隱形的。」

「你怎麼知道有直升機？」

「我當時雖然睜不開眼，但可以聽到直升機的聲浪。」

於是畢尼問他身邊一位警官：「我們原來也有派出直升機凌空監視麼？」

那位高級警官道：「沒有啊！」

這時候各人才猷住了一陣！

於是畢尼立刻叫助手通知總部，立即追查一架直升機的下落。

畢尼探長是個經驗豐富的警探，他對這件事有很大的懷疑。

主要是對方如此有計劃，這麼大陣仗，怎麼會棋差一着？

於是他對博物館一名高級職員說：「你們眞的肯定了那幅就是達文西名作？」

職員若有所悟地問：「探長，你這麼說，可是懷疑這是贋品？」

「坦白說，我有點担心！」畢尼道。

保險公司的人首先吃驚起來，然後才是日本領事館人員。

因爲前者要直接賠償，後者則更加要立即查明眞僞，否則到了日本之後，一切必須由日本政府負責。那時勢必引起國際糾紛！

在畢尼探長的提議下，大隊人員折返羅浮宮博物館去。

衆目睽睽之下，再把鋼箱子打開！

負責包裹釘裝「蒙娜麗莎」這幅畫的人，首先感到有些不對。

他站在一旁驚叫道：「有人拆開了這幅畫。」

畢尼問他：「你怎麼知道？」

那位博物館職員說：「我當然知道，這是我負責和另一位同事一齊將畫用油布包好，再以木架子夾好的。這幅油布並非如此摺疊。」

奉命護畫的高級人員則說：「我們在天台之上，曾拆閱一次，所以摺疊不同。」

我以爲問題還是裏面這幅畫。」

各人小心翼翼地，將油畫搬出來。

博物館館長和其他高級人員均先後開訊趕來觀看。

這班人之中，其中有不少就是專家。他們第一眼看見這幅畫，所得的印象是：這就是達文西名作「蒙娜麗莎」！

畢尼聽了各人的意見之後，還心有不息地問：「各位可眞看得一清二楚了？」

館長笑道：「別的畫可能出錯，但這是法國國寶！我每天均親自檢閱一次，又豈會看錯？」

畢尼探長仍然放心不下！

他發覺專家們只看畫面，於是提醒各人底面都多瞥一眼。

結果證明他的担心是有理由的。當館長把那幅畫翻過來之後，各人都呆住了！

原來畫布後面，有個藍印。

那是「貝克藝術品商店」出售仿製品專用的印鑑。

各人驚呆之餘，再小心看看那幅畫，與眞畫無異。

畢尼探長立刻吩咐助手帶人趕返現場，小心檢查被起重機吊上天台的車卡門鎖是否可能被人撬過。

畢尼身爲探長，自然知道有些專家開鎖很技巧。

另一方面，他親自檢驗那個藏畫的鋼箱，發覺細心用放大鏡透視之下，果然有被人用鐵綫之類的硬物撬過的痕跡。但是却沒有指紋遺下，證明開鎖的人戴上了手套。

畢尼對各人說：「眞畫已被人盜去，這是贋品。」

畢尼一邊與總部連絡，一邊通知國際刑警。

與此同時，警方亦已發現那架直升機的下落，畢尼立即趕往現場。

直升機停在近海一處草坪之上，沒有人。飛機是租來的。

從草坪上留下的足印和汽車輪胎印，可以想像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當時一定有人在此會合，然後由水道遁去。

這是海邊——十分僻靜的海邊，面對住英倫海峽。

如果用快艇在此接應，很快即可橫過海峽，進入英國國境。

畢尼沒有料錯，這是國際刦匪所爲，所以他要求國際刑警通知英國警方。

畢尼發夢也想不到，這名「國際刦匪」原來是他的老朋友阿生。

× × ×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安然坐在羅素爵士的豪華遊艇之上。

他們是與羅素狄加等人，乘快艇橫渡英倫海峽，進入英國領海的。

羅素引領各人進入酒吧艙，爲他們開香檳慶祝一番！

「你們的確了不起！」羅素舉杯道：「這是本世紀最精彩的刦案！也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

豪華遊艇航行向英國一個海岸小鎭，羅素已用無綫電通知他的人在那兒接應，看來一切十分順利。

呂偉良和阿生受到尊敬，因爲自始至終，他們都令到羅素和狄加等人，十分滿意！

羅素一再聲稱他沒有枉費心機，也沒有揀錯了人選。

呂偉良現在最關心的，自然是他妻子林愛莉。

因爲，當遊艇泊岸之後，呂偉良要求羅素立刻讓他們見面。

羅素用專車送師徒二人到倫敦。

他們在一處街頭分手，羅素還有點依依不捨。他說：「你們確是難得的人才，有機會我眞希望彼此能再合作。」

呂偉良苦笑道：「恐怕很難了，單是這一次的收穫，相信你已够一生享用不盡了！」

羅素笑了笑，指指那邊路口，道：「那新車載住的，便是尊夫人。」

車子開過來，車內除了林愛莉之外，還有個司機。

羅素坐的是一部勞斯萊斯名貴房車，後面載住保鏢的，也是一部積家房車。誰敢想像到這位英國紳士的所作所爲？

司機由新車落來，走到羅素身邊：「呂太太來了！」

呂偉良早已落車過去。

林愛莉別來無恙，只是稍爲清減了！

阿生也下了車。

羅素道：「這新車是送給你們的，謝謝你們二位的幫忙，對呂太太，我只有表示道歉！希望三位，在倫敦玩得開心！再見！」

司機立即開車走了。

留下三俠和一輛新車在街頭之上。

林愛莉道：「你們眞的爲他盜了名畫蒙娜麗莎麼？」

呂偉良反問道：「你相信麼？」

「如不是成功了，他們豈肯放我？而且——」林愛莉說：「他們還送給我們這一輛新車，可見你們必然是有功於他。」

「這些暫時按下不提好嗎？」呂偉良問：「他們有沒有難爲你？」

「沒有。」林愛莉道：「而且非常客氣。」

阿生道：「縱然更好，我想我們也不必感激他，快些走吧，我還要跟倫敦分部連絡。」

阿生所指的倫敦分部是指「國際特警隊倫敦分部。」

於是三俠立刻開車離開了那處街頭。

× × ×

在巴黎，警局，保安廳，國際刑警與國際特警隊等單位，電話來電話往，忙個不了。

貝克藝術品商店的老闆貝克，已被警方扣留起來問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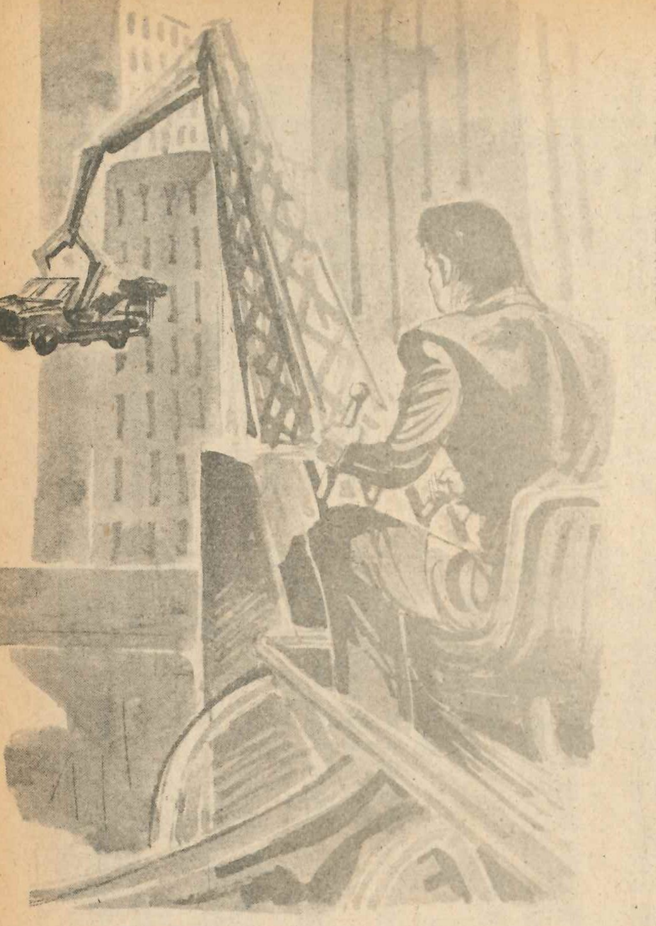
貝克承認出售合法的仿製品，一切依足了行規。

畢尼探長把那幅「蒙娜麗莎」贋品讓他看個清楚。

貝克道：「我記得，曾以二萬法郎出售過一幅罕見的仿製品給一名中國人。但畫的背後，我已依例蓋上印章，表示那是仿製品，以免有人魚目混珠，這有什麼不對。」

畢尼想，也覺得貝克並未犯法，他問：「那個中國人是怎麼樣的？」

「跛左足，拄枴杖。」貝克說，「他



•偉良操縱起重機把儎着名畫的裝甲車吊起。

是一名遊客。」

畢尼怔了一怔！

他記得呂偉良也是跛左足，拄枴杖，但不可能會是他吧？

——畢尼私心底下想。

這時候，一名探員入報，出租直升機公司的經手職員已找到了。

據該職員說：「他經手租出的直升機，是一名叫湯遜的英國人，持一本英國護照來租用的。護照當作按金，訂明租用一天。」

探員把護照取來化驗，是僞造的。

護照假得十分像眞的一樣，難怪租機公司會上當。

護照上的照片已變得一片空白，相信這是比較「先進的技術」！

負責經手的人強調，收入那護照時，照片上確是那個自稱湯遜的人的樣兒，他當時還帶了二名助手同來。

辦妥手續，付了租金之後，由於對方是遊客，用護照抵押亦十分合理，但想不到現在照片已走了光！

護照既被驗出是假的，照片又走光，證明一切事前都有個周密的計劃。

至於在海邊一帶找到的汽車，也是租來的，手法一如租用直升機一樣——用假護照作抵押，照片經數小時後，便自動走光。

國際特警隊副總監范梅力匆匆趕到巴黎警局來，會晤了畢尼探長。

畢尼道：「我和阿生是好朋友，事實上他也幫過了我不少的忙，但是，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有些疑問要弄清楚。」

「我代你說吧！」范梅力說：「第一，事發後，他們師徒二人突然不知所踪，第二，事發之前，他出現過這裏——巴黎警局，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畢尼感到無限驚奇地說。

范梅力道：「是阿生不久之前，致長長途電話到總部給我的。」

「他在何處？」

「倫敦！」

「倫敦？」畢尼心感有異，「他什麼時候到了倫敦？昨天，我才在這裏會見過他。」

「是的，他還叫我代他向你道歉。不久他會到來親自向你解釋。」

「連你也相信他？」

「我爲什麼不相信他？」

「老實說！這件事越來越似是東方三俠的所爲。」

「何以見得？」

「阿生近日以來，非常關心『蒙娜麗莎』起運往日本的正確日期，我因爲他是你們的人，加上過去表現太好，又先後幫過我們不少的忙，所以我一一據實相告。想不到就這樣上了他們的大當！」

范梅力道：「詳情我還未清楚，但憑長途電話所聽到的，他們受到一幫匪幫的威脅，而迫於出此一着。」

「但是，每次到警局來找我，只有阿生一個人而已！」

「當然只有他一個人，你以爲有人用刀子在背後指住他們，不，不是那種形色的威脅，是先在倫敦，扣押住呂太太，迫阿生和他師父呂偉良來此盜畫。」

「即使如此，他還是做得太過份了！」畢尼探長道。

范梅力說：「阿生年青魯莽，但呂偉良不是個胡作胡爲的人，我想這件事一定有許多迫不得已的理由，等他們到了巴黎之後自有解釋。」

畢尼嘆氣道：「但是現在我的上司已迫得我喘不過氣來。全巴黎輿論都在責備我們警方保護不力，以致將國寶失去。」

「放心吧！阿生他們快要到這兒來了。」范梅力拍拍畢尼的肩膊，「你也明白我的個性，如果他們帶給你們麻煩，到頭來一定會給你們解開死結。大概不會令到你們難以交代！」

畢尼不作聲。

事實上這也算得上是一宗無頭公案，因爲「刦匪」逃之夭夭，巴黎警方根本無法可以追查下去。現在范梅力說出了來龍去脈，還說阿生等人會來巴黎交代一切，這對畢尼來說，最低限度也好過「毫無綫索」吧！

范梅力看看腕錶，邀畢尼與他一齊到機場去。

× × ×

羅素對住那幅「蒙娜麗莎」油畫，滿足地笑了。

狄加站在一旁，說道：「爵士，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第二步計劃了。」

「是的。」羅素笑道：「全世界的報紙和電台都把這件事渲染的有聲有色，相信花一千萬鎊英鎊的廣告費，亦難得到這

樣的效果。」

「不過，我始終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麼?」

「東方三俠對我們，表現得太過忠心了!」

「他們是被迫的，我早巳摸準了他們夫婦情深，所以才利用呂偉艮；阿生對師父十分服從，也令到他知法犯法，這種連鎖之計，我不但懂得運用，而且發揮得淋漓盡緻。」

羅素得意忘形之際，把一些報紙翻了出來，道：「就憑這些報紙報導巴黎方面的情形，可知我們實際上巳得到了蒙娜麗莎的眞蹟!」

「如果照報紙所說，我們的確成功了。」狄加道：「但是，若以東方三俠的性格比較，似乎並不符合，因此，我仍担心他們不但騙了我們，也騙倒了博物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這幅畫，不錯，的確是蒙娜麗莎，但如何能證明它是達文西眞蹟?」

羅素說道：「我雖然還未請專家來仔細研究過，但是，最低限度我們目睹它如何由博物館的藏寶箱中失去，由阿生交給我們。」

狄加苦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指當時由我派去協助阿生的兩個手足，你以爲他們二人當時在天台之上，看着阿生掉換那名畫麼?不，根據他們事後向我報告，阿生當時只叫他們持槍在天台戒備，只由阿生一個人去換畫。」

「你的意思是——」羅素怔怔地說：「阿生當時，可能根本未將眞蹟換走，是不?」

「是的，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他可能在演戲給我們看。」

羅素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翻過了那幅油畫，看看背後，又看一看前面，左看右看，總看不出半點破綻來!

於是羅素又說：「那幅假的，背後有個藍印，但絕對不會是這一幅。」

狄加道：「我並非存心掃興，事實上貝克可能也是同謀者。」

「你說，貝克被阿生收買?」

「有什麼出奇?法國佬爲了賺錢，什麼都做。只要阿生或呂偉艮告以實情，貝克可能爲了保存法國之國寶，演演戲又何妨?」

「但是，那個藍印不在我們的畫後面。」羅素說。

「也許巳經洗去了。」

「我記得貝克說過，藍印洗不掉，擦不脫的。」

「如果他存心欺騙我們，貝克爲什麼不可以說說謊?」

「這也是的。」羅素怔怔地想了一陣：「但是，爲什麼所有報紙均報導，現在羅浮宮博物館內的『蒙娜麗莎』背後，有貝克商店的藍印?」

「阿生這傢伙古靈精怪，我眞担心他在表演換畫時，加上藍印。」狄加又說：「我的意思是：他當時根本未有盜去眞蹟，只在眞蹟背後加印，然後把這一幅仿製品當眞蹟，交到我們的手中，如此交差了事。」

羅素也覺得這個可能性甚大。

他以責備的口吻問：「爲什麼你早不說?等到現在才說?」

狄加未回答，先把二支手槍交到羅素的手中。

二支手槍就是阿生交給二名大漢，叫他們把守住天台的。

狄加道：「子彈只是痲醉彈，我驗過了，這就是表示阿生他們不想弄出人命!但我覺得這是破綻之一。這令我醒覺他一直只在演戲而已!」

羅素於是跑到電話機旁邊，撥了一個電話號碼到一家酒店去。

他要找呂偉艮他們。

但酒店回答，呂偉艮等人，巳經退了房。

羅素又致電到崔德龍的菜館去，但是，崔氏父子都說，他們根本未見過三俠等人，而且也不知道他們巳回到倫敦來。

羅素雖然有些生氣，但是，過了一陣之後，他仍舊心平氣和地對狄加說：「無論此畫是眞蹟也好，贋品也好，總之，我們巳大收宣傳之效，你仍可依原來計劃，展開第二步計劃，相信我們成功的機會，依然很大!」

狄加接受了羅素的吩咐之後，便匆匆離去。

他們口中的「第二步計劃」又是什麼?雖然沒有人知道，但狄加却說巳經約好了一個人，在一個地方秘密會面。

當狄加趕到海德公園的時候，時間也差不多了。狄加在四下裏張望找尋他要約會的人。

海德公園之內，風和日麗，相當熱鬧，有人在大發謬論，也有人在當衆擁吻；有人在振臂高呼，也有人在喁喁細語晒太陽!

英國人常常以海德公園而引以自豪，說這是民主的園地。

狄加終於找到他約會的人了。

那是一個年約五十的英國紳士，雨傘呢帽，一身畢挺西裝，叫人看上去總覺得不大自然!

狄加並沒有和他招呼，二人只是甚有默契地，會合起來，併肩而行。

「相信你巳看過巴黎和倫敦的報紙了。特亨利勳爵。」狄加一邊行一邊低聲問道。

特亨利頭不回，眼望前，邊走邊低聲說：「看過了，都看過了，否則，我不會找你。」

「我們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策劃了將近半年。」狄加說。

「新聞報導中，似乎提及中國人，這是什麼意思?」特亨利問。

狄加笑了笑：「他是個開鎖專家，被我們收買的，單單是這個人，巳花去我們十萬法郎。此外，我們還要製造人爲的工潮，否則我們無法利用地盆的起重機。還有，我們要租用直昇機，快艇……」

「好了好了，你說得太多了。」特亨利說：「到底那眞蹟須要多少?」

「三百萬鎊!」

「這是瘋子才說得出口的價錢。」

「勳爵，你可以不要它，但你不能說我是個瘋子。你可知道十七世紀荷蘭大畫家維米爾那幅『彈結他者』價值若干?」

「估價約值二百萬英鎊!」

狄加笑了笑：「既然如此，你當知道『蒙娜麗莎』的名氣和藝術價值，當遠遠在『彈結他者』之上，三百萬鎊又怎算得多呢?」

「但是你似乎忘記了，這是黑市貨，不是公開拍賣。」特亨利道。

「你也忘記了這是法國國寶，世界各國收藏家都希望得到它。」

「什麼時候可以看貨?」

「什麼時候都可以，我們巳將它運到倫敦來了。」

「現在可以嗎?」

「當然可以，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第一，不論成功與否，必須緊守秘密，絕對不向外宣洩。」

「我答應你。」

「第二，價錢方面你可以直接與我老闆談，但我這份回佣不能少過五千鎊。否則，我只有另找新的買家。」

「這也不成問題。最多我把這數目計算在內，討價還價時我自然心中有數。」

「第三，別忘了這是贓物!交易成功之後，只供秘密收藏，不能公開展覽，否則，即使英國政府放過我們，法國政府也不會放過我們。」

「這個當然，我不會張揚的。」特亨利又問：「還有什麼條件?」

「沒有了。」狄加說：「但我必須先撥個電話通知老闆。」

「好吧!那麼我們一齊走!」

於是兩個人併肩走出了公園去。

狄加叫特亨利先回到他的汽車裏等，讓他先去打電話跟他老板連絡好。

特亨利勳爵回到他那輛勞斯萊斯汽車裏，車內有司機在等候。此外還有一名私家偵探達利，是勳爵請來的。

特亨利指指正在橫過馬路的狄加：「達利，看見了嗎?就是他。」

「我早巳留意到他。」達利瞪住那背影道：「此人我似乎見過，他常常到蘇豪區一間酒吧去喝酒，要查他並不困難。」

「那你先走吧，他打完了電話就回來。」特亨利說。

「我明白了，勳爵，這件事交給我好了，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數分鐘之後，狄加果然又回到特亨利身邊來。然後，他指示司機把車子開往一個地方。

那是一間古董店。

狄加把這位豪客帶到店子的後面去，介紹他認識羅素。

羅素小心翼翼地，讓客人參觀一幅油畫，這就是稀世之寶「蒙娜麗莎」。

這間房不是每位客人都可以進入來的，可以稱得上門禁森嚴。

就憑剛才進來時的印象，特亨利巳知道對方小心謹愼!

這也難怪，特亨利是個識貨之人，甚至放大鏡也是自己帶來的。他是個眞眞正正的富豪，絕非羅素那一類騙子。

特亨利的藏畫極之豐富，英國荷加士，雷諾茲，西班牙的凡拉蘇爾士，戈耶以及法國的蘭凱，莎爾旦，布撒與克勞德等名家作品，他都有收藏。

每個人都會有一種嗜好，每種嗜好總會有個極限。特亨利勳爵夢寐以求的東西，就是這一幅稀世奇珍，被法國人稱作「國寶」的「蒙娜麗莎」!

欣賞達文西這一幅名畫，今天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特亨利不止一次到過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去參觀過了。

正是由於多看一次就喜愛多一分，所以才會被狄加知道。

狄加曾開玩笑說：「如果你出得起價錢，讓我把它偷來給你。」

特亨利當然也只當他開玩笑，想不到如今却變成了事實!

一般人對於像特亨利這種人，往往難以理解，可不是麼，即使是二百萬英鎊，也相等千多萬港幣，三百多萬美金。

這麼大數目的財富，許多人連夢想也想不到，誰擁有它，不愁食也不憂住了!

但是像這麼樣一幅油畫，除了懸掛牆上供欣賞之外，試問還能有什麼用?

不過如果對一個愛畫如命的人來說，一幅稀有的傳世之作，是難以用金錢作爲衡量的。

羅素深懂這種人的心理，所以他作成滿不在乎的樣子。

特亨利道：「眞實的價錢，到底要多少?」

羅素道：「狄加不是巳經告訴過你了麼?」

「是的，但三百萬鎊，太貴了!」

「一點也不貴!勳爵，這是獨一無二的眞貨，絕非贋品。若非狄加知道你的底細，閣下休想到這裏來瞥它一眼。」

「可以減一些麼?」

「勳爵，如果這是普通的買賣，我只求有錢賺，減多一些也不要緊。問題是，這是用生命換來的，而且獨一無二。別說還有不少人希望得到它，就是單計算冒險的價值，巳經值得有餘了!」

特亨利想了想，說道：「二百萬鎊如何?」

「勳爵，你不妨再大方一些，出到二百九十萬鎊，我仍須仔細考慮，假如我肯公開拍賣，相信必然不止此數，但是你也知道，拍賣是絕無可能的，老實說，我還有其他買家，閣下只須守諾言，這宗交易不成功，我仍感謝你!」

「你很固執!」特亨利笑了笑：「可以等我答覆麼?」

羅素道：「我不知道閣下是否眞有意思，這種秘密交易，相信你也明白，眞的是提心吊胆啊!若非狄加的關係，我也不敢接見你。」

「你的意思是——」

「今天還有人來看這畫，都是富有的收藏家，所以很抱歉，我不能等了，除非人家也出不起這價錢，那就難說。」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價錢。」

羅素笑道：「你不要忘記，這幅也不是簡單的東西!」

「這樣好嗎?」特亨利道：「今天之內，我給你答覆。」

「好的，但我不敢保證閣下可以買到此畫。」羅素道：「總之，今天之內我們可以保持聯絡，如果沒有人出得起這價錢

，而閣下又無意見，則此畫便是屬於閣下的。」

「好吧！請你給我一個電話號碼，我稍後再給你電話。」

於是羅素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給他。

特亨利勳爵離去之前，仍看了一遍那幅達文西名作。

× × ×

特亨利非常焦急，他等待着私家偵探達利的報告。

達利是個退休警探，蘇格蘭塲是他服務的老地方。

他終於來了！

特亨利問：「怎麼樣？查到嗎？」

「查到了。」達利說：「這班人的確神通廣大，最近才由巴黎回來，而且，非經由正途出入境，他們由公海回來。」

「他們是否與巴黎刦案有關？」

「巴黎名畫刦案，主要牽涉及一些中國人，但有人見到他們與這等中國人在一起。」

「這麼說來，那幅畫確是眞的。」特亨利沉思了片刻。

然後，他又撥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撥去找羅素的。

羅素道：「對不起，勳爵，還好我巳聲明在先，否則就會給你怪我了！」

「這是什麼意思？」特亨利心中感到不妙！

「我早說過了，這價錢一定不貴，結果我約來的第二個買家看過貨後，也證明這是眞蹟，立刻落了訂金。」

「訂金多少？」

「十萬鎊！」

「幾時成交？」

「明早。」

「可以雙倍賠訂麼？」

「你的意思是——」

「我給你二十萬鎊，讓你雙倍賠訂，然後再以三百萬鎊成交。」

「這又何必呢？」羅素在電話中苦笑：「當初你不是嫌貴麼？但是現在，你反而買貴了二十萬鎊了！」

「老實說，我當初還有些懷疑！」

「不必諸多懷疑啊，我早巳聲明這是賊贓，但我知道全世界的收藏家都不會計較這些的。可不是嗎？」

「是的，我們只是志在收藏最名貴的珍品，並非要來揚名或展覽。」特亨利又說：「可以告訴我，買家是誰嗎？」

「對不起，盜亦有道，豈能破壞規矩，本來你有優先權，但我現在却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好。」羅素道。

「勳爵，一般人可能把二十萬鎊看得很重要，但出得起三百萬鎊購下一幅畫的人，不會把二十萬鎊放在眼內的。何況，二十萬鎊之中，有十萬鎊本來就是他的。」羅素又說：「不過，我仍然可以代你探探他的口氣！」

「那麼，我等你電話。」

「好吧！我要去找他商量一下，電話中很難說得明白。」

「謝謝你。」

「不過，不是我小家，我如何可以獲得保證？」羅素忽然又說。

「我立刻就可以開一張三百二十萬鎊的支票交過來。」

「三百二十萬鎊？那麼，我豈不是等於白做？」羅素笑了笑：「我的意思是：我似乎賣給誰也是一樣啊！」

「怎麼會呢？你巳經收了人家十萬鎊，即使再賠十萬，實際還收了我三百一十萬鎊！」

「嗯！讓我碰碰運氣，雖然我明知機會很微了。」羅素說。

掛上綫之後，羅素的聲音似乎還在特亨利的耳邊響。

這是特亨利從未有過的感受！

三百萬鎊買入一幅達文西眞蹟，本來不算貴，何況那是舉世知名的「蒙娜麗莎」呢。

但是，特亨利勳爵這一次覺得他自己缺乏了判斷力，以致功虧一簣！

他不應該等達利這位私家偵探的消息，其實他本人巳是個專家，憑他的眼光，巳看出那是眞蹟！

他先後到過巴黎不下十次，每次例必到羅浮宮博物館去。

每一次，他必在達文西眞蹟「蒙娜麗莎」之前逗留很久。

較早時，他還利用英國皇家榮銜——「勳爵」的關係，由博物館館長陪同仔細參觀，詳細釋解分析「分眞假」的秘訣。

所以，他這「半個專家」總算知道如何去分眞僞。

眞蹟的要點是：——

第一：油畫上的綫條，必須由左至右，因爲達文西係用左手作畫的。

第二：畫布的年代必須配合。因爲作僞畫的人什麼都可以模仿得十全十美，就是往往在畫布方面露出了破綻！

以上只是最重要兩點。此外當然還是畫的大小，色澤，綫條等等，都必須仔細觀看，然後才可分眞僞。

憑當時的印象，特亨利覺得那應該是「蒙娜麗莎」眞蹟，因爲他實實在在看不出有任何破綻，自然是眞的。

現在後悔也沒有用了。

達利站在一旁，覺得特亨利焦急之情，難以形容。

他說：「勳爵，你眞的希望得到那幅畫？」

「是的。」特亨利嘆氣道：「我不該猶疑，明知這是搶手貨。」

「我有個建議！」

「什麼建議？」

「那是賊贓，對嗎？」

「對啊！」特亨利道：「難道你——你想報警麼？」

「不！報警於我們有何利益？只有破案後，送回法國。」

「是的，老實說，我寧願付出三百二十萬鎊，也不願行此一着。」

「萬一他無法說服那個買家，我們今天晚上就去偷，去搶，實行黑吃黑！」

「不！這可能弄到兩敗俱傷。」特亨利道：「先等他消息再說。」

「我只是見你愛畫如命，才爲你着急。」達利說道：「老實說，他們並非光明正大得來，即使我們配備人馬去偷，去搶，他們也是無可奈何！」

「這倒有些道理，但是，他們能到巴黎去籌劃這一次行動，可見也絕非善男信女！」

「老實告訴你，勳爵，我做了二十年警探，三山五嶽人馬，我可認識不少。只要你知道他之所在，將地址告訴我，這件事就交由我去辦好了。」

「暫時我還不想行此一着，除非他令我絕對失望……」

話猶未完，電話又响了。

是羅素打來的。

羅素說：「眞對不起，我找不到他，但找到中間人，他說這位巨富決不會退讓，這令我十分不好意思。但是，你可能還有一綫希望，就是我從中間人口中探悉，他那個買主明天上午之前，未必能籌足這筆巨額現金。」

「聽你口氣，你似乎存心帮我！」特亨利說。

「是的，我巳通知中間人，一定要依合約，中午之前成交，否則定金作廢！中間人巳表示有些困難！」

「請你堅持下去，總之我不會難爲你！」特亨利道。

「完全是由於狄加的關係，否則，我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那麼，我等你消息了。」

「好吧，看看你的運氣如何！」

電話又掛了綫。

特亨利心大心細，有些忐忑不安！

達利道：「我以爲我們的辦法仍不妨一試，否則，你會平白錯過了機會。」

「你切不可輕舉妄動，一切留待明天才說。」特亨利道。

「萬一他們明天上午成交又如何？」

「嗯——」

「明天成交了之後，你一定查不出新買主是誰，對嗎？」

「是的，這是秘密交易。」

達利道：「我只是同情你一片苦心，等了足足十多二十年，一直都希望佔有這眞蹟，不想看見你失望的表情。」

「你以爲應該怎樣做？」

「由我帶人到他那兒去，好運氣的話，你就是給我們十萬鎊作爲獎金，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担心觸怒了他！」

「他們不知道我是你的人，萬一失事，我也決不會牽累你。」

「那麼，你得小心，切勿勉强。」

「好吧！你等我消息。」

「隨時與我保持連絡。」

達利走了，特亨利勳爵的心情複雜得無法形容。

× × ×

在那間古董店的對面，二樓一個窗口的窗簾半掩着。

狄加一直小心監視着一切，他似乎早巳料到有事發生。

古董店沒有人留宿，狄加曾帶過不少收藏家到此看「蒙娜麗莎」的眞蹟，所以人客之中必有一人以爲名畫亦必藏於此。

半夜過後，狄加看見有人開車至門外停下，然後走出三個人。

於是狄加等他們進去之後，才令到店內的警鐘大鳴！

那三個人匆匆遁去。

剛才那三個人正是達利和他的同黨們，事前他們巳查過那古董店內沒有人留宿，想不到警鐘系統如此敏感。

狄加後來向羅素報告此事。

羅素問道：「你認得他們是何方神聖麼？」

「似乎是特亨利聘回來的私家偵探達利，和其他兩個人。」狄加在電話中說。

「好傢伙，連這三百二十萬鎊也想省回，明天他才知價錢。」

「但是，我以爲不要耍花樣了！三百二十萬不是個小數目，也不是每個人都出得起的價錢。」狄加勸羅素。

羅素說道：「你放心好了，他巳在我們的掌握之中。要割他多少，任由我們決定。」

「我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總之，適可而止！千萬別弄出亂子來。」

「我明白了，你小心那邊的事，明天再說吧！」羅素最後說。

× × ×

翌日，一早特亨利便致電去找羅素，因爲他作賊心虛，担心對方知道達利是他派去的。但是羅素助手說他老闆未起床，不肯叫醒他。

直至接近中午時，特亨利又致電羅素，這次羅素接聽了。

「你那個買家怎麼樣？」特亨利問。

羅素道：「那個中間人一直在要求延遲三數小時，以便籌措現金，因爲我表示名畫脫手後，立即離開倫敦，以免國際刑警，追到這兒來。但是，我不肯再遲了，堅持中午之前交易，一切依我們合約行事，否則我寧願還訂……不，賠訂，不是還訂！」

「好吧！」特亨利看看腕表，現在巳經差不多中午了。我如今就來見你，反正時間總也差不多了。希望他失約吧！」

羅素道：「不！我想，你還是等我電話，也許他能在這短短時間內，籌足現金呢！」

「嗯，好吧！我等你電話。」特亨利又說：「你是否要收現金？」

「是的，這比較公道。」羅素說：「這種交易，我們比較吃虧，因爲見不得光啊！」

「好！我也叫人爲我準備好現金。但是，我先聲明，我只要昨天見過的那幅眞蹟。」

「放心好了！你是個識貨之人，我也不喜歡騙人。否則，別說爲了那區區十萬鎊的價錢而令你痲煩，更便宜我也肯脫手。又何必一直嚕嚕蘇蘇的閙到現在呢？」

特亨利也覺得，要是那是贋品，一萬數千鎊巳經嫌多了，羅素不會堅持那麼高價。同時達利的背後偵查，購買者的競爭，以及狄加的處處小心提防等等，都足以表示出這幅畫得來不易。

此外最重要的，還是他本人的小心鑑別，就憑他的眼光，巳肯定那是眞蹟。

爲此，特亨利帶了助手，趕往銀行提了三百二十萬英鎊的巨額現金，然後匆匆到羅素的古董店去，他雖然答允等待羅素的電話，但他實際上巳急不及待了。

羅素不在店裏。

特亨利更加焦灼萬分，他担心這一回

又是功虧一簣。

問店員，店員也不能說出羅素現在何處。

好一會兒，才見到狄加由外面入來。

「見到你眞是好極了，」特亨利道：「你老闆呢？」

「他在另一處地方等人。」狄加反問道：「什麼事啊？」

「他在何處？」

「我也不知道。」

「爲我找找他好嗎？」

「什麼事？」

「就是爲了那幅畫。」

「蒙娜麗莎？」

「是的。」

「嗯！」狄加瞪住他，「你又在改變了主意麼？爵爺。」

「是的，我想買，而且，錢也帶夠來了。」特亨利指指助手的手提包。

狄加苦笑搖頭：「你太三心兩意，要不是我的介紹，你休想摸觸一下。但是，你却爲了那區區之數而討價還價！拱手將寶物讓給了別人，太過不值了！」

「別嚕嗦了，快告訴我，如何能找到你老闆。」特亨利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老實告訴你，我是眞的不知道。」狄加拉特亨利過一旁，低聲道：「這種生意不可張揚，他不會把一個買家約在一處地方，你是我經手介紹的，我才知道你是誰，另一人我實在不知。」

「想想辦法吧！」

「放心等等好嗎？我知道他遲早有電話回來，他叫我這個時間在此等他的電話。」狄加又把貴賓招呼到後面辦公室。

特亨利坐立不安。

狄加遞烟斟茶，婉言安慰，仍無法平抑他的情緒。

特亨利又說：「可以讓我再看看那幅蒙娜麗莎麼？」

狄加道：「那東西早已運走，不在這裏，那天是專程爲了讓你鑑賞才搬來這兒片刻。」

特亨利心裏想：果然是小心的人！達利眞的是枉作小人。

由此可見羅素的謹愼從事，相信現在就是國際刑警追查到這兒來，也是無可奈何！

表面上，這是一間做古董生意的店子，裏面有油畫，也有古玩。

但是特亨利覺得這只是一個幌子，他猜測羅素是專做賊贜生意的人。

不過，他已無意查究人家這些私秘了，他只對「蒙娜麗莎」這幅世界名畫產生極大興趣，因爲那是他等待已久的時機。

像「蒙娜麗莎」這一類被法國視爲國寶的古董，除了變爲「賊贜」之外，絕對不可能落入私人手中。

而事實上當今世上，就有不少名畫於失竊之後，無影無踪。

難道是竊賊把它吃下肚子裏去麼？還是留下供自己欣賞？

俗語說得好：「不窮就不會作賊」，竊賊又怎麼會留下自己欣賞，一定是私下裏賣給藏畫的富豪巨商。

特亨利手上也有不小名畫是如此這般得來的。但這一次，他稍爲猶疑，就被人佔了上風，想落心有不甘！

電話在辦公桌上响了起來。

那鈴聲令到這位貴族又驚又喜！

狄加拿起了聽筒，特亨利立刻凝神細聽。

「是的，他來了這裏，」狄加說，「就在我身邊。」

於是聽筒由狄加手上轉到特亨利的手中。

果然是羅素。

「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我還致電你的辦事處找你。」羅素埋怨道：「要不是我猜測得到，你又失去了一次機會。」

「是的，我等得不耐煩，才來這裏找你，怎麼啦？他肯接受賠訂麼？」特亨利道。

羅素在電話中說：「不是肯不肯的問題，而是他本人籌不足現金，我又不肯接受支票，而且還是明天的期票。」

「那眞是謝天謝地！」特亨利放下了心頭大石，「我在什麼地方見你？」

「叫狄加帶你來吧，先叫他聽聽電話，麻煩你！」

於是聽筒又轉回狄加手中。

一分鐘之後，特亨利和他的助手已在狄加的引領下，離開了古董店。

一小時之後，他們才來到郊區一間古堡式的陳舊建築物。

羅素果然就在這兒等着。

他不敢再怠慢，約略看過之後，覺得仍是他認定是眞蹟的那一幅。

於是付了錢——足數三百二十萬英鎊，然後滿懷高興地，取去了那幅畫。

一眞數假　六神無主

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又回到了巴黎。

他們是專程回來「贖罪」的！對於設計「刼畫」一事，呂偉艮感到抱歉，他担心這一次爲了救妻子林愛莉，而令阿生失業。

但是，阿生在長途電話中，已向副總監范梅力解釋過了。

范梅力是在國際特警總部內坐第二把交椅的人。

他非常欣賞阿生的機智和勇敢，但這一次，他也有些生氣了！

因爲名畫被攔途截刼事件發生了之後，令到巴黎警方和國際刑警方面都感到面目無光。

國際刑警與國際特警可以算得上是「特殊機構」，兩者總部同時設於巴黎，性質也大同小異，只是一個公開，一個屬於秘密組織。

這次負責押運的，是巴黎警方，但到了機場登機之後，責任即屬國際刑警。

因此，這次失畫事件，令到巴黎警方慘受壓力，同時亦令到法、日兩國政府十分尷尬。

三俠也明知道這一次事件非同小可，才匆匆由倫敦趕來。

他們的目的，自然是要向有關方面解釋清楚這次「刼畫」的經過。

阿生告知范梅力，達文西的眞蹟，仍在羅浮宮博物館之內，但范梅力不相信。

因爲連日以來，這件事一直引起專家們的爭論。

爭論的焦點大部份在於那個藍印。

專家們認爲目前留在羅浮宮博物館中的「蒙娜麗莎」絕對是眞蹟——出自達文西手筆的眞蹟。

但另一派專家經過鑑定之後，認爲是贋品。

主要是根據那個藍印。

藍印上的字跡是：「此乃仿製品」。

較小的字體是：「貝克藝術品商店經銷」。

同時，貝克商店的老闆已承認出售過這麼樣的一幅仿製品。大小尺碼完全和眞的一樣。

警方也曾一度傳訊過貝克，但是在法律觀點上，既然聲明是仿製，當年達文西既未聲明「不准仿製」，試問，又豈算犯法？

何況貝克已在畫的背後蓋上一個不褪色的藍印，證明他亦非存心騙人，更加無法可以將貝克入罪。

但是部份專家就爲了那個藍印，而肯定那是贋品。

堅持是眞蹟的專家，當然也有他們一套根據。主要是畫上的表現，完全是他們詳細記錄下來的。如今一一印證，絕未變樣。

畫布是舊的，連框架他們也有精細的記錄。

因此，他們認爲那個藍印不足爲患！總之畫是達文西眞蹟。

但是，另一批專家則認爲：歹徒可以仿製僞鈔，僞鈔上的精細程度要用放大鏡始可分辨，試問還有什麼不可以假？

爭持不下之際，解鈴還須繫鈴人，三俠既然回來了，於是范梅力便主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

參加者，包括幾個主要治安單位。

國際特警隊之外，有國際刑警，巴黎警局，法國國家安全局等。

此外，羅浮宮博物館的高級人員，以及一批古畫鑑辨專家也出席了。

還有貝克藝術品商店老闆貝克先生，亦被邀來作證。

如此大陣仗，無非因爲「蒙娜麗莎」乃法國之寶。

首先由阿生說出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自然要由倫敦講起。

阿生得他師父呂偉艮的授意，首先向各單位表示了歉意，然後才從頭道來。

由林愛莉在倫敦被擄，以致歹徒將師徒二人，押來巴黎說起，阿生原原本本地說出。

當談及「刼畫」一幕時，阿生强調當時一切只不過是「掩眼法」。

他並未眞正換走保險箱中的「蒙娜麗莎」眞蹟！

所謂「掩眼法」是演給在場二名羅素的手下看的。

原來當時阿生進入了裝甲車車卡時，帶進去的確是一幅仿製品。

那幅仿製品是呂偉艮向左手畫家伐爾訂購的，他故意讓貝克藝術品商店經銷，讓貝克也賺了一筆佣金，反正這是羅素的錢。

呂偉艮和阿生早已想到有今日，他們必須留個有力證人。

貝克當日得呂偉艮授意，按時到酒店套房去收錢和發收據，目的是要博取狄加的信任。

其實當時師徒二人已知道那個所謂「不褪色」的藍印，可以用一種化學藥水將它抹掉。

但爲了堅定羅素與狄加的信心起見，他們不但要貝克當面强調「這是不褪色的藍印」，也要他親自見見狄加，想不到羅素當時亦已由英飛法，連這主腦也可以見到了。

貝克是有力證人，他承認了這一切。

阿生就是先把「仿製品」背後的藍印抹掉之後，才帶到地盆對面那幢大厦的天台去！

當呂偉艮用起重機把車卡吊上天台之際，阿生故意遣開二名大漢，就是怕他們窺穿破綻，以致功虧一簣。

因爲阿生他們自始至終，都不打算令法國政府蒙受損失。

但他們又不能把林愛莉置之不顧，才迫於想出此妙計！

當時阿生將「仿製品」帶入去，但未眞正將鋼箱中的眞蹟換出。

阿生是個開鎖專家，他只是故意先後撬開了車卡的門鎖和鋼箱的保險鎖。然後，將帶來的藍印蓋在眞蹟的背後，又原封不動似的將它鎖好！

表面上的確很像是換掉了，因爲仿製品背後的藍印洗掉，而眞蹟反而加了一個藍印的緣故。

其實眞的還是眞的，假的反而給阿生帶給羅素。

至於那個藍印，自然是阿生叫人仿製的。只要叫人從「仿製品」背後，用薄紙仿出樣本，「貝克藝術品商店」這印鑑就可以照刻一個。

本來呂偉艮可以把全部計劃事先告知貝克，向他商借印鑑一用。

但是，師徒二人也想過了，貝克只是個做生意的人，不會說謊，怕他萬一漏了口風，就前功盡廢。

同時他們得手後，會直返倫敦，根本來不及還印。所以索性叫人仿製了一個與「貝克商店」一樣的。

如此一來，可就苦煞了這班鑑辨眞僞的專家們。

阿生爲了證實他的話，特地示範了一次——用一種化學藥水表演如何從油畫後面洗掉藍印，而無傷畫的本身。

辦法只是以棉花蘸了藥水，輕輕一抹，藍印便失踪。

貝克也面紅了，因爲他帶來的「不褪色油墨」名不符實，而事前他竟然絕不知道。甚至他還以爲那幅眞蹟亦即他出售的仿製品。

至此，事情總算交代明白了。但各方面對阿生仍有懷疑。

唯一能信賴阿生的，只有國際特警隊這個單位而已。

阿生爲了進一步證實他的話，向巴黎警局的畢尼探長建議，派人按址去找左手

畫家伐爾前來當面對證。

畢尼是當地警局的探長，自然可以簽發手令，派人去把伐爾「請」來。

但是，當探員趕到伐爾住所時，那位左手畫家已告失踪。

伐爾不但人已失了踪，連畫具，油彩，畫布等等也不見了。

於是，懷疑阿生的人更覺可疑，甚至貝克也莫名其妙！

貝克曾極力證實阿生和呂偉艮的口供，也證實了伐爾這位左手畫家的存在。

但是，現在他去了何處？

師徒二人也感到不妙！

范梅力雖然深信阿生，知道他們這東方三俠的爲人，無奈各方面的壓力，令到他也難以維護呂偉艮他們。

在法律觀點上，無論如何，呂偉艮和阿生巳是「犯法」！

博物館方面要求警方採取行動，扣留東方三俠查訊。

但是，畢尼和范梅力，實在不想這樣做。

呂偉艮等三俠是有勇氣的人，他們如果担心被拘捕，就不會回來巴黎交代。

國際刑警與巴黎警方，也覺得他們既然親自回到巴黎，自然不會是「畏罪」。於是同意了范梅力的一項建議。

原來范梅力要求有關方面讓「東方三俠」將功贖罪！

因爲羅素等人在逃，如果三俠能把他們繩之於法，國際刑警方面就可以省下不少工夫。

同時，如果羅素等人不落網，只怕下一次又可能有另外一間博物館失竊。

因爲根據來自倫敦蘇格蘭場的消息，他們已查過羅素並非什麽富豪，爵士。極有可能是一名騙子或竊匪之流。

三俠既然與這班人相處過，利用他們去把這帮人捕捉，也是極之適當的。

於是幾個治安單位同意了范梅力的建議，放了三俠一馬。

三俠不必坐牢，只是暫時性的，萬一他們捉不到羅素等人，這「謎底」還有疑問，有關方面仍然要追究。

所以離開了會議桌之後，范梅力就督促他們立即部署一切，切勿令他在人面前出醜，因爲這事完全由范梅力一個人用國際特警隊的名義去承担。

呂偉艮等三俠也明白這是唯一解決的辦法，於是他們決定重返倫敦。

× × ×

「蒙娜麗莎眞蹟仍在羅浮宮博物館」的消息，出現於倫敦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之上。

消息詳述專家們的鑑定結果，以及背後那個藍印的來龍去脈。

泰晤士報還特別重提舊事，說出「蒙娜麗莎眞蹟」，一直以來，就成爲世人爭論的重心，藝壇不斷爭辯的焦點，但到底「眞蹟落在何方」？

說到達文西這幅罕見的珍品，自從一九一一年一度失竊過之後，便一直傳說紛紜。

至今爲止，最少有四個自稱「擁有眞蹟」的主人。

第一個自然是法國羅浮宮博物館，他們代表法國政府於一九一四年初——即眞蹟失竊後約兩年半左右，由意大利警方手中領回此「失物」。

因爲當年竊去這珍品的竊賊，是在該處落網的。

當年法國政府爲了酬答意大利政府的「功勞」，允許該名畫在意國公開展出一個時期。當時甚爲轟動！

第二個自稱擁有「眞蹟」的主人是英籍的布朗羅勛爵。

此人乃巳故溫莎公爵的老友，他宣稱獲得此稀世名畫是當年他寄居意國時，用高價從一名畫商手中購入。

然則，會不會是竊賊賓簡佐・貝魯嘉當年得手之後，已利用兩年半的時間，請人繪了幾幅仿製品，分別出售圖利？值得懷疑！

第三個主人是倫敦的著名藝術品商人普立澤。此人曾宣稱爲了此畫而「傾家蕩產」，因爲當時入價太貴，連房產也賣掉云。

第四個主人在西班牙馬德里。

現在看來又可能再出現第五個主人，他就是特亨利勳爵。

特亨利於看到那則新聞報導之後，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

因爲他現在持有的「達文西眞蹟」已花去了三百二十萬英鎊。

雖然他如此富有，但用這筆鉅欵購入一幅贋品，無論如何也是不値得！

於是四出聘請專家回來，小心鑑別。

他請回來的專家們，有不少就是曾經成爲「羅浮宮博物館」座上貴賓的。

英法之間，只隔了一個英倫海峽，倫敦與巴黎之間，也相距不遠，尤其是在噴射客機穿梭飛航的今日，一來一往，方便得很。

這批鑑辨眞僞的專家們，於鑑賞過特亨利手中擁有的「蒙娜麗莎」之後，也感到萬二分迷惑，因爲它的一筆一畫，與眞蹟並無分別。

就是畫布之陳舊，木框之釘裝等等，亦與眞蹟一模一樣。

再一問價錢，竟高達三百多萬英鎊，專家們無不咋舌！

到底這是眞是假？

價錢絕對是眞的，但這幅畫呢？連專家也只是保留批評。

專家要求特亨利借出此畫，讓他們帶到巴黎去。

但是，特亨利反而有些躊躇。

因爲第一，這是賊賍，萬一證明是眞的，豈不是要交還原主？

原主自然就是法國政府。

老實說句，如果證明是眞的，再多一倍價錢，特亨利也不會轉讓。

萬一是假的又如何？

當時特亨利也想過了，只有讓專家們拿去比較一下，然後才可辨別出眞假來。

但是，這是十分微妙的事！

例如：如何保證專家們不偏不倚？萬一這是眞的，羅浮宮博物館那幅是假的。既是眞假難分，給人從中一換又再換，如何是好？

這是每個人都難免會有的「歪心」！正是「須防人不仁」！

因此，特亨利拒絕了。

他甚至不敢坦率說出如何購入此畫，以免被人指責「收購賊賍」。

當專家們走了之後，特亨利匆匆把私家偵探達利找來。

達利也正要找這位大主僱兼老朋友——他們有二三十年的交情！早在達利任職於蘇格蘭場時，他們便認識了。

達利要找特亨利的原因，是要告訴他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原來最近達利的私家偵探社，又接辦了一宗「奇案」。

案情無獨有偶，竟然涉及「蒙娜麗莎」這幅名畫。

有位富商，最近收購了一幅據說也是「蒙娜麗莎」眞蹟的油畫，對方聲明是賊賍，而且也是最近才在羅浮宮博物館宣告被刦去的那一幅。

該富商心裏生疑，但終於以一百萬三十萬鎊購入。

直到今天看到英國報章轉載巴黎的消息之後，才感到震驚，無奈貨銀兩訖，賣主巳失了踪跡。

於是該富商驚恐之餘，跑到達利的辦事處，要求代查賊人下落。

達利覺得事情不妙，所以立刻找着特亨利，告知此事。

達利說：「本來我要保存商業道德，不能透露顧客委託的事。但是我巳經徵得他的同意，讓你們見一次面，因爲我有太多理由深信你們雙雙被騙。」

特亨利也覺得事有可疑。於是在達利的安排下，二名英國紳士會見了。

那位富商也是一個愛畫的人，否則不會輕易上當。

他收藏了不少名畫，自稱是「半個鑑辨專家」；他數天以前還認定買入的一幅「蒙娜麗莎」是眞蹟。

但是，當他看過了報章的報導之後，知道眞蹟仍存法國，心裏冷了一半。

現在他再聽達利說，特亨利竟以三百多萬購入另一幅「眞蹟」，他連「另一半」也冷却下來。

這富商叫荷瑪，是個極富有的珠寶巨商，特亨利也聽過他的大名，只是未有機會認識，如今在達利的介紹下，這兩個「同病相憐」的人，初次會晤了。

似乎毫無疑問，他們都同時上了羅素這班騙子的當。

在達利的建議下，他們決定報警。

達利以前是蘇格蘭場的高級警探，他知道像特亨利這種貴族，是有權要求保密的，所以他鼓勵他們報警。

於是消息立即傳到國際特警隊倫敦辦事處這邊來。

剛好這時候，呂偉艮等三俠正在特警隊倫敦辦事處作客。

三俠是由巴黎飛到此間來的。

他們要追捕羅素等人，所以先與特警隊派駐英倫的人連絡。想不到蘇格蘭場剛剛把消息向特警隊傳達。

這是一種傳統上的做法，每當有國際性案件時，蘇格蘭場照例分別知會兩個國際組織——一是國際刑警，二是特警隊。

尤其是「蒙娜麗莎」一案最近鬧到滿城風雨，蘇格蘭場方面更以第一時間通知了特警隊。

特警隊聞報，立刻在電話中告訴主管的警官，表示他們剛剛有三個重要證人由巴黎來到了倫敦。

特警隊要求蘇格蘭場警官留住報案的人。

但是，特亨利却不想出面。

警官雖然勸他見見特警隊的人，這可能對破案有帮助，但特亨利只是留下口供，便匆匆離去了，只有留下一個荷瑪。

三俠在蘇格蘭場會見荷瑪，也見過了那一幅畫。

由於他們不是專家，所以不敢確定它是眞是假。但阿生和呂偉艮二人憑肉眼所見，却與眞的一樣。

不過，三俠所要知道的，並非這幅畫的眞僞，而是荷瑪見過的人，究竟是否他們見過的羅素與狄加。

根據荷瑪和特亨利二人的口供，呂偉艮認爲他們不約而同所遇上的騙子，正是羅素與狄加這班人。

但是，他們只有一幅贋品——不管眞眞假假，也只有呂偉艮和阿生給他們的一幅而已，怎麼可以分別出售給荷瑪和特亨利二人？

擺在三俠和各人眼前的兩幅「名畫」，眞的是一模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兩幅畫的後面，分別由荷瑪和特亨利二人簽上了他們自己的名字，以免混亂而已！

特亨利花了三百多萬英鎊購入的「達文西眞蹟」，儘管極不願意交給警方，但他已然報了案，也無可奈何。

所以，他只有簽名於畫的後面，以資識別，希望警方及時找到羅素等人，尋回那三百多萬鎊也是好的。

似乎毫無疑問，特亨利和荷瑪購入的，都只是贋品。

只有呂偉艮和阿生這師徒二人才可以證明，他們並未眞正「刦走」過博物館所收藏的眞蹟。除非羅浮宮博物館所收藏的一幅，本來就是假的。

現在賸下來的問題就是：羅素爲什麼會同時擁有二幅仿製品？

呂偉艮終於想起了。

他說：「這可能與伐爾的失踪，大有關連！」

阿生也恍然大悟：「對了，一定是羅素他們查出了我們這幅贋品的來源，於是找到了伐爾，把他帶走。」

呂偉艮道：「然則，可能還有其他人被騙，因爲伐爾是個僞畫天才，他能在短期內仿製一幅可以亂眞的油畫。」

蘇格蘭場警官和特警隊的人，也同意了師徒二人的看法。

他們覺得，荷瑪巳經是一個例子。

呂偉艮既然只交過一幅仿製品給羅素，他們怎麼會出售了兩幅？——一幅售予荷瑪，另一幅售給特亨利。

可一可再，誰能保證他們沒有第三幅出售？

毛病似乎在：收藏家都有一種自私的心理存在！

他們但求有珍品到手，却不問來歷。於是不少收藏家幾乎都普遍地暗中犯了法，而不敢公開。

假如警方不公佈事實，相信稍後時間，還有更多人上當。

蘇格蘭場有鑑於此，決定公佈此事，提醒收藏者勿再上當！

蘇格蘭場就是倫敦警方，他們只宣稱先後有二名富有人家購入賊贓，無意中被騙了巨欵，而購入的則是贋品，並未提及特亨利與荷瑪二人的大名。

英國人最要面子，他們不像美國人那麼坦白；在美國即使總統犯了法，法庭也無權爲他們保守秘密。

蘇格蘭場已然答允過特亨利守秘，自然要守諾言。

無論如何，事已至此，三俠必須迅速把羅素等人捕獲。

於是特警隊會同蘇格蘭場警探，開到一間古董店去。

這是根據特亨利口供，知道這是羅素等人出現的地方。

但是，那間古董店已經關門了。

三俠担心羅素和狄加等人已逃出了英國，因爲他們曾用假護照作抵押，在巴黎租用直升機和汽車等。

然則，他們自然可以用假護照出國。

於是，倫敦各主要出境的海關，均接到通知注意羅素和狄加等人的行踪。

所有羅素和狄加可能會去的酒吧等公衆場所，警探都拜訪過了。

根據此等地方的人說，羅素和狄加已有好幾天未見人面。

三俠覺得這件事完全因他們而起，若不把這此騙子找到繩之於法，實在難下得了這一口氣！

他們當初爲了救林愛莉，以爲「以假當眞」，騙過了羅素之後，讓林愛莉重獲自由，一切便可告一段落。

想不到羅素這傢伙老奸巨滑，竟然將錯就錯，乘機發財。

呂偉良自認棋差一着！

阿生也承認一山還有一山高，上了人家的當還是其次，給人家利用之外，還令特亨利等人損失了一大筆錢。

三俠悶在酒店裏，商量對策！

他們覺得羅素等人可能還未離開倫敦。因爲伐爾這位左手畫家是不良於行，須要坐在輪椅之上的，羅素如此辛苦把他帶來英倫，當然希望以後還充份利用他。

除非他們已經賺够了，否則，相信只要找到伐爾，一定可以找到羅素他們。

根據機場等處的出口記錄，還沒有坐輪椅的人離境。

不過，呂偉良和阿生他們却知道羅素可以由水路非法離境。

然則，根據英國的地理環境，他們可能逃往法國，布魯塞爾或者愛爾蘭。

警方已根據阿生的口供，四處找尋一艘豪華遊艇。

因爲師徒二人由法國「逃出」時，就是乘坐羅素那艘豪華遊艇的。

阿生旣然早已對這一切牢牢記在心中，以便辨認！

就憑警方的廣泛偵查，終於在一處海港，找到了那艘豪華遊艇。

雖然編號改了，但特徵仍在，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應邀前往辨認，由艙外看到艙內去，他們肯定就是這一艘。

但是，艇上當時沒有人。

根據港口的漁家說：遊艇上有二名水手留宿，這時，他們可能上岸購物了。

師徒二人和警探們，就在附近窺伺，希望二名留宿的水手會回來。

豈料等到晚上，連人影也不見。

阿生洩氣地說：「他們可能已聞風先遁！」

一名屬於蘇格蘭場的探長卡維爾，曾問過港口的人，二名水手早上還在這裏，除非他們已知道警方有所發現，否則一定會返回艇上。因此，卡維爾決定派探員在此窺伺。

卡維爾則與阿生等人，先返回倫敦市區去。

呂偉良一直在想：羅素這人很有頭腦，他懂得利用三俠，更懂得富有收藏家的心理，所以他成功地騙了特亨利與荷瑪二人。

下一個輪到誰？

也許下一個未必在英國。因爲目前此事已震撼了英倫三島。

如果在英國以外，又在何處？

法國比較接近英國，彼此只隔了一個英倫海峽而已！

但是，「蒙娜麗莎」事件在法國比起英國更加轟動！

因此，呂偉良也認定下一個可能受騙的地區不會是法國。

然則，羅素和狄加這班人，會偸渡到何處？

唯一知道的，就是不會是英法二國的地域。無論他是否繼續行騙，只要他離開了倫敦，大概也不會再躲在這些難以容身的地方。

於是呂偉良開玩笑地問阿生和林愛莉：「如果你們是羅素和狄加，現在會怎麼樣？」

「由特亨利手上騙到了三百二十萬英鎊，又由荷瑪手上得到一百三十萬，共是四百五十萬英鎊。」阿生喃喃地說：「單是這數目已够他們享用不盡，何況還可能有第三個受害者呢！如果是我，我會收手了。」

「收手之後，到何處享福？」呂偉良問。

林愛莉爭住說：「不用多講，一定是瑞士。」

「對了，我也會選擇瑞士。」阿生說：「也只有瑞士的銀行保密制度可以給他一顆定心丸！」

呂偉良道：「是的，他們可能已經去了瑞士。古董店，古堡等處，都沒有人，遊艇上大概也難以找到綫索。」

蘇格蘭場的卡維爾探長坐在車頭那邊，搭訕着說：「你們放心好了，我們早已通知所有外滙銀行，注意大宗滙到瑞士去的欵項來源，一有懷疑立即通知我們。」

阿生忽然說：「我想，我們應該分頭到古堡和古董店去看看。」

卡維爾道：「我們早已看得清楚，也查過了，都是租來的。」

特亨利曾在古董店和古堡等處，先後獲得羅素的「接見」。

但警方查出，兩者同是向人租用。這分明是一個佈局！

回到倫敦市區，已是入黑時份。

呂偉良等三俠想到要吃晚飯，自然想到崔氏父子他們。

於是他們提議到崔德龍開設的飯店去吃吃中國菜。

雖然說旅遊要「樣樣都試吓」！但三俠連日以來，來往於英法之間，吃的全是西餐，胃口有些納悶。

他們總覺得中國菜還是最可口的。

另一促使三俠到崔氏菜館去的原因，就是爲了看看崔氏兄弟。

這件事的起因，本來就由崔氏兄弟而起；當日崔成志被擄，崔成才被羅素和狄加等人加以利用。

結果，崔成才協助狄加引三俠「上釣」，他本人則差些送了命！

後來崔氏兄弟獲釋，而單獨留下了林愛莉作爲人質！

這件事過去了之後，三俠這次回到倫敦，雖然有與崔氏父子通過電話，却未拜訪過他們。

同時亦爲了避免牽連崔氏兄弟父子，三俠把事件開始一段隱瞞，所以警方一直未知。

事實上呂偉良覺得，如果「從實招出」，除了崔成才可能被警方拘捕之外，亦於事無補，因爲崔成才明明是被人利用。

但是現在，呂偉良無法可想之際，又要找上門去了。

卡維爾探長還要返回辦公室去寫報告，他只與三俠約好，彼此保持連絡，沒有跟三俠一齊去吃晚餐。

等到卡維爾走後，呂偉良才把他的眞正用心告知阿生和妻子。

呂偉良道：「崔成才可能知道狄加這傢伙平日的行踪。」

林愛莉說：「如果狄加跟隨羅素逃出了英國，現在恐怕爲時已晚！」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底下，一切可能都不妨一試。」

呂偉良說着，車子已在崔氏菜館的總店門外停下。

崔氏父子均在店內。

崔德龍和崔成志親自過來招呼，而且對三俠的突如其來，感到意外！

但是，有件事更令三俠感到意外的，就是崔成才這時竟穿起侍者制服，在店中招呼一班食客。

三俠差些也認不出這彬彬有禮的侍者，原來就是崔成才。英文名叫東尼。

崔德龍含笑道：「多得三位，自從兄弟二人死裏逃生之後，東尼這小子竟大大地變了，變得令人難以置信！」

崔成志也說：「是的，他覺得接近壞人總是太危險！那一次，若非你們，我們兄弟二人均會死在壞人手中。」

呂偉良道：「那次的事，他們的目的在乎我們三人，他們自不會殺你們。但是，這到底是外國人的地方，安份守己總比爲非作歹聰明得多！」

東尼也發現了三俠，匆匆過來招呼。

這小子果眞是變得有禮。

呂偉良乘機把他留下來，問及他當日與狄加交往的經過。

東尼說：「地下賭場和酒吧等處，你們有沒有去過？」

「都去過了，但見不到他的影子。」呂偉良說出警探追查的結果。

東尼想了想，又說：「狄加當初要求我合作時，曾給我一個電話號碼，我似乎寫在小册子內，讓我看看。」

於是他在口袋中搜出一本小册子，果然搜出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狄加寫給他，藉以連絡的。

但是，阿生認爲這電話號碼只是古董店或者古堡的，那些巢穴既然人去樓空，電話號碼又要來何用？

儘管如此，呂偉良還是抄下了。

飯後，三俠安慰崔氏父子一番，呂偉良又對東尼訓勉了一番，這才告辭。

三俠離開了崔氏菜館之後，並沒有返回酒店休息。

他們乘着街車，匆匆趕往蘇格蘭場。

呂偉良要求卡維爾探長，立即查明白這個電話號碼之所在。

雖然明知道是沒有什麼作用，但呂偉良覺得絲毫綫索也不能放過。蘇格蘭場既是世界聞名的偵探機構，自然同意呂偉良的見解。

細查之下，令阿生也感到有些意外！

原來這電話號碼之所在，旣不是郊外古堡，亦非古董店。

而是位於古董店同街的一個住宅單位的二樓之內。

至此，各人立刻感到絕望之中，又露出了一綫曙光。

卡維爾探長親自帶人趕到現場去，三俠自然同往。

按址找到該處，竟然就在古董店的對面一幢建築物。

二樓一個單位，就是那個電話號碼所登記的地址。

但是，警員敲了很久的門，仍然沒有了人出來應門。

卡維爾探長找着隣居查問，知道這住宅只有一些大漢出入，有時這些人會到對面古董店去，很少女人出現。也從來不與隣居們交談過半句。

根據隣居的描述，呂偉良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就是狄加這班人。

由街上望上去，二樓窗口落了簾子。

但從該處俯視，則可見古董店內的情形。

呂偉良覺得一切都是如此有計劃，羅素等人不可能再躱在倫敦了。

卡維爾下令撞開那二樓住宅的大門。

屋內空空如也！

這應該是早已想像得到的事，一點也不值得驚奇！

但是，在搜索下，一名警員却聽到了一些奇怪的聲音。

那是一個人的低沉呼吸及呻吟聲！

各人立刻用手電筒循聲找進一間儲物室去，黑暗中赫然有個人。

這個人坐在輪椅之上，雙手被綁牢在扶手之上，頭下垂，奄奄一息！

呂偉良和阿生都認得他。

他就是左手畫家伐爾。

呂偉良早已想到他不會輕易逃出英國，想不到羅素等人竟然如此摧殘一個殘廢的人！

卡維爾叫人趕緊把他送往醫院急救。

一方面留下一些人在現場繼續偵查，一方

面則派人隨車陪同伐爾到醫院去。

只要伐爾稍爲清醒過來，就向他問口供，追查羅素等人的下落。

伐爾是被羅素等人遺棄的。

現場上是個秘密巢穴，羅素和狄加等人又一定以爲警方無論如何，一定無法查到這裏來，所以才讓伐爾自生自滅！

像伐爾這種不能走動的殘廢者，只要把他困在儲物室之內，餓他幾日幾夜，他自然會無聲無息地死去！

事實上，如果不是三俠等人及時查到這兒來，伐爾肯定等不到天亮就會氣絕身亡！

儲物室一片黑暗，關了門之後，連叫聲也無法傳出大門之外，隣居根本不會知道這種慘事。

伐爾一定叫過，也一定掙扎過，但是從來沒有人聽到。

最後，他絕望了！只有坐在輪椅之上等死！

他一定發夢也想不到，在最後關頭讓三俠帶着警方的人找到這兒來。

在醫院中，他被人用氧氣救醒，吊鹽水、注射營養素，伐爾終於從死神手上掙脫了！

三俠和卡維爾探長一直守候在床邊，直至到伐爾醒來爲止。

伐爾說出羅素和狄加等人由法國把他帶走，婉言哄騙他，先後繪製了四幅「蒙娜麗莎」贋品的經過。

羅素找到了伐爾之後，知道他是個左手畫家，而且擅長繪畫「蒙娜麗莎」畫像，也證實了呂偉良師徒二人曾請他繪畫。

於是羅素便動之以利，聲言伐爾如果跟他到英國去，保證一年後亦可也賺十萬八萬英鎊以上。

伐爾果然心動，於是跟羅素到倫敦來，秘密定居於此。

此後，他便在狄加等人督促和監視之下，先後繪製了四幅「蒙娜麗莎」畫像，大小尺碼完全與羅浮宮博物館的一樣。

三俠和卡維爾探長也不免會感到驚奇，爲什麼伐爾竟然可以繪成「幾可亂眞」，有九分以上，甚至十足相似的達文西作品？

一經伐爾道破，在場的人無不大感震驚！

原來伐爾的父親，也是一個出色的左手畫家，他用左手繪畫，直接受到乃父影响。

伐爾父親是意大利人，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間，他曾受僱，先後繪了好幾幅「蒙娜麗莎」畫像。

根據伐爾口供，當時他年紀還小，所知不多，只知道父親常閉門作畫。

同時每次繪畫「蒙娜麗莎」畫像之時，必有一幅藍本作爲樣本，一筆一筆的照畫。

卡維爾和三俠都相信，那幅就是一九一一年失竊的達文西眞蹟。

怪不得「蒙娜麗莎」眞蹟，失踪了兩年半之後，竟然在世界各地有這許人同時聲稱擁有「眞蹟」。

其實達文西當年只可能畫了一幅「蒙娜麗莎的微笑」畫像，流傳於世！除了這幅之外，所有都是假的。

這許多假的，自然是後世人仿繪而成的。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失竊，轟動了世界。但後來却有這許多贋品出現，足以證明在失竊兩年半期間，有人大量仿繪。

根據伐爾的口供，他父親就是仿繪的高手。可惜伐爾當時只有幾歲大，無法證實他父親經手繪了多少幅「蒙娜麗莎」。

唯一知道的，就是有人付了他父親一大筆金錢，然後把眞蹟帶走。

不久之後，伐爾患上了小兒痳痺症，因而變成了殘廢！

父親爲了醫治他的雙足，花了不少錢，也悄悄偷繪了幾幅「蒙娜麗莎」仿製品出售換錢。

他父親不但畫慣畫熟，也知道其中奧妙之所在！

同時，他父親在仿繪眞蹟期內，也悄悄留下了一幅神似的作爲樣本。此後他便依此「樣本」繪製。

伐爾深受父親的影响，長大了也變了模仿「蒙娜麗莎」的專家。

但是，他絕難想像到有今天這種收場；他自嘆這是「報應」！

伐爾肯定他只先後交了四幅「蒙娜麗莎」給羅素。

然則，加上呂偉良師徒二人交給羅素「贖回」林愛莉的一幅，便是五幅。除了特亨利和荷瑪二幅之外，還未有人報案被騙。

這麼看來，他手上最少應該有三幅「蒙娜麗莎」。

這三幅「珍品」他遲早會出手的。但決不會是現在這個時候，因爲現在風聲太緊了。

伐爾又說出贋品之所以能亂眞，除了他師承自乃父的左手繪畫天才之外，就是一匹罕有的古代繪畫畫布。

伐爾只知道這是父親遺下的，却無法解釋其來源。

他知道這是「亂眞」的秘訣，因爲一幅古畫繪得更神似也沒有用，如果畫布被人鑑定是近代的紡織品的話。

但是，如果用古代畫布，繪成了之後，再用慢火輕輕烘過，置於密室中，很快會變得又黃又陳的。

伐爾就是用他父親教他的方法，仿製了那幾幅古畫。

不過話雖如此，三俠總覺得眞與假之間，必有一段距離；問題却是收藏家自私、貪婪的弱點，偷偷摸摸的以爲「得到了寶」，以致被人所乘。

伐爾說出狄加等人離開那兒之前，曾將他連人帶椅（輪椅）推入儲物室內。

本來狄加要殺死他，但羅素認爲不必，就這樣恐怕伐爾也挨不上幾天。

當時他們只是匆匆離去，根本不想讓槍聲驚動隣居。

伐爾被關進儲物室之後，大鬧大吵，但沒有人再開門。

如果有人打開儲物室的門，一定會讓聲音傳到隣居耳中。

卡維爾叫伐爾回憶一下，看看羅素等人有沒有提過逃往何處？

伐爾無法回憶，也無法猜測。

他記得他未被綁之前，羅素講過一句話，就是叫狄加致電里拉，限令拉里無論如何，一定要在今晚之內，弄妥證件。

卡維爾問他身邊一名助手：「聽過里拉這名字麼？」

助手想了想，說：「似乎是個僞證件專家，入過獄的，回去查查便知道了。」

卡維爾叫助手出去致電總部，查里拉此人的底細。

所得的結果完全與助手記憶中的一樣：里拉不錯是個專造僞證件的「專家」，以前入過獄，年前出獄後一直未再被捕。

卡維爾和三俠等人，立刻按址拜訪。

里拉是個五十多歲的英國人，很狡猾，也很會裝蒜。

卡維爾道：「別浪費時間了，我們只想知道羅素和狄加的下落。」

「什麼羅素和狄加？我從未聽過這名字。」里拉說。

卡維爾向助手打個眼色，道：「這傢伙一定是骨頭發癢，給他試試你的——」

里拉一被助手扯住衣領，立即雙足發顫，道：「好了好了，別動粗，有事慢慢說。」

卡維爾道：「你的證件假得太似，沒有時間慢慢說，相反，要快些說，否則你的後果也難以想像。」

助手盯實他，怒道：「要我讀讀你可能被控的罪名麼？」

「算了算了，算我怕了你們！」里拉終於說道：「羅素和狄加他們，已經化名柯培爾和湯遜，去了瑞士。」

「什麼時候去的？」

「是前天的事。」

在場各人呆了一呆！

這是噴射機時代，這時候，他們大概連銀行戶口也開妥了。

瑞士的保密制度，令到國際刑警也覺得有些討厭！

一個歹徒把非法金錢存入瑞士銀行之後，等於買下了保險！

但是，阿生這一次決不放過羅素和狄加這兩名壞蛋。

卡維爾把里拉帶走，阿生却趕返特警隊駐倫敦辦事處去。

阿生與巴黎總部的范梅力通了一次長途電話，詳細報告了倫敦這方面的進展，要求范梅力立刻派人飛往瑞士日內瓦。

范梅力知道羅素等人去了日內瓦，指示阿生明天乘早班機飛往該處，他會致電該處的特警隊員在機場接應。

范梅力叫阿生放心，稍後他會親自飛到日內瓦主持一切。

阿生離開了特警隊的辦事處，回到酒店去，已是午夜時份。

阿生把范梅力的指示，告訴了呂林二人，他們也決定明天和阿生一齊去。

阿生在酒店內，又與卡維爾探長通了一次電話；卡維爾說，機場海關證實前天的確有個叫柯培爾和湯遜的人離境，飛巴黎轉赴日內瓦。

這證明里拉沒有說謊。

卡維爾已通知了國際刑警。

但是，根據瑞士的銀行條例，相信抓到了人亦難以起出那些被騙的錢；假如羅素已將巨欵存入了瑞士銀行的話。

縱然如此，阿生仍覺心有不甘，決定明天就去日內瓦。

× × ×

當航機在巴黎機場着陸之後，國際特警副總監范梅力帶同二名助手，在特別閘口進入機場，登上一架由倫敦飛日內瓦的英航班機。

呂偉良等三俠就在這班機之上。

於是，阿生就在這兒與范梅力等人會合。

范梅力本來還有些事未辦妥，但也急不及待了。

他知道此事關係重大。他們總部設於巴黎，如今一旦爲了阿生而出了事，萬一羅素等人就此漏網，將無生口對證。

阿生一日未找到這些歹徒，一日還是「不清白」的。

阿生既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他的所作所爲自然影响到特警隊的聲譽。所以難怪范梅力焦急！

阿生在航機上與范梅力商量如何展開緝捕工作。

但在後一列的座位之上，呂偉良却與另一個人打招呼。

阿生本來與呂林二人同坐一列三個座位的，自從他發覺范梅力上機之後，與范梅力一名助手換了位，坐前一列，以便與范梅力共商大計。

現在呂偉良與一名中國人招呼，那中國人也是在巴黎中途站上機的。他坐在呂偉良後面。

這個人大有來頭，說出來也許許多香港人也聽過他的大名。

他就是已退休的「呂探長」，與呂偉良有同宗之誼。

呂偉良曾與呂探長相處於敵對地位！但後來呂探長退休了，他們在加拿大見過一次，雙方又忘了舊怨，有講有笑。

呂偉良對呂探長沒有太大的成見，明知他爲人狡滑，刮了不少民脂民膏，逃到海外去享福，但像他這樣的人有太多了，要怪只怪以前的香港當政者。

呂探長直言這次是到巴黎處理一些生意，順道到日內瓦渡假，然後轉到蘇黎世一間瑞士銀行查核賬目。

呂偉良靈機一觸，笑道：「我眞羨慕你！」

「其實我也敬仰你，否則，我早已把你置於獄中！哈哈……」呂探長那肥肚腩一起一伏的笑了起來。

「過去的事別提了，帮我一個忙好嗎？」呂偉良知道時間無多。

他向他妻子打了個眼色，示意呂探長與林愛莉換位，讓他們可以細談。

呂探長被好奇心吸引，坐到呂偉良的身邊來。

於是呂偉良把他的苦衷說了出來，呂探長非常同情他！

儘管過去彼此一度處於敵對地位，畢竟彼此也是江湖中人，加上呂探長對呂偉良的確是敬重三分，所以，他毅然答允了呂偉良的請求，在日內瓦「客串」一個角色。

× × ×

羅素和他的心腹助手狄加，果然是來到了人間天堂——日內瓦！

他們除了帶來大筆現金之外，還帶來了三幅「蒙娜麗莎」仿製品。

由於瑞士海關的大意，而且又不是什麼違禁品，他們十分順利地過關。

在羅素心目中，這是財富之一，豈肯把它棄掉?

到了日內瓦之後，他隆而重之的，帶到一間藝術品商店去亮相，聲言這是眞蹟，爲了經濟理由，他願意割愛。請代找出得起高價的買主。

他這一着，完全給呂偉艮猜中了。任何人是羅素，在「山高皇帝遠」的瑞士國境之內，都會這樣做。

因此，呂偉艮要求呂探長帮的忙，就是要他扮成巨富，出現於各藝術珍品商店，放聲氣意圖收購一幅「蒙娜麗莎」名畫，即使是贋品也好。

果然，一間瑞士商店答允代約羅素與他相會。

但是，羅素一聽到「中國人」已經怕怕，再聽說是「姓呂的」，更不難會想到是「呂跛子」——呂偉艮。

後來那瑞士商人解釋，對方是個胖子，羅素這才放心。

於是，羅素與狄加帶了那幅畫去酒店的豪華套房見呂探長。果然發覺他不是呂偉艮。

呂探長故意表示他在瑞士銀行有大量存欵，這次前來核數，想順便收購一些名畫返回加拿大!

羅素於是鼓其如簧之舌，把這贋品說成了眞的。

「這怎麼可能是眞的?」呂探長端詳着那幅畫說，「眞的不是在巴黎羅浮宮博物館麼?」

「你有所不知，那才是假的，我這幅是百份一百眞的。」羅素於是又再來那一套——就是對特亨利勳爵講過的那一套「刼畫」的經過。

呂探長聽了格格大笑!

「你笑什麼?」羅素莫名其妙。

呂探長笑道:「還好我已經退出了警界，否則我不但不會相信，還會把你交給警方，這種故事叫我如何入信?」

「你有沒有留心看過巴黎的報紙，這也難怪。不過，這的的確確是刼自羅浮宮博物館的眞蹟!」羅素又說，「若非爲了經濟上的理由，你休想得到它。」

「好吧!眞眞假假也不成問題，反正我只求有一幅便是。」呂探長道:「然則，你要多少代價才出讓?」

「美金三百萬元。」羅素豎起了三隻手指。

「什麼?三百萬美金?」呂探長又是一陣格格大笑，「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這是眞蹟，我豈會開玩笑?」羅素又說，「你到底有沒有誠意?」

呂探長笑而不答。

羅素背後却出現了呂偉艮，他說:「呂探長不要，我要。」

羅素和狄加都呆了一陣!

因爲這兒除了呂偉艮等三俠之外，刹那間，却多了幾個人。

他們是由套房裏面出現的，包括了范梅力和他的助手。

羅素和狄加心感不妙，立刻要奪門而出。

但是，房門開處，衝了幾名瑞士警察入來。

他們宣佈要拘捕羅素和狄加，罪名是棍騙、謀殺!

阿生把一套錄音裝置在房內拆下來，告訴羅素和狄加:「你們否認也沒有用，剛才每一句已錄了音。」

呂偉艮則含笑對呂探長說:「你總算還有些艮心，到底做了一件好事!」

呂探長又是一陣嘻哈大笑。

據說，當年他就憑這副笑容做個「面面俱圓」的探長，於是財源滾滾而來，積聚了不少的身家。

回頭再說羅素和狄加被瑞士警方拘捕，當然是應國際特警隊之邀，而由法國和英國政府出面。

他們的罪名包括了武裝械刼、擄人勒索、蓄意行騙、意圖謀殺左手畫家伐爾……等等連串罪名。

當初羅素以爲他是英國人，即使引渡回英國祖家又怎麼樣?反正他的祖家一向以「仁慈」見稱——沒有死刑的。

但是，阿生提醒他:這宗案起於英國，却止於法國。

在法國盜刼國寶，可以判無期徒刑，何況他是主謀呢!

羅素却對阿生說:「你們師徒二人也有份，我就算被判無期徒刑也有伴了。」

站在一旁的范梅力告訴他:「不!他們二人已改作控方證人。不過你不怕沒有伴，最少有個狄加。」

狄加却神態自若地說:「我倒不担心，我們出獄後，仍可以移居瑞士，我們這裏有大筆存欵，下半世也不怕了!」

范梅力道:「即使不被判無期徒刑，也有四五十年給你坐，安心去捱吧!當你們出獄之後，連同銀行利息，一定非常可觀。不過，可惜的是:瑞士政府一定不會讓你們入境。」

羅素與狄加面面相顧，欲哭無淚!

三俠相顧一笑，這是勝利的微笑!

其人其事

陳進虎刀法如神

賴嚴霜

說到空手道，大多數練武的人都知道剛柔流這個門派，因爲十段高手山口剛玄的緣故，便使這個門派特別使人注目，事實上在香港的空手道當中，另有一個門派叫做糸東流，由五段高手陳進虎座鎭，他是這個門派空手道的香港支部長，屬於最高級的，拳脚方面，固然十分出色，更加使人驚奇的就是劍法。有一晚，陳進虎師傅在香港大會堂的音樂廳表演「人體試割」，看來驚心動魄。

看過這一招的觀衆，都對陳進虎師傅刮目相看。

表演之際，有一個壯胖的大漢橫臥在枱上，此人半身沒有穿衣裳，在肚皮上面放下一個椰菜，陳進虎師傅握着鋒利的日本劍，以最快速的動作，一劍劈下，把椰菜切做兩截，另外一人分別把兩截的椰菜拿起來，給觀衆欣賞，至於那名大漢，立刻站起，肚皮上面沒有絲毫血絲，表示他完全沒有受傷。

陳進虎師傅跟着解釋，他所表演的一口利劍，重達六斤，以最快速的動作，凌空而下，既然要把椰菜切開，又要恰到好處，將劍鋒在千鈞一髮之中停下來，如果用力太弱，就無法把椰菜切開，反之，稍爲力猛一點，便會割開肚皮，這種表演，是相當危險的，他能够表演，就反映出他練習的居合劍術，確有特殊的表現。

陳進虎師傅跟着解釋:「這種表演必須經過苦練，開始的時候，先用一把劍向枱上劈下去，落到枱面，便即停止，後來放下蘋菓，一定要把蘋菓切開，而枱面沒有損及，再練椰菜，練習椰菜之際，先要把一張薄紙放在枕頭上面，再擺椰菜，那個枕頭就像是人體的腹部，練習許多次，每一次都非常準確的把椰菜切開，薄紙完全沒有損破，然後能够出場用眞人表演，不過，眞人表演仍要講經驗，因爲枕頭沒有呼吸，眞人則每秒鐘都有呼吸，呼吸之際，肚皮不免有多少高低，故此，落劍的時候，一定要心神合一，全神貫注，然後有所成就，這種表演是絕對不能失手的，否則，就會產生血案。」

說到居合劍，它和日本的劍道頗有分別，居合劍術練習的時候，已經用眞劍，劍道則用木劍。

而且表演劍道或練習劍道之際，都要在身上或頭上穿了保護罩，故此，居合劍的出手厲害得多。

陳進虎師傅該晚除了表演人體試割之外，還有「連環試割」，日本說的試割就是斬劈，在台上分別用木架豎起十二枝竹蔗，看來好像一條條竹桿。

那種木架是並不十分穩定的，一碰就倒下來，如果劍劈不够快，或者斜劈，木架和蔗就一齊倒下。

故此，這種表演可以反映出試劍之人是否功夫精湛。

陳進虎師傅表演時，從第一劍開始，左右揮舞，那個人就像是蝴蝶穿花似的在十二枝蔗當中，連環走劈，一直劈完十二枝蔗然後收劍，全部動作是十秒鐘，平均斬斷一枝蔗，不滿一秒鐘。

而且每枝蔗所斬劈的位置相同，亦即等於人體的腹部，如果有眞人跟陳進虎師傅比劍，他舞劍橫劈，眞的不够一分鐘就把十二個人的腹部割開，除非對方劍法精湛，功夫老練，能够及時躲閃，或者用其他武器擋格，才可以鬥下去。

最後陳進虎師傅做完了那些劍戟的表演，還表演糸東流的脚法，幾乎可以說，碰頭就起脚，高踢的脚法能够打到對方的頭部，而且發生强大的力量，當然的，這種表演也是要苦練多時。

另外一晚，陳進虎師傅在無綫電視台訪問之際，表演閉目試割，先行叫人用黑手帕紮住眼睛的一部份，使它無法看見任何物體，然後叫人在他附近放置兩枝距離完全不同的竹蔗，稍爲有人在蔗旁敲了幾下，陳進虎師傅就可以聞聲舉步，走到放蔗的位置，拔劍砍劈，剛剛動手，就把兩枝蔗劈下來，看過這種表演的觀衆，即時會想起電影裏面的盲俠，事實上把聽覺鍛練到高級的時候，就能够分辨極微細的聲响，計算距離，跟着試割，盲俠根本就沒有眼睛，非靠聽覺打鬥不可。

故此，他的聽覺也就特別神妙，如果普通人花了一段長長的時間練習，聽覺也有意想不到之妙。

那晚陳進虎師傅做另外一種表演，叫做吊紙碎木，在電視台上面用兩個紙圈，分別由兩個人各用一把眞劍，把它挑起來，然後在兩個紙圈當中放下一枝木棒，那兩個紙圈僅僅有力量承起那支木棒，稍爲重量增加一點，便會弄破。

那時陳進虎師傅用一把木劍，在木棒的中央使勁一劈，木棒分爲兩截，可是，兩個紙圈却是完全沒有受損，不會折破。

陳師傅隨後說:「一個人的腕勁，如果能够利用陰勁，就算用木劍去劈木棒，仍是發揮效用的，因爲擊斷木棒之時，發出彈力，使木棒中央受擊，引致左右兩邊放在紙圈之上的木棒翹起來，那就能够使紙圈絕不受到震盪力，也沒有壓力，木棒中央擊斷，就算跌下來，那個紙圈仍然完整。」

這一種表演也是居合劍術之一，陳進虎師傅收藏了許多把珍貴的日本劍，他本人精通劍術，就算在日本，也很有名氣，他除了表演劍法，還有氣功的表演，他練習「轉掌」已經有許多年，渾身是勁。

表演的時候，幾個高徒用拳或用掌猛打他的腹部，以及背部，他能够吃得消，好像沒有給人打過。

陳進虎師傅還有另外一種本領，就是使用兩節棍，亦即李小龍在銀幕上施展的一種武器，陳師傅所表演的兩節棍是沖繩島正宗棍法，表演的時候，要得十分出色，好像渾身是棍，保護自己。

李小龍的棍法也是從沖繩島學習得來的，當時日本佔領沖繩島，禁止居民使用武器，當地的武士就想出這種棍法來，雖然是兩節短棍，但却可以抵擋長兵器和短兵器，曲盡其妙，李小龍所演的幾套戲都有兩節棍跟各種武器較量高下，可見它演得出色，用刀劍同樣犀利，陳進虎師傅對這種棍法有特殊的造詣，打得十分出色。 (完)

三期完俠義恩仇故事

血書（上）

高橋・文　盧令・圖

忠員爲國殤　揚州十日屠

他的惡名——在揚州無人不知，他在揚州街上走一趟，不知有多少雙憤怒的眼睛盯着他，他在揚州竟能活下去，簡直是不可思議。

說出來却也不怪，他唯一能在揚州搖來擺去，未死於衆人憤恨之下的原因，揚州還沒有一個人能殺得了他。

他在江南「武林七絕」中，稱爲「揚州司徒刀」。

他就是揚州惡徒司徒豹。

× × ×

蜀崗下有座簡陋的茅屋籬院，籬外桃花，泛起新綠，艷陽照着籬外新起的長草，新起的長草，後倒在地上的籬笆縫裏竄出來。

院裏有一些花，在雜亂中生長着。

揚州人遊瘦西湖，從綠楊村到平山堂，經過四十里蜀崗，走到這個地方，都要避一避。

他們都知道，這是揚州惡徒司徒豹住的地方。

司徒豹的妻子高瓊珠，正洗完衣服回來，她有一種純樸的美，賢淑的美！

她看看已是巳時辰光，司徒豹昨夜酒醉，猶在擁被高臥，就先把洗過的衣服，晒晾在院裏，打盆洗臉水，返到屋裏。

她望着熟睡的司徒豹，微聲嘆息，然後輕推着司徒豹，道：「喂，你也該起來了。」

「嗯。」

司徒豹連眼皮都懶得開，翻個身又睡去。

高瓊珠又推着他，說道：「都快吃中午飯了，你還睡着，起來做點正經的事情吧！」

「嚕嗦！」

司徒豹罵着坐起身，道：「你這個娘們兒，我告訴妳，我司徒豹從睜開眼，下了床，就沒有正經事幹，只有閉着眼睛，躺在床上的時候，還算正經的。」

高瓊珠道：「虧你說得出口。」

司徒豹道：「這是老實話，爲什麼會說不出口？」

高瓊珠道：「你洗臉去，我去弄吃的，我這一輩子什麼都不求，只求你那天能改改你這個行爲，做點正經事，就是再吃苦受罪，我也心甘情願。」

司徒豹把她一推，叫道：「去！去！去！我只要一睜開了眼睛，就聽到妳嚕嗦不休。」

高瓊珠被他推得幾乎跌倒，眼睛一紅，道：「我都是爲你好啊！」

司徒豹道：「我已經够好的了。」

她默默無言的退去，已不覺得怎麼委屈。

因爲，從她嫁給司徒豹，已經被司徒豹推來罵去的慣了，從沒有聽他說過一句溫柔話。

她把吃的弄來，司徒豹早已等得不耐煩，狂風捲落葉般的將菜飯扒進嘴裏，似乎連嚼也不嚼，一根直腸子就進肚了。

吃飽了，看看酒壺裏還有剩下的半壺酒，對着酒壺嘴一口灌下去，粗長的喘口氣，抹着嘴角上的酒漬，道：「拿來！」

高瓊珠連問也不用問，把裝在皮套裏的大刀，雙手吃力的捧給他，這也是她嫁給司徒豹後做慣了的事。

她還是習慣的懇求着司徒豹，說道：「你不要整天鬧事，做點正經事兒，好不好？」

「拍！」

他不經心的在高瓊珠肩上一拍，高瓊珠歪一下身子，幾乎跌倒，輕皺着兩道秀眉。

司徒豹毫不在意的道：「今天我要去做一樁最正經的事。」

高瓊珠歡喜的道：「當眞？」

司徒豹道：「我再沒有出息，也不會沒有出息到騙自己老婆的地步啊！」

他挽着大刀走出屋去。

高瓊珠道：「你當眞去做正經事，就該告訴我。」

司徒豹走到籬笆門前，回頭對着高瓊珠一笑，道：「當然可以告訴妳。」

高瓊珠偎在回心轉意的丈夫身邊，悄聲道：「告訴我，你去做什麼？」

司徒豹從容的道：「我去殺老譚。」

「譚元箕？」

「在揚州只有他配叫老譚。」

他冷不防的在高瓊珠細嫩的臉蛋上親一親，輕佻的笑着，揚長而去。

高瓊珠追上去拉住他，道：「你不能去呀！」

司徒豹用手把她扔出十數步後，任她跌在地上，也不去理會，放浪的笑着，道：「娘們家，少管男人的正經事情。」

他頭也不回的沿着蜀崗而去。

她默默的從地上起來，眼眶裏淚光盈盈，她覺得司徒豹和她，雖然是明媒正娶的夫妻，却好像她是司徒豹從外面揀來的野女人。

他却不是不愛她。

她也知道這一點，他那打罵裏都藏着愛。

× × ×

梅花嶺。

嶺下有一爿白色的宅第，高大的門樓前，廣坪百丈，車馬不絕，高聳的白色門樓上，鐫着「忠義」二字，黑漆光亮，引人矚目。

揚州碼頭上，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地方——保義堂。

太陽剛過午，堂裏的兄弟也剛吃過飯，有的三三五五在廣坪上晒太陽聊天。

春風和暖，吹來梅花嶺上的陣陣新芽清香。

司徒豹挽着大刀，邁着放浪的步子，眼裏像沒有看見人，走到大門前，臉上怪笑着，把大門裏外打量一眼，屁股一抬，坐在一個石獅子上。

保義堂的兄弟早看見他。

他們把眼光全落在司徒豹的身上，却沒有一個人上去問他的話。

許久。

司徒豹朗聲道：「門上有人沒有？」

站在石階高處的二個人，俯視着司徒豹，道：「這是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司徒豹道：「當然知道，這是掌管江南上下百里，八堂六十四舵的保義堂總堂口。」

那人道：「你知道就好，什麼事？」

司徒豹道：「找人。」

「找誰？」

「老譚。」

「老譚？」

「是。」

「那個老譚？」

司徒豹笑着，說道：「揚州配稱老譚的，沒有第二個人，只有你們總堂主譚元箕。」

他的口氣不像是來生事的。

他們却看得出，司徒豹不是沒有目的來的，傳事房的管事于子敬，走了過去，外柔內剛的含笑拱手，道：「你要見總堂主？」

司徒豹道：「是。」

于子敬道：「是總堂主約你來的？」

「不是。」

于子敬道：「旣然不是總堂主約你來的，按規矩，你要把見總堂主的理由說出來，由我們再稟上去，看總堂主指定那位堂主和你接談。」

司徒豹道：「這樁事要老譚自己辦，八堂堂主也沒有辦法替他。」

于子敬道：「請教，什麼事？」

司徒豹笑着從容的道：「你進去告訴老譚，我司徒豹來取他的腦袋。」

他的話尚未落，身邊已經圍上二十多條漢子。

有的忍不住的叫嚷着：「打，給他點教訓。」

「殺了他。」

他不管週圍有多少人，也不管週圍的人怎麼叫嚷，臉上總帶着那種怪異的笑容，不說一句話，彷彿看準沒有一個人敢眞的動手。

于子敬急急的道：「司徒豹，你在揚州已經够壞了，不要再往死路上走。」

司徒豹道：「你知道我？」

于子敬冷笑道：「揚州沒有人不知道你。」

司徒豹得意的笑着，道：「這次我要讓揚州以外的人，也知道我司徒豹，因爲保義堂總堂主譚元箕，死在我司徒豹的刀下。」

于子敬怒不可遏，冷冷的說道：「候着！」

司徒豹把身子靠了上來，大刀靠在身邊。

堂口的兄弟，年輕的居多，忍不住這口氣，雖然他們知道「揚州司徒刀」，是江南武林七絕之一，不是好惹的，竟有的還是奮身一擊。

當幾個年輕人憤怒的衝上去時，司徒豹如同沒有看見，沒有聽見一般，仍在瞇着眼睛怪笑。

「住手！」

于子敬喝住他們，道：「沒有堂主命令，任何人不得無禮，任着他張狂。」

年輕的兄弟們還在嚷着：「可惡！」

「他做的壞事，足够他死八次。」

于子敬面色微沉，道：「我們保義堂是有規矩的。」

「是。」

衆人不再言語。

于子敬撇下司徒豹，進入大宅內，沒多大工夫，又匆匆的出來，面色凝重的道：「請！」

說完一個「請」字，他自入大宅。

司徒豹站起身，挽起大刀，向圍在身邊的年輕人掃一眼，道：「失陪，你們站在這裏，不要走，如果看到我活着出來，必定是老譚躺下了。」

他從容的跟着于子敬走進大宅，如同走進自己的家裏一般。

他們穿過三重院落，到忠義堂前。

「忠義」二字還是模岳武穆的字鐫出來，堂皇恢宏，一片肅穆，走進入這座院落，就如同進入刀槍陣裏，兩排站着數十名大漢，一色的黑袍紅帶，捧刀肅立，直達上座。

忠義堂堂主傅大奎，據座凝視着司徒豹。

于子敬引着司徒豹走過紅氈通道，直達座前，于子敬閃身退過一邊，道：「你跟傅堂主回話。」

司徒豹望着傅大奎一笑，把刀拄着地，身體大部份的重量倚在刀上，沒說話，只是瞧着傅大奎！

傅大奎道：「司徒豹，你好狂妄自大，竟然敢找到保義堂來。」

司徒豹道：「你是不是老譚？」

傅大奎道：「你一定要見總堂主？」

「是。」

「做什麼？」

司徒豹道：「憑我這把刀，砍他那個腦袋。」

傅大奎道：「你是要用你的刀，和本堂決一高下？」

司徒豹道：「不是，我只要老譚的腦袋，換任何一個人，我也不要。」

「你和總堂主有恩怨？」

「沒有。」

「見過？」

「沒有。」

傅大奎道：「既無恩怨，又沒有見過面，爲什麼來這裏生事？」

「你要知道？」

「當然。」

司徒豹說道：「告訴你，我司徒豹在揚州是出名的惡人，老譚在揚州，却是出名的好人，一切的壞字眼，都用在我頭上，所有好的字眼，都是形容老譚的，我不服氣。」

傅大奎道：「你不承認你壞？」

司徒豹道：「承認。」

傅大奎道：「你不承認，譚總堂主無虧『忠義』二字？」

「承認。」

「那還有什麼不服氣的？」

司徒豹道：「我就不信，司徒豹有他們說的那麼壞，譚元箕有他們說的那麼好，說不定我是眞小人，他是假君子，所以我不服氣。」

傅大奎道：「你一定要見總堂主？」

司徒豹點頭道：「我一定要砍下他的腦袋！」

「不後悔？」

「決不後悔。」

傅大奎離座，道：「你跟我來吧！」

他這句話幾乎只有司徒豹一個人能聽見，充滿神秘，感傷的意味。

司徒豹不在乎，他是下過決心來的。

傅大奎單獨帶着司徒豹，轉入一進別院，院門四名大漢把守，院外面便即看出森嚴。

司徒豹跟在傅大奎後面，傲然而入。

忽然，守門的四名大漢，「嗆！」的將兵刄格阻在司徒豹面前，喝道：「把刀擱下，再進去。」

司徒豹望着傅大奎，道：「要放下刀嗎？」

傅大奎道：「這別院乃是總堂主靜居之所，嚴令禁止，不得帶兵刄進去。」

「是嗎？」

「是。」

司徒豹道：「這麼說，我要砍老譚腦袋的時候，你會差人把刀送進來？」

傅大奎道：「不用。」

司徒豹道：「你要我扼殺他，那何不如一刀來得痛快嘛！想清楚。」

傅大奎道：「方才總堂主已有諭令，特准你帶刀進入別院。」

司徒豹道：「這還像個好人。」

傅大奎向守門的大漢吩咐，引司徒豹進入別院。

別院裏雅潔寧靜，如同另一世界，三合房的門都緊閉着，也聽不出那一個房裏有人。

傅大奎引司徒豹到上房屋門口，悄聲說道：「你如果現在已不想見總堂主，可以走。」

司徒豹仰首怪笑一聲，磨擦着手上的大刀。

傅大奎悄聲說道：「你進去吧，恕我不奉陪，總堂主的靜室，不准任何人進入的。」

司徒豹還是笑一笑。

他在猜想，譚元箕究竟要用什麼詭計來對付他？還是光明磊落的一見高低？

傅大奎步上台階，佇立在院中靜候。

司徒豹右手提着刀，左手推開靜室的門。

這是一棟空曠的大房子，門窗緊閉，光綫暗淡，只有最裏端，一盞微弱的紅燈，紅色的燈光下，映出一個瘦小的背影。

那人坐在椅子裏，背對着門。

司徒豹踏進屋，順手關上門，這才看出來，裏端壁間，是一龕堂神主。

那人並沒有理會他進來，面對着神主，一動也不動，如泥塑木雕。

司徒豹走近去，方辨出壁上神主，乃是大明太祖皇帝的畫像。

他禁不住的一怔。

他却不管這些，向着那人道：「你是老譚？」

那人聲如女子，溫和的道：「是！」

「譚元箕？」

「是！」

司徒豹沉聲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是來取你腦袋的。」

譚元箕泰然的道：「知道。」

他直到現在，不曾回顧司徒豹一眼。

司徒豹感到這是譚元箕對他的輕蔑，怒道：「你不要端着架子，起來，我司徒豹光明磊落和你見一高下。」

「一定要？」

「當然。」

譚元箕發出輕微的笑聲。

他的笑聲也很溫和。

他若無其事的道：「司徒豹，你如果一定要殺我，就請動手吧！」

他忽然想起，道：「我幾乎忘記一樁事。」

他向院中揚聲道：「傅堂主！」

「在。」

傅大奎在窗外應着。

譚元箕道：「傳諭令下去，司徒豹出保義堂，任何人不得攔阻。」

「是。」

傅大奎應着，立刻向外傳話。

譚元箕道：「司徒豹，這樣你可以放心了。」

司徒豹大笑，道：「你不要虛情假義，你以爲這樣我就不會殺你?那你可打錯主意了，我司徒豹想殺的人，不管哭着笑着，我都要殺。」

譚元箕笑道：「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你須要我怎麼樣做呢？」

司徒豹道：「你就是不還手，我還是要殺你，不過，你倒應該轉過身來，讓我看看你這統領江南百十里，八堂六十四舵的人物，是什麼模樣？」

譚元箕道：「你最好不要看。」

司徒豹道：「爲什麼？」

譚元箕溫和的一笑，道：「你如果面對我看我一眼，你就不可能殺我。」

司徒豹吭聲道：「那是你想的，你就是我老子，我也要殺你。」

「哦？」

「嗯！」

「好吧！」

譚元箕說完，雙手把椅子旋轉，轉過身來，面對着司徒豹，原來那椅子下是有輪子的。

司徒豹只看譚元箕一眼，當眞是愕住了。

他是那樣的瘦小纖弱。

他有一雙溫和而慈祥的眼睛。

他安詳的坐在椅子上，當他掀起身上的棉褥時，司徒豹才看出，他沒有雙腿，是一個只能坐在椅子上的，風燭殘年的老人。

他平靜的道：「司徒豹，請動手吧，看，你是多麼容易就可以殺死我，而且，你殺了我走出保義堂，決不會有人攔阻你的。」

司徒豹懊喪不語。

譚元箕道：「難道，我不值你那一刀嗎？」

司徒豹道：「你是不值我一刀。」

他提着刀，轉身而去。

譚元箕突然厲聲喝道：「站住！」

司徒豹竟爲他那聲音所震懾，雙足牢牢不動的站在那裏。

譚元箕道：「轉過臉來看着我。」

司徒豹不由自主而轉過身，面對着譚元箕，譚元箕彷彿換了一個人，他那種嚴肅的神情，凜然的眼神，令到司徒豹不寒而慄。

譚元箕道：「去，跪在太祖皇帝神主之前。」

司徒豹果然也就走過去，無言的跪下來。

譚元箕道：「你是大明朝臣民嗎？」

司徒豹道：「是。」

譚元箕道：「清兵大擧南下，泗州，盱眙不守，史閣部退守揚州，將要和清兵決一生死，你知道嗎？」

司徒豹如受重擊，顫聲聲說道：「知道。」

譚元箕厲聲喝道：「你知道？你什麼也不知道，你只知道仗恃血氣之勇，橫行鄉里，胡作胡爲，你極其量不過是揚州一個無賴罷了。」

司徒豹俯首不語。

× × ×

他走出保義堂，彷彿做了一場夢，汗水濕透了一身的衣衫，垂頭喪氣，像一隻鬥敗的公鷄。

保義堂的兄弟看着他，却沒有一個人理他。

他走出保義堂，踏上街道，一陣料峭的春風，吹醒了他。

一個賣燒麥的小販，走過他身邊，高聲喊：「燒麥！」

司徒豹飛起一脚，把小販的燒麥籃子踢得半天高，燒麥散了滿地。

他狂笑而去。

很多人看着他，却沒有一個人敢上去說一句指責他的話。

× × ×

四月二十日。

滿清的大兵，在和碩豫親王統領之下，逼進揚州，守城的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見城孤勢危，拔營出城投降。

揚州城裏的人，紛紛出城亡命，運河上的大小船隻被搶一空。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却還坐在揚州舊城西門，指揮忠貞不屈的文武官員，佈陣拒抗與城相共。

這時的揚州如油沸之鼎，只有一個人，安之若素，彷彿與他沒有一點關係——司徒豹。

司徒豹那天從保義堂回來，就像脫胎換骨般的變了一個人。

高瓊珠那天沒有攔住他，心裏十分懊喪，提心吊胆，一直到他回來，總算放下心，却又想到，他既然好好的回來，那麼譚元箕呢？她迎上去，雙手拉着司徒豹的衣襟，道：「你眞的殺了譚元箕？」

司徒豹沒有回答，連理也不理高瓊珠，甩開高瓊珠的手，一脚踢破籬笆門，走進屋裏。

高瓊珠總算放下心，她看來他並沒有殺死譚元箕，因爲，他每次闖禍回來，都是興高彩烈的，今天必然是沒有如願。

高瓊珠追進屋裏，道：「沒有找到譚元箕？」

他脫掉鞋襪，甩得遠遠的。

高瓊珠道：「你少惹事是好的，不是時勢不平和，兵荒馬亂的，像你這種行徑，官府也容不得你。」

「噹！」

司徒豹猛然把手裏的大刀往桌上一扔，罵道：「閉上妳的嘴，拿酒來！」

高瓊珠一點也不生氣，溫和的道：「你還要喝酒？喝了酒又要鬧事情。」

司徒豹猛的一推，把高瓊珠推的跌倒床上，罵道：「妳他媽的是我的老婆？還是我的娘？我連喝一口水酒，都要妳來理管。」

「唉！」

高瓊珠微嘆一聲，爬起身，去幫司徒豹拿酒，她絲毫不抱怨，就好像她生來是要給司徒豹推來罵去的，心安理得。

她只有一個想法：只要他不出去鬧事情，就謝天謝地啦！

他果然不出去了。

他悶在家裏，除了自己喝酒，唯一做的一樁事，就是擦那把刀：他過去混在一起的朋友來找他，都被他罵出門去。

這眞是奇事。

高瓊珠暗暗的燒了幾碗掛麵湯，在祖宗和各神前上供，她也不知是那位大神，使司徒豹改變了。

她却也有一樁苦事，司徒豹從不開口說話。

她甚至於想，他即使開口罵她幾句，也是好的。

他却也不再罵她。

× × ×

四月二十五日。

高瓊珠驚惶的從外面進來，跑到房間裏看看司徒豹還在獨自喝酒，鬆口氣，道：「虧得你這幾天都呆在家裏，外邊亂翻天了。」

司徒豹看她一眼。

他儘管不說話，只要看她一眼，也好些。

她接口道：「滿清的兵已經進了城，昨夜滿城只有史大人守在舊城西門和清兵打仗，文武官員都已投降了。」

司徒豹的眼神一亮，問道：「聽誰說的？」

高瓊珠道：「外邊都這麼說。」

司徒豹又問道：「史可法還守在舊城西門？」

高瓊珠道：「我也是聽說的。」

司徒豹推盃於地，「虎！」的起身，穿靴整衣，神采昂揚，拿起大刀端詳着。

高瓊珠訝然的道：「你要做什麼？」

司徒豹道：「我出頭的日子到了。」

他提着刀，大踏步向外走。

高瓊珠趕上去，攔住司徒豹，道：「你要趕到舊城西門去？」

司徒豹道：「妳總算說對一句話。」

高瓊珠道：「你要去保史大人？」

司徒豹道：「這個時候，別說我司徒豹，就是把江南七絕找來，也保不了他。我對他已經沒有用了。」

「你去做什麼？」

司徒豹笑道：「他對我却還有用。」

他又恢復從前的樣子。

高瓊珠大驚，道：「你可千萬不能去做糊塗事啊！」

司徒豹道：「我活了二十多年，只有這一樁事，做的算是聰明的。」

高瓊珠疑惑的問道：「你究竟要做什麼？」

司徒豹道：「我要去借史可法那顆沒有用的腦袋，做點有用的事。」

「你千萬不能啊！」

高瓊珠跪下來，流着淚抱着司徒豹的腿。

司徒豹狂笑着，說道：「現在我才知道，我走不了一步好路，就是因爲妳抱着我的腿，我怎麼會這麼倒霉，娶到妳這種女人！『窮』已經够了，還笨得像一隻『豬』？」

高瓊珠哀求道：「你怎麼罵我都可以，我只求你，不要去殺史大人，留千古罵名。」

司徒豹道：「千古以後，任誰去罵，我聽不到，現在，我要到清兵營裏領賞去，妳老老實實的坐在家裏，等着做官太太吧！」

高瓊珠哭嚷道：「我不要，我只要你知道，你是大漢子孫，大明朝的臣民。」

司徒豹一脚踢開高瓊珠，罵道：「妳知道個屁！」

高瓊珠跌到老遠的地方去。

她爬起身來，想再去攔住司徒豹，司徒豹早已飛馬而去。

他在馬上狂笑着。

他眞像逢到了喜事，眞像要出頭的樣子。

高瓊珠狂喊着：「你不能去啊！」

他已消逝在蜀崗遠處。

她還在追逐着狂喊，幾次跌倒在地，又爬起來，她嘶喊着聲音已啞，司徒豹却連回頭看她一眼也沒有，棄之不顧。

因爲，他等了很久的機會，今天終於來了。

× × ×

史可法在舊城西門，指揮揚州官兵與清兵血戰數日夜，已經到血盡力枯之時；他數日夜不曾闔眼，一雙眼睛裏，泛着血絲。

他身上沾滿了血，他自己的血，和戰士的血。

千戶朱進披傷帶血，苦戰而來，扶劍跪地禀報，道：「大人，揚州已入重圍，總兵李棲鳳拔營出降，請速作計劃。」

史可法沉聲說道：「我們與揚州城共亡。」

他已下決心了。

兵馬厮殺聲，遠近應和，古城似乎已到末日。

跟在史可法身邊的人，正在着急，忽然踉蹌的闖進來一個血人，披髮仗劍，道：「大人快走，清兵馬上就要殺到西門來了。」

史可法瞧過幾遍，方分辨出是千戶洪南棟，道：「你不要緊吧？」

洪南棟道：「卑職決定戰死於此，以衞後路，請大人即刻走。」

史可法堅定不移的道：「去此一處，便無死所；諸君忠烈相從，史可法決不敢有所辜負。安定邦呢？」

洪南棟道：「作戰分散，不知去向，他知道大人在西門，如果沒有死，一定會到西門來保護大人的。」

史可法道：「你們三個人，相從十數年，轉戰千萬里，雖然未能挽救朝廷於危

亡，能在這揚州古城，共成一世名業，也是緣份。」

朱進道：「大人不要多說，還是走吧！職知道南門清兵力薄，我們走南門出城，直奔瓜州，監軍使艾文旗鎭守瓜州，兵力不弱，大人到瓜州，正可重新佈置，號召天下，以保江南局面。」

史可法嘆息，說道：「大勢已去，揚州乃朝旨命我督師駐守之地，地失人不亡，是不忠於君命，諸君不要相强，害我名節。」

「大人要往遠處想。」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勸說着他。

史可法道：「勢已至此，不可再以生命爲重，我有一事相託，諸君能辦得到，那我就算爲朝廷盡了最後的一身力量。」

洪南棟道：「大人請講，我們萬死不辭。」

史可法道：「揚州大勢已不可爲，我身爲督師，當與城共亡，你們兩個人，立刻出城到瓜州去……。」

「這個……。」

史可法話未說完，洪南棟和朱進也正在爲難，突然，劍光一閃，闖進了一個人來。

史可法一見，大喜道：「安定邦，你來的正好，你們三個與我生死相從，今天却不得不爲共成大事而分手，你們立刻到瓜州去。」

安定邦仗劍大呼，道：「洪南棟，朱進，你們兩個幹的什麼事？還在這裏，沒有保着大人快走？」

史可法說道：「時已無多，我給你們三個人一樁事，辦得成，便是你們無負於我。」

「大人請說。」

史可法道：「我已寫好一封血書，給瓜州守將監軍使艾文旗，命他堅守瓜州，延遲清兵渡江，使江南有從容佈置之機會，締造大明復興之契機；相信他見到我的血書，必能捨命而爲。」

朱進道：「這只要一個人去，就成了，留下兩個人，保護大人去南門出城。」

史可法道：「你們三個人如能做好這樁事，我也就滿意了。」

安定邦道：「大人拿血書來，我去就是。」

史可法把血書交給安定邦，道：「事關國家興亡，不可大意，你們三個人務須竭智盡忠。」

「知道了。」

安定邦雙手去接血書，不防冷然衝進一人，一把將血書抓去，道：「給我吧！你們也犯不着白白的去送死！」

史可法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手上大刀一揮，寒光閃動，屋裏的三名士兵，眨眼間喪命，快如閃電，厲似狂風。

史可法驚訝不置。

朱進恍然的道：「你就是『揚州司徒刀』司徒豹？」

司徒豹道：「是。」

史可法道：「你想怎麼樣？」

司徒豹道：「這是我司徒豹畢生難得的出頭機會，我是來檢便宜的。」

三位千戶立刻護着史可法，道：「司徒豹，你難道竟敢危害大人？」

司徒豹從容的含笑，道：「你們說對了。」

他收起了史可法致艾文旗的血書。

× × ×

史可法在舊城西門，自殺未果，在部屬擁護之下，想走南門出城，不料在南門却遇上入城的清兵和碩豫親王的旗兵。

他正氣凜然，不屈而死，成就了千古忠烈英名；却激怒了和碩豫親王，下令屠城。

揚州登時變成一座血城。

當然，首當其衝的是跟在史可法身邊的將士，清兵像砍瓜切菜的一般，展開大屠殺。

這其中叫罵不絕，壯烈成仁的，大義凜然，從容就義的，不乏其人，却也有畏死變節的，當時，就有一名兵士，跪地哀告，叫道：「請大王饒命，小的有要事禀報。」

和碩豫親王身旁的人喝道：「什麼事？快說。」

兵士叫道：「大王饒過小的，小的才說。」

和碩豫親王道：「只要值得，不但不殺你，本王爺還有賞呢！你瞧，打大清進關以來，你們漢人做高官，得厚賞的，多的是。」

兵士道：「是——小的這就說。」

「快說。」

兵士道：「史大人死前，寫了一封血書給瓜州守將艾大人，要他堅守瓜州，阻清軍渡江，好給江南從容佈置，作迎擊清軍的準備，王爺若不急速追回這封血書，攻打瓜州，便要難上數倍。」

和碩豫親王道：「差什麼人去追？」

兵士道：「史大人身邊的三位千戶大人，那三位千戶大人和史大人是寸步不離的，王爺，你瞧，史人死在這裏，三位千戶大人却一個也沒有看到。」

和碩豫親王道：「這件事，只有你知道？」

兵士道：「還有跟在史大人身邊的三位兵士知道，不過三位千戶大人走的時候，都把他們殺死滅口了。」

和碩豫親王聽了，連連點頭，道：「果然是重要的事。」

接着問身後的巴圖魯隆羅多，說道：「你立刻率帶快騎，分途向瓜州追趕，務必在他們到達瓜州之前截獲，取血書來回報。」

「喳！」

隆羅多上馬正要走，忽然不遠處一聲怪喊，道：「史可法跑到那裏丢了？」

司徒豹左手提着兩顆血淋淋的人頭，右手提着一把血淋淋的大刀，飛馬而來，離和碩豫親王老遠的，雙脚輕點，躍離馬背，喊道：「王爺，你瞧，我斬下的首級，提都提不動。」

和碩豫親王見他十分憨猛，問道：「你是什麼人？」

司徒豹道：「小人是在揚州城裏浪蕩的人，沒有事幹，聽說王爺領兵來攻揚州，特意出來立些功勞，想在王爺馬前，討一碗飯吃。」

和碩豫親王道：「會武功嗎？」

司徒豹道：「在江南武林中，小人還被稱爲『江南七絕』之一——『揚州司徒』。」

「哦？」

「這不是小人誇口。」

和碩豫親王道：「是不是誇口，瞞不過本王耶，你就拿他給我試一試看。」

他指着那報訊的兵士。

兵士被嚇得顫抖的跪在地上，哀求饒命。

司徒豹道：「他是什麼人？」

和碩豫親王道：「是一個向本王爺報告重要消息的人。」

司徒豹道：「那是王爺駕前有功的人，小人不敢傷他。」

和碩豫親王道：「他却也是一個出賣主子的，本王爺怎麼能收留一個出賣主子的人呢？」

司徒豹說道：「這麼說，小人就遵命啦！」

他話聲方落，把手裏的人頭往地上一扔，離着那兵士有十餘步遠，揮手之間，刀光一閃，那兵士已經身首異處了。

「好！」和碩豫親王稱讚着，道：「你可願意在本王爺馬前當差？」

司徒豹道：「小人此來，正要求王爺收留。」

和碩豫親王道：「本王爺現在就要你去幹一樁事，幹得好，回來就有你的差事做了。」

司徒豹欣喜的道：「王爺，請儘管吩咐。」

和碩豫親王道：「你久居揚州，可認識史可法身邊有三個千戶之職的人？」

司徒豹道：「王爺！這三個千戶就是朱進，洪南棟，安定邦，他們保着史可法，小人方才追到西門，想斬取他們的首級，獻給王爺，不料給他們跑了。」

「現在你再去追他們。」

「可是，不知去向啊！」

「往瓜州。」

「瓜州？」

和碩豫親王指着隆羅多，道：「你只要跟着這位隆羅多將軍走，看見他們三個指出來，就成了。」

司徒豹道：「，人一定能辦好。」

「去吧！」

「是。」

隆羅多喝道：「你以後應話，要說『喳』！」

司徒豹笑着道：「只要你給我官做，你說『是』就『是』，你說『喳』！就『喳』！」

他跟着隆羅多上馬。

× × ×

譚元箕黯然的坐在忠義堂，八堂的堂主，揚州五舵的老大，分別侍候。

忠義堂裏充滿窒息的沉悶氣氛，沒有人敢說話，甚至沒有一個人，敢大聲喘一口氣。

譚元箕微嘆一聲，打破沉寂，道：「史大人殉國，揚州城是完了。」

四海堂主雷千里道：「大明的江山也完了。」

忠義堂主傅大奎慨然的道：「史大人忠烈殉國，聽說將死的時候，還修血書給瓜州守將監軍使艾文旗，勉勵他堅守瓜州，延遲清兵渡江，使江南有從容佈置的機會，以造成大明復興的契機。」

譚元箕道：「生死爲國，慷慨悲歌，人得如此，死又何憾呢！」

雷千里道：「這可是眞的？」

「史大人死在南門，衆目所覩，還會假嗎？」

「我是說史大人那封血書。」

「史大人身邊的三千戶送的，也假不了，清兵派人飛騎向瓜州追趕，這也假不了。」

雷千里道：「史大人那封血書，有用嗎？」

傅大奎道：「當然有用，艾文旗接到這封血書，一定會死守瓜州的。就怕這封血書送不到瓜州。」

譚元箕道：「史大人身邊三千戶，都有高深的武功，清兵就是追上，也攔阻不了。」

「攔阻得了。」

「爲什麼？」

「因爲，有一個人投効清兵，和清兵一道追下去了。」

譚元箕道：「誰？」

「司徒豹。」

「他？」譚元箕大爲吃驚，道：「眞是人心難測，想不到，我苦口婆心，他却執迷不悟。」

雷千里道：「司徒豹如果追到了三千戶，三千戶未必能够逃過他的刀！我們保義堂，以忠義爲職志，這樁事，怎能袖手旁觀？」

「決不袖手！」

「要和司徒豹一決生死，帮助三千戶脫身。」

「對。」

「我去！」

「我也去！」

一時羣情激昂，請命的，叫罵的，嚷做一團。

譚元箕用手把桌子一拍，兩眼神光向下一掃，立刻靜下來，片刻，他徐徐的道：「這樁事我不會不管，保義堂也不能不要，以後我們要做的事還多，全賴各位忍辱負重，以忠義爲念。」

「是。」

衆人應着，傅大奎道：「國事如此，我保義堂也如風雨中的破舟，全仗總堂主緊掌着舵，看準方向；衆兄弟沒有不拚死效命的。」

「好！」

譚元箕甚爲興奮，臉上略露笑容，溫聲叫道：「雷堂主，傅堂主，聽諭令！」

「在！」

雷千里，傅大奎應聲而出。

譚元箕說道：「你們兩個人，各在堂下精選五名幹練的兄弟，快馬出城，一定要掩護三千戶，將史大人的血書，送達瓜州。」

「是。」

傅大奎，雷千里應聲退下，立刻去辦事。

這時，門上管事于子敬匆匆的進來，稟道：「稟總堂主，門外有人求見。」

譚元箕道：「什麼人？」

于子敬道：「高瓊珠。」

譚元箕道：「高瓊珠？」

于子敬加以解釋，道：「她是司徒豹的老婆。」

「她？來做什麼？」

于子敬搖頭道：「不知道，她哭哭啼啼的。」

譚元箕略加思慮，說道：「去叫她進來。」

× × ×

揚州城破，不甘奴役，忠貞不屈的大明臣民，從水上，陸上絡繹不絕的流亡南方，往瓜州的道路上，擠滿逃命偕行的義民。

揚州與瓜州之間，清兵與明兵交錯，也難以明確劃分，極爲混亂；不過，清兵也好，明兵也罷，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對這些難民任其來去，不予過問。

龍鞋口。

這個小村鎭莊在揚州南下的路口上，雖然是個交通口，因爲離揚州太近，反而熱鬧不起來，村口上只有一家冷清的小飯舖。

小飯舖掌櫃的叫晏富貴，他從開這家小飯舖到現在，過了二十多年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可沒料到，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走運了。

揚州逃出的成羣義民，經過龍鞋口，只要是吃的，拿出來就有人買，隨你說多貴的價錢，都有人要，如果不是清兵就要到了，他眞要高興一陣子。

他夫妻兩個忙的團團轉，好在這時候坐下來吃的人少，多是買了吃的，帶着趕路。

他們正在忙着做生意，門口擠滿人，道路遠處來了三匹快馬，塵頭漫天，蹄聲如雷，瞬間已到他的店舖前。

三個人翻身下馬，矯健異常，雖然穿的是民裝，却也看的出來，必然是軍旅中的人。

他們提着劍，道：「掌櫃的，有什麼吃的？」

晏富貴道：「大爺！店小人多，供不起，沒起灶，只有乾糧。」

另一個道：「乾糧也成，快拿來，我們還要急着趕路呢！」

晏富貴應道：「就來。」

這時，三個人在等晏富貴拿乾糧，焦急的在商量事情，事情像很機密，却又不避諱的高聲談論。

「朱大哥，我們不能再一路走，一定要分路走，萬一有人追來，也不容易追得到。」

「洪二哥說的對，怎麼走法呢？」

他們就是史可法身邊的三位千戶。

朱進道：「時間迫急，我們不能躭擱，這麼辦，我沿途向南下，南棟走米穀鎭，定邦走白馬嶺，我們到瓜州會齊。」

安定邦道：「好！」

洪南棟道：「東西帶在誰身上？」

安定邦道：「東西不是在大哥的身上嗎？」

朱進道：「不行，不能帶在我身上，他們如果知道我們分路走，一定會猜東西在我身上的，那樣他急騎追趕，可能會被他們截住的。」

安定邦道：「那麼誰帶好呢？」

朱進要說話，看了晏富貴一眼，晏富貴也正看着他們，因爲，他們的行動和亡命的戰民不同，又談些頗爲神秘的話，難免惹人注目。

這時，朱進把手一揮，三人聚在一起，交頭接耳起來，晏富貴趕過來，道：「大爺，您要多少乾糧？」

朱進道：「多少你看着辦，要分成三份。」

他扔了一錠銀子給晏富貴。

晏富貴連聲道謝。

三千戶分取乾糧，上馬趕路，果然是走三個方向去的，晏富貴感到很奇怪，却猜不透是怎麼回事。

「掌櫃的！快拿乾糧啊！」

義民們叫喊着，晏富貴把好奇抛在一邊，又去忙他的生意。

忽然，「轟轟轟！」的一陣响，小飯舖門口的人驚慌四散，晏富貴正想出去瞧瞧，是怎麼回事，那跑不及的義民已被踏在滿騎的鐵蹄之下。

巴圖魯隆羅多勒住馬，向司徒豹道：「你說他們會打這裏過？」

司徒豹道：「這是南下必經之路，我來問一問。」

「他肯說嗎？」

「會，當然會。」

司徒豹很有把握的說着，下馬走進小飯舖。

晏富貴看這些滿兵在街上有趕人的，有打人的，早已嚇得魂飛魄散，看見司徒豹滿臉兇相，不敢搭腔，悄悄的避在遠處瞧着。

司徒豹單脚踏着櫈子，右手提着大刀，左手掏出兩錠銀子，同時「噹！」的扔在桌上，問晏富貴道：「過來！」

「大爺。」

晏富貴提心吊胆的走近司徒豹身邊。

司徒豹道：「你不認識我？」

晏富貴陪着笑，道：「沒有見過。」

司徒豹道：「你可聽說過『揚州司徒刀』？」

晏富貴訝然的道：「司徒豹？」

司徒豹道：「正是我。」

晏富貴道：「司徒大爺，你有什麼吩咐？」

司徒豹向桌上一指，道：「你要銀子？還是要死？自己選。」

晏富貴茫然的驚懼，道：「大爺，什麼事？」

司徒豹道：「我只說一遍，你仔細聽着。」

「是。」

司徒豹冷聲道：「你如果老實回答我，銀子給你，你如果支吾不實，大爺便賞你一刀。」

晏富貴聽了戰慄不已。

司徒豹一笑，道：「別怕，大爺的利刀，包你痛快。」

他笑得很怪，怪得可怕。

晏富貴道：「大爺，你說，小的不敢有一字謊言。」

他的老婆也急得跑過來，道：「孩子的爹，你可老實給大爺說，犯不着給自己身上惹痲煩。」

（未完）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毒手（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手與戚少商互約以十招爲限，以定輸贏，但要戚少商以一字爲首的劍招應敵，戚少商自恃技高，慨然允諾，結果被鐵手在第十招施出十面埋伏後，戚少商以一飛沖天不能破圍，改用天羅地網，在招術上毀了以一字爲首的劍招，認敗率衆而去。時震東等解去連雲寨之圍後，兼程趕至一小鎭，發現絕滅王楚相玉等十二人在鎭中客棧歇宿，時震東立召來縣官帥風旗，着令率領五十名精捕，在客棧外佈圍，他們都知道楚相玉武功高絕，而嶺南雙惡、天劍絕刀和八殘八廢皆非易與之輩，更有長刀沈雲山——

鐵拳誅八怪

這一役是敵明我暗，的確是佔了上風，這點帥風旗是知道的。

但這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擊。一旦失敗，這種便利便沒有了。誰要是與「絕滅王」交戰，都難免會心驚胆戰，心慌意亂的。

「一到兩更，馬上出擊」，這是時震東的命令。

兩更了。

× × ×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這寧靜無聲的客店，一下子成了火海！

除了火燒的聲音就只有發箭的聲音。

奇怪的是，樓上那三盞不同的燈，一直沒有熄滅，那些人，也似毫無所覺。

帥風旗吃驚得張大了口，火已燒近樓上，梯級，那十二人，仍沒有作衝出的打算，就算是不會武功的人，也一定已經驚醒了，「絕滅王」竟會如此爛睡如泥麼？

帥風旗畢竟是帥風旗，一知道不對勁

神槍戮二惡

，打了個手勢，縱身而入窗內，赫然只見那八個端坐的人，已死去多時，而且是帥風旗佈伏在鎭守各要道，以防「絕滅王」等仍衝出重圍的二十名差役之八人！

這八人被人打死了以後，被換上那「天殘八廢」的衣服，安置在這裏，地上還有八名差役的屍首，帥風旗可以不用去看「絕滅王」以及沈雲山那兩個房中的人。

加上那四人，剛好是二十人。二十名差役，無一倖免。帥風旗手心發冷，全身冒汗，正欲衝出，忽然聽得幾聲慘叫，飛入了幾名放火箭的差役，跌在火堆中，慘呼嘶鳴！

帥風旗「唰唰唰」地舞了幾個劍花，把身前後左右護住，喝道：「小心來敵！」忽聽「嘿嘿」一笑，火海中一人像烟一般地冒出，竟是一個少了一根左腿的醜漢，手上拿着一條黑色的鐵綫蛇。

一個人只剩下一條腿仍那麼快，如果他雙腿俱全，輕功縱不是天下第一，也相

差不遠。

帥風旗知道這不是說話的時候，而是用劍的時候。他一劍刺了出去，劍勢用盡的時候，才發出「唰」地一聲，難怪他外號叫做「追風劍」。

那人却沒有閃避，若是閃避，可是沒有人能快得過他的「追風劍」。那獨腿怪人只是一拂，那條蛇立即竄了出去，一捲捲住了劍身，伸出蛇頭，「颼」地向帥風旗握劍的手腕噬去！

帥風旗知道不能遲疑，馬上棄劍，那蛇一噬不中，帥風旗的姆食二指趁牠縮回之時，用力一彈，打在牠三寸之上，那蛇「霍」地彈了開去，鬆開了劍，劍往地上落去，帥風旗立時撈住了長劍，擺了一個「追風劍法」裏可攻可守的架式。

這下交手，不過是電光火石間的事，出現，劍刺，蛇捲，飛噬，撤手，彈指，震開，撈劍，架式，都是一連串的展開，獨脚怪人沒料到帥風旗出劍如此之快，帥風旗沒料到獨脚怪人一招便要自己撤劍，獨脚怪人更沒料到帥風旗要撤劍而又奪得回來，帥風旗更沒料到那全力的一彈只震開蛇身，蛇沒有死，手指却隱隱作痛。

帥風旗忍不住問：「你是誰？」

獨脚人陰陰地道：「鐵綫蛇。」

忽然間，濃烟中又出現一人，竟是斷了右腿的醜漢，手中拿着一條青色的蛇，磔磔笑道：「還有我，青竹蛇。」

帥風旗一驚，只聽慘叫連連，又有幾名差役，慘叫着被投入火海中。只見那些慘叫哀號的差役們，莫不是腕上、頸上、腿上、身上被噬了兩個黑色的血洞，那被扮成圍坐死去的差役，也是如此，帥風旗道：「『天殘八廢』？」

只聽一人怪笑道：「正是。我是四脚蛇。」只見一沒有左眼的怪人，在火光中出現，手裏拿着一隻龐大的四脚蛇。慘叫連連，又有幾名差役被投入火海，四面的路都似已被封死。

帥風旗一抹額頭，滿手是汗，也不知是這裏太熱，還是什麼？他只知道他不是獵人，他已成了獵物。

帥風旗向後挪移，忽聽後面一人冷冷地道：「沒有用的，我是赤練蛇，在你後面。」帥風旗猛回頭，只見一缺右目的怪人，手中拿着一條朱紅色的蛇，正在翻騰挪動着。

慘叫迭起，顯然又有幾個差役送了命。敵方的來人顯然愈來愈多，而帥風旗知道，這「天殘八廢」中的任何一人，他最多可以與之打個平手，但以一敵四，必死無疑。

可是不止四個。忽又响起一個怪聲：「天殘之首，金錢子，是我。」帥風旗沒有回首，忽然冲天而起想撞破層樓而逃！

帥風旗方才躍起，前後左右四人同時躍起，四條蛇封向他撞的地方。

帥風旗當然不想撞入蛇口，他「唰唰唰」，四劍連環，刺向那四廢的腰部。

他出劍之快，匪夷所思，因爲他已認準四人抬手封住他的出路，胸腰之間，必門戶大開，這四劍正是攻其所必救。

果然那四人倒躍了出去，帥風旗眼看要撞中屋瓦，突覺手中一緊，被拉了下來，只見劍身纏了一條金蛇，金蛇握在一名斷左臂的怪人的手上，那怪人正咧嘴對他笑。

又有幾名差役慘呼！只聽又一人道：「我是大蟒蛇，你要不要試試？」帥風旗腦中轟地一聲，暗叫：我命休矣。

忽然外面的聲音一止，除了火燒之聲外，就只剩下一種特殊的搏鬥聲，激烈的掌風和蛇身劃空的「颼颼」之聲。

那斷左臂的金蛇子「咦」了一聲。

那斷右臂手持大蟒蛇的道：「嘿嘿，看來外面來了對手。」

另外一個盲左目的四脚蛇道：「咱們先料理了這個小子，再去照應。」

另一名斷右腿的青竹蛇道：「對，主子要用人，我們要快些。」

同時間，五蛇齊襲向帥風旗，帥風旗欲用劍守，但手中劍被那條金蛇捲住，竟拉不脫，只得把目一閉，束手待斃，忽然「呼呼」二聲，兩個人撲了進來，極其愴惶，又急劇的「霍」地一聲，一鐵衣人閃電掠入，宛若大鵬鳥一般，刹那間已拍出三掌，擊出兩拳。

帥風旗只覺腥風忽去，只聽有人驚訝的叫了一聲，猛睜開雙眼，只見一人鐵衣神風，正站在自己身前，不是那「天下四大名捕」之鐵手是誰？

只見樓上又多了兩個人，一人臉上一道刀疤，一人雙耳不見，前者手執銀蛇，後者手執花蛇，喘着氣而怒瞪鐵手，顯然是力鬥不支，而被鐵手趕上樓來的。

再看那圍着自己的六個人，除金蛇子仍纏着自己的長劍外，青竹蛇和赤練蛇的頭，竟被鐵手一拳打扁，尾部仍逕自抖動不已，尚未完全死去。而鐵綫蛇、四脚蛇及大蟒蛇，都被鐵手一掌震開。

帥風旗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劍也刺這些蛇兒不入，鐵手却把牠們一拳打死，莫非他的手，比劍還利？比鐵還硬？

想到這裏，一失神間，金蛇一捲，把劍抽了出去，嗆然落地，金蛇子冷冷地道：「鐵手？」

鐵手冷笑道：「正是。你們須先已有人通風報訊，所以掉了包，在後面反擊我們，趁我們接應不暇的時候，好讓『絕滅王』等從各路逃亡，可惜你們的陰謀，已給我們識破了。」

金蛇子目光收縮，冷笑道：「好，我們先殺了你再殺他們。」

「呼」的一聲，金蛇金光一閃，劈臉而至。

那條金蛇，比所有的蛇都要快多了，可是鐵手的手更快，一拳便迎了出去，正擊中蛇之三寸。

那條金蛇「呼」地盪了出去，又「呼」一地盪了回來，張口就噬，鐵手的那一拳，竟不能擊斃牠。

鐵手也吃了一驚，蛇身已纏在前臂，蛇頭一揚，正要咬下去，鐵手的手已握住在牠的三寸，用力一捏，那蛇死力掙扎，鐵手這一握也不能握死牠。

就在這時，蟒蛇、鐵綫蛇、四脚蛇一齊捲到。

鐵手大吼一聲，一鬆手，那金蛇立即溜走，鐵手雙手一抓，把蟒蛇與鐵綫蛇抓住。

帥風旗也拍開了四脚蛇的攻勢。

鐵手發力一握，那鐵綫蛇便已扁了，但居然扁了仍活着，張口要噬；那蟒蛇則血肉飛濺，但凡蟒蛇，生命力强，粗壯的身子仍蜷了過來，竟然把鐵手全身緊緊纏住。

正在這時，那條銀蛇與花蛇，同時噬來。

鐵手不能動彈，猛地連起二脚，踢開銀蛇與花蛇，吐氣揚聲，猛力一掙，「波」一聲响，那蟒蛇竟寸寸斷裂，被鐵手的神功掙碎！

鐵手一掙斷蟒蛇，雙手齊發力，左右一拉，終於扯斷鐵綫蛇，金光又閃，那金蛇又撲臉咬到，鐵手一揮手，那金蛇極其機靈，對鐵手似乎十分忌畏，立時避了開去！

那「天殘八廢」，自出江湖以來，憑着這八條毒蛇，不知殺了多少江湖上的英雄豪傑，也鬥過用毒名家，這八條蛇刀槍不入，自具靈性，攻擊惡毒，中人必死，但鐵手憑着深厚的內力，與一雙比鐵還硬的手，竟連殺赤練蛇、蟒蛇、青竹蛇、鐵綫蛇，「天殘八廢」怎能不又痛又驚！

最吃驚的是：連「天殘八廢」之首的這條金蛇，也似十分畏懼鐵手，更是前所未有的事。

這金蛇來自天竺，是千年罕見，絕毒而韌硬的蛇，平時縱用大石椿也槌之不扁，而今竟怕了鐵手的一雙手。

金蛇一避開，花蛇和銀蛇又攻了上來，這次這三條蛇十分機警，不敢胡亂出擊，鐵手竟連抓二次都不中。

那邊帥風旗手中無劍，那條四脚蛇口爪並開，等於是五道兵器，逼得帥風旗十分危險！

大火已燒斷了房門的路，這十人仍在烈火中搏鬥。

這時有兩名差役躍了上來，一名揮刀向那四脚蛇砍去，一名把劍迅速遞給帥風旗。

就在這時，那使刀的差役一刀不中，那獨眼怪人舞着四脚蛇逼近，那差役避過那一咬，沒料到這四脚蛇，一伸爪子，劃中了那差役，沒一會便死了，好厲害的劇毒！

那四脚蛇又向另一名差役咬來，那差役手中無劍，連忙閃避，沒料到眼前突然地閃過一物，那差役嚇得一跳，定睛一看，原來是那四脚蛇的尾巴，就在這一分神的刹那，那四脚蛇便已咬中了那差役，那差役立時慘呼倒下！

同時間，劍光「標」地急閃，擲中四脚蛇，那獨眼怪人只覺手中一震，又因蛇尾巴斷誘敵，再也握不住，連劍帶蛇，直投入大火中，只聽那四脚蛇發出吱吱亂叫，一會兒便沒了聲音。

原來帥風旗明知自己劍刺不入蛇皮，於是擲出長劍，使四脚蛇落入火中，被焚而死；他立時赤手空拳，力鬥那缺左目的怪人，那怪人手中已無兵器，威力大減，漸有不支之狀。

鐵手第三次出手。

這次他是雙手抓向花蛇，那花蛇避不了他閃電般的一抓，可是銀蛇已咬了上來，這是攻其所必救！

可是鐵手沒有救，他已扭斷了花蛇的頭，銀蛇一口咬在他手臂上，竟然咬不進去，就在這一刹，鐵手又扭斷了銀蛇的身子。

蛇的齒竟咬不入鐵手的手，他的手眞比鐵還硬！

青竹蛇、赤練蛇、鐵綫蛇、蟒蛇、花蛇、銀蛇、四脚蛇都已死，金蛇馬上收縮，想竄入那斷左臂怪人的袖中去。

牠快、鐵手更快，雙手抓住金蛇，這次不扯，也不力握，更不猛擊，只用力一扭，那條金蛇的蛇身立即扭成一團，被揸得骨節寸碎，鐵手才運起內力，往牠頭部一夾，金蛇終於不動了。

「天殘八廢」大驚，呼嘯一聲，急欲退走，但大火已封退路，八人大汗涔涔！

退路只剩下一個：那就是窗口。

但窗前站着的是鐵手。

八人狂呼，不顧一切，向前衝來，這「天殘八廢」，一身功力，都耗在那八條蛇的身上，一旦這武器完了，武功大打折扣，再加上心慌意亂，各自求生，已不成陣仗！

鐵手怒呼迎上，叱道：「虎尾縣衙裏七十位差役，給你們害了五十人！你們的命，都給我留下。」

拳風聲中，斷左腿怪人吐血而倒；瞎右目怪人已被擊入火海之中；那缺左目的怪人，也給帥風旗打入火堆之中；另外那刀疤怪人，亦給鐵手打落樓下，那二十名憤怒的差役，立即把他亂刀分了屍！

另外四名怪人，仍瘋狂地與鐵手搏鬥着！

烈火熊熊！

× × ×

冲天大火起時，孫老闆躲在遠遠的一處樹林子裏，哈哈大笑，他手上三名夥計，也笑得很開心。

孫老闆幾乎笑得喘不過氣來，哈着腰向那三名伙計道：「你們看……那羣傻瓜，放火燒屋，却要燒死自己了……」

忽然有一個聲音道：「他們燒不死的，而你自己快要笑死了。」

孫老闆怔住，那三名伙計也正在笑，話當然不是他們說的，以孫老闆的功力，居然還不知道那聲音是從那裏傳出來的。

只見另外一個嬌柔的女音道：「孫庭芳，你不是孫天方孫老闆，而是京城殺手孫庭芳，你那三位伙計，想必是你的高足，『快刀三虎』了。」

說完樹上落下兩個人，一個白衣長袍的青年人，一個白衣勁裝的清秀少女，看着孫庭芳等四人。

孫庭芳和那四名伙計，臉部的笑容忽然僵住，孫庭芳好一會兒才能問道：「北城城主？仙子女俠？」

白衣青年道：「周白宇。」

白衣少女道：「白欣如。」

孫庭芳又好一會兒沒了聲音，才艱澀地道：「你們……如何得知？……」

周白宇莊重地道：「只有兩個疑點：你聽我們既要火燒『高昇客棧』時，只有興奮，沒有悲傷，這是一般的老闆所不可能的。你說經營許久，事實上你只來此鎭數日，你說生意不好，但與我們所見顯然不同，要燒掉你的寶號，你反而挺樂意似

的，而你又沒有別業，實在說不過去，這是『天下四大名捕』之鐵手所發現的。」

孫庭芳長嘆了一聲，慢慢解開了腰間的刀，周白宇繼續道：「另外，你不問那欽犯是何人，便答允疏散，這不像是個生意人，倒像是胸有成竹的六扇門高手了。孫先生，你京城殺手之氣概，畢竟是掩飾不了的呀。這點是在下發現的。」

孫庭芳忽然道：「周城主。」周白宇道：「嗯？」孫庭芳道：「可以不可以網開一面，我孫庭芳必報答——」周白宇道：「好！」孫庭芳沒料到他竟答應得如此之快，不禁一怔，周白宇繼續道：「我不殺你，你隨我去見時將軍。」

孫庭芳道：「那等於是要我去送死，不如就此放了我——」周白宇道：「你協助欽犯，計陷王軍，乃屬大罪，非我能饒恕你即可的，你必須接受王法。」孫庭芳冷笑道：「王法？什麼是王法？」周白宇長嘆道：「我不會讓你不去的。」

孫庭芳目露兇光，忽然道：「給我殺！」手一揮，那「快刀三虎」早已看周白宇不順眼，馬上拔刀、衝出。

孫庭芳一發令殺人，他自己却倒飛出去，燕子三抄水，已飛過二三十棵樹旁，京城中有名的殺手，莫不是有飛簷走壁之能的，何況是孫庭芳這種名殺手。

可是他立時發現後面已緊隨着一個纖秀的人影，沒有絲毫聲音，隨後飛來，正是那看似柔弱的白欣如。

「快刀三虎」的快刀，京城裏許多人聞名已喪胆，可是這次遇到周白宇，他們才知道什麼才叫做快。

「快刀三虎」刀還未出鞘，劍光一閃，一人倒下，刀才出鞘，劍光又一閃，又一人倒下，剩下的一人，刀才提起，也倒了下去，這次是先倒下劍光才閃。

「快刀三虎」，竟給人一劍一個，刺中穴道，動彈不得。他們這才知道，再練多三十年快刀，也快不上周白宇「閃電劍」的一半。

那邊的孫庭芳一聲狂吼，返身一刀翻砍而出，這一刀不單止快，而且極有力，「快刀三虎」的刀與他一比，就像茅草與大樹；孫庭芳的刀像已吃定了纖弱的白欣如，京城裏成名的殺手，都不是浪得虛名的。

孫庭芳一刀砍下，白欣如的劍已架住了。

白欣如出劍全無風聲，單止這一劍，就知道她出劍絕不比孫庭芳快，可是也不會比孫庭芳慢。

白欣如的武功已如此了得，只怕周白宇的劍法更不可想像，孫庭芳決意用最大的力量先摧毁白欣如，再來全力對付周白宇。

可是他那一刀勢如雷霆的劈下去，白欣如柔弱無力的劍抬起來，孫庭芳那一刀，竟砍不斷白欣如的劍，反被引了開去，連交碰時的聲响也沒有。

孫庭芳心中不禁一凜，道：「素女劍法？」

白欣如沒有回答，她的劍已代她回答；陰柔的綿劍已包圍住孫庭芳，孫庭芳大喝一聲，人刀合一，竟成刀芒，破劍網而出。

人說只有「馭劍之術」，從沒有「馭刀之術」，孫庭芳這一刀，雖還未到人刀完全合一，但聲勢之猛，已經到了無堅不摧的地步。

白欣如驚叫一聲，除非她痛下殺手，否則只得讓孫庭芳衝出，她略一遲疑，劍網已圍不住孫庭芳。

孫庭芳人才衝出，借勢一點，直欲掠出樹林，猛見前面一道劍光，只見白衣，不見人影，竟是眞正的「禦劍之術」！

孫庭芳無法躲閃，硬起頭皮，運力於刀上，以「馭刀法」一拚「馭劍法」！

「叮」！兩人交錯落下，孫庭芳返身廻刀，便欲劈下，周白宇劍自肘下穿出，及時刺入孫庭芳的心胸。

孫庭芳沒有慘叫，他的刀鬆脫，手指無力，那一刀，他再也斬不下去了，幾乎是使他立時死去的。

周白宇緩緩抽劍，孫庭芳倒下，周白宇慢慢還劍入鞘，道：「他本來不會死的。我以正宗的『馭劍術』破了他的『乘刀法』，本可及時用快劍刺死他的，但我沒有下手，沒料到他還要劈死我，我除了一劍立時了斷他的命外，我自己也沒有活路了。」

白欣如也嘆道：「他的武功很好，本來不應該做這種事的。眞想不到這麼多江湖好手都爲『絕滅王』賣命。」

周白宇喃喃地道：「不知時將軍，伍寨主等截不截得下楚相玉？」

× × ×

冲天大火在遠處燃燒着，映照得雪光不似雪光，倒似有點像血光。

雪花已遍鋪了大地，在一條不易被辨認得出來的小道上，緩緩行着四個人。

這四個人走着，幾乎連脚步聲也沒有，他們很輕很輕地走着，既不知寒冷，也不知快活。

前面的一個面相如玉，神閒氣定，已到了英華內斂的境界，他身旁的一人，高瘦頎長，腰間一柄長形彎刀，沒有刀鞘。

後面的兩個人，臉目相似，一人高瘦，一人痴肥，煞氣嚴霜，形狀雖怪，但隱然一派宗師的氣派。

第一個人是聞名天下的「絕滅王」楚相玉，身著黑色大袍，但更顯臉色如玉；第二個人便是出賣「鐵血大牢」的「長刀」沈雲山；第三個人是時正衝，第四個人是時正鋒，這兩人合起來叫做「時家雙惡」，又名時大惡、時小惡，又叫做「嶺南雙惡」，外號還有「天劍絕刀」之稱。這四個人走在一起，武林裏除少林、武當二派之外，只怕誰都惹不起他們。

當然這四人當中，還是以沈雲山爲最弱。

沈雲山好像很高興，輕輕笑道：「主公，這次時震東等一定被我們甩脫了。再過五十哩，您的舊部便會來接你，再收復三帮六派十二舵，咱們進軍王城，我沈雲山，也該隨你打出一片江山來了。」

沈雲山說的話，時震東沒有聽見，因爲他們四人離開還遠。

漫山都是積雪，就在這兒，每一堆積雪後面，幾乎都藏了一個人，一共藏了二十六人，每一個人，都有一張强弩，弓上有三根箭，三根箭箭尖都塗有劇烈的麻藥

。這痲藥是天下第二毒所製的，武功再高的人，被溺在血管裏只一滴，都得痲痺半天。

這二十六人，是時震東自滄州帶出來的四十名軍士殘存的。這些軍士，自非泛泛之輩，每個人都是饒勇善戰，武功精湛的人，這二十六個武者如此伏擊這四個人，是他們畢生的第一次。

就連伍剛中，也是畢生的首次，所以他十分不安，連時震東也有些壯士無顏，這點周冷龍是看得出的，他天性比伍剛中狡猾，比時震東機智，他眼碌碌的看了看二人，低聲道：「將軍、伍寨主，鐵兄要我們伏擊『絕滅王』，也情非得已，他畢竟是捕快，知道如何捕人。況且『絕滅王』武功高絕，用痲藥箭射倒他，可免我方傷亡太重。」

柳雁平在一邊也道：「況且鐵神捕要我們只射『絕滅王』，不射別人，不會誤殺其他三人了。」柳雁平本就是十分機靈的人，他見時震東憂慮，以為他不想射殺那兩個兄弟：時正衝和時正鋒，所以特別這樣說。

時震東長嘆一聲，道：「我倒不是憂慮這個。我們如此暗箭傷人，是有失光明磊落，不過『絕滅王』武功奇高，鐵兄、周老弟、白姑娘等還沒有趕回來，也只好非用此法不可了。」

伍剛中冷哼一聲道：「把箭全射向『絕滅王』，鐵手也不是那個意思，只是『絕滅王』武功高絕，咱們全向他招呼也未必眞的能放倒他，若分四個人來射，力量分散，只怕功敗垂成，至多不過只殺傷了沈雲山，反而不美，不如集中力量，射倒了楚相玉。唉，這『絕滅王』，武功深厚，未能與之放手一搏，確為人生一大憾事也。」

時震東忽然沉聲道：「噤聲，他們近了，扣暗青子在手。」

伍剛中、周冷龍、薛丈二、原混天、柳雁平、田大錯各自手上扣住了暗器，靜靜等待。

各人靜靜地伏在雪堆上，呼息的熱氣融落了雪花。雪仍飛飄，各人竟覺得熱而不冷。

楚相玉、沈雲山、時家兄弟，已走得很近了。只聽楚相玉低沉而威重的聲音道：「不要把時震東將軍估計得太低，那一把火，只怕『天殘八廢』也討不了便宜，不過那八人殺戮太重，去了也好。……我們還是小心為重！」

四人行着，聽着，忽然間，一個威嚴的聲音道：「打！」

剎那間，打出來的暗器，箭矢，比雪花還密了十倍。

有的暗器發出破空的聲響，有的暗器有雷霆之聲，有的暗暗旋轉而來，有的暗器根本沒有聲音，更厲害的是那一排排的箭，比雨點還密。

楚相玉一抬頭，彷彿看見傾盆大雨！

他臉色變了，剎那間已脫下黑袍，露出紅色勁裝！

這漫天的暗器，一個人縱有七手八臂，也接不來。

以楚相玉的武功，暗器飛到三尺之內，本可用內力震下來，可是這百來樣暗器，猝然而發，楚相玉根本來不及運功，況且發箭的都是內力渾厚的人。

沈雲山完全呆住了，如果箭是向他射來，他早已變成了刺蝟。

「噗！」一枚青鋼鏢打向楚相玉胸前，楚相玉及時一側身，那一鏢打入左肩上，那一鏢是周冷龍發的。

「嗤！」一柄金刀也插入楚相玉的右腿上，這一飛刀是時震東發的。

楚相玉中了兩鏢，沒有第三枚暗器能再打中楚相玉了。

因為楚相玉忽然冲天而起，全身變了一片黑雲！

他的黑袍已除下，在他手裏舞成一片黑雲，所有的暗器打在黑袍上，就像打在鐵板上，全被震飛。

除了時震東的一記飛刀、周冷龍的一枚青鋼鏢及時擊中楚相玉外，其餘的暗器，都來不及擊中楚相玉，便被捲飛出去！

第一排暗器剛剛射完，第二排暗器立即扣上。

可是「絕滅王」絕不讓第二排暗箭有發射的機會。

他全身如一片烏雲，剎那間已衝入道旁的雪堆裏，同時間慘呼響起，四名軍士的屍身飛了，咯血紅了雪地！

時正衝、時正鋒也立即衝入伍剛中那一羣裏，速度之快，連「三手神猿」周冷龍也未及發出一鏢。

四名軍士立時截上了他倆。

同時間，那四名軍士只剩下兩名。

因為時正鋒手上已有了一柄劍，劍上滴着血；時正衝手上握了柄刀，刀沾血更顯鋒利！

那兩名及時退開的軍士是岑其藏與卜魯直，要不是他倆比其他軍士都强一些的話，早已沒命了。

他們怔在那兒，因為適才時正衝與時正鋒刀劍之勢，已把他們嚇呆！

時正鋒、時正衝已衝入雪堆裏，他們二人，果眞是勢不可當！

這時只聽時震東沉威而有力的聲音道：「圍捕楚相玉！伍寨主、大錯，我們來應付這三人。」

時震東的話一說出，震得人人耳邊轟然一响，楚相玉已中痲藥毒鏢，應趁此擒之才是，不能給「天劍絕刀」等人衝了陣腳。

伍剛中立時像一支箭般的射了出去，銀劍一劃，「仙人指路」，雷霆萬鈞之勢，直刺時正鋒。

時震東話才說完，提四十八斤鉛鐵重槍，「呼」地劃了三個金圈，「天火三耀」，直扎時正衝。

田大錯大吼一聲，雙掌一錯一分，「碎屍萬段」，直衝沈雲山。

時正鋒大叫一聲，反刀撩了上去，招法迅急，奇詭，直逼伍剛中。

時正衝怪叫一聲，劍走偏鋒，斜刺而出，反攻時震東！這對兄弟一旦見面，眞的拚出了命！

沈雲山一時被嚇呆了，但田大錯雙掌一起，「嗆」地一聲，他腰間足有七尺長的細刀已出鞘，橫劈田大錯腰部：「橫掃千軍」！

一時間，六人三對，已殺了起來。

周冷龍立時省悟自己目下的要務，放眼一望，楚相玉竟不見了。

楚相玉在混亂中衝入軍士陣中，瞬間已殺了四人，但忽然不見了，就似從空氣中消失一樣。

楚相玉已沒有衝出雪堆，也沒有倒退回路上，更沒有再殺人，忽然間沒有了動靜。

周冷龍却知道他們必需要在此時找到全身發軟了的楚相玉，一旦藥力已被「絕滅王」逼出，只怕難有人再制得了他。

想到這裏，他全身發熱，心跳急速，也不知是興奮，還是緊張！

周冷龍擊掌二下，躲在雪堆後的二十名軍士，全都站了起來。

——本來是廿六名軍士，但四人已死在楚相玉手下，兩人死在「嶺南雙惡」刀劍之下，只剩下這二十人。

周冷龍道：「楚相玉在哪裏？」

「我看見他衝入雪堆中。」

「他殺了錢勇。」

「他剛才掠過這裏，像一陣風。」

「我們都擋他不住，馬炳也死在他手下。」

「他好像流了很多血！」

「不，他是穿紅色的勁裝。」

「他不見了。」

「他的黑袍在這裏。」

周冷龍心中大亂，那些軍士也十分茫然。周冷龍飛躍過去，只見楚相玉的黑袍確在雪地上，像一隻黑蝙蝠，插滿了箭支和釘滿了暗器，有二處沾了血珠，看來楚相玉的確是受了傷，而且傷得不輕。

可是楚相玉却不見了，他在哪裏呢？不管他衝出去還是退回，那四十隻眼睛必然看得見。

周冷龍心中一動，楚相玉必像軍士一樣，躲在雪堆裏，這片地方的大小雪堆，竟有數百個，本來都是岩石，現在披了層厚厚的雪。

過了這些雪堆，又是一遍平地，楚相玉要逃，沒有理由會不被看見的，何況他穿的是與雪地鮮明對照的衣服，更何況他受了傷，中了痲藥。

所以楚相玉一定是躲進雪堆裏養傷，企圖逼出痲藥。

——獅是百獸之王，若是受了傷，也只得找一個黑洞養傷。

周冷龍跟了時震東這麼久，已養成一種特有的決斷力，他沉聲道：「他中了痲藥，躲了起來，找每一處雪堆，每一處可以藏人的地方，搜，搜！」

他「搜」字一出，柳雁平領了五人，立即在東面開始搜索；原混天也領了五人，從南面搜索；薛丈二亦領了五人，自西面搜索；其餘五人，跟在周冷龍身後，仔細去北面搜索。

這種四面地毯式的搜索方式，縱躲得再隱蔽，躲得再快，也得被搜出，不然的話，最終也得被逼至中央，四面是敵。

時震東麾下受過嚴格兵法的部屬，與「南寨」的兩大高手，都是非同凡响的。他們的搜查，精細、嚴密，每一寸雪地，用劍刺過，凡過處的積雪，都被推倒了下來。

這一來，雪堆再也藏不下人，少了後虞之憂。

地上倒下四名軍士，血洒雪面，他們若還活着，能不能指出楚相玉在哪裏？

他們不放過一草一木，但楚相玉呢？

楚相玉像眞的不見了。

×　×　×

「天劍絕刀」不是兩種兵器的名字，而是一種以刀劍為主的陣法！

時正衝和時正鋒衝來的時候，正是用這個勢不可當的陣勢！

可是時震東一上來便估計正確，以伍剛中攔走了時正鋒，他自己以一根長槍，纏住了時正衝，破了他們刀劍聯手之勢。

時正鋒的刀法凌厲、詭異，是伍剛中平生僅見的。

伍剛中的劍法奔雷閃電，也是時正鋒聞所未聞的。

這兩人一交上了手，便拚出了眞火。

時正鋒一上來便用「鍾馗捉鬼」、「醉丐打鑼」、「獨劈華山」、「劈磚碎石」等招式，步步進迫。

豈料伍剛中也不避反進，「長蛇入洞」、「直搗黃龍」、「長空一雁」、「碧落紅塵」等劍式，反刺過去。

兩人打了一陣，便逼進一步，轉眼間已貼身相近，刀劍莫及，忽然出掌，砰砰打在一起。

時正鋒本來刀法走歹毒狠辣，沒有料到這年邁的老者，居然比他還好勇鬥狠，同時只攻不守，兩人一貼近，時正鋒便用自己數十年苦修的「開碑掌」，意圖一掌把這老人摧倒。

兩人一擊之下，時正鋒只覺此人不但不年老力衰，而且掌力奇高，內力充沛，自己的「開碑手」竟攻他不下，時正鋒心中一凜，「一鶴冲天」，冲霄而起。

伍剛中一個「旱地拔葱」，也急昇而起，每人原地而躍，故仍是貼身而上，「呼」地伍剛中又攻出一掌。

時正鋒先起，伍剛中後起，但却後起先至，不在時正鋒之下，時正鋒心中一驚，一個念頭疾閃而過，江湖上傳說有個「南寨」，列為「武林四大世家」，老寨主年邁七十，但內力、輕功、劍法，仍稱天下三絕，莫非就是這銀鬚紅臉的老人？

時正鋒知道，他的刀法不在伍剛中的劍法之下，但內力略遜一籌，輕功却差了好一些，可是掌已劈來，他不得不硬着頭皮硬接。

那邊的時震東，以一根長槍，與時正衝的鐵劍，正打得性起。

長槍鐵劍，都是極其沉厚的武器，但一根長槍，被時震東舞得迅若遊龍，雲飛於空，那柄鐵劍，也被時正衝使得忽輕忽重，忽東忽西，忽剛忽柔。

時震東槍花「霍霍霍」三槍，正是「三人同行」，這招在鐵手與戚少商那一戰裏也有用過，時震東現下以槍使出，更加巧妙凌厲，這招勝在變幻莫測，三槍之中，只有一槍是眞的，每槍似眞似假，一旦守錯，必傷無疑。時震東以這招已不知挑下多少沙場名將！

時正衝臉色大變，突地吐氣揚聲，全力一劍刺出，「嗆」地一聲大响，劍槍已相交。

時震東這一招已被封住，原來時正冬

(震東)、時正衡、時正鋒三人，因是兄弟，本來叫做「神槍、天劍、絕刀」，三人武功相互十分熟稔，兄弟反目後，各人互思破對方的招式，時正衡剛才那一劍便是「必有我師」，剛好封住了時震東變幻莫測的長槍。

兩人震得手臂發麻，時震東大喝道：「棄劍投降！」

時正衡冷笑道：「你棄槍投降我今天也不會放過你。」

時震東怒道：「你——你敢對哥哥這樣說話？」

時正衡笑如夜梟，道：「有什麼不敢，爹娘我們都敢殺，何況是你！」

兩人一面說一面打，手下全不容情。

時震東道：「你——你已無藥可救，我就毀了你，以祭爹娘在天之靈！」

時正衡大笑道：「毀吧，若今天殺不了我，我和正鋒必有一天闖入滄州府，殺了你全家！」

時震東大喝道：「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

忽然長槍一橫，直推了過去。

時正衡一怔，他自小就知道時震東的武功，反目後也交手數次，一次是時震東擊敗了他，却沒有殺他，要他改過自新，黯然而去，一次是時震東沙場血戰而歸，十分疲憊，時正衡乘機出手，兩人俱重傷而歸；第三次是時正衡、時正鋒合擊時震東，重創了他，但被時震東的部下救走，這三次交手，時正衡從來沒有見過時震東用這種招數，莫非是新創的破他「天劍」的招數，時正衡心裏一凜，急急身退！

時震東這一招「橫槍」，本就是破「天劍」的妙着，但是時正衡只退不攻，「橫槍」的妙用就發揮不出來了。

時震東心頭大恨，用力握槍，「拍」的一聲，槍柄中折爲二，時正衡忽然向前衝出。

這一下突變，沒有能形容它的速度。

時震東槍一斷爲二，時正衡立時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反擊良機。

時震東的「神槍」已斷，沒有人會願意錯過這種機會。

每個人在急退的時候，都極難猛地停住的。

時正衡不但能，而且他根本不用停住，便由退轉而前衝。

他一衝出，一道劍光，直刺時震東胸膛！

但時正衡立時知道中計了！

時震東斷槍爲二，竟成了一棍一槍，棍架長劍，槍已如靈蛇一般飛來，抵住了時正衡的咽喉。

這才是眞正的破「天劍」的「神槍」絕招！

時震東料定時正衡一見破綻，定必全力搏殺，沒有留下後着。

沒有留下後着往往就是死路。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時正衡現在還沒有死，是因爲時震東不忍心下殺手。

他終於明白：神槍與天劍，不相上下，但神槍有兩柄，一柄擋住天劍，一柄便可以殺了使天劍的人了。

因爲要一擊而中，所以時震東並不先使兩柄槍，而在半途扼斷，才能够一擊收效。

時正衡呆住，忽然間，一個人向時震東背後飛撞而來。

這人正是時正鋒。

這時時正鋒與伍剛中交手第二掌，兩人全力相擊，因身在半空，伍剛中被震退七尺，而時正鋒却退飛丈遠。

時正鋒的退飛，剛好撞向時震東的背部。

時震東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避開，一條是借助正鋒一撞之力，向前一衝，可卸去大部份的力量！

否則伍剛中那一掌的力量，至少等於四分之一擊中自己。

可是時震東兩條路却不肯走，他既不願意走避讓時正鋒撞在時正衡的劍上，也不忍心向前一衝槍尖便刺入時正衡的咽喉上。

所以他只有硬捱，更不忍運功力反震傷時正鋒。

這兩人雖千般不好，但畢竟還是他的兄弟。

「砰！」時震東被撞得咯了一口血，左手槍尾反打，已點中時正鋒膝問兩處穴道，時正鋒雙足一軟，跪倒了下去，反過身來，刀才舉起，時震東的槍尾已輕輕壓在時正鋒的天靈蓋上。

也就是說，時正鋒一有妄動，他便可以立即把時正鋒打死；他的右手槍尖，仍頂住時正衡的咽喉，一動也不動，時正衡已嚇得臉無人色，只要槍尖前送半寸，他便活不成了。

伍剛中見時正鋒撞中時震東，心中大驚，但見時震東已雙槍制雙惡，而自己咯着血，心中很佩服起時震東來，一面走過去，一面道：「將軍——」

忽然時正衡慘笑道：「罷了，大哥，我不是你對手，還是死了乾淨。」說着竟仰頭向時震東的槍尖閉目撞了過去。

時震東一來沒料這個惡性難改的弟弟，竟如此壯烈；二是被那一聲二十年來未聽過的「大哥」，叫得心血激動起來，「哇」的吐了一口血，千鈞一髮間，把槍一抬！

「嗤」一聲，槍尖還是在時正衡的頸上劃了一道淺淺的血口。

可是時正衡的劍，忽然送出。

「噗」，劍刺入時震東的肚子，向背後穿出。

伍剛中自後面見時震東全力避免不殺時正衡，又見時正衡衝入，然後是一柄血劍，透背而出。

伍剛中心中一涼，虎吼一聲，如一隻大鵬般飛撲過去。

但已經遲了。

時震東沒有料到時正衡會下此毒手，中劍、痛吼，右手高舉的槍尖，立時全力插下！

時正衡拔劍不及，槍刺入腦中，眼前一黑，手一鬆，劍仍留在時震東腹中；他倒下。

那軟倒跪地的時正鋒却忽然乘機用手抓住了槍尾，一刀虎地劈出，劈在時震東背上，幾乎把他劈成兩半！

伍剛中已至，一劍「血債血償」，閃

電刺出。

時正鋒聽得破空之聲，欲閃避，足無力，被一劍貫胸而過，立時身死。

伍剛中扶住時震東，時震東目光散亂，一頸一臉都是血，掙扎道：「……一定……一定……要抓到楚……」

伍剛中點點頭，時震東沒有說下去，喘息了一陣，看看地上，忽然掙扎道：「……要把我們三人葬在一起，我們兄弟，生時不和，死時——」

忽然聲音嘶啞，已經氣絕。

伍剛中慢慢放下時震東的屍體，怔怔地看着手上的血發呆。

時震東之所以叫田大錯鬥沈雲山，因爲，在那大混亂的刹那，時震東仍沒有心亂。

因爲他管轄之下的四名統領，以田大錯武功爲最高，勝一彪次之，沈雲山第三，柳雁平居四。要田大錯戰沈雲山，至少有七分勝算。

現在七分勝算已變成了十分。

沈雲山的長刀，刀光閃閃，一丈以內的雪，都給他的刀風刨個清光。

可是，他的長刀却逼不走田大錯的金衣。

田大錯與沈雲山交手迄今一百四十二招，田大錯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一步一步地向沈雲山逼近。

田大錯每逼近一步，沈雲山的長刀威力便少了一分。

田大錯雖然平常莽急，衝動，但此刻他與沈雲山交手，够威，够猛，也够沉着、冷靜。

因爲他在與沈雲山相識的日子裏，與他正式因事衝突而交手，已經有七次。

七次以來，田大錯勝四次，和一次，被打倒兩次。那被打倒的兩次，都是因爲他急攻好勝，失手而被擊倒的。

因爲有這七場戰鬥的經驗，終於叫現在的田大錯步步爲營，沈雲山凡破綻必不放過而成名的「長刀迴天捲地四十九式」，便絲毫沒有用處了。

田大錯已經逼得最近，沈雲山的長刀簡直已經施展不開來了，沈雲山急退，田大錯急進，沈雲山左避，田大錯左衝，沈雲山右閃，田大錯右截，沈雲山逃不出田大錯的「分金手」，而「分金手」已衝破了「長刀陣」。

沈雲山汗水涔涔而下！

這時時震東、時正衡、時正鋒三人，已互拚身死。

周冷龍與柳雁平匆匆走來，他們已翻遍了每一草一木，什麼都找不到，正欲向時震東報告，赫然知道，時震東已經死了，刹那間悲慟襲來，呆立當堂。

田大錯這時已全力搶攻，他已貼近沈雲山，再也不怕他的長刀了。

雪地裏人影疾閃，兩名白衣人不帶一絲風聲，趕到這裏，看見時震東橫屍於地，也怔住了。

他們正是白欣如與周白宇。

田大錯一招「虎爪青鋒」，已抓住沈雲山的長刀，沈雲山一轉身，左手一個肘錘打出去，蓬然撞在田大錯心口上，田大錯還是捱了一記。可是沈雲山還未來得及把肘縮回，田大錯已抓住他的手，分筋、錯穴，「格勒」一聲，沈雲山左臂折斷，田大錯口溢鮮血。

又一陣脚步聲傳來，帥風旗帶領着二十名差役也趕了過來，鐵手跟在後頭。

鐵手心頭很是沉重，因爲他今天殺了很多人。

他平時只逮人歸案，很少作無故或無辜殺戮的。

但是他今天却連殺了六個人，六個殘廢的人。

還有兩個，雖不是他親手所殺的，但無疑也是爲了他，那兩人才被帥風旗和那二十名差役殺死。

田大錯這時越戰越勇，施「大擒拿手」，第二次拿住沈雲山的長刀，這次沈雲山怎麼掙扎也掙扎不脫了，何況沈雲山只剩下了一隻手。

沈雲山忽然一起脚，以脚蹬疾撞田大錯的鼠蹊穴！

田大錯這次已有了準備，雙膝一夾，「格」一聲，沈雲山的足踝被夾碎！

沈雲山慘叫，豆大汗珠疾湧而出，田大錯左掌切沈雲山右腋，右手一拖，沈雲山的右手立時又脫了臼，長刀落下。

沈雲山已失去鬥志，痛得死去活來，蹲在地下，不住呻吟，青筋滿臉。

田大錯眼珠子都紅了，他與沈雲山交手七次以來，只有這次他掛彩最輕，吼道：「你這吃裏扒外兔崽子，要不是你，將軍怎會死！你——」握拳又要搥了下去，忽然有一隻手握住了他的拳，就像鐵鉗挾住了鐵釘一樣。

那人當然就是鐵手。

鐵手向田大錯輕輕道：「不要殺他，我們都不是王法。」田大錯緩緩放下了拳頭，周冷龍點了點頭。

地上的沈雲山，忽然嘶聲大叫道：「你們有種就殺了我吧，我不要回大牢，楚相玉會替我報仇的，一個個的把你們殺乾、殺淨……」

沈雲山曾經是「鐵血大牢」的統領，他親眼見過「鐵血大牢」的情景，他寧願被打死當堂，也不願再回大牢，何況經過這一次後，不會再有人能從「鐵血大牢」裏逃得出來了。

周冷龍沉聲道：「沈雲山，你受朝廷的薪俸，你承時將軍的恩，却做出這種事情來！」

沈雲山在雪地上哈哈大笑，如夜梟啼，十分淒厲，他雙手一足已經折碎，不能動彈，但雙目發出火焰，似想跳起來把人吃掉：「哈哈哈哈哈……我有什麼不對？我有什麼不好？朝廷幾時體恤過民心，時將軍雖待我不薄，但我老母在跪聽聖旨時，打了個噴嚏，傳到皇帝耳中，便斬了我全家！——要不是時將軍維護我，我早死了！這是什麼聖上！何不讓給楚相玉去做，他重用我的才幹，看得起我，我爲他効勞，又有什麼錯？——如果我成功了，楚相玉也成功了，那我就是朝廷開國功臣，一品大將了，那時你們巴結我還來不及哩！哈哈哈哈……」

忽然，他眼中又射出了狂焰，道：「時將軍的恩義未報，是，我不對，但對你們的恩義，我在大牢裏，不殺你們，已算是報了！」

（下期續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小說　朱羽・文　盧令・圖

金菩薩（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邵機新押犯失職，本是難逃死罪，但他奸狡成精，預向醴親王先容，不特獲得撑腰，並說動醴親王向黄凱施壓力，黄凱也聽從了洪天鶴的獻計，大賣交情，將被拘受刑的蕭艷月交予邵機新保領出去，暗中釘梢，要追緝裴振宇，以圖追回人犯唐曉峯。裴振宇與胡子金分別後，返回寓所之際爲趙韻芬攔途勸阻，告知現時情況，要裴振宇暫避，裴振宇聽勸，重往見胡子金，把處境坦說，胡子金立偕他往見趙天行，了解概況後，胡子金恐趙天行以君子之風以鬥胡姬的小人手段會吃虧，但裴振宇堅信最後勝利必屬君子——

玄功懲惡吏　龍潭捋虎鬚

在這種情況下，裴振宇當然不能老是將話題放在唐曉峯的身上，胡子金不是神仙，不能預卜凶吉。

於是，裴振宇提到蕭艷月：「胡大夫，麻煩你已經够多，本來不該啓齒的，可是又覺得責無旁貸……胡大夫！你能不能想個方兒，將蕭姑娘護送出京？」

「我看，還是暫時讓她留在這兒。」

「爲什麼？」裴振宇有些意外。

「邵機新還可以利用，必要時可以藉蕭艷月搭綫。」

「如果邵機新已經和黄凱聲息相通，還能利用嗎？」

「以我的看法，邵機新和黄凱即使眞的聲息相通，那也是屈於形勢，是暫時的，不會久遠。」

胡子金的分析是否正確，那還要證之於來日，至少他的分析很精細。裴振宇只得退而求其次：「那麼，胡大夫抽個空到客棧去看看，憑你的敏銳觀察，一定看得出一些跡象，這對我們以後的行動也會有幫助。」

「好吧！我去一趟，有機會我也許還可以將你的關懷之意轉達給蕭姑娘。你呢？打算上那兒去？」

「能不能上你的藥舖子去等你？」

「不妥。白天人雜，而我又不在。這樣吧！你隨便上那兒去溜溜逛逛，稍晚一點再上藥舖子去。」

「好吧，囘見！」

胡子金怔怔地望着裴振宇的背影，彷彿若有所思。

裴振宇在京裏一住多年，當然很熟，平日無事，總喜歡逛逛琉璃廠路南的舊書齋，現在心情雖然欠佳，倒也不失爲一個好去處。

剛剛才翻了幾本字帖，突聽身後有人叫道：「裴先生！你好雅興呀！」

聲音很嫩，似乎是一個未成年的小伙子。囘頭看，是個面貌俊秀的男子，好面善，可就是想不起在那兒見過。

「怎麼啦？裴先生，不認識我啦？」

從聲音他才聽出，原來這個男子是胡姬裝扮的。

「是妳？」

「別大驚小怪的，有很多人注意咱們哩，

咱們就這樣幌過去，邊走邊聊吧！」

走了一大段路，裴振宇的心情才稍稍平定下來，轉頭問道：「胡姑娘！妳怎麼找到我的呀？」

胡姬神秘地笑笑，沒有作答。而她提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裴先生，你可知道你的處境很危險麼？」

「知道。」

「你可知道我的處境跟你也差不多？」

「是嗎？」裴振宇的反應很含蓄。

「令親已經救出來了，可是我已經變成了九門提督所追緝的要犯。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誠意遵守我的約定。」

裴振道宇：「一定遵守，我不是一個三心兩意的人。」

「好！我現在告訴你幾件事：第一，今晚的約會取消了。等風頭過去再說。放心，令親很安全。」

「嗯！」

「第二：爲了表示你對我有誠意，有信心，你必須遠離幾個人。裴先生，這是你必須遵守的。」

「妳說吧，都是那些人？」

「趙家兄妹。」

「還有呢？」

「傷科大夫胡子金。」

「胡姑娘，胡子金是我唯一的好友，你知道嗎？」

胡姬冷冷地說：「那麼你就在好友與令親之間作一個選擇，一句最常聽的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胡姑娘！」裴振宇的語氣不卑不亢，很有分寸：「我很敬重你，也很信賴你，反過來我也希望你能夠敬重我，信賴我，如果我連交朋友的自由都沒有，那就太過份了。」

「裴先生！我不是約束你交朋友，而是在替你選擇朋友。你跟胡子金認識很久？你了解他的過去嗎？你了解他接近你有什麼特別用心嗎？我不願意在你面前說任何人的壞話，因爲別人早已在你的面前說過我的壞話。如果我跟他們一樣，一定會增加你的困擾。不過，我剛才所提的要求，一定要你作到；尤其是胡子金，更要徹底斷絕來往。」

胡姬這番話說得合情合理，娓娓動聽。

「胡姑娘！妳應該了解我目前是驚弓之鳥，連個安身之所都沒有。如果胡子金也要斷絕來往……」

「你可以囘到櫻桃斜街的寓所居住。」

「不行啊！九門提督正在派兵搜捕……」

「裴先生！你爲什麼不能相信我的話？囘到櫻桃斜街去，我担保你一點兒事也沒有。」胡姬說得斬釘截鐵。

不過，裴振宇却不敢輕信她的話，面現猶豫之色。

「裴先生！金菩薩還在你手裏，而我的目的就是要買到那一對金菩薩。在我目的未達之前，我希望你出事嗎？」

對呀！這種解釋裴振宇是絕對相信的。

裴振宇道：「胡姑娘！如果他們到櫻桃斜街去找我呢？」

「你趁黑夜囘去，連樓下的大媽都不要讓她知道，買點吃的，喝的，等候兩三天不下樓。趙家兄妹也好，胡子金也好，他們都想不到你會囘到那兒去的。」

雖然裴振宇還沒有打算接受胡姬的建議，他已經就有一種被孤立的感覺了；這也許正是胡姬的策略，將他孤立，然後才好下手。

「裴先生，我眞不明白你還在猶豫什麼。爲你，我犯下了滔天大罪，這些表現難道還不够麼？」

裴振宇迫於無奈，只有答應了：「好吧！我聽妳的話就是，不過，這件事不能拖，夜長夢多……」

「放心！我也不想在這兒耗下去，兩三天之內九門提督稍一放鬆我就先設法先將令親送出京城去，不管有任何情況我都會主動跟你連絡……好了！我先走一步。」

在裴振宇的感覺中，胡姬這個女人是非常精明，厲害的，但未必是個小人。有了這種感覺，他對胡子金及趙家兄妹的信賴就打了折扣。如果胡姬此舉是有什麼用意的話，她的目的顯然已經達到了。

裴振宇和胡姬分手之後，繼續去逛書齋，順便買了幾本書，當然也去買了些吃的，喝的，看樣子他是眞打算把自己關在那個小樓上了。雖非心甘情願，而他也認爲胡姬的話頗有道理，他沒有理由去信任胡子金。

他信任胡姬也是件危險的事，但他現在已無法顧及，因爲唐曉峯在胡姬的手上，而營救唐曉峯又是他所擔當的便命，人已救出，絕不能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呀！

他決定順其自然，自然才是最有力的主宰者。

× × ×

蕭艷月的心情是矛盾的，她渴望見到裴振宇，却又不願裴振宇到客棧來找她。她不是沒有頭腦的女人：黄鈞那副冷漠的嘴臉仍然鮮明地印在她的腦際，若說九門提督黄凱會賣邵機新的面子准她保出來候傳，那是不可能的事。

顯而易見，這是欲擒故縱的手法。

說一句很不尊敬的話，風月場中的女子對「客人」都有很好的記憶力，因爲那就是她們的財源。所以，胡子金在店堂中剛一落座，她就注意到了：這不是那晚和裴振宇同座的人麼？他這會兒出現在這裏有沒有特殊的意義呢？

也許是湊巧吧！但也許……蕭艷月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當年在北京，不管茶樓酒肆，來個三兩次就會變成熟客，蕭艷月毫不費事地就將胡子金的身份打聽明白了。

儘管她此時的心情濩落，她還是擦了擦胭脂，抹了抹粉，免得面孔焦黃枯蠟的，幹那一行就得像那一行。

她來到店堂，沖着胡子金一搖三幌地走過去，嬌笑連連地說：「喲！這不是胡大夫麼？咱們長遠不見啦！」

她的嗓門，提得很高，似是故意讓別人聽到。

胡子金早就認出她是什麼人，却故作不識地問道：「這位姑娘是……？」

「喲！胡大夫可算是貴人多忘事，上囘我扭了脖子，還是胡大夫給我治好的哩……前幾天我看見有位爺們跟您坐在這兒喝酒，不巧我正好有事出去。等我囘來就不見影兒啦！」蕭艷月很技巧地提到了裴振宇。

「哦！我可眞忘啦！近來還好嗎？」

「唉！我有個渾身痠痛的毛病，近來又發了。」

胡子金道：「敢情是風濕症吧！那又得趕緊治療哩！」

「風濕症？大夫您這一提呀！我可想起來了。我是杭州人，杭州一到夏天老是有陣雨，我又常常遊湖，上船的時候天色挺好的，一會兒天又變了，因此常常淋雨……」

「蕭姑娘！妳這麼一說可就對啦！準是風濕症，得趕緊治療，妳瞧什麼時間有空，上我那兒去一趟。」

「嗯！我夜裏就來，方便嗎？」

「行呀！我給妳拔拔火罐子，要愈快愈好呀！」

「胡大夫！您坐會兒，不陪您啦！」蕭艷

月又同到後面房裏去了。

現在，她的心情寬鬆多了；因爲她已經肯定胡子金是爲裴振宇而來的。她沒去過胡子金的傷科診所，而胡子金却也煞有介事地與她亂扯一通，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她又找來那個小伙計，將胡子金的傷科診所問了個一淸二楚，然後就是盼天黑，這一段時光可够她捱的。

好不容易捱到上了燈，蕭艷月連忙出了客棧，叫了一輛洋車，跟車夫說明了地方。而且她還教車夫不要將車蓬撑起來，以便隨時察看後面是否有人跟着。

途中，她又故意教車夫拐進僻靜的胡同，最後，她確定的確沒有人跟着她，這才放寬了心。

車到胡子金那兒，只見胡子金早就站在門口了。他的目光望向洋車拉來的方向，顯然也在防範後面釘梢的人。

進入診所，胡子金吩咐小徒弟們關門收店，這些情況看在蕭艷月的眼裏，她心裏就更加踏實了。

「蕭姑娘！妳是摔着了？還是……方才在天橋我不方便說，妳好像受傷不輕哩！」胡子金還在打馬虎眼兒。

「胡大夫！」蕭艷月冷冷地問：「你眞不知道嗎？」

「這……我怎麼會知道呢？」

「胡大夫！我沒上你這兒來過，而你却假裝認識我，這還不够明白嗎？胡大夫！裴先生在那兒？」

「那個裴先生？」胡子金還在裝迷糊。

「就是那天跟你同桌喝酒的裴先生呀！」

胡子金站了起來，踱了個圈兒，緩緩地開了口：「蕭姑娘！咱們先談談妳，昨晚妳被九門提督抓去了，是嗎？」

「是的。」

「提督衙門・是不好進去的，妳受够了苦吧！」

「還好。」

「妳是說，提督衙門裏的人・對妳還算客氣？」

「我是說，我還熬得住。胡大夫！除死無大災，你說對不對？」

「實在令人佩服。那麼，妳是什麼也沒有招？」

「是的。其實，也沒什麼好招的。」

「事實上妳曾經爲裴振宇在邵總管那兒搭過橋。」

「是裴先生告訴你的嗎？」蕭艷月反問。

「是的。大概妳也看得出，我是可以信賴的。」

「這件事就是他們抓我的理由！也是審問我的重點，但是我沒有說，我寧死也不會把裴先生扯出來。」

「照說，妳嫌疑很大，而且妳又沒有口供，他們爲什麼會放妳呢？再說，邵機新在黃凱那兒也說不上話呀！」

「胡大夫！這是欲擒故縱的手法，這還不够明顯麼？」

「蕭姑娘！現在該談到裴先生了，昨晚他整夜待在我這兒，今晚也約好了要來的，但他却沒有來。」

「哦！他已經知道我出事了嗎？」

「當然知道。我去天橋，也是他教我去的。他一直很惦記妳，也覺得對妳過意不去……」胡子金憂心忡忡地嘆了一口氣：「唉！現在我却要惦記他了。」

蕭艷月吃驚地問：「胡大夫！你認爲他出事了嗎？」

「蕭姑娘！他關心妳，一定想早一步知道我帶同來的消息，他怎麼可能不按時來呢？除非他遇到了什麼……」

突然，外面响起了擂鼓般的拍門聲。

「開門！開門！」吼叫聲也同時响起。

蕭艷月不禁大驚，而胡子金却非常鎭靜。他一面吩咐小徒弟去開門，一面教蕭艷月爬在一張木板床上。

他迅速地拿起火罐子，在裏面燃上了黃裱紙，左手撩起蕭艷月的上衣，右手將火罐子扣在她那赤裸的背上。

他的手法是那樣熟練，態度是那樣鎭靜。

進來了好幾個大漢，胡子金瞄了一眼，就知道是提督衙門的捕快，而他並沒有理會，只是雙手按着火罐子。

「誰是這裏的主人？」帶頭的喝問。

「是我。」胡子金轉過頭去同答。

「有人密告，說你這兒窩藏亂黨，咱們要搜。」

胡子金故作驚訝地說：「是那個爛舌根的亂栽贓呀！我這兒只有兩個小徒弟，一個女病人，再也沒別人啦！」

「搜！」帶頭的沉聲下令，揚手一揮。

胡子金的家眷根本就不住在這兒，前前後後不過三間屋，一會兒就搜遍了，當然搜不出什麼來。

那夥人悻悻地走了。

待小徒弟重新關上門，胡子金才移開了火罐子，他背過身子，好讓蕭艷月整理衣裳。他的確是一個君子。

「蕭姑娘！」他輕輕地問：「路上有人跟着你嗎？」

「我留意過了，沒有呀！方才我來的時候，你不是站在外面看嗎？後頭根本就沒什麼人跟着呀！」

當時胡子金的確留意過，眞沒有發現任何跟踪的跡象。那麼，這批捕快又是根據什麼綫索來的呢？

「對了！」胡子金突然雙掌用力一擊。

「怎麼啦？」

「蕭姑娘！我明白了，妳已經來了好一會兒之後搜捕的人才來，由此可見那夥人並沒有跟着妳。」

「那他們又如何知道我在這兒呢？」

「是車夫報的信，準沒錯兒。」

「車夫？我跟他沒怨沒仇的……」

「唉！蕭姑娘！他們也是被逼迫的呀！一定是黃凱下令關照所有的車夫都得留意妳的行踪，妳出門總得坐車是不是？這一層咱們方才倒還沒有留神哩！」

「胡大夫！看起來裴先生沒來是有原因的，他一定是早就得了消息，要是他剛才也在這兒的話……」

「蕭姑娘！現在妳該作個打算了，」胡子金神色凝重地說，「如果妳不打算留在北京，我就想個方法送妳出去。一來嘛！妳不必作無謂的犧牲，二來也免得裴先生終日掛念……妳合計合計吧！這事兒我不能替妳拿主意。」

蕭艷月似乎有什麼話要說，又難以啓齒的樣子。沉吟良久，她才緩緩開了口：「胡大夫！關於我，裴先生談過多少？」

「他沒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來。」

「胡大夫！你看出什麼來着？」

「蕭姑娘！這件事是瞞不過人的，你倆過去感情不錯，現在還不錯，要不然妳也不會心甘情願地爲他受罪了。」

「胡大夫！幹咱們這一行的根本就失了格，化錢的大爺們高興了就把咱們當花兒看待，放在鼻尖下嗅嗅，拿在手裏拈拈；不高興就拿咱們當畜牲，踢過來，踢過去。裴先生不同，他尊重我，他……唉！我跟他談感情是不够格的，但我够格爲他死吧？胡大夫！我够這個格嗎？」

她的語氣誠摯，神情幽怨，每一個字都是從心眼裏發出，沒有半點虛假，任何人都聽得出來。

胡子金當然不例外，他深深地感動了。

「蕭姑娘！我本來也贊成妳留下來，我也知道妳願意爲裴先生而死，問題是，妳就是死了也未必對他有帮助呀！所以，我勸妳離開北京，愈快愈好。」

「胡大夫！你是說，我連爲振宇死的資格都沒有嗎？」

「不！」胡子金堅决否認。「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是這意思，你只是不好明說而已。」

「蕭姑娘！那是妳誤會了，我絕對看得起妳……」

「胡大夫！你如果眞看得起我就讓我留在北京，有許多事情我都可以作。女人有不及男人的地方，但也有比男人方便的地方。我想將來一定有機會用到我。」

胡子金沒有再堅持了，他深深了解這種歷經風塵的女人心理，當她們有所决定時，任何因素都不可能使她們改變。她們的恨固然强烈，愛也同樣强烈。

他不再將話題纏繞在蕭艷月的去留上，也沒有去探索裴振宇何以未歸。他開始詢問蕭艷月被捕又獲釋的經過，他問得仔細，她也敍述得清楚。最後，胡子金獲得了極爲深刻的印象，當然也使他得到一些結論和滋生一些警惕。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提督的幕府洪天鶴，那不是個絕對可以信賴的人，而蕭艷月曾在他面前提到過裴振宇。

再就是邵機新仍有貪念，這個人在必要時還可利用。

「蕭姑娘！妳可以同客棧去了。」

「胡大夫！你不設法找找振宇麼？」

「妳暫時將裴先生從妳的腦海中丟開，就好像從來不認識這個人似的。這幾天待在客棧裏別亂跑，我會找理由去看妳。如果邵機新來找妳，妳就設法敷衍他。」

「胡大夫，振宇不會發生什麼危險嗎？」

「不會。」胡子金說得很肯定。「裴先生不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但也很善良，所以，吉人自有天相。」

× × ×

花窗敞開着，晚風吹進，燈影搖曳，黃鈞那張白白的面孔看起來忽明忽暗，更增添幾分陰森森的氣氛。

洪天鶴負手窗前，看着黑沉沉的穹蒼，他絕不是在數天上的星星，在他眼裏，黑沉沉的天幕似乎蘊藏了無限玄機；要不然，他怎麼會一看就是好一陣子呢？

黃鈞原先一直忍耐着，逐漸他有些忍不住了，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洪天鶴的身後，輕輕地喊了一聲：「洪伯伯……」

洪天鶴並沒有同轉身來，而他的目光仍然凝視着黑沉沉的穹蒼；仍在試圖探索難以理解的玄機似的。

「洪伯伯！你想出一個頭緒來沒有呀？」

「鈞少爺！」洪天鶴的語氣不疾不徐的，顯示他胸有成竹。「亮燈前我跟你爹還談過，今兒個一整天，京城裏各處都搜遍了，沒有發現一個行跡可疑的人，這……好像那帮傢伙都鑽到地裏去了……對了！你爹幾時同來？」

說到這兒，洪天鶴才轉過身來。

「誰知道王府的壽宴要鬧到什麼時候？」

「鈞少爺！我倒有個主意，只是……唉！你如今是公子哥兒的身份，這個主意對你也許不太適合。」

黃鈞道：「洪伯伯！可別那麼說，您有什麼主意呀？」

「鈞少爺！以你的武功來說，穿牆越戶，就像平常走路一樣輕鬆，我贊成你不妨今晚到奇珍齋去走一趟。」

「幹什麼？」黃鈞似乎一時還沒有會過意來。

「當然是去探探那尊金菩薩的下落呀！」

「是軟探？還是硬探？」

「鈞少爺！如果來硬的，那還用『探』字幹嗎？索性就派大隊人馬去搜查不就結了嗎？鈞少爺！這種事咱們還幹不得，再說奇珍齋在京城名氣大得很，不好惹的。」

「洪伯伯！不瞞您說，這個主意我早已想過了，不過，我又想到一層，奇珍齋眼看如此貴重的寶物，還會不好好收藏嗎？去了也是白去，探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好！這得以後再商議，鈞少爺！蕭艷月鬧風濕，到胡子金那兒去看病，你對這樁事有什麼看法？」

「方才咱們不是以爲她到胡子金那兒是去會什麼人的嗎？結果咱們派人去也沒發現可疑的人呀！」

「鈞少爺！如果她是去找胡子金商議什麼，或者請姓胡的向什麼人留個口信之類，難道不成麼？」

黃鈞的兩眼瞪得很大，他突地抬手一拍前額，大呼小叫地說：「咱們把胡子金抓來拷問不就行了麼？」

「怎麼啦？鈞少爺！我跟你說過多少遍啦！你別老是記着你是提督大人的少爺，你就當你是個江湖人物，你追查的不是被刧人犯，也不是什麼亂黨，是那兩尊金菩薩，你能動不動就抓人？動不動就拷問嗎？鈞少爺……」

「洪伯伯！你曉得我是個急性子，您呢？又慢吞吞的，你好歹快些想個對策，要不然可要把我鱉死啦！」

「鈞少爺！不用急，金菩薩還沒有被人搶走，早晚會陳列在你書房的架子上，你難道信不過我的計謀？」

黃鈞是屬於自負，冷傲那一類典型的人物，但他在洪天鶴面前却像一頭哈巴狗那樣溫馴，他眞是那麼尊師重道嗎？當然不是。洪天鶴必然有什麼特殊的手法鉗制着他。

其實，洪天鶴又何嘗不是用某種手法鉗制着九門提督黃凱呢？只是受制的人自身沒有覺察而已。

黃鈞低下頭沒有表示什麼，他當然不能說對洪天鶴不予信任。卽便他眞有這種想法他也未必敢說出來。

洪天鶴也就趁這個機會離開了，臨走時，他還拍拍黃鈞的肩頭，以示撫慰。在他眼裏，黃鈞只是個小孩子。

他並沒有同到自己的房裏去，當然，此刻上床睡覺還嫌太早，平常此時，他多半在書房裏一個人研究圍棋。

此刻，他走向側院，那裏是家將們練功的地方。早晨和黃昏這裏是最熱鬧的地方，此刻，却悄靜無聲。

洪天鶴剛一站定，就有個人影，閃到他的身邊。

那人沒出聲，只聽洪天鶴輕輕問道：「備妥了嗎？」

「妥了。」那人輕輕地同答着。

「不管是大人問起也好，少爺問起也好，都說我睡了。約莫十點鐘光景，打開側門等我同來。」

「是！」那人同答之後，立刻超前往側門跑去。

洪天鶴悄悄地走出側門，外面停了一輛馬

車。他上了車，車夫問都沒有問，就駕車走了。馬蹄還特意綁了稻草，車轆轆也上了油，行走間一點聲响也沒有。

幹嗎呀？九門提督的幕府還怕誰查問不成嗎？

看來這老頭兒挺詭的，他的確是一個喜玩詭計的人物。

去那兒？車夫顯然早就得到了吩咐，馬車以不徐不疾的速度行駛，終於在琉璃廠路南奇珍齋的門口停了下來。

怪事！洪天鶴上這兒來幹什麼呀？

洪天鶴下了車，進了店，小伙計，二櫃，照例迓迎不迭，當然也將他迎進了那間專門接待大主兒的小廳。

少不了敬菸，奉茶，然後才問到了貴客的來意。

「老朽是專程來拜訪齊老先生的。」洪天鶴說。

「巧着哩！」二櫃說道：「齊老先生正巧在。」

不多一會兒，齊殷中就來了；他先以鑑定古物的謹慎目光打量洪天鶴，然後才心懷戒意地坐下。

「齊老先生！」洪天鶴以極爲誇讚的口氣說：「早就風聞大名了，今天有件事情要麻煩老先生。」

「不敢！」齊殷中說話很謹慎，彷彿已經看出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來了。「殷中只是徒具虛名而已。」

「齊老先生！直截了當地說吧！我生平無所好，就是喜歡收藏古董，最近，我得到了一件異寶。」

「哦！那必然是件價值連城的古玩啦！」

洪天鶴道：「值不值錢，還要經過老先生法眼鑑定呢？」

「那麼，東西帶來了嗎？」

「沒有。想請齊老先生到舍下走一趟，我是親來迎迓的。至於老先生鑑定的費用，一定從豐，一定從豐！」

齊殷中道：「我想知道一下，是一件什麼樣兒的古玩。」

洪天鶴壓低了嗓門，說道：「是一尊金菩薩。」

「金菩薩？」穩健的齊殷中也不禁大吃一驚。

洪天鶴根本就不去注意齊殷中的反應，又接着說下去：「據寶物誌上記載，這金菩薩共有一對，合則價值連城，分則所值有限。我雖然只得到其中之一，已令我喜不自勝，但不知是假是眞，所以要請老先生去詳加鑑定。」

齊殷中嗜古物如命，難免見獵心喜，但他還不敢實話實說，於是先打聽對方的來歷：「請問貴姓大名？」

洪天鶴道：「莫非請求鑑定古物還一定要留下姓名？」

「不不不！」齊殷中訕訕地說：「老先生誤會了，請教貴姓大名只不過便於稱呼，沒有別的意思。」

「齊老先生！並非我故作神秘，想必你也聽過兩句古話——四夫無罪，懷璧其罪。家藏異寶，難免遭人覬覦，還是小心些，勿露姓名，免得傳揚出去。」

「是是是！應該小心。那麼，老先生將那尊金菩薩帶來了嗎？」

洪天鶴道：「沒有。那麼貴重之物豈可隨身携帶呀！」

「老先生是要我到府上去鑑定？」

「是的。至於費用，我願意加倍奉贈。」

「那倒是小事了，」齊殷中站了起來。「這就走嗎？」

「齊老先生請！」洪天鶴始終表現得很有禮貌。

二人出了奇珍齋，上了車，車夫又不待吩咐就駕動了車子。此刻齊殷中才發現運馬蹄都用稻草包了起來。心裏暗想：這位老先生也未免太過謹慎了；如此愛古物，似乎有點兒受罪，這種嗜好跟戴上鎖鍊又有什麼兩樣？

車簾兒是垂掛下來的，齊殷中也不知道馬車駛向何方，他趁這個機會閉起眼來養養神，可是思潮却無論如何也停不下來。從穿着及言談舉止上看來，這位老先生都應該是豪門中人，可是，眼光中又有那麼一丁點兒邪氣。

齊殷中鑑定古物是行家，閱人却沒有什麼經驗。但他畢竟活了一大把年紀，多少還是看出一些名堂。

約莫過了半個鐘頭，車子停下來。

洪天鶴撩開車簾，請齊殷中下車。

下車後，齊殷中才發現馬車停在一條胡同裏，四週一遍黑，看不到一點燈光，附近不像是高尚的住宅。

一間屋子的門打開着，門口站了幾個人。只聽洪天鶴吆喝道：「還不快過來攙扶齊老先生。」

地方不熟，天又黑，齊殷中也的確需要別人攙扶。

進入那座宅子之後，齊殷中不禁暗暗皺起了眉頭。看陳設，跟洪天鶴根本就不配，而且沒有看見一件古玩擺設。

「齊老先生！」洪天鶴超前帶路。「請到裏邊來。」

進入另一間房，沒有一扇窗戶，更妙的是，房裏除了一張方桌，幾張條櫈之外，是什麼也沒有。

房門嗒地一聲關上，跟進來的幾個大漢並沒有退出去。

這時，洪天鶴的臉上突然浮現了獰厲的笑意。

齊殷中發現情況有點兒不對了，但他還很沉得住氣。年紀活了一大把，就算遭了橫禍，也不算短命。

「齊老先生！」洪天鶴的語氣還是很溫和，他在齊殷中對面坐下。「咱們現在來談談金菩薩的事吧！」

「鑑定是要看，要細看，不是在嘴皮子上談的。」

「我要談的．不是這尊金菩薩，而是另外一尊。」

「另外一尊！另外一尊在那兒呀？」

洪天鶴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在奇珍齋。齊老先生！前兩天奇珍齋以三萬龍洋當進一尊金菩薩，是不是？」

「我不知道。」如此回答，是齊殷中早就決定了的。

「你不知道？齊老先生！你可把我弄糊塗啦！」

「醴親王王府的邵總管也問過這件事，我也照樣回答說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齊殷中的語氣非常硬。

洪天鶴發出一連串冷笑：「嘿嘿！齊老先生！我眞不敢相信剛才那番話是你說的，你再說一遍好嗎？」

「再說一遍也是一樣，不知道。」

「齊老先生！你的老骨頭跟你那張嘴吧一樣硬嗎？」

這已經表明態度了，如果齊殷中不肯合作，洪天鶴就要拆散他的骨頭；換句話說，如果他不將金菩薩的事作一個交代，他就休想活着離開這兒。

齊殷中也是個脾氣很倔的老頭兒，邵機新曾以醴親王的大帽子壓他，而他都沒有就範。

別人若想逼出金菩薩的事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不過，他並沒有一口回絕，因爲他也想摸摸對方的門道。

「老先生！你這樣沒頭沒腦的，教我怎麼個回您的話呀！」齊殷中神色很鎭定，語氣也很平穩：「奇珍齋是百年老字號，不管是典押，寄賣，也不管是多貴重的物品，顧客都信得過，爲什麼呢？因爲，奇珍齋最講信用，最守店規。老先生！保守顧客秘密，也是店規之一呀！」

「齊老！」洪天鶴冷冷地說：「我可不管什麼店規不店規，也不管什麼信用不信用。我只問你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一個也不能拉，你都得給我老實回答。」

「三個問題交換三個問題如何？」

「怎麼，齊老？你要跟我討價還價？」

「這是在商言商嘛！」齊殷中也開始耍油滑了。

「你是說，我要回答你的問題之後你才回答我的問題，是嗎？」

「是的。如果你有一個問題不回答，或者回答得不能令我滿意，我也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好吧！」洪天鶴作了暫時的妥協。「你問。」

「我先要請教老先生貴姓大名。」

「老夫姓洪，名天鶴。」

齊殷中道：「哦！洪先生！打聽金菩薩有何目的呢？」

「想得到它。」

「哦！如果我堅持不回答洪老先生的問題，你會如何對付我呢？」

「我會拆散你一身老骨頭，齊老！現在你的問題已經問完了，你認爲我的回答還能令你滿意嗎？」

「嗯！我認爲你說的都是實話。」

「那麼，現在我可以問你了吧？」

「當然可以。別說三個問題，就是三十個問題我也據實回答。不過，涉及金菩薩的問題我一概不答……哦！不是不答，是無法回答，因爲我並不知道。」

洪天鶴突然發現自己被戲弄了，不禁惱羞成怒，但他並沒有立刻發作。在一瞬間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對付齊殷中這種渾身佈滿傲氣的人，用硬法子是無濟於事的。

「齊老！我很服你，不過，你這樣作可能會害了別人。你想到過嗎？」

「我會害誰？」

「奇珍齋的店東，頭櫃，二櫃，以及那些夥計們，我勢必要從他們身上動手，他們如果說了……」

「他們跟我一樣絕不會說的。」

洪天鶴道：「他們不說，我會肯罷甘休嗎？我一定會用酷刑拷問他們。試想：你這不是害了他們嗎？」

「洪先生！難道就沒有王法了嗎？」

「嘿嘿！」洪天鶴發出一聲冷笑。「齊老！你眞是個老天眞！王法，王法是什麼你知道嗎？王法就是拳頭，就是那些大漢手裏的皮鞭。在這間屋子裏，我的話就是王法。我要你死，你就死！要你活，你就活，明白嗎？」

「明白。」

「那麼，你就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

齊殷中道：「好！咱們來試試看，你先問第一個問題。」

「那尊金菩薩是什麼人拿來典當的？」

「對不住！按照店規，我們不能說。」

「聽說金菩薩有兩尊，是嗎？」

「我也曾這麼聽人說過，眞假不知。」

「最後一個問題：金菩薩放在何處？」

「不知道。」

「齊老先生！這種回答．是不能令我滿意的。」

「我眞的不知道，因爲我只負責鑑定物品的眞僞，並不負責保管。事實上除了店東之外誰也無權保管。」

「你最少也該知道奇珍齋一向是如何收藏貴重物品的吧？按理說，店東總會跟你商量，」

「錯了。店東不會跟我商量，我也不主動打聽。」

洪天鶴似乎發現他即使說破了嘴唇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將頭一歪，作出了一個狠狠的暗示。

那幾個大漢一湧上前，七手八脚地將齊殷中架住了。

齊殷中當然明白自己的命運，但他仍然很鎭定地說：「你即使拆散我的骨頭，我也不知道金菩薩在什麼地方。」

洪天鶴氣沖沖地往外走，不過，他又打了一個手勢，一個大漢悄悄地跟了出去。

洪天鶴低聲吩咐：「小心點！可別把他那身老骨頭眞給拆散了。」

他吩咐完畢之後，轉頭走了出去。

馬車仍在等待着，他又上了那輛馬車。

車夫這回問話了：「洪教席！您老去那兒呀？」

「天橋。」

天橋這會兒已經很靜寂了，書場已散，戲園子也已收鑼。不過，包了馬蹄的馬車並沒有給這靜寂的夜裏帶來多大的騷擾與不安。

洪天鶴只說了天橋兩個字，而車夫却將馬車駛到蕭艷月所居住的那家客棧門口才停下。由此可見，其中許多細節，都在事先經過安排了。

店門半關，可是小二仍然出來迎客，當他發現洪天鶴未帶行李，才知道來客不是來住店的。

「大爺！爐火封了，沒吃的啦！」

「我來看一個朋友。」

「成！住那號房？我給您帶路。」

「蕭姑娘！我可不知道她住在那號房。」

「蕭姑娘嗎？」店小二似乎很感意外。「她身子骨兒不舒坦，不見客哩！」

洪天鶴道：「小二！我不是客，是朋友；是她的朋友。」

「那麼，我能先去通報一聲嗎？」

「行！行！你告訴她我姓洪……」

店小二話還沒有聽完，就掉頭往裏跑了。

蕭艷月一聽說有個姓洪的老先生來訪，忙不迭整裝迎了出來，在她心目中，洪天鶴還是她的救命恩人哩！

「哦！原來是洪老先生，沒想到……」

「蕭姑娘！」洪天鶴神情凝重地說：「事情非常緊急，我有話要跟妳談，能到妳房裏去坐坐嗎？」

「好呀！」蕭艷月沒有拒絕的理由。

進入房中，洪天鶴立刻就說道：「蕭姑娘！妳曾經跟我提過一個姓裴的，妳知道他如今在那兒嗎？」

「不知道呀！」蕭艷月說的是眞話。

「蕭姑娘！妳爲什麼不說老實話呢？」

「我眞不知道呀！」女人是比較接受現實的。蕭艷月雖然閱人甚多，但到目前爲止她還沒有看出洪天鶴的壞心眼兒。因爲洪天鶴出面使她不再受酷刑拷打，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洪老先生！我並沒有說假話。」

「我在找他。」

「你找他！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嗎？」

洪天鶴道：「我要護送他立刻離開北京，

愈快愈好。」

「為什麼？」蕭艷月大驚失色。

「因為九門提督正派人嚴密緝拿他。」

蕭艷月惶聲道：「哦！難道他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重罪嗎？」

「據說，裴振宇是亂黨的首領。」

亂黨的首領？在蕭艷月的心目中，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他有一個親戚與亂黨有一丁點兒關係。

「洪老先生！這可能是冤枉的。」

「唉！這年頭還有什麼冤枉呀？九門提督是奉到醴親王的面諭，王爺還不是受了總管邵機新的挑唆。蕭姑娘！妳要是把邵機新當好人，那妳可就錯啦！」

蕭艷月沒有吭聲，既不敢附台，也沒有反對。

「對了！蕭姑娘！我還要問你一樁事。」

「什麼事呀？」

「聽說，裴振宇有兩尊祖上傳流下來的金菩薩，價值連城，妳見過嗎？」

「沒見過。」蕭艷月說的倒是實話。

「聽說過嗎？」

「也沒有聽說過。」

「我聽到一些閒話，就是為了這兩尊金菩薩，還有許多江湖人物也在找他，裴先生的處境眞是危險極了。」

「說的是呀！」蕭艷月皺緊了眉頭，她是眞急，可不是裝樣兒。「我眞恨不得立刻就把這些消息告訴他。」

「妳不妨試試看，如果找着了，妳就提提我，不是我誇海口，能夠將他護送離京的人除了我之外恐怕還沒有別人。好了！有消息就立刻着人來跟我送個信兒。」

「洪老先生！這個信兒如何送法呢？」

洪天鶴想了想，然後附在蕭艷月耳根上低語了幾句。

當洪天鶴離開客棧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此行雖不能說有什麼收穫，最少已經打下了根基。

現在，他得趕過去瞧瞧那幾個打手的成績了。磨蹭那麼久，總該有點兒口供吧！

馬車在寂靜的街道上輕緩地駛着，坐在車廂裏的洪天鶴在有節奏的顛簸下突然有了倦意。但他立刻高舉起雙臂，振作起精神，今夜還有得忙哩！可不能衝盹兒呀！

馬車突然停了，洪天鶴撩起車簾問道：「到了麼？」

車簾一撩開，他就楞了，因為他沒有見到房屋。

「這是什麼地万呀？」他不悅地喝問。

車夫坐在車台上，沒動，沒吭聲。

「怎麼？」洪天鶴慍怒地喝問：「你聾了還是啞了？」

車夫說話了：「洪老頭，請下車吧！」

是個尖尖細細的聲音，並不是原來的那個車夫。

當然，車夫也不敢叫他「洪老頭」。

洪天鶴動作快得令人目不暇給，當對万的話聲剛落的那一瞬間，他的人已如疾矢般射了出去。

人懸空，雙掌已出，猛力拍向對万後腦。

原來這位教書先生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車台上的人同樣動得很快，他就好像背上長了眼睛，當洪天鶴撲出時，他已先一步躍離了車台。

兩個人幾乎同時落地，兩個人也面面相對。不過，洪天鶴的兩隻手已經失去了自由。

他的兩隻手被套在一個圈圈裏，那個圈圈就像是孩童的玩具，但是，洪天鶴却認得出來那是令人聞之喪胆的芙蓉圈。

芙蓉圈，芙蓉園主人胡姬，現在可以隨時置他於死地。

洪天鶴心膽俱裂，但他很快又恢復了鎮靜，因為他老奸巨猾，並非初出茅廬，他已看出胡姬並不想殺死他。

「如果我去吹牛，說芙蓉園主人曾經給我趕車，有人信嗎？」

「如果你還能活着，你儘管去吹牛。」

「胡姑娘，我想不出妳會殺我的理由。」

「只有一個理由，你就該死。」

「什麼理由？」

「如果你不聽話。」胡姬的口氣，非常森冷。

洪天鶴的心眼兒更活了，他已發現胡姬有求於他。凡是有求於人者，都是有一點兒軟弱的。

「胡姑娘！能不能先收回妳那寶貴的芙蓉圈？」

胡姬一抖手，洪天鶴的雙手又自由了。

「說吧！芙蓉園主人有何差遣？」

「三件事。」

「眞看得起我姓洪的，請吩咐。」

「你那幾個打手我已經料理了，從今以後不准去找齊殷中老先生，因為你的手法太卑鄙，太下流。」

洪天鶴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如果他也在現場，豈非也被「料理了」？

「第二件：壓制那位鈞少爺，他要公子哥兒，我管不着；他如果想插足江湖，我就要了他的小命兒。」

「是是是！」洪天鶴只有答應的份兒。

「第三件，你每天晌午到東單市場『大順茶館』應個卯兒，姑娘如果有事差遣，臨時再吩咐。」

「是是是！」

「你的車夫在半途中摔下去了，是死，是活，那得看他的造化。對不住！你得自己兒趕車回去。」

「這……這……小事！小事！」

「洪老頭！你的底細我清楚，我的底細也不用多說，如果你嫌活膩了，你就儘管要花樣，我不在乎。」

「胡姑娘！妳放心，官場中的人沒什麼交結的，江湖上的朋友重要，我得罪妳幹嗎呀？妳想一想……」

「別嚕嘛！」胡姬頤指氣使，根本就沒拿洪天鶴當人看。「明兒晌午在大順茶館等我，請吧！」

洪天鶴走得可眞快，他不但自己駕車，而且驅車的技巧還相當高明。

當他和胡姬一東一西地相繼消失後，街角處又出現了兩個人；這兩個人是趙家兄妹，他倆顯然已經在那兒匿藏很長一段時間了。

「小芬！」趙天行輕輕地問：「聽說過洪天鶴這個人嗎？」

「沒聽說過。」

「這個人曾經在江湖中混過一陣子，武功不弱，學問也好，以善謀略著稱，是個厲害脚色。」

「再厲害，見着了胡姬也沒有轍兒。」

「由此可見，咱們就不能將胡姬過份低估呀！洪天鶴隱身官府，胡姬都將他找了出來，而且還使洪老頭乖乖就範，俯首稱臣。小芬！妳說吧！這有多厲害？」

「哥哥！你好像怕得要命。」

「誰說我怕了？我是說別低估了她。」

「哥哥！我壓根兒就沒低估她。不錯，她挺厲害，但她只有那麼一個，咱們是一雙，她佔不了上風。」

「未必。」趙天行老在跟他妹妹唱反調。

「怎麼個說法？」

「小芬！我問妳，裴振宇為什麼突然跟咱們斷了綫？」

趙韻芬俯首默然無語，她顯然說不出個理由來。

「妳以為妳已經說服裴振宇了，可是當胡姬跟他一碰頭，情況就立刻變了。她的說服力一定比妳强。」

「照說，他倆不應該碰頭呀？」

「小芬！這是什麼話？胡姬能摸出洪天鶴的底，還找不到裴振宇的行踪嗎？」

「哥哥，照你這麼說，裴振宇是在躲避我們？」

「不僅是躲我們，而是在躲所有的人，連胡子金也沒有連絡。他只和胡姬一個人保持接觸。」

趙韻芬一點兒也不橫蠻，對於她哥哥的分析她是非常服氣的，她只是提出許多相反的疑問而已。

「唐曉峯已經扨到了手，胡姬就應該趕緊跟裴振宇完成交易才對，還拖個什麼勁兒呀？哥哥！你倒是說說看。」

「小芬！現在不是交易的有利時刻。」

「為什麼呢？」

「如今提督衙門的偵騎四出，對這樣一股龐大的壓刀，胡姬實在沒有把握。當然，衙門中那些捕快，休想抓得住她，但她並沒有把握能夠保全裴振宇和唐曉峯；他倆之中缺失了任何一個交易都不可能完成。何況還有咱們在中間攪和着，胡姬那敢冒險呀？她是相當有耐性的啊！」

「哥哥！你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咱們該怎麼辦？」

「當然第一步先要找到裴振宇。」

「上那兒找？京城這麼大？……咦！」趙韻芬突然將嗓門一壓：「裴振宇可能跟蕭艷月有連路。」

「小芬，妳想從蕭艷月那兒下手嗎？」

「我想試試。」

「試試未嘗不可，不過，妳要留意兩件事情。」

「那兩件事？」

「蕭艷月是黃凱放出去的餌，他想釣一條大魚，並不想釣妳這隻青蛙，可是，妳萬一不小心被釣上，事情可就麻煩了。小芬！那教我回去怎麼跟娘交代？」

「還有呢？」

「就算裴振宇跟蕭艷月有連絡，裴振宇也一定千叮萬囑教她不要輕易洩漏，妳接觸蕭艷月又有什麼用？說不定弄巧反拙，裴振宇對咱們增加戒心，那就更難弄啦！」

「說來說去，你不贊成我從蕭艷月那兒下手就對了。」

「那倒不一定。」

「哥哥！你怎麼啦？」趙韻芬撒起嬌來了。「一會兒反，一會兒覆，你以前說話不是這樣的呀！」

「小芬！以前咱們碰到過這種險惡的情況嗎？一不小心咱們就有來沒去啦，如果妳想從蕭艷月那兒着手而找到裴振宇的話，是可行的。不過，一定要將我万才所提的兩層顧忌撇開，要不然就乾脆別去碰她為妙。」

「好！我台計台計看……咱們原訂的計劃呢？」

「照計而行。」

「那麼，咱們這就分手啦！」

「小芬！」趙天行語重心長地說：「這是妳頭一次出來磨練，想不到就遇上了如此棘手的局面，千萬不要自大，自負。高估自己比低估敵人還要可怕。」

「哥哥！我會記住你的話……」趙韻芬似乎唯恐她哥哥會有更多的教訓，話聲未落，就已走得人影不見了。

× × ×

醴親王王府的壽宴還在持續着。

酒宴是早已結束了，不過，餘興節目却正在高潮。花廳裏鑼鼓喧天，剛演完了八百八年，又接演麻姑上壽。

邵機新今天够忙的，也够興奮的。他不是沒有心機的人，而他却完全忽略了隱藏在他週圍的危險性，並非他自認為可以排除那些危險，而是因為小人總有得意忘形的毛病。

醴親王似乎存心給黃凱嚐一點兒甜頭，所以，他和黃凱坐在一起，一些皇親國戚反倒疏慢了。

邵機新够忙，也够愉快，但他畢竟上了年紀，平時又喜歡拈花惹草，這會兒他的身子就有些罩不住了。眼看醴親王正全神貫注在戲台上，就趁機溜出去歇一歇。

花廳的附近還有許多間小廳，都是備來給他們這種大號奴才歇歇腿用的，邵機新有專用的一間。現在，他就溜了進去，能在靠椅上躺一會兒，他就心滿意足了。

一個小廝連忙跟進來侍候，他為邵機新斟上一杯剛好進口的熱茶，還為邵機新在後腦處墊上了一個軟枕兒。

「這台戲還要唱多久呀？」邵機新閉着眼睛問。

「麻姑上壽之後，還有一齣『富貴壽考』哩！」

這聲音好熟呀？邵機新霍地睜開了眼睛。嘿！那模樣兒也挺熟哩！但他肯定絕不是王府裏的小廝。

至少，王府裏還沒有如此俊美的小廝。

可是，他穿的可又是王府小廝們專用的衣服。

「你是誰？」邵機新的低叱聲中透露了他心中的恐懼。

「總管大人！」那小廝笑瞇瞇地說：「你可是貴人多忘事呀！咱們昨晚才見過面哩！你就忘了嗎？」

昨晚才見過面？邵機新猛古丁想起來了，這一想起，不禁使他打了一個寒噤，這不是那個……那個……？

是胡姬；那個教他將唐曉峯解送提督衙門的女人。

「總管大人！你還沒想起來嗎？」

「妳？……妳好大的膽子呀！」

「哼！若是比膽子，誰也沒有你邵總管來得大呀！你弄權便詐，將醴親王玩弄於股掌之上……」

「胡說！妳……妳是怎麼進來的？」

「邵總管！王府又不是森羅寶殿，還怕進不來麼？」

邵機新逐漸鎮定了，他冷冷地說：「姑娘可曾想過，如果我嚷叫起來，那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邵總管！你會大聲叫嚷嗎？」

「妳以為我不敢？」

「邵總管！如果我是你就一定不會叫。」

「為什麼？」

「因為你一張嘴，你就立刻沒命。」

邵機新看到兩道冷酷無比的目光，他又想到昨夜發生的刼囚事件，自己這條命在對万的眼裏就像一隻螞蟻。

「姑娘！」邵機新妥協了，問道：「妳要什麼？」

「我要什麼難道你還能給我不成？」

「姑娘！我姓邵的只是個奴才，有多大刀

量妳也清楚。只要妳不存心跟我為難，我一定盡力而為。」

「當眞？」

「半句不假。」

「好！你聽清楚：我要九門提督黃凱。」

邵機新先是一驚，接着狡黠地笑了：「嘿嘿！姑娘眞看得起我，要是我眞能辦到，我眞想把他揑成一團塞到妳荷包裏面去。姑娘別逗我，這……可辦不到。」

「如果你存心要辦，就一定辦得到。」

「姑娘，妳……」

「你只要將他帶到這裏來就成了。」

「姑娘！這是醴親王王府，可不是天橋的小客棧，桶出漏子來不得了的呀！而且，他這會兒正好坐在醴親王的身邊，要跟他咬個耳朵說句悄悄話也不行呀！」

「邵總管！你那麼詭的頭腦，就想不出主意麼？」

「姑娘！妳倒說說看，有什麼好主意？」

「你這個大總管肯聽我的嗎？」

「唉！姑娘！妳還說哩！昨夜就是聽你的，聽得我如今是揪着腦袋活着，妳行行好，放我一馬算啦！」

胡姬的臉色放了下來，冷叱一聲：「邵機新！你別不知死活，不識好歹，我跟黃凱私下聊幾句，對你有好無壞。你以為黃凱是那麼好侍候的嗎？他如今揪着你的小辮兒，要你多早晚死，你就多早晚死，哼！你竟然還樂哩！」

「姑娘！」邵機新的心眼兒顯然活動了。「你要我將黃大人帶過來，是要跟他說什麼話嗎？」

「是的。我要抖穿昨晚的事，使你置身事外。」

「眞難為姑娘這番好心，不過，我要提醒妳一句話，黃大人是武將出身，而且，帶了護衞……」

「邵總管！你以為他會跟我動武？」

「不可不防。」

「你放心，他絕不會與我動武的。」

「姑娘既然如此有把握，我當然可以放心，不過，我並沒有適當的方法能將黃大人請到這兒來呀！」

「邵總管！你只要照着我的話去作……」說到這裏，胡姬拿出一張紙條塞到邵機新的手掌心裏。

× × ×

黃凱心情是非常昂揚的，在表面上，醴親王已經跟他低了頭；在骨子裏，他正在進行由洪天鶴所設計的那條詭計，他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他現在只需要等待就行了。

邵機新先給醴親王端上一盞熱茶，然後又給黃凱端上了一盞，茶放在托盤裏，托盤上放着一張小紙條。

紙條被茶盞擋着，醴親王不可能看到。

而黃凱却看得一淸二楚的——

「有機密消息待稟，請覓機離座片刻。」

黃凱手接托盤，很技巧地將字條揉進了手掌心。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表示——稍停便來。

邵機新退下，但他並不輕鬆；因為他無法預料胡姬將如何對付黃凱，也不知道將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邵機新在通道上等待着，不久，黃凱便來了。

邵機新也不說什麼，抬手向小廳一指。

黃凱並非膽大心不細，而是他認為王府內不可能有什麼花樣。當他進入小廳中時，竟然大大地一楞。

只有一個小廝，邵機新並沒有跟進去。

「黃大人，」胡姬絲毫沒有畏懼之色。「你是誰？有什麼消息要報告本大人？」

「先說我是誰，我就是昨天夜晚刦囚的主使者。」

黃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將胡姬看了又看。

「怎麼？大人！你不相信嗎？」

「你的膽子倒不小，你是來自首的麼？」

「不是。」

「那來幹什麼？」

「想跟大人談一宗買賣……」

黃凱叱喝道：「胡說！你敢在本座面前如此大放厥詞……」

「大人！」胡姬嬉皮笑臉地說：「這裏不是大人的公堂，你發什麼威風呀！這宗買賣談成，兩利；如果談不成，則兩害。大人何不暫息雷霆，多思多想一番？」

「我堂堂九門提督，怎能跟你這種……」

「大人休要口出侮辱之詞，我這個人一向都是吃敬酒不吃罰酒。弄砸了，我大不了脚底板抹油，一走了之，大人呢？這頂紅纓頂子只怕就保不住了啊！」

「好吧！」黃凱稍稍緩和了一些。「先聽聽你的。」

「大人！我先想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嗨！小傢伙！你難道事先還沒有摸淸楚嗎？」

胡姬道：「那只是揣測，最好由大人親口說出來。」

「我要所有潛伏在京裏的亂黨。」

胡姬拍拍荷包：「都在這裏面。」

口氣之大，簡直就沒有將黃凱放在眼裏。

「你這小子的口氣眞大，說吧！有什麼條件？」

「只要一個條件，大人務必要答應。」

「先說說看。」黃凱似乎打算押這一寶。

胡姬道：「我要一個號牌，全京城通行無阻的號牌。」

黃凱竟然連想都沒有想，就點點頭說：「好！特別通行的號牌立刻就給你，不過我想知道你多久交人？」

「三天。」

「我怎能相信你？」

「黃大人！我這人作事一向講信譽。」

「哼！信譽？我連你是誰，我都還沒弄清楚。」

「我姓胡，單名一個姬字。」她將頭巾除下，一頭長髮披洒下來。「如果黃大人沒聽說，不妨回去問問少爺，他曾涉足江湖，應該聽說過芙蓉園主人。」

黃凱顯得很吃驚，倒不是因為她是什麼園的主人；而是他不曾想到站在他面前的人竟然是個女的。

「胡姑娘！本大人眞服了妳。難道妳沒有想到妳的處境有多麼危險嗎？如果我一翻臉，你只怕來得走不得。」

「黃大人！我料定了你不會如此冒失。」

「冒失？我逮捕刦囚犯怎能算是冒失？」

「我是說大人不會冒失動手，其原因是：百萬雄兵未必能困住我；再說，那一份厚禮大人難道不想收嗎？」

「胡姑娘，妳的確聰明絕頂，料事如神，好！這宗買賣成交了……請問，妳要的號牌如何交給妳。」

「黃大人！當然是當面交給我本人。」

「我是說，何時？何地？……」

「黃大人！難道此刻不行嗎？」

「那種號牌是鎖在密室中的，並沒有隨身携帶，稍離片刻無妨事，離開太久王爺就會起疑心了。」

胡姬想了一想，才問：「黃大人何時回衙

門？」

「總要到子夜以後了吧？」

「那麼，在黎明前我去拜見黃大人。」

「怎麼！妳打算不掩藏妳與我來往的痕迹嗎？」

「黃大人！我會悄悄去，請大人在書房中候我。」

黃凱兩道濃眉倏地豎了起來，冷冷地說：「姑娘太自大了，妳以為提督衙門是妳隨意出入的地方嗎？」

胡姬冷笑道：「黃大人！只要我想去，那兒都可以去。任何人也別想攔阻我，黃大人莫非不信？」

「哼！胡姑娘！我還沒見過妳這麼狂傲的人。」

「黃大人！今兒總算見到了呀！」

「胡姑娘！咱倆賭個東道如何？」

「賭東道？挺有意思，你說吧！怎麼個賭法？」

「本大人今夜在書房中恭候芳駕，如果妳眞能來去自如，妳說什麼本大人就依妳什麼，行嗎？」

「好！」胡姬欣然說道：「我跟黃大人賭了。」

「胡姑娘！不用老是想贏，妳也該想想萬一輸了妳又當如何，賭是輸贏各半，大家都有機會的呀！」

「黃大人！如果我輸，但憑處置。」

黃凱詭譎地笑了：「胡姑娘！咱們就這樣說定了……我問妳一件事，妳好像跟邵機新暗中有連絡。」

「絕無此事。」胡姬回答得斬釘截鐵。

「邵機新因何會如此聽命於妳呢？」

「黃大人！只因為他受了我的挾制；大凡奸險小人只會顧到自己的利益，這種人最好對付。」

「胡姑娘！妳又將如何對付我呢？」

「對黃大人我可不敢用對付二字，咱們是公平交易，兩不吃虧。」

「好一個公平交易，兩不吃虧，好！今晚我在書房恭候芳駕就是。」黃凱說完之後，掉頭走了出去。

邵機新一直誠惶誠恐地在等着，黃凱進入小廳，很久很久都是靜靜的，他就放心了。他想：這姓胡的姑娘兒可眞有一套。現在，當他看到黃凱笑瞇瞇地從小廳內走出來時，他的心就更加踏實了。

「黃大人！」邵機新連忙迎了上去。

「邵總管！你可是愈來愈能幹啦！」

邵機新不禁一楞，這句話，暗中藏得有骨頭。

「過兩天我有機會要在王爺面前提一提，讓王爺好好犒賞你一番。」

「大人！我可不是為了邀功呀！只要能替大人作點事，我就是千刀萬剮，也是心甘情願的呀！」

「邵總管！難為你有這片好心，我會記住的。」黃凱抬手指指小廳。「把人家護送出去，可別難為人家。」

「是是是！」邵機新彎腰行禮，屁股翹上了天。

黃凱回到花廳看戲去了，邵機新再度來到小廳，裏面是空的，胡姬早已不知去向了。

× × ×

好不容易等到散了戲，黃凱匆忙離開王府，趕回了他的提督衙門。將他的得力助手一一召來，下達了許多命令；這些命令雖有差異，目的却只有一個——嚴密防守。

黃凱覺得胡姬很够味兒，也很有膽識，就是太狂了一點，非得給點顏色讓她瞧瞧不可。提督衙門雖不如紫禁城，想要隨意進出可也不是那樣簡單的事兒呀！

黃凱佈置停妥，剛在書房中坐下，洪天鶴突然來了。黃凱免不了要敷衍一番：「洪老先生還沒睡嗎？」

洪天鶴將書房門掩上，看樣子也沒有立刻就走的打算。

洪天鶴道：「黃大人！我看他們異常忙碌，莫非……？」

「洪老先生！那只是演練而已，沒事的，您……！還是早些去睡吧！」已經明顯地下達逐客令了。

洪天鶴自然聽得懂，但他却老着面皮待下來了。

「黃大人！恕我打擾你一點點時間，因為這是一件天般大的事，非得向黃大人稟報不可，所以……」

「洪老先生！既有重要的事，那你就快說吧！」

「關於人犯被刦的事情，我已經找到綫索了。」

「哦！」如今聽來黃凱已不感覺新鮮了。

「如果大人信得過我，交給我去辦，我保證在三天之內就可以將一干人犯全部帶到大人的公堂之上。」

「洪老先生！我現在不想談這件事。」

「哦？」洪天鶴心懷鬼胎，難免一楞。

「洪老先生！以前，你曾經在江湖上走動過嗎？」

「哦！倒不曾涉足江湖，有幾個江湖朋友倒是眞的。」

「那麼，你聽說過芙蓉園主人胡姬這個女人嗎？」

洪天鶴不敢遽爾回答，他不明白黃凱何以會問起胡姬。

「男女有別，洪老先生也許不認識。」

這是陷阱，引誘洪天鶴搖頭，深具城府的洪天鶴怎會聽不出來，當卽嘿嘿笑道：「黃大人！提起此人，若是沒聽說過，那就跟江湖二字扯不上邊啦！」

黃凱道：「洪老先生是認識她呢？還是只聽說過？」

「聽人說過，因為我當年涉足江湖時，她還在襁褓之中哩！却料不到嬰兒也會長大成為江湖一霸。」

「你用『一霸』二字來讚譽她，不太過份嗎？」

「絕不！」洪天鶴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已經將自己的應對之辭想好了。「她的確是江湖一霸。」

「我倒想知道她究竟厲害在什麼地万。」

洪天鶴道：「她頭腦靈活，反應敏捷，武功卓絕，膽大，心細，而且，手下實刀雄厚，無所不敢為……」

「洪老先生！」黃凱以佩服的口吻說：「你眞是寶刀未老，消息還很靈通，刦囚的案子就是她幹下的。」

「哦？」洪天鶴不免暗暗吃了一驚，而他那張老於世故的面孔却是絲毫未曾顯露。「大人消息從那兒來的呀？」

「洪老先生！我先問你，你剛才提到刦囚的事，而且還說三天之內有把握將一干人犯帶上我的公堂……」

「是呀！我說話是一向很算數的。」

黃凱道：「那麼，我問你，消息是什麼地万來的？」

「嘿，我的來源，還不是靠我那些江湖朋友。」

黃凱道：「刦囚案的幕後主使人是誰，你知道嗎？」

「就是大人方才提到的那個胡姬。」

「哈哈！」黃凱放聲大笑。「這與我所得到的消息完全符合，你知道我的消息是打那兒來的嗎？」

「這……我可不敢胡亂猜測。」

「告訴你，是胡姬親口告訴我的。」

「有這種事？」洪天鶴當眞吃了一驚。

「洪老先生！順便我可要告訴你一件事，關於刦囚的事，你可別再往下管了，我有我的全盤計劃，你如果插手一管，反倒使我礙手礙腳，你明白了嗎？」

「是，是，是！」洪天鶴自然沒有抗議的餘地。

「夜已深沉，洪老先生也該安歇啦！」

「是！卑職告退。」洪天鶴行禮告退。

他當然不會就此安份回房去安歇，在庭園中蹀躞片刻，略微思忖之後，決定去找黃鈞一談。

黃鈞未睡，對洪天鶴的來訪，似是非常高興。

「鈞少爺，老朽有天大的好消息稟報。」

黃鈞道：「洪伯伯，快坐，快坐，有什麼好消息呀？」

洪天鶴道：「是重大消息，可不一定是什麼好消息。」

「哦？」黃鈞那兩道眉毛立刻皺了起來。

「鈞少爺，你年紀也不小了，應該有判斷的能力和負責的精神，老朽要請問鈞少爺幾個問題！」

「洪伯伯，你有什麼問題您儘管問吧！」

「如果需要人手，在不驚動令尊大人的情況下，你能調度多少？也就是說，有多少人肯聽你鈞少爺的使喚？」

黃鈞想了一想才回答：「十五個到二十個之間。」

「不是充數，要絕對能用的呀！」

「放心，我看上的就不會有三脚貓。」

「如果事後被令尊大人發現，令尊大人要追查的話，鈞少爺能否一肩挑，而不把老朽扯上呢？」

「洪伯伯，我說什麼也不會扯上你呀！」

「那我就好辦了，現在你先去辦一件事……此刻裏裏外外戒備森嚴，你探聽一下，到底為了什麼？」

黃鈞立刻就出去了，很快又走了進來。

洪天鶴急不及待地問道：「已打聽出來了嗎？」

「聽說……有一個女的，今夜要摸到爹的書房裏去，不過，爹又吩咐任何人都不得傷害她……」

「呀，鈞少爺，那一定是胡姬。」

「胡姬？莫非是芙蓉園主人胡姬？」

「就是她，她是出了名的狐狸精呀！」

「爹一定不知內情，我去跟他說……」

「鈞少爺，那個狐媚子可會使手段呢，說了也是白搭，現在我可以將那個重大的消息告訴你了，金菩薩就控制在胡姬的手裏，只要得到她，金菩薩就垂手可得。」

「眞的嗎？」黃鈞立刻眉飛色舞起來！

「當然是眞的，唉，眞不知道她怎麼跟令尊搭上了綫！本來這件事很簡單，如今可就不簡單了。」

「洪伯伯，你沒跟爹提這檔子事嗎？」

「我提啦，剛一開頭就被你爹截住啦！說什麼他有他的全盤計劃，要不然就會壞了他的事兒，唉！」

「洪伯伯，你別老是唉聲嘆氣，得想個主意呀！」

「鈞少爺，主意是有，你肯幹嗎？」

「洪伯伯，自從我叫你伯伯那一天開始，我是那一樁不聽？那一樁不依？我爹，我娘的話我都不理睬哩！」

洪天鶴笑了，很得意的笑，當然，一個九門提督的公子少爺對他如此馴服，他怎能不笑呀？

他將黃鈞拉過去，附耳低語，毫無疑問出的又是餿主意。說也奇怪，這位公子哥兒冷傲難纏，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可是一遇上洪天鶴，他就變成百依百順了。

黃凱得意地坐在書房，一見他兒子進來，臉色不禁一變，厲叱一聲：「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爸！」黃鈞笑嘻嘻地說：「我要陪你下盤棋！」

黃凱道：「下棋？嘿！這是什麼時候啦？還下棋？」

「爸！你的棋下得好，想跟您討教呀！」

黃凱沒轍了，誰不喜歡戴高帽子呀？反正下棋也不礙事，外邊一有動靜，這兒就收手。

棋局擺下，父子倆認眞地下了起來。

逐漸入局，逐漸入神，黃凱連正事都給忘了。

下到中盤，遇上了一個問題棋，黃凱手夾棋子，不知該落在何處。

後面一個聲音輕輕地說：「打刦，別無選擇！」此聲一出，父子二人同時吃了一驚。

胡姬身着女裝，雍容華貴地站在黃凱的後面。

黃鈞在洪天鶴那兒得到了消息，當然知道此女是誰，連忙笑臉招呼道：「胡姑娘，請坐呀！」

「哦！」胡姬笑着說：「這位就是黃鈞公子吧？」

黃鈞道：「在下正是黃鈞，仰慕芙蓉園主人久矣！」

「果然名不虛傳，眞是溫文有禮……」

「胡姑娘！」黃凱一聲沉叱，好像突然想起來似的。「請問，妳是怎麼進來的？」

「大人，你問這些幹嗎呀？」

「因為我要辦人！」黃凱盛怒未息。

「辦人？」胡姬故作不解狀說。「幹什麼呀？」

「我派出那麼多人嚴密防守，你還是照樣出入，你說說看，我應不應該查明責任，砍幾個腦袋？」

「大人，你派人嚴密防守幹什麼呀？」

黃凱一楞，因為他的答案實在說不出口。

「大人！」胡姬笑嘻嘻地說：「你下命令教他們防範一個賊人潛入，你瞧，我這副打扮像賊子嗎？」

「是呀！爹！」黃鈞幫腔作勢地說：「你瞧胡姑娘那點像賊人呀？她走進來誰也不會攔阻呀！」

黃凱將臉色沉了下來：「鈞兒，出去，我跟胡姑娘說幾句話兒！」

「爹，我在這兒有什麼關係呀？我又不是外人。」

「黃大人！」胡姬說：「我看咱們也沒什麼話說了，我來，就為了拿號牌，同時嘛，我也要贏這場東道。」

「好啦，我服就是，坐下談談……」

「沒什麼好談的，號牌拿來，三天之後交人。」

「胡姑娘，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像你這樣高明的人，想去那兒就去那兒，要這種號牌又有什麼用處？」

「怎麼，黃大人，又突然後悔了嗎？」

「絕無此意，我只是想知道……」

胡姬道：「黃大人，我有事情待辦，請不要拖延。」

「好吧！」黃凱從抽屜中取出一個用黃綾套子套着的號牌，順着桌面而推過去。「交給你了，收下吧！」

「好！」胡姬將那號牌收起！「三天之後見。」

「待我送送胡姑娘……」

「不必了。」胡姬抬手往上一指！「黃大人，那上面是什麼呀？」

黃凱抬頭一看，什麼也沒看見。

等他再往前看時，胡姬已經在他面前消失了。黃凱畢竟不熟悉江湖上的事，不禁倒吸一口冷氣。

胡姬心滿意足地出了提督衙門，却料不到有人在等候她，是黃鈞。這倒的確使她感到意外。「胡姑娘！」黃鈞抱拳為禮，說：「特來相送。」

胡姬似是對這個公子哥兒很有點興趣，偏着頭，笑瞇瞇地問道：「黃公子，你這身武功是那位高人指點的？」

（未完）

奇招絕技

突圍而出的絕招

・麥海雲・

有時碰着幾個人從黑暗中竄出，展開大包圍的攻勢，如果你單獨在街上走動，給那些人圍在核心，相當危險，因此之故，有許多門派的師傅都有些絕招，準備給人包圍之際，把它施展出來。

現時我想把各種突圍而出的方法寫在這裏，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有一套拳叫做「五行拳」，它包括金木水火土五種，每一種拳術都有獨特之處，為了對抗一幫人包圍，最妙的就是水浪拳了，它是五行拳裏面準備以寡敵衆的絕招，剛剛發招，有如水中的波浪，橫衝直撞，對方恃着人多勢衆，猝不及防，可能給你打到紛紛倒地。

水浪拳的絕招就是把左右兩手伸直後，忽把它忽前忽後的跳動，不斷兜圈子，拳頭特別結實的，不必用直拳或勾拳打出去，只要手臂移動，拳風虎虎，用拳頭的尖角打下去，打中對方任何一處都會發生劇痛，立刻走開，說不定一拳把他打傷。

水浪拳的左右兩手，移動之際，或者從上至下，或者由下至上，不斷兜圈子，左手在前，右手必然在後，反之，右手打到前面去，左手就打向後邊。

右手向上衝的一拳，有如霸王敬酒，左手由上邊打到下邊去，就像掛捶，照理一雙手很難同時打得有勁的，如果注意力集中在右拳，打到前面去的時候，左拳由上邊打下來，不過虛張聲勢，很難使兩邊的拳頭同樣有份量，但在事實上，苦練過水浪拳的人，却是兩個拳頭同時出擊，都有力量打傷敵人的，上述那種方法特別適宜於一個打十多個，不妨一知。

水浪拳打出來的拳脚，有如波濤洶湧，十分壯觀，因為它好像一個車輪似的，由近及遠，滾到那一處就打到那一處，突圍而出，最為合用。

蔡李佛這一個門派的左右雙鞭，連環鞭捶一齊打出去，也是很有勁的，特別是殺出重圍之際，更加適宜使用它。

蔡李佛的左右雙鞭，最好在給人追擊之際，突然轉身打出，那就可以連續橫掃三幾個人，這種鞭捶，應該兩隻手一齊打出去，更加夠威，要是在別人追擊之際，忽然轉身打出，化攻勢為守勢，那就更加使人驚異，打贏的機會更濃。

假如四五個人追擊，那就不必使用上述這些古怪的拳法，索性用脚法出擊好了，日本空手道的脚刀，對付三四個人最為適合，特別是黃昏或深夜，景色迷濛，視綫有些模糊，那時用低脚出擊，更加容易得心應手。

日本空手道的脚刀，踢出去的時候只用脚背，肌肉最厚的一處，踢慣了脚刀，那個地方的肉特別厚，踢出去力量更大，而且多踢幾個也不覺痛，左右兩條腿都可以用脚刀去踢，比較使用掃堂腿更加容易生效，但要注意這一點，踢出去的脚刀，一定要打中對方的骨骼，然後有勁，如果踢在肌肉上面，那就沒有甚麼用，故此，脚刀要對準敵人的小腿骨或膝蓋骨然後出擊。

比較脚刀踢得更低的就是掃堂腿，這種脚法能夠很輕易的掃跌兩三個人，但以此數為限，超過了三個，就不容易掃跌，再又因為他必須蹲下來，後掃出去，一舉一動，太過明顯，敵人可以及早跳開，故此掃堂腿看來好像以寡敵衆，但却不容易施展出來。

泰國拳也可以用特殊的方式，以寡敵衆，但却用貼身打鬥的絕招進攻，它就叫做：「連環踭捶」。

這個招式相當古怪，一衝就衝到敵人的核心，然後出擊，先用手踭打在對方的身上，然後把那隻手踭上面的拳頭反手再打，等於手踭之後加上了掛捶，如果用兩隻手踭分別撞襲左右兩邊的人，跟着兩個掛捶，打得中的話，一出手就可以打低四個。

泰國拳這種方式是向敵人核心衝擊的，並非閃避敵人，更不是在逃走之際忽然轉身出擊，跟中國功夫以寡敵衆的方式不同，就因為他們特別喜歡貼身打鬥，雖然泰國拳的脚法凌厲，可是，以寡敵衆，不宜踢得太高。

最後，我還想談談另外一種戰術，就算敵人有二三十個，如果你好像發脚狂奔，從背後追上來的人，有快有慢，走得最快的只是兩三個，你突然轉身出擊，能夠閃電般把那幾個人擊倒，而且使他們倒在地上，無法動彈，跟隨在背後的就大驚失色，不敢再追上來。

以前大俠霍元甲，多次跟拳匪交手，都是使用這種方式去擊退他們，就算有幾十個人，緊貼在霍元甲背後追擊，有六七個人一齊倒下來，其餘的人就大喊一聲，紛紛作鳥獸散，故此，霍元甲能夠一個打一百多人。

六期完俠情中篇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寒星劍（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寒星劍費翔雲往見冷觀音，要求合作奪取即將出世的神兵寶刃，冷觀音以費翔雲態度輕狂，不屑與之爲伍，毅然拒絕，翌日，冷觀音突告失蹤，雲先生與小玉、小紅二婢正不知所措之際，莊丁突持一函進來，拆視之，文中以要脅口吻，着令冷寒山於第十五日夜二更往長安未央宮聽令，否則冷觀音性命堪虞，信末沒有署名，也未說明聽什麼令，雲先生一面飛鴿傳書往告冷寒山，一面動員找尋冷觀音下落。一刀斬江阿郎偕飄雨劍西門玉霜至岳王廟後的茅屋前，向丐幫弟子韓小虎詢問李分舵主可在分舵中——

****

拯美救人質　懲兇儆魔頭

韓小虎站直身子，神色恭敬地恭聲答道：「在，齊長老和諸位護法，香主都在，少俠請進！」

江阿郎搖頭道：「我不進去打擾齊長老他們諸位了，麻煩你去請李分舵王出來一下，我有點事情請教他。」

韓小虎道：「如此，少俠請少待。」

話落，轉身飛掠向茅屋奔去。

× × ×

李明出來了，飛掠近前，躬身行禮道：「少俠請屋裏坐。」

江阿郎搖頭道：「我還有事，只請問幾句就走。」

李明道：「少俠請只管問。」

江阿郎道：「冷梅莊冷觀音的住處附近，貴分舵可派的有弟兄麼？」

李明點頭道：「有，少俠問這是……？」

江阿郎道：「那裏出了點事，我想問問那位兄弟可曾發現什麼沒有？」

李明道：「那裏出了什麼事了？」

江阿郎道：「有人遭了刦持。」

李明忽然一聲輕「呵」，說道：「那就不會錯了。」

江阿郎雙目異采一閃，道：「李兄已經得到消息了麼？」

李明點頭道：「那名兄弟早上曾回來報告說，昨夜四更過點時分，有個黑衣人從那座宅子的後牆越出，背上馱了個人。」

江阿郎問道：「可曾看出那黑衣人是什麼人？」

「沒有。」李明搖頭道：「據說那黑衣人蒙着臉。」

「可知那黑衣人往何處走去了？」

「那名弟子曾遙遙跟踪其後，一直跟到東南五里地方的金家莊，看着那人進了莊頭上的一家大戶人家。」

「李兄可知那家大戶人家姓什麼，是幹什麼的？」

「主人姓金名百川，人稱金員外，在地万上很有點善名，據說是個做藥材生意的人。」

「謝謝李兄賜告，煩請代我向齊長老等諸位致意，我因有事在身，不進去打擾了。」

李明連忙躬身說道：「少俠請別客氣。」語聲一頓又起，道：「少俠，李明可以請問那被刦持的人是誰？」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是冷觀音，此事尚請李兄千萬守秘，別說出去。」

李明躬身點頭道：「李明遵命。」

江阿郎道：「告辭。」

抱拳一拱，與西門玉霜轉身走去。

× × ×

大槐樹。

影壁牆。

石獅，高台階，黑漆大門，高大的圍牆。

這等巍峨氣派，在大城市裏雖然算不上什麼，但在邊關地區鄉村地万就不同了，十分少見。

這便是金家莊莊頭的第一戶人家，金家莊的首富金百川家。

未初時分。

金家大門前來了兩個人——江阿郎與西門玉霜。

站在台階下，西門玉霜抬眼望了望那關着的大門，眉鋒微微一蹙，道：「郎哥，要叫門嗎？」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當然要叫門，不然怎麼進去？」

話落，他邁步走上台階，抬手拍了門。

門裏有人問道：「什麼人叫門？」

江阿郎道：「我，找金員外的。」

「那兒來的？」

「關外。」

「什麼事？」

「談生意。」

「金員外不在家，你改天再來吧。」

「那怎麼成，咱們的貨已經運到了，請開開門吧。」

一陣脚步聲及門而止，接着大門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黑衣漢子，目光一掃門外，大概是因爲沒有看見「貨」，眉頭一皺，問道：「貨呢？在什麼地万？」

江阿郎笑道：「在關上客棧裏。」

黑衣漢子口中冷哼了一聲，道：「那你就回客棧裏去住幾天再來吧。」

說罷，伸手便要關門。

江阿郎連忙跨進一隻脚，腿抵住門，笑說道：「閣下先別忙關門。」

黑衣漢子道：「你想幹什麼？」

江阿郎目光一凝，道：「請問金員外眞不在家麼？」

黑衣漢子雙目一瞪，正要接話，裏面已傳來一個威稜的聲音問道：「方立，什麼事？」

江阿郎抬眼朝裏望去，五丈外，前廳的走廊上站立着一個四十多歲年紀的黃袍人。

黑衣漢子方立立刻回頭答道：「是從關外來找員外談生意的。」

黃袍人道：「你沒告訴他員外不在家，叫他過幾天再來麼？」

方立道：「說了，他說貨已經運來了。」

「哦。」黃袍人道：「那就叫他把貨搬進來吧。」

江阿郎朗聲說道：「閣下，貨還在關上客棧裏，我是先來找金員外談談價錢的。」

黃袍人道：「那就抱歉了，員外出門去了，你還是等他回來再來談吧。」

江阿郎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黃袍人道：「很難說，也許要十多天。」

江阿郎道：「要那麼久！」

黃袍人淡淡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江阿郎濃眉一皺，道：「這便怎麼辦，我必須趕着回去。」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這樣好不好，麻煩閣下找一位作得主的人來和我談談，我寧願便宜一點脫手。」

黃袍人沉吟地道：「你帶來的都是些什麼貨？」

江阿郎道：「都是珍貴藥材。」

黃袍人又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進來吧。」

× × ×

客廳中。

黃袍人與江阿郎，西門玉霜分賓主落了座，坐定，江阿郎立卽說道：「容我先請教，閣下是？……」

黃袍人說道：「在下雷克剛，是這兒的總管。」

江阿郎雙手抱拳一拱，道：「原來是雷總管，恕我失敬！」

雷克剛擺手道：「閣下不必客氣。」

語聲一頓，目光微凝，道：「經常往來的客人我大都見過，閣下面孔陌生得很，大概這是第一次來吧！」

江阿郎道：「總管好眼力，我正是第一次來，不想第一次來就碰上金員外不在。」

雷克剛淡然一笑，道：「閣下貴姓？」

江阿郎道：「江阿郎。」

雷克剛臉色微微一變，旋卽鎭定地目光一瞥西門玉霜，道：「這位呢？」

西門玉霜道：「飄雨劍。」

雷克剛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眞想不到，今兒個雷某竟然同時得見當代武林『少年六俊』中的兩位，實在榮幸之至。」

話鋒一落又起，說道：「二位枉駕，大概不是眞來談生意的吧！」

身份旣已挑明，江阿郎也就不再做作的點頭說道：「不錯，談生意只是一個藉口。」

雷克剛道：「二位有何見教？」

江阿郎道：「特來拜訪金員外，雷總管還是請金員外出來談談吧！」

雷克剛搖頭道：「金員外不在。」

江阿郎道：「他眞不在？」

雷克剛正容道：「確實不在！」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他旣然不在，我就只好找你雷總管了！」

雷克剛道：「雷某是這兒的總管，少俠有何見教，對雷某說也是一樣。」

江阿郎目光凝注，道：「你能做主？」

「大都可以。」

「如此，我就直說了。」

「少俠請說。」

「我想向雷總管要一個人，雷總管能答應麼？」

「什麼人？」

「冷觀音。」

「冷觀音？」

「我請雷總管給我一個面子，將她交給我，總管肯嗎？」

「這個……」

「總管不肯？」

雷克剛搖頭道：「少俠誤會了，不是雷某不肯，而是……」

江阿郎道：「不能做主？」

「也不是。」雷克剛又一搖頭，倏然凝目道：「容雷某先請教，冷觀音是誰？」

江阿郎神色一冷，道：「總管何必和我裝糊塗。」

雷克剛正容說道：「雷某決未裝糊塗，確實是眞不知道。」

江阿郎當然不相信他是眞不知道，一聲冷笑，道：「你旣這麼說，我就告訴你好了，冷觀音名叫冷梅卿，她是當今武林『三莊一堡』

中，冷梅莊主冷寒山的女兒，如此，你知道了麼！」

雷克剛知道了，也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心頭也大爲震驚非常！

他暗吸了口氣，說道：「雷某明白了，但也更糊塗了！」

江阿郎道：「總管怎麼更糊塗了？」

雷克剛道：「雷某更糊塗的是不知少俠爲何來此要人？」

江阿郎冷冷道：「總管的意思是說冷觀音並不在這兒？」

雷克剛道：「事實上，這兒根本沒有冷觀音這個人。」

江阿郎雙目寒電一閃，道：「總管可是要我說出事實來？」

雷克剛道：「雷某至爲希望少俠直言，俾令雷某明白眞象！」

江阿郎突然一聲冷笑，道：「如此，總管請聽清楚了，昨晚上，我因事路過冷觀音住處的後院牆外，發現有人從後院越牆而出，背上馱着個人，我一時好奇，便暗暗跟踪其後，一直跟到這兒，目睹那人進入此間，這便是我今兒個來此要人的事實。」

「哦。」雷克剛臉色變了變，道：「少俠既然遇上此事，當時爲何不予攔截？」

江阿郎道：「當時我不明情況，未便冒失，也不知那地方是冷觀音的住處，更不知那被刦之人是冷觀音！」

雷克剛微一沉吟，問道：「少俠和冷觀音是朋友？」

江阿郎道：「從未見過。」

雷克剛道：「那麼少俠此來乃是仗義伸手的了！」

江阿郎淡淡道：「冷觀音與我雖然從未見過，和『飄雨劍』却是好友！」

雷克剛一聽冷觀音與「飄雨劍」是好友，知道這件事痲煩了，雙眉立時不由一皺，默然沉吟不語。

江阿郎接着又道：「雷總管肯給我這個面子麼？」

雷克剛猶豫地道：「這個……」

江阿郎正容說道：「只要總管給我這個面子，我不但不問你們擄刦她的原因，並保證冷梅莊人決不來找你們的痲煩！」

雷克剛忽然肅容說道：「雷某衷心非常感激少俠的仁厚，只是這件事，雷某……」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冷姑娘根本不是雷某等人所刦持……」

他話未說完，西門玉霜已忍不住雙眉陡地一揚，目射煞芒地叱喝道：「你還想狡賴！」

雷克剛心神不禁暗暗一震！他自知一身所學功力雖高，但却難是這位「飄雨劍」劍下十招之敵，他還眞怕「飄雨劍」翻臉動手。

因此，他心神一震中，立刻連忙搖手說道：「少俠請莫要誤會，雷某所說乃是事實，決非狡賴！」

西門玉霜冷聲一笑道：「那麼我問你，冷觀音在不在這兒？」

雷克剛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道：「在。」

西門玉霜道：「如此，你爲何還說……」

雷克剛接口說道：「請少俠先聽雷某把話說完如何？」

西門玉霜冷哼一聲道：「好，你說吧。」

雷克剛輕吁了口氣，緩緩說道：「冷姑娘雖然在這兒，但若不是二位前來要人，雷某還不知道她是冷梅莊主之女呢！」

西門玉霜冷冷道：「現在你已經知道了，我們也來了，你還不放人，還等什麼？」

雷克剛道：「照理，就冲着二位，雷某也應該即刻放人，可是……」

西門玉霜目射寒電，道：「你不放人？」

雷克剛道：「雷某衷心非常願意放人，奈何雷某實在是不能放，也不敢放！」

江阿郎雙目忽然一凝，問道：「總管可是有苦衷？」

雷克剛點頭道：「雷某懇請二位原諒！」

江阿郎兩道濃眉微皺了皺，道：「總管可願告訴我那苦衷？」

雷克剛略微猶豫了一下，說道：「請少俠相信，冷姑娘實在不是雷某等刦來！」

江阿郎心念微微一動，點頭說道：「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須得告訴我那是什麼人？」

雷克剛搖頭道：「少俠原諒，我不能。」

西門玉霜道：「你怕什麼？可是怕別人殺了你？」

雷克剛雙眉忽地一軒，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又何懼？雷某豈是怕死之輩！」

江阿郎聽得雙目不由異采一閃！

西門玉霜又道：「那你還怕什麼？」

雷克剛忽然一聲苦笑，道：「雷某所怕的是這座宅院裏上下男女老幼五十餘口人命！」

江阿郎明白了，心神也不禁倏然一震！雙目凝注，道：「那人難道已經說過，冷姑娘如有差錯，便以此宅所有的人命作抵？」

「事實正是如此。」雷克剛點點頭說道：「而且我拜兄已被他帶去了。」

江阿郎道：「你是說金百川。」

雷克剛點頭道：「雷某等人只要稍有異動，我拜兄便是死路一條！」

西門玉霜不禁雙眉挑煞的恨聲說道：「好惡毒的心腸手段！」

她一時氣極，竟然忘記自己此時是個青衫書生打扮的身份，話聲全是女子的口音。

雷克剛只聞聽江湖傳說「飄雨劍」是位青衫書生，並不知道是位姑娘，一聽這口音，頓時不禁愕然一楞，訝異地望着西門玉霜。

西門玉霜話聲出口，雖然發覺一時大意，聲音與身份不合，奈何更改已經不及，臉孔不由微微一紅。

江阿郎也發覺了，便向雷克剛含笑解釋地說道：「雷兄，她是第一堡堡主的千金西門玉霜姑娘，也是『六俊』中唯一的一位紅粉！」

這解釋，說明了西門玉霜的出身姓名，也說明了她確是「飄雨劍」，決非冒牌。

雷克剛抱拳拱手道：「原來是西門姑娘，請恕雷某不知失禮！」

西門玉霜淡然一笑道：「雷總管並未失禮，請不必客氣！」

江阿郎話題忽然一改，說道：「雷兄大名那克剛二字是假而不眞吧？」

雷克剛道：「少俠高明，不過，雷某在此安居已十二年，克剛二字也已眞而不假了！」

這話很明顯，他是不願再提說十二年前的名字，有可能是那名字的聲譽不十分好。

江阿郎心中已猜想到雷克剛可能是當年江湖上的某某人了。他心智高絕，聞言已知道雷克剛的心意，遂即正容說道：「俗語說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對雷兄，我衷心非常敬佩！」

雷克剛心頭不由微微一震！道：「少俠難道已知雷某的過去了？」

江阿郎含蓄地一笑道：「我向雷兄提個人，雷兄便明白了。」

雷克剛道：「那一位？」

江阿郎道：「不第秀才上官先生。」

「呵！」雷克剛雙目大睜，道：「少俠和他老人家是？……」

江阿郎道：「他與我恩師是忘年之交，他稱呼我恩師一聲老人家，我也稱呼他一聲老人家，我恩師喊他老弟，他也叫我老弟。」

這種異於常情的稱呼，可把雷克剛聽糊塗了，聽楞了眼，奇怪地望着江阿郎。

江阿郎笑了笑，又道：「雷兄，我請問，金百川是武林中那一位？」

雷克剛搖頭道：「我拜兄他不是武林中人，絲毫不諳武功。」

江阿郎默然沉思了刹那，忽然凝目問道：「雷兄可願相信我？」

雷克剛道：「相信少俠什麼？」

江阿郎神色一肅，說道：「雷兄如相信我，便請只管放出冷姑娘，我保證此間一衆男女老幼的安全！」

「可是……」雷克剛猶疑地道：「我拜兄又怎麼辦呢？」

江阿郎道：「這你大可放心，我自當負責將令拜兄救回！」

雷克剛道：「這恐怕不容易吧？」

江阿郎含笑凝目道：「雷兄可是認爲對方功力太高，一個不好，反而會送了令拜兄的性命？」

雷克剛點頭道：「對方不僅武功極高，而且心狠手辣，又人多勢衆，個個都是武林一流中的一流！」

江阿郎道：「你怕我們人少勢孤，救人不成？」

雷克剛道：「少俠雖然功刀高絕，但俗語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多。」

江阿郎濃眉方自微微一挑，西門玉霜已忍不住突然叱喝道：「姓雷的，現在閑話少說，我只問你，你究竟放不放人？」

雷克剛搖頭道：「爲了本宅男女老幼五十餘口與及我拜兄的性命，請姑娘原諒！」

西門玉霜雙眉挑煞地道：「姓雷的，你可曾想到這麼固執的後果？」

雷克剛道：「雷某不明白姑娘這後果二字所指，尚請明教！」

西門玉霜目射寒電地道：「你自信能是我劍下多少招之敵？」

雷克剛心神不禁一凛！旋即暗吸了口氣，說道：「雷某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西門玉霜冷聲一笑，道：「如此甚好，你去取兵刄來，我們動手一搏，只要你能在我劍下走過十招，我們立刻掉頭就走。」

雷克剛搖頭道：「不必了，我自知所學功力有限，決難是姑娘劍下十招之敵，再說我自改名安居此間十二年多來，從未和人動過手，姑娘如要動手只管動手，我決不還手。」

西門玉霜雙眉一揚，道：「你可是以爲不還手，我便不會殺你？」

雷克剛淡淡道：「姑娘誤會了，雷某決不是這個意思。」

西門玉霜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雷克剛道：「姑娘殺了我，不僅便可救走冷姑娘，而且也幫了我的大忙！」

西門玉霜一怔！道：「這話怎麼講？」

雷克剛道：「我一被殺，便能因此保全我拜兄與全宅五十多條人命，我雖死何憾！」

「哦。」西門玉霜這才恍然明白地道：「原來你的意思是以死來保全你拜兄與全宅男女老幼衆人的性命！」

雷克剛點頭道：「除此以外，我別無選擇，姑娘要救冷姑娘，也只有先殺了我。」

這一來，西門玉霜不由暗暗皺起了雙眉。以她「飄雨劍」的身份，豈能出手殺一個不還手之人……

何況對方又是這麼個捨己爲人，胸襟豪義，令人衷心肅然起敬的人物！

江阿郎聞聽這番話，也不禁爲之聳然動容，雙目眨動地倏地一笑，說道：「雷兄，你太傻了！」

雷克剛一怔，道：「我怎麼太傻了？」

江阿郎淡淡道：「我請問雷兄，對我的爲人性情，雷兄聽說過多少？」

雷克剛微一沉吟，道：「據傳說『一刀斬』在江湖中雖然是位惡徒聞名喪膽，武功高絕，刀法狠絕的人物，但也是位生具俠骨柔腸之士，刀下非十惡不赦之徒不殺！」

江阿郎含笑說道：「如此，雷兄就該知道，我既已知雷兄現在是怎樣的個人，說什麼也不會傷害雷兄這麼一個已經放下屠刀，從善多年，令我只有敬佩之人！」

語鋒微微一頓，道：「但是，爲救冷姑娘，爲免冷寒山受人脅迫禍害武林，我勢非救出冷姑娘不可，在此情形下，我對雷兄只有一個辦法！」

雷克剛道：「什麼辦法？」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雷兄既然不肯與我合作，只好點上雷兄的穴道，先將冷姑娘救走再說。」

雷克剛臉色勃然一變，道：「少俠，如此一來，你豈不害了……」

江阿郎淡然接口說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不過，只要雷兄肯告訴我對方是誰，我仍願負責救回令拜兄！」

雷克剛默然了刹那，雙目忽然一眨，問道：「少俠適才所言爲免冷寒山受人脅迫禍害武林之語，那是怎麼同事？」

江阿郎道：「對方曾派人投書說：要想保全冷觀音性命，火速傳知冷寒山於第十五日的夜二更時分前往長安未央宮舊址報到聽令。」

雷克剛又默然了刹那，道：「這等說來，對方擄刦冷觀音之眞正用心，並不在於一個色字，乃在挾持冷寒山了！」

江阿郎點頭道：「實情正是如此，爲天下武林安危，爲免冷寒山因愛女身落人手而受人挾持脅迫，所以我非立刻救走冷觀音不可。」

語聲微微一頓，目光凝注地說道：「話我已經說得很明白，現在你是願意與我合作，還是由我點上你的穴道，將冷姑娘救走，只等你一句話了。」

雷克剛沉吟地道：「我如願與少俠合作，少俠當眞能救回我拜兄，保證本宅男女老幼衆人的安全麼？」

江阿郎正容說道：「雷兄只管放心，只要雷兄告訴我對方是誰，我敢以性命作保，一定救回令拜兄，保證本宅男女老幼如有損傷，你唯我是問！」

雷克剛再次默然了刹那，終於點頭說道：「少俠既如此說，雷某還有什麼好說的。」

江阿郎倏然一拱手，道：「雷兄能深明是非大義，實是武林之福，我這裏先謝謝了！」

雷克剛忙欠身還禮說道：「少俠請別這麼說，雷某可萬不敢當，衷心也至感慚愧！」

江阿郎淡笑了笑，話鋒一轉，道：「雷兄，我請問那挾持去令拜兄的人是誰？」

雷克剛道：「魔手阮存恆。」

江阿郎道：「可知他目前落脚何處？」

雷克剛道：「他曾說如果發生事情，可去嘉峪客棧後院中找他。」

江阿郎微點了點頭，又問道：「冷觀音現在何處？」

雷克剛道：「內宅房間內。」

江阿郎道：「那就痲煩雷兄這就去放她出來吧。」

雷克剛點點頭，長身站起，說道：「請二位與我一同入去，爲免冷姑娘誤會，還得請二位代爲解說一番呢。」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那是當然。」

說着便與西門玉霜雙雙站起身子，雷克剛在前面帶路往內宅走了進去。

× × ×

這是一間臥房。

房裏的佈置很整潔，有床有桌有椅，應用物品也都齊全，而且都是女人家用的東西。

顯然，這間臥房原本就是女子閨房。

冷觀音就靜靜地躺在這間臥房裏的床上，房門外有兩名婢女守着。

房門沒關。

那用不着關，因為冷觀音穴道被制，根本不能行動。

門不關，還有一樣好處，那便是房間裏的一切情形，在門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全都一目了然。

看冷觀音的樣子，除了穴道被制不能行動，一切似乎都很好，並未受到絲毫傷害，也未受到什麼虐待。

拍活冷觀音的穴道，經過西門玉霜一番解說之後，冷觀音算是明白了雷克剛不僅不是擄刦她的賊黨一夥，而且也是受害人。

她不是個不講理的姑娘，既已明白事實，自然不會對雷克剛怒目仇視相向。

於是，冷觀音便朝西門玉霜盈盈一福，說道：「公子相救大德，妾身不敢言謝，此生當永記衷心！」

西門玉霜含笑擺手道：「冷姑娘，妳這麼說我可不敢當，救妳的不是我，我也沒有那大的能耐，更不敢掠人之美，是他。」

說着用手指了指江阿郎，又道：「要不是他，我大概會和貴莊的那些屬下一樣，此刻還在毫無頭緒的四處摸索查訪呢！」

「哦……」冷觀音一雙美目剛轉望向江阿郎。

西門玉霜又說道：「冷姑娘，他便是江阿郎江大哥。」

冷觀音美目不禁倏然一睜，道：「六俊之首的『一刀斬』！」

西門玉霜點頭一笑，道：「不錯，能夠輕易的找到這裏，完全是他的能耐，能夠使雷大俠冒着此間五十多條人命義釋姑娘，也完全是因為他保證了此間一衆男女老幼的安全，所以妳實在應該謝謝他！」

冷觀音聞言立即望着江阿郎襝衽深深一福，道：「多謝少俠義伸援手，此恩此德……」

江阿郎欠身還禮，含笑擺手截口說道：「姑娘請別客氣，我請問，那擄刦姑娘之人是誰，姑娘知道麼？」

冷觀音螓首微微一搖，道：「不知道。」

江阿郎道：「姑娘難道沒有看見他的面貌長相？」

「沒有。」冷觀音道：「妾身只看到他穿着一身黑衣，黑巾幪面。」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蹙，道：「姑娘是怎麼被擄刦的，當時的經過情形能說清楚些麼？」

冷觀音想了想，說道：「昨夜三更時分，『寒星劍』突然往訪妾身，費翔雲走後，妾身和雲先生略談了片刻，便返回樓上居處，剛一上樓即突遭暗襲，被制了穴道，以後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江阿郎道：「雲先生是誰？」

冷觀音道：「他是家父的好友，妾身平時都稱呼他雲叔。」

「他也是貴莊中人麼？」

「是的，他一直居住此地，為家父經營此地的生意。」

「貴莊在此地有些什麼生意？」

「珠寶，玉器等生意。」

「珠寶玉器都是價值昂貴之物，不是一般人能買得起的，此地並非富庶之地，似乎不是適合這種生意的好地方。」

「少俠說的是，雲先生在此只是收購，然後運往內地大城市中銷售。」

「原來如此。」江阿郎微點了點頭，話鋒一轉，凝目問道：「那費翔雲與姑娘原是熟人嗎？」

冷觀音螓首一搖，道：「昨夜是第一回見面。」

江阿郎道：「他往訪姑娘何事？」

冷觀音道：「他請妾身和他合作聯手。」

江阿郎道：「奪那神兵寶刄？」

冷觀音點點螓首道：「是的。」

江阿郎道：「還談及其他事情沒有？」

冷觀音道：「沒有。」

江阿郎含笑說道：「姑娘大概沒答應和他聯手合作吧？」

「是的。」冷觀音美目瞥視了西門玉霜一眼，道：「妾身斷然拒絕了他。」

她為何瞥視西門玉霜一眼，意思是什麼？

這西門玉霜心裏明白，江阿郎也明白。

江阿郎笑笑道：「姑娘斷然拒絕他，他大概很不高興很氣惱吧？」

冷觀音點頭道：「少俠猜料的不錯，他當時的神情雖然沒有表示什麼，但是妾身看得出來，他確實很不高興很氣惱！」

江阿郎眨眨眼睛，問道：「他臨走之時，可曾對姑娘說過什麼沒有？」

「沒有。」冷觀音搖搖螓首，回憶地說道：「只是他走出廳門時，曾回頭看了妾身一眼，那眼神似乎不懷好意！」

「哦……」

江阿郎口中剛輕「哦」了一聲，冷觀音忽然想起什麼地接着又道：「他曾說過一句意含威脅的話。」

江阿郎凝目問道：「一句什麼話？」

冷觀音道：「要妾身不要後悔。」

江阿郎雙目異采倏地一閃，點點頭道：「這就差不多了！」

冷觀音神情微微一怔，但她也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美目一眨，倏即恍然若有所悟地問道：「少俠這差不多之意，可是妾身之突遭暗算被擄來此，便是他攪的鬼？」

江阿郎點頭道：「可能。」

冷觀音檀口微動，剛要發問，江阿郎已接着又說道：「據雷大俠適才告知，擄刦姑娘來此之人，乃是『魔手』阮存恆，他曾留言，如果發生事情，可往嘉峪客棧後院中找他，而據我所知，嘉峪客棧的後院中，只有兩排六間上房，其中一排三間是我朋友和其屬下所住，另一排三間住的則是費翔雲與其莊中屬下高手，阮存恆並非我那位朋友的屬下。」

這麼一說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魔手」阮存恆既不是江阿郎那位朋友的屬下，那必是費翔雲的屬下了。

「魔手」阮存恆原是江南武林黑道上稱霸一方的人物，他怎會成為七星莊的屬下？又是什麼時候投身七星莊的呢？……

雷克剛心中在暗想。

冷觀音沉吟地說道：「這麼說來，這就並非只是可能了！」

江阿郎搖頭道：「不，在目前而言，我只能說只是可能。」

話鋒微微一頓，倏然轉向雷克剛說道：「雷兄，我們走後，請立刻將本宅所有之人集中一處，最遲天黑以前，我當請人趕來此間負責護衛衆人的安全！」

雷克剛點頭道：「雷某遵命。」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少俠可否先予示知請來之人是誰？免得雷某不知而失禮。」

江阿郎道：「是丐帮弟子。」

雷克剛眉頭頓時不由微微一皺，道：「丐帮弟子？」

江阿郎見他眉頭微皺的神情，不知為何，遂即凝目問道：「有何不妥麼？」

雷克剛微一沉吟，道：「雷某所言如有不當之處，尚請少俠千萬原諒不要介意！」

江阿郎道：「雷兄請只管直說。」

雷克剛吸了口氣，說道：「雷某以為丐帮弟子可能無濟於事！」

江阿郎雙目一凝，道：「為什麼？」

雷克剛道：「雷某深知此地丐帮分舵的刀量，除分舵主李明一身功刀可稱江湖一流外，其餘弟子的武功均屬普通。」

「哦。」江阿郎這才明白他為何皺眉的原因，不由微微一笑，道：「雷兄說的是，憑此地嘉峪分舵的弟子，不但的確無濟於事，可能還要白賠上幾條性命，不過，我說的並不是此地分舵弟子，而是目前正巧由總舵趕來此地的一位長老，與四大護法，八大香主等十多位高手！」

雷克剛聽得雙目不禁大睜，臉上倏現一片驚喜之容！

他做夢也想不到，江阿郎所要請來的丐帮弟子，竟是這麼幾位身份極高，平常很難得在江湖上現身的丐帮絕頂高手！

冷觀音也聽得一雙美目大睜地望着江阿郎，芳心裏有着無比驚奇暗地忖道：「他與丐帮有何深厚的淵源？竟能請得動丐帮長老，護法等這些絕頂高手……」

她暗忖中，西門玉霜那裏已眨動着雙目道：「大哥，這事何必麻煩齊長老他們，何不讓紀老等幾位……」

江阿郎搖頭截口道：「紀老等幾位另外有事，也都不會閒着。」

語聲一頓，望着雷克剛問道：「雷兄現在該放心了吧！」

丐帮長老，護法，香主等十幾位高手，等於是丐帮一半的實力，有這十幾位高手來負責護衛衆人的安全，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於是，雷克剛連忙點頭道：「少俠請勿見怪，雷某沒想到是丐帮長老等諸位。」

江阿郎笑了笑，轉向西門玉霜說道：「我們該走了，為小心起見，妳和冷姑娘由後面走，繞道回去，我仍由前面走。」

話落，跨步出房，往外走去。

西門玉霜連忙急步跟出，喊道：「大哥，你等等！」

江阿郎停步回首問道：「什麼事？」

西門玉霜道：「你何不也由後面走，和我們一起回去不好嗎？」

江阿郎搖頭道：「我得立刻去丐帮分舵請齊長老他們儘快到這裏來。」

西門玉霜眨眨眼睛道：「去過丐帮分舵以後，你大概便要去嘉峪客棧吧？」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妳大概也想去湊熱鬧，是不是？」

西門玉霜笑道：「不止是去熱鬧，我還想和他先鬥一場呢！」

這個「他」字指的是誰？江阿郎自然明白，道：「妳該記得我昨晚上說過的話，他練有歹毒的掌力！」

西門玉霜雙眉一揚，道：「我記得，有你在一起，我怕什麼？」

江阿郎濃眉不由一蹙，道：「但是妳該知道，這件事情還不一定是他呢！」

西門玉霜搖頭道：「大哥，你不必多說了，不管是不是他，這熱鬧我是湊定了，而且你一個人去，我也實在不放心！」

最後這句話，才是她心裏的眞心話。

這本來也是，費翔雲所率屬下高手衆多，江阿郎單獨前往，實在很難令人放心。

雖然，「瓊瑤石府」少主石奇也住在那裏，萬一動上手，石奇自是不會袖手旁觀，但是石奇和屬下總共只有四人。

江阿郎加上石奇等四個，這人數與費翔雲所率二十多名屬下高手相比，衆寡還是太懸殊了！

江阿郎深知西門玉霜的個性，一聽她這話，知道要她不去是絕對不行，不禁有點無可奈何地道：「好吧，妳既一定要去湊熱鬧，必須得答應我的條件。」

西門玉霜雙目一眨道：「不得逞強和他動手，是不是？」

江阿郎點點頭道：「還要聽話！」

西門玉霜笑道：「你放心，我一定聽話就是。」

江阿郎道：「那妳就先把冷姑娘送回去，隨後趕來吧。」

西門玉霜忽然嫵媚地笑了。

冷觀音在旁看得神情不由微微一呆，暗忖道：「他笑起來好美，像個姑娘家似地……」

她暗忖間，西門玉霜已朝她說道：「冷姑娘，我們走吧。」

這時，江阿郎已大步往外走去，雷克剛隨後相送。

冷觀音望了望江阿郎的背影，螓首忽然一搖，道：「妾身暫時不想回去。」

西門玉霜一怔，凝目道：「為什麼？」

冷觀音道：「妾身想和公子一起，也去嘉峪客棧湊湊熱鬧。」

西門玉霜搖頭道：「那不行。」

冷觀音道：「為什麼不行？」

西門玉霜道：「江大哥去找『魔手』阮存恆要人，妳一現身，豈不立刻害了金百川的性命。」

「那麼……」冷觀音微一沉吟道：「妾身便化裝改扮一下，好麼？」

西門玉霜眨眨眼睛道：「妳想化裝改扮成什麼樣子？」

冷觀音道：「改扮成一個和你一樣的美書生，你看如何？」

西門玉霜點頭一笑道：「可以，不過我有條件。」

冷觀音道：「什麼條件？」

西門玉霜道：「和江大哥對我說的一樣，要聽話。」

冷觀音點頭道：「這你放心，妾身明白，在未救出金百川之前，妾身絕不會不顧金百川的性命輕舉妄動的。」

西門玉霜點點頭道：「如此甚好。」

話鋒忽地一轉，道：「還有件事情，我想我該告訴妳了，我名叫西門玉霜。」

冷觀音神情不禁愕然一呆，睜目道：「妳不是『飄雨劍』？」

西門玉霜道：「我正是『飄雨劍』。」

冷觀音道：「那麼……」

西門玉霜含笑接口道：「江湖上只知道『飄雨劍』是個青衫美書生，無人知道姓名出身來歷，事實上『飄雨劍』就是西門玉霜，西門玉霜就是貨眞價實的『飄雨劍』，如此妳明白了麼？」

冷觀音明白了，不禁苦笑地道：「妳可眞會寃人！」

西門玉霜微微一笑道：「冷姑娘，我大概該喊妳一聲姊姊吧。」

冷觀音道：「我今年二十二歲，妳呢？」

西門玉霜道：「二十一，比妳小一歲。」

冷觀音笑道：「那我眞是姊姊了。」

美目一眨，問道：「霜妹，江大哥他知道妳的眞實身份嗎？」

西門玉霜道：「知道。」

冷觀音美目倏又一眨，道：「霜妹，有件

事情，我心裏有點懷疑，不知當不當問？」

西門玉霜道：「什麼事情？」

冷觀音道：「江大哥他眞能請得動丐帮那位齊長老和四大護法八大香主等諸位麼？」

西門玉霜微微一笑道：「這是什麼事情，事關此地男女老幼五十多條人命，他若是沒有把握請得動他們，焉敢這麼安排，其實別說是丐帮弟子，就是少林武當峨眉等派的那些和尚道士，只要他願意麻煩他們，也沒有個請不動的。」

冷觀音聽得嬌靨上不由滿是驚容的道：「這麼說，江大哥的出身師承必是大有來歷，與少林武當峨眉等各派都有極深的淵源了！」

西門玉霜含笑點頭道：「這些問題，將來妳總會知道的，走，現在我先陪妳回去化裝改扮一下，就趕去湊熱鬧去。」

話落，伸手一拉冷觀音疾步往後院走去。

冷觀音沒再說話，和西門玉霜由後院擰身越牆而去，繞道撲奔嘉峪關。

× × ×

黃昏。

斜陽夕照，落霞滿天。

這正是一天的辰光中景色最美，最瑰麗的一刻，也是黑夜將臨前的刹那。

西門玉霜和冷觀音走進了嘉峪客棧的後院，這時，冷觀音已化裝改扮成一個白衣少年美書生。

後院中，靜悄悄地。

費翔雲與屬下高手所住的那三間上房的門都掩閉着，每間房門旁邊靠牆都擺着一張長板櫈，各坐着兩名黑衣壯漢，闔着雙目，背倚着牆，神情全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西門玉霜與冷觀音走進後院，脚步聲驚動了那六名黑衣壯漢，紛紛雙目微睜地看了二人一眼。

但也只是一眼，雙目隨又闔上。

冷觀音低聲說道：「看這樣子，江大哥大概還沒來哩。」

「嗯。」西門玉霜點點頭，抬手指了指石奇等人住的那一排三間上房，道：「我們到石大哥那邊房裏去等他好了。」

適時，當中一間的房門口人影一閃，走出一名黃衣漢子，正是西門玉霜見過的那「雙虎」之一的田强。

田强朝西門玉霜抱拳躬身說道：「江少俠請二位到屋裏坐談。」

西門玉霜微點了點頭，與冷觀音走進房內，江阿郎與石奇雙雙起身讓坐。

坐定，江阿郎立即目光一凝，望着冷觀音道：「姑娘怎麼也來了？」

他好厲害的眼力，一見面就看出了冷觀音的身份。

冷觀音臉孔不由微微一紅，西門玉霜連忙笑說道：「大哥，是我要她來湊熱鬧的。」

江阿郎濃眉微蹙了蹙，沒說話。

西門玉霜語聲一頓又起，問道：「怎麼樣？你找過他們沒有？」

「還沒有。」江阿郎搖頭道：「我在計算時間。」

西門玉霜道：「計算什麼時間？」

江阿郎一笑道：「時間差不多了，齊長老他們應該已經到了那裏了。」

說着緩緩站起身形，又道：「石大哥，你們諸位都只可作壁上觀，千萬別過去。」

話落，邁步跨出門外，走到院中站立，朝那六名黑衣壯漢說道：「勞駕那位請費少莊主出來一下，我有事情要和他談談。」

六名黑衣壯漢互望了一眼，一名馬臉壯漢站起身來問道：「少俠有什麼事情？」

江阿郎道：「你能做主？」

馬臉壯漢神情不由一呆，旋卽轉身朝當中的那個房間，隔門躬身說道：「稟少主，江少俠有事請見。」

門開了。

費翔雲緩步走出，身後跟着「四侍」，走到院中江阿郎對面八尺處停步拱手說道：「江兄有何見教？」

江阿郎道：「見教二字不敢當，有事相求，並望少莊主答應。」

費翔雲道：「江兄請說，只要是兄弟能辦得到的，兄弟無不盡刀。」

江阿郎道：「請少莊主看我薄面，釋放一個人。」

費翔雲道：「什麼人？」

江阿郎道：「金員外金百川。」

費翔雲一怔，道：「金員外金百川？」

「嗯。」江阿郎道：「少莊王肯給我這個面子麼？」

費翔雲淡淡道：「江兄金面，兄弟理該從命，奈何却是心有餘而刀不足！」

江阿郎道：「這麼說，少莊王不肯？」

費翔雲搖頭一笑道：「江兄誤會了，兄弟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者，乃是兄弟這兒並無金百川這個人！」

江阿郎目光一凝，道：「少莊主這話確實不假？」

費翔雲正容道：「兄弟所言句句由衷，絕對確實！」

一頓，又道：「兄弟請問，金百川是何許人？江兄爲何來要兄弟放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尚望江兄明告！」

江阿郎兩道濃眉微微一蹙，道：「少莊主是眞不知道還是故裝糊塗？」

費翔雲搖頭道：「兄弟是眞不知道，絕未裝糊塗！」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那麼我向少莊主提個人，少莊王便知道了。」

費翔雲道：「什麼人？」

江阿郎道：「魔手阮存恆。」

費翔雲道：「阮存恆怎麼樣？」

江阿郎道：「他刦持了金百川。」

「哦。」費翔雲雙目一眨道：「既然是阮存恆刦持了金百川，江兄就該去找他，爲何却來找兄弟，這事與兄弟又有何關？」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費兄可知阮存恆爲何刦持金百川麼？」

費翔雲搖頭道：「兄弟不知。」

江阿郎道：「阮存恆他擄刦了寒梅莊冷觀音，把冷觀音藏放在金百川家中，所以刦持金百川作爲人質，並威脅金百川的拜弟說，如果走漏消息，便先殺金百川，然後屠殺金百川的全家滿門！」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費翔雲這才明白地劍眉微微一揚，道：「阮存恆他好大的膽，竟敢如此胡作非爲，擄刦冷梅莊的冷姑娘，看來他是……」

語聲倏然一頓，凝目問道：「阮存恆他爲什麼擄刦冷姑娘，目的何在，江兄知道麼？」

江阿郎淡淡道：「今早上冷梅莊屬下曾接到一封信柬，以冷姑娘的性命要脅冷莊主前往長安未央宮舊址報到聽令！」

費翔雲雙目陡地一瞪，道：「阮存恆他想幹什麼？實在太大膽了！」

江阿郎目睹費翔雲這等神情語氣，心中不由有點疑惑的暗忖道：「難道這件事當眞與他無關……」

他心中暗忖着，口裏却接着說道：「少莊主說的不錯，阮存恆確實太大膽了，不過，憑阮存恆的所學功力，他還不配如此大膽，也不够資格想幹什麼，所以……」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以我猜料，這膽可能是別人給他的，很可能只是奉命行事！」

費翔雲心神不禁暗暗一震，吸了口氣，道：「江兄以爲他是奉何人之命？」

江阿郎道：「據金百川的那位拜弟相告，阮存恆於刦持走金百川的當時曾留言說，如有事情要找他時，可來此間找他，如此少莊主明白了麼？」

費翔雲眨眨眼睛，忽然一笑，說道：「兄弟明白，江兄大概以爲，阮存恆的大膽，是兄弟給他的，他之擄刦冷姑娘，是奉兄弟之命，對不對？」

江阿郎道：「不錯，我正是以爲這樣。」

費翔雲搖頭道：「江兄這以爲實在是個大誤會，兄弟雖然知他魔手阮存恆這個人，知道他是江南武林稱霸一方的豪雄，但却從未相識，他何能是奉兄弟之命！」

江阿郎目光一凝，道：「那麼他留言有事來此間找他之說，該如何解釋？」

費翔雲沉吟地道：「這有兩種解釋。」

江阿郎沒有接話，沒問是那兩種解釋，只拿眼睛望着費翔雲。

費翔雲吸了口氣，接道：「一是金百川的那位拜弟可能聽錯了，一是嫁禍。」

「嫁禍？」江阿郎雙目微睜，道：「爲什麼？他與少莊王有仇麼？」

費翔雲淡然搖頭道：「兄弟與他素昧平生，從未相識，那來的仇！」

江阿郎眨了眨眼睛道：「如此，少莊主這嫁禍之說，道理安在？」

費翔雲微微一笑道：「江兄當世高智之士，該想得到眼下的情勢。」

江阿郎目光凝注地道：「少莊王這情勢二字之意是指？……」

費翔雲道：「眼下趕來這嘉峪關上意圖奪寶的各方武林豪雄雖多，但以實力而言，並非兄弟自誇，實以兄弟這一方爲最，因此兄弟如果猜料不錯，他嫁禍兄弟的目的，無非是想藉此節外生枝，讓冷梅莊的高手來與兄弟爲敵，牽制兄弟的實刀！」

這番話，倒是合情合理，也極有可能。

江阿郎不由一笑道：「少莊王高明，照此說來，倒眞是我誤會了，眞可能是嫁禍了。」

費翔雲道：「江兄該知道，兄弟不是個糊塗人，值此各方武林豪雄高手雲集之際，兄弟自不會自找麻煩，輕妄結仇樹敵，尤其冷梅莊這樣的强敵，魔手阮存恆如果眞是奉兄弟之命，如今既有江兄出面，兄弟絕不會不賣江兄的情面，何況……」

語鋒一頓又起，道：「江兄大概已去過金百川家，已救出冷姑娘了吧？」

江阿郎道：「要不是已經去過金家救出了冷姑娘，我就不會得來此找少莊王了。」

費翔雲點了點頭，說道：「兄弟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事情也確實與兄弟絲毫無關，江兄別再多躭擱了，還是趕快去查尋阮存恆的落脚處，找他要金百川吧！」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少莊王說的是，不過，我仍有些懷疑。」

費翔雲目光一凝，道：「江兄仍有些懷疑什麼？」

江阿郎道：「我仍懷疑阮存恆眞有那麼大膽，敢捋七星莊的虎鬚！」

費翔雲眉鋒一皺，道：「江兄仍認爲事情與兄弟有關，不信兄弟的解釋所言？」

江阿郎道：「少莊主的解釋所言，只是片面之詞。」

費翔雲道：「那麼江兄要如何才信呢？」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我想請少莊主將住在此間的所有貴屬高手全都請出來，介紹給我見了，讓我進房裏去看看。」

費翔雲雙眉一揚，道：「江兄要搜查這三間房？」

江阿郎淡淡道：「少莊王言重了，這不能說是搜查，只能說是爲證明少莊王所言確實，也確實與此事無關！」

「好話。」費翔雲目光倏地一凝，道：「證明確實以後呢？」

江阿郎道：「事情既然確實與少莊王無關，我自是只找那魔手阮存恆。」

費翔雲點頭道：「江兄說的甚是，不過，江兄該明白此舉對兄弟來說，無異是個莫大的侮辱！」

江阿郎淡淡道：「這是少莊主的想法，我不以爲然。」

費翔雲道：＝不以爲然？」

「嗯。」江阿郎道：「此舉看起來雖然近乎侮辱，事實對少莊王有利而無害！」

「哦。」費翔雲眨眨眼睛道：「兄弟請問道理？」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少莊王該知道冷姑娘已然恢復自主，對於魔手阮存恆暗算擄刦她，認爲必是出自少莊主的授意，起因於昨夜少莊主的往訪，也認定阮存恆是少莊主的屬下，所以我此舉不僅可以洗脫少莊主授意的嫌疑，並可避免七星，冷梅兩莊因此結仇爲敵，這豈非有利而無害？」

這番話，說的是理。

雖然，費翔雲他並不怕結仇冷梅莊，甚而且有心藉此試試冷梅莊的實刀，能網羅便網羅，否則便毀之！

可是，這是他心裏的意思，面對江阿郎，他怎麼能明說？也不敢說。

因此，他眼珠轉了轉，說道：「這麼說，兄弟勢非聽從江兄的，任由江兄進屋裏去搜查看看不可了。」

江阿郎淡淡道：「少莊王是聰明人，該明白這是洗脫嫌疑的最好辦法。」

費翔雲默然沉思了刹那，吁了口氣說道：「好吧，江兄既如此說，兄弟再要不答應，倒眞顯得兄弟情虛了。」

說聲一頓，倏然揚聲說道：「秦龍，到兩邊房裏去招呼一聲，要大夥兒全都出來，讓江少俠進房裏去看看。」

他的話聲很高，左右兩邊房間裏的高手全都聽得淸淸楚楚。

「龍侍」秦龍這裏剛答應一聲，轉身邁步走了兩步，那裏那兩間房門已霍然大開，人影閃動，一衆高手全都紛紛走了出來。

驀地，費翔雲眼前人影一花，江阿郎已身如電閃地由左邊那間房裏出來的一衆高手身旁擦身而過，直朝房裏撲去。

費翔雲心頭不禁凜然一驚，連忙閃電旋身，跟踪撲去，同時提氣凝功，力貫右掌，準備必要時出手。

江阿郎撲進房內，雙目如電地一掃，已看清楚了房裏的每一處地方。

房內空空的，沒藏着一個人，如藏的有人，縱或能瞞過他的眼睛，決難瞞過他的聽覺。

江阿郎濃眉不由微微一皺，旋卽他已有所發現地，雙目異采倏然一閃。

適時，費翔雲已跟踪進入房內，輕聲一笑說道：「江兄，這一間你已經看過了，現在請到另兩間去看看吧。」

江阿郎淡然搖頭道：「不必了，只看過這一間就已經很够……」

他話未說完，人已閃身撲向後窗。

推開那虛掩着的後窗，窗外是一爿兩丈多寬大，長着一堆堆黑黝黝矮樹的小院子。

這時，天色已黑，一彎眉月斜掛。

藉着眉月的光亮，江阿郎目光緩緩掃視了那一堆堆的矮樹一匝。

突然，他抬手一按窗欄，身形穿窗掠出，直朝一堆矮樹撲去。

一條黑衣人影倏自那堆矮樹下竄起，直撲後院院牆，要跑。

江阿郎口中一聲冷笑道：「閣下，你跑得了麼？」

話聲中，身形平空升高三尺，探掌如電，一把抓住了那黑衣人的左足踝，往下一扯。

那黑衣人一聲疼哼，「砰」然一聲摔跌地上，身子一挺欲起，奈何已是力不從心，連站都未能站起，竟又發出一聲疼哼，跌倒地上。

原來他那隻左足踝在江阿郎那一抓之下，踝骨已被捏碎。

一陣衣袂飄風聲響，五條人影電射掠落，是費翔雲與「四侍」。

費翔雲身形一落，立即問道：「江兄，此人是誰？」

江阿郎微一搖頭道：「不知道。」

費翔雲倏然轉向黑衣人凝目問道：「朋友尊姓大名？」

費翔雲劍眉微微一揚，沉聲說道：「朋友，請答我問話。」

黑衣人沒開口，雙目一閉，不答不理。

黑衣人仍然沒開口，仍然閉着眼睛。

費翔雲劍眉再次一揚，道：「朋友，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這話你可懂？」

黑衣人睜開了眼睛，冷冷地道：「懂便怎麼樣？」

費翔雲道：「朋友要是懂，就該知道在這時候充硬漢，對朋友可決無好處！」

黑衣人道：「你的意思是？」

費翔雲道：「只要你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我負責放你一條生路。」

黑衣人雙目一凝道：「你這話算數？」

費翔雲道：「你放心吧，我向來一言九鼎，現在請先告訴我你尊姓大名？」

黑衣人沉默了一下，道：「阮存恆。」

費翔雲道：「外號人稱『魔手』。」

阮存恆道：「不錯。」

費翔雲道：「昨夜擄刼冷觀音至金百川家中，又刼持走金百川的可是你？」

阮存恆點頭道：「是我。」

費翔雲道：「金百川現在何處？」

阮存恆略微遲疑了一下，抬手指了指他原先隱身的那堆矮樹，道：「在那堆矮樹中。」

費翔雲轉向「龍侍」秦龍說道：「你去把金百川弄過來。」

秦龍應聲大步走過去，扒開那堆矮樹，抱出一個花白鬍鬚的青衣老人走了回來。

青衣老者雙目緊閉，鼻息均勻，狀若熟睡，一望而知是被制了睡穴。

阮存恆道：「金百川毫髮無傷，我該可以走了。」

說着咬牙忍着足踝的傷疼，自地上緩緩站了起來。

費翔雲抬手一攔道：「不忙，金百川雖是毫髮無傷，但你還不能走。」

阮存恆雙目陡地一瞪，道：「怎麼，你要失言背信？」

費翔雲淡淡道：「那倒不是，我還有話要問你。」

阮存恆道：「你還要問什麼？」

費翔雲道：「你爲何要嫁禍與我。」

「誰說的？」阮存恆神色一怔，道：「連你是誰我都不知道，誰說我要嫁禍與你了？」

費翔雲道：「你眞不知道我是誰麼？」

阮存恆搖頭道：「我眞不知道，我正想請教……」

費翔雲淡然截口道：「你既然眞不知道就算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我請問，你爲何對金家的人說，有事到這兒來找你？」

阮存恆道：「這是個誤會。」

費翔雲道：「怎麼是個誤會？」

阮存恆道：「我本來是想在這兒開個房間的，沒想到這兒已經住滿了。」

「哦。」費翔雲微一點頭，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阮存恆道：「事實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再說我和你無仇無怨，又從未相識，我爲什麼要嫁禍與你！」

費翔雲目光凝注地道：「你說的可都是實話？」

阮存恆道：「決無半句虛假。」

費翔雲默然沉吟了剎那，望着江阿郎道：「江兄都聽見了麼？」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都聽見了。」

費翔雲道：「現在江兄該相信事情確與兄弟無關了吧！」

江阿郎道：「我謹向少莊主致歉。」

說着，雙手抱拳一拱。

費翔雲含笑抱拳欠身道：「江兄請別客氣，兄弟可不敢當。」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在這兒兄弟要請江兄給兄弟一個面子。」

江阿郎道：「少莊主請說。」

費翔雲道：「兄弟適才已說過負責放阮朋友一條生路，請江兄成全兄弟的信諾，讓他離去，別難爲他。」

江阿郎點頭道：「少莊主請放心，我遵命便是。」

目光倏然轉向阮存恆，道：「阮閣下，我有幾點問題想請教，閣下可願實答？」

阮存恆微一沉吟道：「江朋友請說。」

江阿郎目光凝注地道：「我請問，擄刼冷觀音是誰的主意？」

阮存恆略微遲疑了一下，道：「是我自己的主意。」

江阿郎道：「爲什麼？」

阮存恆道：「不爲什麼？」

江阿郎道：「也沒有緣故？」

阮存恆搖頭道：「沒有。」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揚道：「閣下乃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人物，怎也如此小家氣！」

阮存恆眨眨眼睛道：「江朋友以爲必有緣故？」

江阿郎道：「我認爲應該有個緣故！」

阮存恆忽然嘿嘿一笑道：「你江朋友既是認爲應該有，我怎好再小家氣，我承認了。」

江阿郎道：「如此我請教這緣故？」

阮存恆道：「冷觀音是個國色天香，美艷蓋代的美人兒，這麼說，你江朋友明白麼？」

江阿郎點頭道：「我明白了，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道：「還有個問題我不明白。」

阮存恆道：「還有什麼問題？」

江阿郎道：「今早上，冷觀音的手下人曾接到一紙信箋。」

阮存恆道：「那與我何關？」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我說出信箋上所寫字句，閣下就明白有關無關了。」

阮存恆道：「信箋上怎麼說？」

江阿郎道：「信箋上說，要想保全冷觀音的性命，請即傳知冷寒山於第十五天的夜二更，前往長安『未央宮』舊址聽候令諭。」

「哦。」阮存恆沉吟地道：「江朋友可是想知道那一紙信箋出自什麼人之手？」

江阿郎點頭道：「我誠懇向閣下請教？」

阮存恆眼珠轉了轉，道：「江朋友是要聽眞的還是要聽假的？」

江阿郎道：「這話怎麼說？」

阮存恆淡淡道：「要聽假的，我就隨便說個人，讓你江朋友去找那人去。」

江阿郎道：「閣下該懂得我那『誠懇』二字的意思！」

阮存恆道：「這麼說，江朋友你是要聽眞的了。」

江阿郎道：「我自然是要聽眞的。」

阮存恆道：「那麼他遠在天邊。」

江阿郎雙目倏地一凝，道：「你是說那一紙信箋出自你自己之手？」

阮存恆道：「江朋友可是不信？」

江阿郎道：「我正是有點不信。」

阮存恆淡淡道：「我說的是眞的，你江朋友要不信，我就沒有辦法了！」

江阿郎雙眉微微一揚，道：「阮存恆，你該明白，我可不是三歲孩童，不是那麼容易讓人欺矇的！」

阮存恆忽然搖搖頭輕聲一嘆道：「說眞的你不相信，早知如此，我就……」

江阿郎倏然截口道：「阮存恆，我這不信不是沒有道理的。」

「哦！」阮存恆眨眨眼睛道：「你有什麼道理？」

江阿郎道：「你魔手阮存恆雖然是威鎭一方的人物，但與冷梅莊比起來你還差得很遠，我不信你有那個膽，敢捋冷寒山的虎鬚！」

阮存恆道：「事實上我已經捋了！」

江阿郎道：「可是我不信，我認爲你背後必定是另外有人！」

阮存恆搖頭道：「江朋友你想錯了，我背後並沒有什麼人，你應該明白，我只掌握着冷觀音的性命，還怕冷寒山不乖乖聽我的！」

這話倒是不錯，冷寒山這麼一個掌上明珠，爲了愛女的性命，冷寒山恐怕也只有乖乖聽他的了！

江阿郎兩道濃眉不由微皺了皺，雖然，他明知阮存恆的話多半不是眞的，但是阮存恆不肯實說，當着費翔雲的面，他能拿他奈何？

阮存恆倏然嘿嘿一笑，接着又道：「你江朋友的問題，我都已經實答了，如無其他問題，我想我該走了。」

江阿郎知道再問也是多餘白費，決問不出什麼來。

於是，他淡淡抬抬手，道：「閣下所答雖然並不盡實，但是我仍要說聲謝謝，閣下請便吧。」

阮存恆陰笑了笑，道了聲「再見」，抱拳一拱，咬牙忍着足踝的傷疼，騰身飛掠，越過那丈多高的後院圍牆而去。

望着阮存恆的身影掠越過院牆不見後，江阿郎立即朝費翔雲抱拳一拱說道：「看來事情果然是我誤會了，我謹向少莊主致歉，並請原諒！」

費翔雲淡然一笑道：「江兄好說，其實這也難怪江兄，事情實在太巧了，任何人碰上了這種事情，也會對兄弟發生懷疑的。」

江阿郎笑了笑道：「多謝少莊主曲諒，告辭。」

話落，俯身抱起地上的金百川，邁步由矮叢中繞往前面走去。

費翔雲站在原地沒動，他望着江阿郎的背影，雙目中掠閃過一絲陰狠的煞芒！

可惜江阿郎背後沒長着眼睛，沒看見。

× × ×

江阿郎抱着金百川轉過牆角，回到前面院子裏。

院子裏，西門玉霜，冷梅卿，石奇，戚定遠和「雙虎」田强，邱平等人全都站立在房間門外，臉色神情顯得有點兒凝重焦急，每個人的一顆心都揪得緊緊的。

這是必然的情形。

江阿郎進入對方房內，費翔雲與「四侍」隨後跟入，在久久不聞動靜的情形下，他們怎能不焦急？又怎能不揪心？

雖然，西門玉霜等人都知道江阿郎一身所學功力高絕，憑費翔雲與「四侍」的力量，決難奈何得了江阿郎。

但是，俗語有云「人有失愼，馬有失蹄」。他們担心江阿郎一時大意，中了費翔雲的陰謀暗算！

一見江阿郎由對面房間後面的牆角處現身走出，西門玉霜等人臉上的焦急神情這才消失，放鬆下一顆揪得緊緊的懸心！

西門玉霜急步迎上前去，目光一瞥江阿郎抱着的金百川，問道：「大哥，他就是金百川麼？」

「唔。」江阿郎點點頭道：「到房間裏去再說。」

西門玉霜沒再說話，與冷梅卿石奇等衆人跟在江阿郎身後走向房內。

進入房內，江阿郎將金百川放在一張椅子上坐好，沒等西門玉霜開口發問，便將經過情形述說了一遍。

靜靜地聽完之後，西門玉霜頓時雙眉微微一蹙，道：「大哥，你相信阮存恆的話麼？」

江阿郎反問道：「妳相信嗎？」

西門玉霜微微一搖頭道：「我不相信！」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妳既然不相信，何必還要問我。」

西門玉霜雙目眨了眨道：「大哥，這件事你打算怎麼辦？」

江阿郎淡淡道：「這還有什麼怎麼辦的，只好就此算了。」

西門玉霜道：「那太便宜他了。」

江阿郎道：「妳是說便宜了費翔雲？還是便宜了阮存恆？」

西門玉霜道：「兩個都是。」

江阿郎笑笑道：「照這情形，妳有不便宜他兩個的辦法麼？」

西門玉霜眼珠兒一轉，道：「有是有，只怕你不贊成。」

江阿郎道：「先說來聽聽看。」

西門玉霜道：「找阮存恆，迫他吐實！」

「好辦法。」江阿郎道：「可惜只怕已經晚了。」

西門玉霜一怔，道：「已經晚了？」

「嗯。」江阿郎點頭道：「雖然能找阮存恆，找到的恐怕也只是一具屍首。」

西門玉霜道：「大哥是說阮存恆會被殺以滅口？」

江阿郎道：「以費翔雲爲人心性之狠毒，他豈會留下一個活證！」

西門玉霜眉鋒一皺，道：「這麼說，我們全然拿他無可奈何了！」

江阿郎道：「事實如此，阮存恆已把事情全攬在自己的身上，能拿他奈何？」

石奇忽然接口道：「二弟，他爲人心性眞是那麼詭詐狠毒麼？」

江阿郎道：「大哥，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稍假時日，大哥就知道了。」

石奇點了點頭，默然未再說話。

冷梅卿目光一瞥穴道未解的金百川，說道：「江大哥，你何不解開金百川的穴道問問呢，從他口中也許能問出點兒什麼？」

「姑娘說的是。」江阿郎點頭道：「按理，他應該能有所證明，但也有可能什麼都不知道。」話落，拍開了金百川的睡穴。（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第十一誡（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洛答允李雲龍的要求，爲他找尋李小珍，那晚他到天蝎宮俱樂部，遇到李雲龍的繼室梁芬妮，她把李小珍的怪誕行爲告訴他，司馬洛決定從李小珍的男朋友安達着手偵查，但却被安達狡猾地擺脫了司馬洛的跟踪，司馬洛只好再回到俱樂部去，梁芬妮示意他向安達的前度女友安妮偵查，安妮興奮地帶領司馬洛到她的私人遊艇，雙雙游水到一樹林，司馬洛問安妮，李小珍究竟喜歡安達什麼，安妮指出那不是喜歡，只是李小珍憎恨父親而在作賤自己，她以前也有此怪想，現已想開了，司馬洛讚她聰明——

鐵拳創誡律　大意失歹徒

安妮自嘲地冷笑：「也許不是聰明，祇是受過了一次教訓吧了。」

「我想找到比杜絲！」司馬洛說，「她不見了，你有辦法找到她嗎？」

「還找她幹什麼？」安妮的手在他的背上輕撫着，「她不會嫁你的，現在你也不會娶她了。」

「我還是想見一見她，」司馬洛說，「她不見了，不知究竟遭遇了什麼。」

「一定是安達把她收藏起來了，」安妮說，「他知道你要回來，就把她收藏起來，不想失去這株搖錢樹。」

「你知收藏在什麼地方嗎？」司馬洛問。

「我又不是安達，我祇是這樣猜的。」安妮說。

「安達住在哪裏你知道嗎？」司馬洛問，「我去找他。」

「不必找了，」安妮說，「明天安達來時你和他談談，給他一筆錢，祇要他得到一點好處，他就會把比杜絲交出來了。」

「我不會給他一分錢的。」司馬洛也坐了起來，表示憤激。

「別和這種人爭，」安妮說，「你去找他，他叫人打你一頓，這不是太不值得了嗎？」

「那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你知道安達住在哪裏嗎？」

「我知道，」安妮微笑，「但我不會告訴你的，我不想你受傷！」她把他當一件寶貝似的擁抱着。

司馬洛忽然一把推開她，敏捷地滾了幾滾，到了一棵小樹的旁邊，跪了起來，叫喝一聲，手掌揮了出去，擊在那棵小樹的身上。拍拉一聲響，那差不多像他的手臂般粗的樹身就斷掉了。

樹的上截倒下，給其他的樹枝纏着，沙沙地响了一陣，就斜在那裏。

安妮慌忙跑過來，尖聲叫着：「你瘋了！」她熱心地驗看着他的手掌。掌像一條厚厚的皮繭的周圍有點發紅，此外就似乎沒有什麼大碍了。

「你以爲如果我和安達打，誰會贏呢？」司馬洛威武地問，一面却咬緊牙齒忍着手掌的痛。劈一個人沒有問題，劈一棵樹，雖然好看，却是有苦自已知。

安妮興奮地咭咭笑着：「好極了，我倒想看看安達給打一頓。」

「怎麼？」司馬洛問，「安達地址？」

安妮驚嘆地搖着頭：「我不明白比杜絲有了你，還跟安達去瞎纏一些什麼。」

「我問你安達的地址，」司馬洛恫嚇地說，「你說出來，還是要我給你一掌？」

安妮還是笑着，但是告訴了司馬洛一個地址。接着她的表情嚴肅下來：「但是你得小心一點，安達不會一個人對你的。」

司馬洛皺眉看了她一會，然後慢慢伸手執住她的兩臂，執得很緊。他嚴厲地說：「這個地址是在貧民區的，安達決不會告訴你，你怎麼知道？」

「放手，」安妮掙扎着尖叫，「我的骨頭要碎了！」

「我問了你一個問題！」司馬洛咆哮道。

「爸爸告訴我的。」安妮大聲叫。

「什麼？」司馬洛鬆了手。

安妮苦着臉揉着自己的手臂。「我不是說我受過一次教訓嗎？那一次，我也是想作賤自己，我帶了安達到我的遊艇上。但是當我們剛剛脫下衣服，有一艘水警輪來了，把我的遊艇從底到面搜了一遍。什麼興趣都沒有了，我叫安達回去。第二天，爸爸就把我找去，他把安達的一切告訴我，包括他的地址，以及他是什麼人。」

「你爸爸怎會知道？」司馬洛奇異地問。

「原來爸爸請了私家偵探保護着我的，」安妮微笑，「他自己沒有空，但他並不是不關心我，他把工作交給了私家偵探。他早已知道安達是什麼人，他不想我上安達的當。那艘水警輪就是爸爸叫人弄來的。」

司馬洛不禁笑了起來：「你的爸爸倒眞本事，這個安達到底又是什麼人呢？」

「說出來你就會作嘔了，」安妮冷冷地微笑，「坐過牢，罪名是和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而且還要逼她出賣肉體供他揮霍。你知道的，那種人，每天都可以在報紙上看到。後來，他轉了行，大概他覺得賣女人不如把自己零賣給女人更好！」

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你眞殘忍，安妮，你知道這許多，你却忍心看着比杜絲上她的當。」

「我應該怎樣做呢？」安妮說，「這不關我的事，我去勸她她也不會接受的，而且說不定她早已知道了，我去說，不是成了小丑？」

司馬洛深深呼吸着。既然安達是這樣一個人，那麼安達十九就是他要找的人了，而且，這也使他聯想到，比杜絲的處境是相當危險的。

「你爸爸的私家偵探似乎不能阻止你上我的當。」他說。

安妮又詭譎地笑起來：「這一次發生得太快了，他們來不及。我發覺我想做的事，如果想到就做，那即使我爸爸也阻不來的。」她親暱地伸手理着司馬洛的頭髮，又說：「當你和比杜絲攤牌之後，你回到我身邊來吧！」

「事情解決了之後再算吧。」司馬洛說。

「你會回來的。」安妮說。

司馬洛站起來：「我們也該走了。」

「走到哪裏去？」安妮拉着他不讓他站起來。

「我去找安達。」司馬洛說。

「你瘋了，」安妮道，「現在天都快亮了，你用不着睡覺嗎？我們可以睡在這裏。」

「我還可以支持下去，」司馬洛說，「我想快點解決這件事。」

「唔，這樣也好，」安妮說，「快點解決了，你就快點回到我的身邊。」

司馬洛當然不是爲了這個理由。他已經沒有多少時間，而比杜絲也是不適宜繼續留在那種人的手中的。她已經留得太久了。他向樹林外面走去。

安妮走在他的身邊。她說：「我跟你一起去吧！」

「用不着，」司馬洛說，「我和她攤牌的時候，也不想你在場。」

「那麼，你起碼回到我的遊艇上來吃點東西吧，」安妮說，「我給你弄早餐。」

司馬洛這一次不反對了。當他在遊艇上吃着早餐的時候，太陽正從水面綫上升起來。安妮已經穿上了一件黃色的毛巾褸，毛巾褸下面還是什麼都沒有的，長長的腿子從毛巾褸的下面伸出來。她比早餐更能引起司馬洛的食慾，不過司馬洛不敢再碰她了。他已經和她鬼混得够久了。

遊艇回到了碼頭，安妮在他的咀唇上深深一吻，說：「拿我的車子去吧，我就在遊艇上睡覺，用不着車子。」

她坐在船邊上，看着司馬洛開了她的車子遠去了，然後轉過來，向岸上張望着。這時岸上已經有了相當繁忙的活動，有不少人是喜歡大清早就出海去玩的。

距離碼頭不遠，一座木棚下面有一個茶座，也已經有不少人在那裏吃早餐和喝茶了。其中有一個穿着全套西服，但是沒有結領帶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張桌子喝着咖啡。他雖是一個粗壯的男人，並非不適合航海的那一類型，然而他身上那一套西服，却是絕對不適宜出海的，這就使他在這個地方顯得相當突出了。而且，他正在那裏不斷地打着呵欠，眼圈黑黑，就像通宵沒有睡過似的。

安妮向這個人揮揮手。那人顯然是看見了，但是故意把頭轉側一點，用後腦對着她，詐作並沒有看見似的。

「你！」安妮大聲叫了起來，又對附近一個她認識的管遊艇的水手叫道：「阿志，你替我叫他過來，穿西裝那一個。」

這個叫阿志的水手走到這人的身邊，拍拍他的肩，說：「朋友，那位小姐叫你過去。」

穿西裝的人回頭瞧了安妮一眼，阿志這時才看到，這人另一邊的一隻耳朵原來是沒有了半邊的。也許是因爲一次意外，也可能是因爲一場刀鬥而失去的。

「哦，謝謝你！」那人站起來，在桌上放下咖啡帳，就懶洋洋地向安妮走過去。安妮急急地招手，要他跑快一點，於是他又跑快一點，到達了安妮的船邊。

阿志好奇地繼續望過去，看見安妮不斷揮着手對那缺耳人說話，後來，缺耳人點點頭，轉身離開碼頭，半跑步着到達了停在路邊的一部黑色汽車，上了去急急地開車走了。安妮一直看到車子消失在視綫之外，才回到遊艇裏。

有人碰碰阿志：「你敢不敢打賭？我說安妮在毛巾褸下面什麼都沒有穿。」

阿志也不禁想入非非地咽了一大口唾沫，然後聳聳肩：「誰來定輸贏呢？難道過去問她嗎？」

「去問她也好。」那人說。他是另一艘遊艇的主人，一個花花公子型人物。

阿志搖搖頭：「還是別去的好，這位小姐不能碰。」

「爲什麼？」

「有人保護的，」阿志說，「她喜歡你還好，她不喜歡你，你可要惹一頓打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她在下面的確沒有穿什麼。」

× × ×

司馬洛差好一段路才到達安達的地址時，就已經發覺他受到了跟踪了。那是一部黑色的汽車，十分鐘以前從一條支路裏轉出來，以後就一直跟隨在司馬洛的後面。

自然，路是大家公用的，湊巧有一部車子

同路，也不是奇事。但司馬洛總覺得那車子跟得太緊，距離一直不變，有點不尋常，後來，他在路邊把車子停了下來，下車踢踢車胎，詐作車胎有點洩氣，要停下來料理一下似的。那部黑色的汽車越過了他，到前面去了。司馬洛再上車，開動了，繼續前行。

大約五分鐘之後，他瞥一眼倒後鏡，又看見那部黑車跟在後面。這一次，司馬洛肯定了。那部黑汽車在越過了他之後，一定轉進了一個可躲藏的地方躲了起來，等他過去了之後，又繼續跟踪。這已經是超過巧合的範圍了。

「很好，」司馬洛冷笑着自言自語起來，「我倒不一定要去找安達的，祗要是可疑的人，我就可以找。現在送上門來，那是更好！」

他行駛了一陣，忽然又把車子在路邊停了下來，下車把車尾的蓋子掀開，露出了裝在車尾的馬達。

那部黑車駛近了。司馬洛站到了路的中間，揮着兩手要求對方停車，一面作好準備。如果對方向他直撞過來的話，他也可及時閃避。

那部黑車子倒沒有作什麼不文明的動作，祇是斯文地在路邊停下了。車中祇有一個人，穿着西服而沒有結領帶，事實上，這就正是給安妮召到了船邊，談了一陣的那個缺耳的人。

「車子出了毛病了？」那人相當溫文地。

「是的，」司馬洛說，「我沒有工具，可不可以借用？」

「好的，」那人答應着，就推開車門下車。這時司馬洛已經到了黑車的旁邊了。

那人剛剛一脚踏下車，司馬洛就把車門推了回去，把那人伸下來的小腿夾住了，而且他還伸一隻手進車窗內，執住了那人的衣領，把那人的頭也拉出了車窗外。這樣，那人就相當困難地給這一隻車門牽制住了，不容易反抗。

「你幹什麼？」那人問。

司馬洛用膝在車門的外面猛撞了一下，承受最大壓力的就是那人被夾的小腿。那人痛得殺豬般叫了起來。

「別動！」司馬洛喝道，「不然你的腿要斷了。」

那人祇好不動。司馬洛把他的衣領搖一搖，把最兇暴的表情搬到臉上，說：「現在聽清楚，我要問你一些問題，我也要你爽爽快快地回答。我要問你，你在跟踪着我，究竟為了什麼？」

那人的眼睛遲疑地轉動着，後來聳聳肩：「車子的後座有一件東西，你看了就會明白的。」說着他也扭轉頭望向車後。

這一下分散注意力的動作使司馬洛也中計了。司馬洛望向車子的後座時，那人就忽然發力把車門推出去。司馬洛冷不防給車門推得向後跌去，坐在地上。車門大開了，那人也用力得仆了出來。

司馬洛連忙爬起身，那人也跳了起來，匆忙地要爬回車上去。司馬洛喝一聲，一撲前去，執住了那人的領後，那人轉身，一拳擊向司馬洛的面部。司馬洛放了衣領，就用這隻手把那人的拳頭架開，並且手臂一曲，也用同一隻手臂的手肘撞向那人的額上。

缺耳人的前額中了一記，跌向後面，連忙一手撐住地面才不致跌倒。他咒駡着跳了起來，怒得滿臉通紅，向司馬洛衝過來。司馬洛就站在那裏等着。

那人到了面前，拳頭閃電般揮動，在一秒鐘內就已經向司馬洛的腹部一連擊了三四拳。司馬洛狼狽地用手肘把這幾拳擋開了，退後了兩步，才能擺好姿勢。這時他才知道這人的拳頭相當厲害，看來在西洋拳上是下過苦功的。由於剛才成功得那麼容易，司馬洛心存輕敵，就差點給他擊倒了。

但剛才那人卻是並不打算和他對敵的；那人祇是要逃走而已。而且現在，缺耳人向司馬洛揮過了幾拳之後，又深呼吸起來，似乎正在極力按捺下心中的怒氣。他說：「朋友，你一定是瘋了，我不知道你究竟在攪什麼，但我告訴你我也不是好惹的，你最好別再麻煩我。」

他又要向他的車子走回去，司馬洛又不肯放過他。司馬洛一跳上前，一拳向他的後腦擊過去。

缺耳人猛的回轉身來，一手執住了司馬洛的手腕，托高了，另一手就向司馬洛揮拳。同樣地，司馬洛也用空下來的一隻手執住了這隻拳頭的手腕。一時，兩個人就這樣僵持在那裏，互相牽制着，大家都緊執着對方一隻拳頭。

那人發力要把司馬洛推開，但是不成功。他發覺司馬洛站得像一座石像那麼樣。於是他忽然改從另一個角度進攻，膝蓋一提，就向司馬洛的胯下撞過來。

司馬洛輕輕地一側身，缺耳人的膝蓋便在他的盤骨旁邊揩過，跟着司馬洛的雙手就向左推，那人一條腿子已經離地，不能够維持平衡了，他就連忙向右挨回去，以抵抗司馬洛的推。但是下一秒鐘，司馬洛卻又猛的向右一拖。這一下，那人是完全失去平衡了，身子向右仆了過去。司馬洛喝一聲，跟着把他的兩手向下一壓，那人便身不由主，翻了一個跟斗，仰天跌在地上，震得一時呆住了。

司馬洛執住他胸前的衣服，把他拉了起來，向車子一推推過去。那人撞在車身上，又給彈了回來，仆向司馬洛。司馬洛用拳頭迎接他，兩隻拳頭擊在他的肚子上，就像要挿進他的肚皮之內似的。

那人痛苦地叫了一聲，司馬洛退後，他便軟軟地坐倒地上，臉色慘白，額上凝滿汗珠。

司馬洛舉起了一隻脚，堅硬的皮鞋尖對準着他的臉。

「不要！」那人哀鳴道：「不要！」

「開口吧，」司馬洛咬着牙道，「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你要跟着我？」

「是——安妮小姐派我來的。」那人招供了。

「安妮？為什麼？」司馬洛驚詫地看着他問。

「我是私家偵探，」那人說，「你去找那個安達的麻煩，安妮叫我跟着你去照應一下，她怕你吃虧。我是沒有惡意的，我並不是要找你的麻煩！」

「胡說！」司馬洛道：「她怎可能這樣快請到私家偵探？」

「我是現成的，」那人說，「她的老頭子吩咐我們照顧着她，我想不到原來她認得我，她拉我過去吩咐我這樣做，我祇好這樣做。」

司馬洛狐疑地看了他一會，上前搜搜他的身，從內袋裏找出了一疊證件來，翻一翻，裏面果然有一張私家偵探的證件，而且是一家名譽相當好的私家偵探社的。看來那人說的是眞話。他的話和安妮所說的話是脗合的。

司馬洛把證件放回他的衣袋裏，扶他起來，讓他坐回車子裏，按着車門，低頭看着他，搖搖頭：「朋友，我很感激安妮小姐的好意，但，我不需要你的保護，我不想太多人來破壞我的事，明白嗎？」

那人聳聳肩：「隨便你吧。」

「我不希望再見到你了，」司馬洛說，「回去做你的工作，保護安妮吧！」他轉身要走回他的車子，那人叫住他。

「有句話跟你說，是老頭子的話，」那人說，「安妮並不是一座金鑛，妄想開鑛的人，不會很健康的。」

司馬洛氣結地看着他：「你看我像開鑛的人嗎？」

「我不知道，」那人說，「外表是不可靠的，心的外面有骨頭，骨頭外面有皮肉，皮肉外面又有衣服，很難看得清楚。」

司馬洛不理他，走回他的車子。當他開車時，那人也開車了。不過那人的車子掉了一個頭，兩部車子背道而馳，向相反的方面駛去。

× × ×

安達的家是在一個貧民區的，正如司馬洛所說。

在一座小山上，那上面雜亂地建着木屋，石屋，最高也不超過兩層，而門牌編號也是雜亂無章的。第二號的隔壁可能就是一百零五。這樣的門牌編號，可以說是有等於無了。司馬洛找得有點頭痛，才找到了安達的屋子。

那是一間髹成白色的小石屋，而且是新近髹過的。這似乎表示，安達近來的經濟情形是相當充裕了。門前亂丟着許多廢物，而大門則是緊閉着的。司馬洛敲門，沒有人應。他走到窗子外面，通過那骯髒而磨沙玻璃般的窗子向裏面張望。

他看不到很多，由於裏面還下了窗簾的，不過，通過窗簾縫，他卻可以看到安達昨夜所穿的那條闊褲子，這已經够了。

他再敲了一陣門，還是沒有反應，於是就可以初步肯定，屋子裏是沒有人了。

他四面望望，發覺安達這間屋子是離羣獨處的，最近隣居也在差不多二百呎之外。司馬洛走了這二百呎的距離，到了這最近隣去。

另一座石屋子，外牆骯髒得多了，不過屋前卻有一座小菜園，而且各物收拾得井井有條。有一個老婦人正在屋旁的陰影裏做手工。到工廠裏領回來的塑膠製品，在家裏加工的。

司馬洛有禮貌地說：「老太太，請問那邊那間屋子裏有人在嗎？」

老婦人不感興趣地繼續做她的手工，也沒有抬頭。她說道：「你過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我去過了，」司馬洛說道，「沒有人應門。」

「沒有人應門，那就是沒有人在了。」老婦人說。

司馬洛在她的身旁蹲了下來：「你認識那人嗎？你們是隣居呢。」

「哼，隣居嗎？他三個月前借了我五塊錢，到現在也沒有還呢。有錢髹灰水了，錢卻不還。」

「他是這樣一個人？」司馬洛搔着後腦，「那糟了，我就是來收賬的，他分期買了一架電視機，已經幾個月沒有供了。」他從袋裏掏出一張單子來揚一揚。那不過是一張洗衣店的單子。他說起謊來，是可以信口開河，臉一點也不紅。不過這些謊話祇有益處而沒有害處。

那老婦人瞥了他一眼，現在似乎有點感興趣了。「那我勸你還是早點把電視機收回去吧，他這種人，有錢也不肯還的。我那五塊錢，我不會追他，他還就還，不還就算了。五塊錢算買他的人格吧！」

「他是有太太的，是不是？」司馬洛問。

「哼，太太！沒有請過喜酒，誰承認她是太太！」老婦人滿臉不屑的神情。她現在雖然不富裕，但在她作新娘的時候，大概經過一番相當豪華的鋪張的。

「他們是住在一起的，是不是？」司馬洛說，「買電視機時他們是一起來的——」他把那個女郎的樣子形容出來。他所形容的，就是李雲龍的女兒比杜絲的樣子。

「對了，」老婦人說，「就是她，最近她搬了進來。兩個都是妖精，我看見了就吃不下飯。那種什麼新潮裝，算是衣服嗎？」

司馬洛的心跳得快了一點。「她現在在家嗎？」

「我不知道，」老婦人聳聳肩，「她很少出來的，老是躲在屋裏，最初兩天根本連人都不見。有一次她走了出來，那個男的就把她喝回屋裏，就像怕人把她搶了去似的。」

「你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司馬洛問。

「就是那一次了，」老婦人說，「以前她也有來，但自從搬了來之後就躲起來了，我見過她這一次之後就沒有再看見她了。也許她現在還躲在屋裏也不出奇的。」

司馬洛的心中閃過了一個恐怖的畫面，就是比杜絲給縛了起來，躺在床上，也是像那張照片裏似的，一絲不掛，嘴巴給塞住了。如果她是這樣在屋子裏的話，那她是也不會應他的敲門了。

司馬洛極力鎭壓着自己的神經，又問：「有沒有別人住在這間屋子裏呢？有沒有別的人來？」

「這個人的豬朋狗友可多了，」老婦人說，「有時候還六七個一起在屋裏過夜。」

「在那女的來了之後也是一樣？」司馬洛問。

「就是，」老婦人說，「聽說他們這種人是完全沒有廉恥的，女朋友可以交換使用。」她搖頭嘆息起來。

司馬洛站起來，深吸了一口氣。「我要再去敲敲門，」他說，「如果再不開門，我就要把門打破，進去收回我的電視機了。你做我的見證人吧。」

「你去好了，」老婦人說，「他們這種人，一定要這樣對付的。」

司馬洛離開了老婦人的身邊，回到了安達那座白色的小石屋的門前，看淸楚那門。門上的是彈簧鎖，門開進裏面的。他從上裝的內袋裏掏出了一片長條形的膠片。很薄，然而彈力很強的。他把這片膠片對準鎖舌所在的地方，揷了進去，一推，那鎖舌便開了，就是這麼簡單。這是一種方便的鎖，關上門的時候，祇要隨手一帶，鎖舌一撞，給壓回去，門關上了，鎖舌再彈出來，彈進門鎖的一半之內，門便鎖上了。要把這門弄開，也是同一原理，祇要能把鎖舌壓回去，門就可以打開了。那片膠片的用途，就是把鎖舌壓回去。

門開了之後，屋內便透出了一陣難聞的氣味。那是久未收拾而造成的氣味。司馬洛可以看到，屋內是亂七八糟，祇有安達的幾套新潮衣服好好地掛了起來，通過膠袋保存着，此外，都是骯髒的內衣褲，襪子等物都丟了一地，對屋子裏那股怪氣味作出最大的貢獻。

但是那張被褥凌亂的床上並沒有人。比杜絲並不如他想像中，是給縛了起來躺在床上。

屋子是還有一座閣樓的，但是司馬洛站到櫈子上看看，看見那上面也沒有人。一張冬天用的棉被，冬天的衣服及一批舊物，此外就沒有什麼了。

司馬洛失望地回到地上，皺起了眉頭。憑那婦人所說，比杜絲在失了踪之後，是還藏在這屋裏的，剛才在開門之前，他也差不多肯定她是在這裏，但是現在卻不見她。也許，安達勸到了李雲龍的第一單錢之後，就另外租一間屋子，把她收藏起來了？

司馬洛動手翻翻屋內的衣物。在那些髒衣服之中，也有女人的乳罩及三角褲，欵式新穎而名貴的，看來是比杜絲的東西了。而且，使司馬洛大惑不解的是，床尾堆着的那堆衣服之中，還有幾套女性的衣服，看那欵式很明顯地是屬於比杜絲的，床頭櫃的抽屜裏面還有一些女性的化粧品，梳子，甚至還有半盒衞生巾。

如果安達是把比杜絲搬到了另一間屋子裏，怎麼不把這些女人一定要用的東西搬去？即使有錢，另外再買，也是不方便的呀。

「電視機呢？」一把尖銳聲音在背後問。

司馬洛簡直跳起兩呎高，連忙轉過來，準備從手邊抓起任何一件武器。但在門口出現的不過是那個老婦人。

她正好奇地睇着眼睛，向屋裏張望着。

「找到了電視機沒有？」她又問。

「呃……還沒有。」司馬洛吶吶地回答着；他已經完全忘記了電視機的事。現在他再放眼望望屋中的各處，偏偏就是沒有一副電視機。他說：「我找不到。」

「哼，我看他們根本就沒有拿回家，」那婦人不屑地說，「半路已經拿去當掉了。」

司馬洛搔着後腦：「如果是這樣，那就難攪了！」

「凡是這種頭髮長長，穿得妖怪一樣的人，都不是好東西，」老婦人說，「你怎能信任他們？」

司馬洛聳聳肩：「我是上當了，但我不會放過他們的。」

「帶警察來把他的屋子封掉好了！」老婦人說。

「不，」司馬洛搖頭，「我要先找到他的人。老太太，你帮我一個忙好不好？我今天晚上再來，如果他白天回來了，你別告訴他我來過。」

「我才不會告訴他，」老婦人說，「我根本就不和他講話的，他爲了欠我五塊錢，也不敢和我打招呼。」

「謝謝你。」司馬洛說着，就退出門口，順手把門帶上了。

「等一等，先生，」老婦人說，「你是賣電視機的，你一定會修理電視機，順手替我的一隻修一修吧，不知怎的，畫面老是在跳。」

司馬洛爲之啼笑皆非。許多更複雜的電器和機器他都會弄，就是電視機他却沒有把握。他對電視是從來不感興趣的。不過，旣然已經假裝了一個開頭，也祇好繼續假裝到底了。他問：「你的是那一個牌子？」

老婦人告訴了他。

「哦，日本貨，」司馬洛說，「這是最不耐用的一種了。」他投合老一輩人對日本人不信任的心理，「我們公司也有代理這種貨，我不會修理，我祇是負責收賬的。我回去叫人來替你修理好了，不收你錢。」

「先多謝了！」老婦人說。

司馬洛離開了安達的屋子和那老婦人，向來時的路走回去，相當失望。安妮提供的綫索並沒有錯，就可惜，安達並不在屋子裏。此外，他還有什麼別的綫索呢？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以找到安達？也許，經過昨夜的追踪之後，安達不會再到俱樂部去，也不會再回到這屋子來了。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他必須快點把安達找出來。

他一面走，一面尋思着，並沒有注意有一個人在遠遠的後面跟着他。直至跟他的人已增到三個，他就醒覺過來了。他簡直微笑起來。他正在因爲找不到綫索而發愁，現在，綫索又自動送上門來了。

祇希望這不會又是安妮派來的私家偵探。

但這三個人看來也不像是私家偵探。

司馬洛不再沿着原路走了。他向僻靜的地方走去。要談，要打，人多的地方都不方便。

他穿過了幾條狹隘的小巷，到了一片泥地上。泥地的另一邊有一座建築地盤，已經在周圍搭了竹牆圍了起來，但是沒有人在開工。也許近來地產市場不好，物業公司決定暫停建設，先看看風頭了。

司馬洛進入了地盤的門口，走到了泥地的中央，在一堆破木板及長短斷竹的上面坐了下來。

那三個人也進來了。他們顯然並不祇是跟踪而已。他們直向司馬洛走過來。三個人的手上，都各拿一瓶大庄的汽水，其中一個舉起來飲了一口。起先，司馬洛還不明白他們是爲什麼帶來了汽水。

三個年輕人，年紀都不超過二十歲。年輕人是可愛的，但如果你看看法庭的記錄，你就不會這樣想了。冷血的殺人，無恥的圍毆，差不多全是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幹的。

如果照老太婆的理論，長頭髮和穿得像妖精的人，都不是好東西，那這三個就不會是壞東西了。他們頭髮很短，穿着褪色的短褲，其中二個脚踏凉鞋，另一個則是黑布膠鞋底。不是長頭髮的妖精。

但司馬洛的看法和老太婆是不同的。他知道長頭髮的妖精愛暴力的程度還要低過其他人。一個人一定要熱愛打扮才會扮成「妖精」，愛打扮的人通常也會刻意保護自己的衣服頭髮，暴力對衣服和頭髮是有損害的。

警局捉到的年輕罪犯，短頭髮的並不少過長頭髮的。

而且，在現在的青年人之中，長頭髮的根本就遠比短頭髮的爲多，因此，照比例來講，短頭髮者的犯罪率似乎更高了，但實在，頭髮與犯罪傾向並沒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還是頭髮下面的東西——腦子。

總之，這三個並非妖精的年輕人，也顯然地是來意不善的。他們慢慢地向司馬洛走過來，那走路的姿勢很惹人反感，橫手伸脚的，一步一顛，也像全正在痕癢難抓。

司馬洛祇是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等着他們過來。

爲首的一人首先在地上放下了他那瓶汽水，然後才到達了司馬洛的面前，一手執住了司馬洛胸前的衣服，把司馬洛一搖。可惜司馬洛却像一尊石像似的，他一點都搖不動，反而把自己搖得脚步浮浮，差點失去了平衡。

「有什麼指教嗎？」司馬洛問。

這人臉上的得意表情不見了，由於搖不動司馬洛，他深吸了一口氣，連忙再裝出一副兇狠的表情，他兩隻手都伸了過來，再企圖搖動司馬洛，但還是不成功。

司馬洛不耐煩說：「我問你有什麼事？」

那人祇好放了手，一隻手指，指在司馬洛的鼻子前面，冷冷地說道：「我們是來警告你的！」

「警告我什麼？」司馬洛微笑問道。

「警告你不要多管閒事！」那人說。

「打他一頓吧，」遠一點的那兩個叫道，「跟他講是多餘的！」

「我多管了什麼閒事？」司馬洛問。

「你剛才到過什麼地方？」那人說，「你騷擾了我們的弟兄。」

「你的弟兄？哦，那是你的弟兄，」司馬洛對他微笑，「不如，你帶我去找你這位弟兄，讓我當面向他道歉吧！」

「他沒有空見你，」那人的手指移到司馬洛的胸前來，在他的胸膛上戳着：「告訴你的祇有一句話，就是，不要再管閒事了。」

他這個警告顯然並不生效，司馬洛不但沒有少管閒事，而且還迅速地一執執住了他的手腕，向自己的胸前一送。這一次，那傢伙的手指是眞的結結實實地在司馬洛的胸膛戳了一下，幾乎折斷了。在他痛得臉色慘變的當兒，司馬洛又在他的脚尖上踏了一脚。

這也是那個人吃虧的地方。那人的脚上穿的不過是一雙凉鞋，足趾是赤裸裸地露了出來

的，司馬洛脚上的却是堅硬的皮鞋，這一踏下去，就痛得那人呱呱大叫着，不由自主地一彎身。司馬洛的拳頭却在同一時間從下而上，一揪中了他的下頷，那人打着轉，狼狽地跌了開去。

另一個見情形不對，早已向左一繞，繞到司馬洛的左後方，要向司馬洛施以突襲，司馬洛望也沒有望他一眼，腿子却就像蚱蜢彈腿似的一彈上去，在這個人的肩上踢了一脚。蓬蓬！這個人也踉蹌着向後面跌回去。

第三人連忙跳後一步，蹲下來，叫道：「給他放點紅色的。」

三個人都抓起了他們帶來的汽水瓶，執着瓶頸，在地上的石塊上一敲再一拖。一陣乒乓的聲音，汽水瓶底就破掉了，破口參差，尖利閃爍，他們都把這破口遞前，朝向着司馬洛。現在，司馬洛就知道爲什麼他們帶來了汽水瓶，打破了的汽水瓶，就是最佳的武器，比刀子還要厲害，而且並不犯法。在未打破之前，不過是一隻汽水瓶吧了，不算是什麼利器，這三個人很可能給警察煩得太多了，居然挖空心思，設計出這種並不違法的武器來。

不過司馬洛却是早有預算的。他預算這三個人會拿出刀子來。現在拿出破瓶來，這跟刀子也是差不多的。他也彎身一拾，就拾起了一根搭棚用剩鋸下來，大約有十呎長的短竹桿。在這三個人能撲近之前，他用這根竹桿作了一記三百六十度角的横掃。「呼」的一聲，三個人都不得不跳後閃避。

「別讓他逃掉！」被司馬洛踏着了脚趾的一個怨恨地叫着。三個人還是成爲品字形的，把司馬洛包圍着。

司馬洛緊揑着那根竹竿，慢慢地轉動着，輪流朝向他們每一個人。當他朝着一個的時候，餘下的二個就從他的後面撲前，他忙轉過去，把竹桿一遞，第一人又攻向他的背後，這樣團團轉着，看來司馬洛是疲於奔命了。但是司馬洛轉動得很快，他們始終無法到達他身後。

三個人起先還咒罵着，後來就沉默了下來，集中精神向司馬洛進攻，司馬洛不但招架起來輕鬆如意，而且還要忽然發動攻勢，用竹桿連環地向其中一人猛戳，這個人連忙退後閃避着。

忽然，司馬洛手中竹桿不再是戳向前面，而是倒提着猛的向後面一伸，他估計得十分準確，另外兩個人之中的一個已經很逼近他的背後，近到來不及閃避這根竹桿。「托」的一聲响，司馬洛的手腕也感到微微震了一震，有人「哇」的尖叫了起來。

司馬洛迅速轉身來，看見這人的顴骨上已經腫了一大塊，連站也站不住了，半蹲着身子。他毫不留情地揮動竹桿，在這人的頭上一連擊了幾下，這人在地倒了下來了。

司馬洛現在的注意力是和平時倒轉了的，眼睛雖然瞧着前面，注意力却是放到了後面去。他知道又有一個人正在向他的背後衝過來了，他手上的竹桿便再度向後一戳。他又戳中了一塊軟軟的東西，就是來人的肚子，他迅速地把竹桿收回一點，又再戳過去一次，這一次戳着了較硬的部份了，那是肋骨。被戳中的人尖聲地叫了起來。

司馬洛回過身去，看見他已經丟掉了汽水瓶。

胸腹間的疼痛使他彎腰蹲在地上，爬不起身。

司馬洛高高舉起了竹桿，這人恐懼地看着，却無法閃避。但是，司馬洛這根竹桿，原來却並不是眞的向他擊下來的。竹桿落到一邊，就非常迅速地一轉，向後面横過去（拍），最後一個人的鼻樑上中了一記，那是重重的一記，使他差點翻了一個跟斗，而仆在地上。

司馬洛伏着竹桿在那裏等着，可是三個人都爬不起來了。

最後一個人也是最狼狽的，鼻血好像泉水似流出來，他狼狽地用手去揩抹。

司馬洛冷笑：「你們說要教訓我一下嗎？現在是誰受到了教訓？」

三個受了教訓的人都沒有話說了。

司馬洛把竹桿再伸前去，向第一個倒下來的人的肋骨上戳了一下。這個人並沒有反應，他已經暈了過去。

流着鼻血的人也是暫時失去了抵抗力，司馬洛丟下了竹桿，走到了第二個倒下來的人的面前，一手執住他胸前的衣服，把他揪了起來。這個人仍然痛得在乾嘔着，完全不能抵抗。他睜着翻白的眼睛，乞憐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這時發覺有一隻十字架從這人的領口漏了出來。那是一隻不銹鋼的十字架，用一條不銹鋼的鍊子繫着，套在那人的頸間，司馬洛用另一隻手揑着這十字架，冷冷地問：「這東西是搶來的？」

「不——不是搶的，」那人說，「我是教徒！」

「哈哈哈哈，」司馬洛毫無笑容地大聲笑起來，「這眞是最滑稽的事，你是教徒！」

「我……眞的是，」那人坦白起來，「我每星期日都上教堂去的。」

「我知道你是哪一種教徒了，」司馬洛說，「爲了領救濟品和參加派對而入教的那種教徒！」

那人的臉如果不是蒼白得太厲害，現在是準會紅起來的，由於司馬洛說中了他的眞相，他祇能够苦笑。

「你有唸過十誡嗎？」司馬洛把他猛的一搖。

「有……有的，我唸得出來。」那人說。

「第十一誡你聽過沒有？」司馬洛問道。

「第十一誡？」那人莫明其妙地看着司馬洛。

「是的，第十一誡，」司馬洛說，「第十一誡就是，不要用對人的方法對付一隻狗。」

那人不知道是否應該笑，因爲他不能肯定司馬洛是不是在講一個笑話！他也不大明白司馬洛的意思。

「我——我從沒聽過有第十一誡……」那人吶吶着。

「你當然沒有聽過，」司馬洛獰獰地微笑着，「因爲這是我作出來的。當一隻狗要咬你的時候，你不能對牠講道理，叫牠不要咬，因爲講道理是對人的方法。你踢牠一脚，牠就跑開了，這是對狗的方法。明白嗎？」

即使不明白，那人也祇能點點頭了。

「有些人雖然長成人樣子，實在是和狗一樣，」司馬洛說，「例如你們就是這種人。」

那人祇能苦笑，他要說「不是」，也祇能在心裏說了。

「我也許常常不遵守十誡，」司馬洛說，「但十一誡我却是從不會忘記的。」

當這個人還在奇怪司馬洛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司馬洛手上就一發力。這人整個離地飛了起來，司馬洛放手，這人像一隻大皮球似的飛開了，再跌下來的時候就跌在他的一個同伴的身上。兩個人撞了一撞滾開，眼睛都在翻白。

司馬洛把另一人揪起來，同樣一丟，這一次，是這個人跌在那個聽過第十一誡的人的身上了。在他能够求饒之前，司馬洛又把第三人揪起來丟過去，這第三人壓在他們的身上，三個人在地上倒作一團，第一人給壓在最下面，咀巴張着，舌頭伸了出來，祇能用眼色求饒。

司馬洛在他的面前蹲下來，冷酷地說：「現在怎樣了?你想我用對狗的方法，還是用對人的方法?」

「別……動手，」那人喘着說：「我認輸了！」

「認輸是不夠的，」司馬洛說，「我要你告訴我，安達現在在哪裏?」

「安達——你是說飛機堅嗎?」那人問。

「飛機堅也好，安達也好，」司馬洛說，「總之我要你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

「等一等，」司馬洛說着把他從人堆下面拖了出來，拖到二十呎之外，說：「現在告訴我吧，但是低聲一點，別讓他們聽見。」

那人不明白高聲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反正他要說的，對於他那兩個同伴來說，也不算是秘密了。但在司馬洛竟然這樣吩咐，他也祇好這樣做了。他希望司馬洛用對人的方法對他。於是他低聲地告訴司馬洛，附在耳邊，低聲到祇有他和司馬洛聽得見。

司馬洛點點頭然後又問：「那個女的呢?飛機堅帶了一個女的回家，現在她在哪裏?」

那人搖頭：「我不知道這件事，我不知道有一個女的。」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再去問你的另一個同伴，如果他說的和你的一樣，那就證明你們所說的都是實話。如果兩個人的說法不同，那一定有一個是說謊的，那時——」他露出牙齒，獰獰地笑一笑。

「我說的是實話。」那人恐怖地說，「我不知道他們怎樣，但我說的是實話。」

司馬洛放下了他，走過去再揪起了另一個人來問話。那人剛剛經過花樣那麼新的折磨，絕不懷疑司馬洛是會想出一些更新的花樣來對付他的。他也馬上就招供了，誰使和誰一個一樣，因此司馬洛知道，他們說的確是眞話了！他們知道安達現在這裏，安達就是他們口中的飛機堅了。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他也有兩個不同的稱號，一個是新潮而西化的英文名字，另一個却是市儈化的混號。他們都不知道比杜絲的所在，對這件事也一無所知。安達是他們的老友，安達知道司馬洛會來找他的麻煩，就叫他們來勸一勸司馬洛，希望司馬洛知難而退，現在，他們却知道要使司馬洛知難而退，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了。

司馬洛把三個人拉在一起，向他們宣佈：「好了，現在我可以把你們送上警局了，你們用破玻璃瓶毆打我。」

「不要，」其中一人恐怖地說，「我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了嗎?」

「怕什麼?」司馬洛說，「你們也一樣可以反控我毆打的，你們有傷爲證呢！」

「我們還是就這樣算了吧，」那人說，「不打不相識，我們都不記恨好了。」

「你們怕什麼?」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也許，你們是有案底的?」

「總之我們不大方便上警局。」那人說。

「好吧，你們留在這裏，」司馬洛說，「到那邊去。」他一指地盤一角裏一座木棚。

「你想幹什麼?」那人惶惑地問。

「我說過去，聽見沒有?」司馬洛喝道。

那三個人祇好過去了，兩個把失去知覺的一個抬過去。

他們到達了那座木棚，進入了棚中，這木棚本來祇是準備用以存放建築材料之類的。由於地盤根本不開工，所以木棚也是空置着，棚內幾乎完全沒有材料。司馬洛找到一些鐵絲，把三個人的手脚都縛起來，雙手縛在背後。

「朋友，」其中一人苦着臉，「你究竟想怎樣?」

司馬洛的回答就是從他的身上撕下一塊衣服，捏成一球，塞進了他的咀巴，三個人都是同樣處置。這樣，他雖然不再回答，他們也不能再問了。這樣弄好了之後，司馬洛又在他們的旁邊蹲了下來，狡猾地微笑着：「你們留在這裏，等我回來放你，因爲我不想你們在和我分手了之後與飛機堅聯絡。自然，在我回來之前，你們也可以設法呼救。但，即使有人聽到，這些人也不會親手放你們的，他們祇是會報警，讓警察來辦。這樣，你們就要給拉上警局了。自然，警局不會是你們想去的地方。」

那人的喉嚨裏發出着咿咿呀呀的聲音。

「哦，」司馬洛又微笑，「假如我不回來，那又怎樣嗎?那你們得爲我祈禱，祝我好運了。因爲，假如我不回來的話，就也沒有人會放你們了。」

這個做法，顯然他們所極不贊成的，但是他們現在是絕對沒有否決權了，他們就祇能夠眼巴巴地看着司馬洛走掉。

× × ×

安達（或者飛機堅，看在哪一個場合稱呼）正在海灘上，享受着那開始傾斜的陽光。他就伏在沙灘上，旁邊有一部紅白二色的十四座位小巴士。

他一面伏在那裏，一面閉着眼睛，一面奇怪他那三個朋友怎麼還不回來。這部小巴士是屬於他那三個猪朋狗友的。他們爲了解決他的問題，特別犧牲一天工作，很義氣，雖然，他們會索取什麼報酬，那是要後來分贓了。他們做朋友是很義氣的，不過絕對沒有全無代價的義氣。

後來，安達又爬了起來，跑到沙灘的邊緣，踏進了水中，到了比較深的地方，就開始向遠遠的海灣中心的浮台游出去。

這是一座相當冷僻的海灣，祇有他一個人在着。差不多任何海灘都是塞滿了如蟻羣一般的人的，這座海灣却如此僻靜，實在難能可貴。不過，這座海灣，却也不是一般人能來的。

由於這裏距離市區太遠，又沒有一條公路可以直達。那部小巴士，也是要開過一片山坡，然後才能到這下面來。如果不懂這門徑，那就是有車，也來不到這裏的。

有時，那些有遊艇階級，也可以把遊艇開到這裏來。不過，今天這裏並沒有遊艇。整座海灣裏面就祇有安達一個人。那是說，安達以爲是祇有他一個人在着。

直到後來，忽然之間，就在他差十呎游到那座浮台的時候，他感到雙脚忽然給一根繩子之類絆住了。他慌忙要把那繩子踢開，但不行，那繩子竟是緊緊地把他的雙脚縛住了，使得他兩腿合併在一起，連分開也不能夠。

安達莫明其妙地彎曲身子，伸手去摸索，發覺縛住他雙脚的果然是一條繩子，而且繩子上是結着一個巧妙的半活結。那即是說，這個活結在要收緊的時候是很順活的，但要把它掙開，却沒有那麼容易了。現在安達要把它掙開來，就沒有辦法成功。他就運用手去解這個結，也不能解開來。而且他還發覺，這繩子還有很長的一段通到別處去的。

在能夠看清楚繩子究竟是通往何處之前，他又必須升出水面上去吸一口空氣了。

他的頭剛要冒出水面，就使他感到大爲恐怖的，雙脚竟給那繩子猛的扯了一扯。他好像一條上鈎的魚似的給扯回了水面之下，吸不到空氣，祇是吸進一口海水。他拚命掙扎，也抵抗不了那拉力，而且他祇有兩條手臂能夠作慌張的划動，兩腿現在起不了作用。

就在他恐慌得快要發慌，肺也像要裂開似的時候，那繩子又放鬆了，於是他又慌忙划着水，向水面升上去。頭冒出了水面，咀巴張大

去吸氣。祇吸了半口，繩子一扯，他又沉了下去。

更多海水湧進了他的咀巴，他開始連掙扎的氣力都沒有了。昏昏沉沉地，他任由那條繩子把他拖着，直到後來，他發覺他已離開了水底，回到了空氣中，他伏在那裏，大聲嗆咳着，一面狂吸着空氣。

當神智稍爲平復下來，他才發覺，他原來是已經躺在那座浮台上了。而司馬洛就站在他的身邊，手中還拿着那條繩子。司馬洛身上穿着一條泳褲，身子也是濕淋淋的。司馬洛在對他微笑，而安達感到，就像是死神正在對他微笑。

這時，安達就做了一件不應該做的事，那就是，他一跳跳了起來，就投進了水中要逃走，當然沒有用的，他這樣做，祇是使自己多受了許多苦。雙脚撑不動，他幾乎浮不起來，最後又給司馬洛像釣魚一樣拉了回去。

他連忙爬回了浮台上。

「眞可憐，」司馬洛說，「你一定喝了不少水了，來，讓我來替你施行人工呼吸吧！」

安達開口要反對，司馬洛已不由分說，把他翻轉了過來，就開始爲他施行人工呼吸。這就是用手掌力壓他的背腹。而司馬洛做來，就像根本不是要把他救醒，而是要把他揑死似的。安達殺猪般叫了起來。

司馬洛停了手，但是仍然跪在那裏，一隻膝蓋把安達緊緊地壓着。

「救命！救命！」安達叫着。

司馬洛更用力地在他的背上用膝蓋撞了一下，說：「沒有人會聽到你叫的，即使有人聽到，我們也可能會給一起抓上警局去。你願意給抓上警局嗎?」

安達馬上停了聲，他果然也是不願意上警局去的。

「你……你究竟想怎樣?」他吶吶着，「呃——呃——先讓我起來吧！」

「用不着起來了，」司馬洛說，「你就這樣躺着好了。你有聽過第十一誡嗎?」

「什麼第十一誡?」安達恐怖地問着。

「以後，你那三位猪朋狗友自然會告訴你的了。」司馬洛說，「現在你先告訴我我要知道的事。」

「什……什麼?」安達問。

「我的未婚妻在那裏?」司馬洛又在他的脊骨上撞了一記，「難道，你以爲我是來找你喝下午茶的嗎?」

「你的未婚妻——和我有什麼關係?」安達吶吶着。

「別當我是個傻瓜，」司馬洛叱道：「我大概沒有告訴你我在外國留學是學些什麼的吧?剛好就是偵探學。我查出了你把比杜絲收藏在你那間狗屋裏，但現在她已經不在那裏了。你把她搬到別處。搬到了那裏?快說出來。」

安達還是搖頭：「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瘋了！」

司馬洛發出了一聲咒駡，膝蓋忽然一動，便把安達再撞下了水池。安達又沉下了水底，很費力地掙扎着，才終於能夠回到水面上來。司馬洛再一扯，他又沉了下去。他把他扯回浮台的邊緣，在扯着的時候，他自然不免頭下脚上，頭部一直沉在水裏，而飽飲海水了。

司馬洛把他扯回浮台上，安達的兩隻眼睛已經可憐地翻白着。他的嘴唇噏動着，似乎是要吐出求饒的字眼。然而司馬洛也並沒有給他求饒的機會。這一次，司馬洛是更加料泡製了。他把繩子一拉，就用繩子的上截把安達的雙手纏住，縛在一起，使之不能動彈，一面喃喃着：「這一次，我要淹死你了！」

躺在水邊，而手脚被縛了起來，準備着下水去，這一份恐慌，大概是祇有身受者才能充份領略了。好不容易，安達才能把咀巴的水吐出，迸出一聲哀鳴：「不要！」

但司馬洛一舉脚，就把他踢了下水，安達恐怖地掙扎着，向下直沉，沉到了離開了司馬洛的視綫。這實在是相當殘忍的手段，但是，正如司馬洛所說，有些人，是不能用人的方法對付的。

他讓安達沉到繩子用盡了，然後才再把他拉上來，又放在浮台上。安達現在簡直變成一條魚一樣了。司馬洛又讓他伏下，站到他的腰背上，把他肚子裏的海水壓了出來。「現在你嚐到滋味了吧，飛機堅，」他冷冷地說：「再泡兩三次，大概你的咀巴也不會那麼硬。」

這句話使安達嚇得魂飛魄散，連忙猛搖着頭叫道：「不要！不要！我說！我說——」說話使海水湧進氣管，他劇烈地咳嗽了起來，咳得像肺也要飛出來了。

司馬洛等他咳完了，休息了一下，然後說道：「好了，說出來吧，你把比杜絲收藏在那裏?」

「我……我沒有……」

司馬洛馬上大怒，又執住繩子把安達提起來，安達大叫：「你先聽我說下去，我承認是我把她收起來的，我承認！但是她不見了。」

「什麼不見了?」司馬洛再把他放下來。

「你別動粗，先聽我講清楚吧，」安達說，「這件事，我也不明白，不錯，起先是我把她收起來的，不過是她自己同意，這都是她爸爸不好，要把她嫁給有錢人！」

「你們也知道這件事?」司馬洛問。

「這個有錢人並不是指你，」安達諷刺地說着，司馬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連忙繼續說下去：「是闊家的公子，你這樣落力找她也沒有用的，反正她又不會嫁給你。」

「你少替我擔心，」司馬洛叱道：「總之我就是一定要把她找回來。現在你告訴我，她是怎樣不見了?」

「我……我也不清楚，」安達表示苦惱地皺起了眉頭，「正如我剛才說，這都是她的爸爸不好，要把她嫁給有錢人，比杜絲很生氣，自然，我知道了也很生氣，你知道，我是愛她的——」

「別對我講你的戀愛史，」司馬洛不耐煩地道：「祇是把事實說出來。」

「我們決定對付這個貪錢的老頭子，」安達說，「比杜絲躲到我的家裏，躲一個時期，害老頭子焦急了，然後給他一個電話，勒他一筆錢，錢到手了之後，我們就遠走高飛，到外地去結婚。」

「唔，到外地結婚，」司馬洛不屑地冷笑，「結果你們勒到了多少錢?十萬?」

「一分錢也沒有，」安達咬牙切齒地說，「比杜絲在我家裏祇躲了兩天，第三天就不見了。我第三天回家，她已經不在，以後就沒有了消息，就是這樣。」

「她到哪裏去了?」司馬洛問着，小心地凝視着他，謹愼地從安達的眼神裏企圖分析，他所說的話有多少部份是眞的。

「我怎麼知道?」安達說，「她就是這樣不見了。」

「不是你把她收起來的?」司馬洛說，「那你爲什麼不早把這件事告訴我?」

「我怎能告訴你?」安達說，「我自己也做了虧心事，你可以告我綁票的！我祇是不想再惹麻煩。」

「對呀，」司馬洛說，「你是有案底的人，給抓上了警局，你說什麼，警探都不會相信的。」

「你——怎麼知道?」安達目瞪口呆地看

着他。

「我當然知道，」司馬洛說，「我不是說過，我是學偵探的嗎？」

「總之，我也帮不了你什麼忙，」安達頹喪地說，「你把我抓上警局好了。」

「我不要你抓上警局，」司馬洛兇狠地露出牙齒，「我要你把未婚妻還給我，你還不出，我就把你殺掉！」

「我不能把她還給你，」安達大聲叫了起來，「我已經把眞話告訴了你，就是這麼多了。你要殺我也好，抓我上警局也好，你動手吧！你再逼不出什麼來的。」

司馬洛皺眉凝視着他。看來安達現在說的是眞話了，雖然這些眞話和他所預料的不同。如果安達繼續哀求，繼續擺出一副可憐的態度來，司馬洛也許還不會相信他。但是安達硬了起來，反而就是值得相信了。這個人的身體裏原來倒還有一兩根傲骨。

「你不知道比杜絲到哪裏去了，」司馬洛說，「但你可以猜的。」

「我不會猜，」安達搖頭，「我看你還是把我抓上警局去吧。」

「爲什麼要我抓你上警局？」

「這樣可以讓警方去找她了。」安達說。

司馬洛沉默着，看了他好一會，然後再開口：「爲什麼你不懷疑她是自己回家去了呢？也許她後悔了，覺得這樣做是對不起她的爸爸的——」

「不會！」安達堅決地搖着頭。

「爲什麼不會？」司馬洛問。

安達看着司馬洛，眼中簡直有着鄙屑的神情了。他說：「你究竟怎會和她訂婚的？你連她是怎樣一個人也不清楚？她幹了一件事，就幹到底，從來不會反悔的。就是明知道不對，她還是要死撐下去，別人也許說她是野蠻，但我認爲這是她可愛的地方。」

司馬洛的臉也不禁有點紅，他訕訕地說：「呃……是的，她正是這樣。」

「而且，」安達說，「她的東西還留在我的屋子裏，如果她是自己走的，她會不帶走？有一件襯衣是她最喜歡的，她的爸爸從法國買回來給她的，這裏買不到——」

「如果她不是自己走的，那麼——」司馬洛說。

「我看你還是把我抓上警局吧！」安達垂頭喪氣地。

「把你抓上警局，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司馬洛說。

「現在還是講好處的時候嗎？」安達正視着司馬洛，「她不是自己走的，那她一定是遇了事。你和我都沒本事找她回來，祇有警察能夠。他們判我坐十年牢也好，總之要找她。」

司馬洛注意到有些水滴沿着他的臉流下，而這並不是頭髮上流下來的海水，而且安達的聲音也哽咽起來了。他還是極力顯出强硬地：「也許你不會相信，我是眞心愛她的！」

司馬洛苦笑：「對她的未婚夫說這種話，不滑稽一點了嗎？」

安達嚴肅地看着司馬洛，搖着頭：「你是沒有機會的，她愛的也是我，她根本就連提也沒有提過有你這個人。」

「她究竟看中了你什麼？」司馬洛問，「難道她欣賞你的案底嗎？你也不是不知道，你自己以前是幹什麼的。」

安達似乎有點表示抱歉，但是却顯然地並不後悔。他說：「那是環境逼成的。我沒有別的辦法，出身貧窮，沒有唸過什麼書，沒有什麼本事。這個世界對我不好，爲什麼我要對這個世界好？」

「這並不是值得原諒的理由，」司馬洛搖着頭，「世界上不止你一個人出身貧寒，但許多和你同樣出身的人都能眞眞正正地向上，爬了起來。爲什麼那些人又不會被環境所逼呢？你被環境逼倒了，那是你的不幸，你祇好受淘汰了！」

安達迷惘地皺起了眉頭：「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司馬洛，我也沒有興趣和你繼續談這個。總之我可以告訴你的一點就是，我雖然做過很多壞事，但是我決不會對比杜絲做什麼壞事。我是眞心愛她的。」

「愛她的什麼？愛她的錢？」司馬洛諷刺地。

「我不是要她的錢，」安達憤怒地叫道，「我是要她的人。」

「但是，」司馬洛冷冷地看着他，「你的職業就是在女人的身上討飯吃，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不過換了一個方式吧了。」

安達那本來已經變得很蒼白的臉，現在也微紅起來了。他吶吶着：「起先是的，起先我承認我祇是爲了她是一個有錢人的女兒。但後來——後來她知道我是什麼，却不嫌我。這是最難得的一點，她不嫌我。她也知道世界對我不公平，也許因爲世界也是對她不公平的。你知道那些有錢人是怎樣的嗎？如果他們看穿了倆是窮鬼，就當你是垃圾，但比杜絲沒有這樣，她並不嫌我——」安達的聲音開始哽咽起來，於是他掩飾地收住聲音不說下去。男人都是盡可能不在別人的面前表示軟弱的。

司馬洛祇是看着他，微笑着。

「媽的！」安達忽然怒叱起來，「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你要殺我，你就動手殺我好了，你要把我抓上警局，你就馬上抓我上警局！別在這裏講廢話，動手找她是最要緊的。」

司馬洛還是在微笑。他說：「我並不是在講廢話，安達，我跟你講這許多話，都是爲了想斷定你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你早已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了。」安達說。

司馬洛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人生就是這樣奇怪的。許多時候，你以爲你會喜歡一個人，但是結果你會很討厭他。你以爲你會很討厭一個人，但是後來你又會發覺他並不是那麼討厭。」

「我並不怕你討厭我，」安達說，「我也不希罕你的喜歡。」

「問題就在這裏，」司馬洛說，「在我找到你之前，我是那麼討厭你，我眞想一見你就殺死你！但是現在，我却覺得你並不那麼討厭了。」

安達訝異地看着他：「你在開玩笑？」

「也許你也想不出你自己有什麼值得我喜歡的地方吧，」司馬洛一面說着，一面替他把脚上的繩子解下來，「但你有一個值得喜歡的地方，那就是，你能愛。這個世界，許多人都變成機械人一樣了，他們會做愛，但是不能在心裏愛人。這是人類和野獸不同的特點，人除了父母子女之愛之外，還有伴侶之愛。但多數人，已經失去了這個特點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安達聳聳肩。也許他是明白的。但是，他還是覺得司馬洛是在廢話連篇。

「我之所以對你講了這一大堆廢話，」司馬洛又說，「都是爲了要決定，好不好把一些不應該告訴任何人的話告訴你。現在我決定可以告訴你了。」

「你要告訴我什麼？」安達迷惑地問。

「兩天之前我看到了一張照片，」司馬洛說，「比杜絲的照片，一點衣服也沒有的，拍得很好，簡直纖毫畢現。」他對安達把比杜絲身上一些普通人不會有機會看見的部份形容出

來。

安達的臉比剛從水中上來時更青了，臉頰上的筋肉在抽動着。

「你一定也看過這些了，」司馬洛狡猾地說，「所以，你一定知道，我所形容的都是眞的！」

安達深呼吸了一陣，然後冷冷地問：「你對我說這些話，究竟是什麼用意？」

「我並不是比杜絲的未婚夫，」司馬洛說，「我連見都沒有見過她。是她的老頭子聘請我來找她的。她已經被綁票了，她的老頭子收到了一張郵寄的照片，就是我剛剛所形容的那張照片。老頭子付了一次錢，女兒沒有回來，他是願意再付一次錢的，他祇是怕她還是不回來，也許永遠都不回來了。」

「不是我幹的。」安達慌忙地自辯。

「我知道不是你幹的，」司馬洛說，「如果是你的話，你剛才早已把她的所在告訴我了。你就是那種人，你捱不起痛苦的。」

安達咬着牙，沒有做聲，兩隻手拿起了那條繩子，在一捏一捏的。司馬洛又說：「也許，你可以猜到這是誰幹的嗎？你一定認識不少那種朋友。」

安達還是不做聲，揑着繩子，他的眼中有着一種很古怪的神情，望進他的眼中，就像望進一座行將爆發的火山之中似的。

司馬洛還是繼續游說：「比杜絲是在你那裏失踪的，也許，你有一些什麼朋友知道你們這個計劃，認爲他們會幹得更好的，於是就老實不客氣，把比杜絲捉了去了。」

安達還是緊咬着牙，在揑着繩子。跟着，他忽然做了一個使司馬洛大出意外的動作，那就是把繩子成綑抓起來，向司馬洛頭上一丟。

司馬洛要閃避已經太遲了，那綑繩子套過了他的頭頂，套住了他的身體。

安達像一隻跳虱似的一彈，就投進了水中，直向岸邊游去。司馬洛則還在浮台上狼狽地掙扎着，要掙脫那纏着他的繩子。這樣，司馬洛就慢了一點，讓安達領先了一段路。而安達游得那麼快，也是司馬洛所始料不及的。他簡直像一條人魚似的游在前頭，當司馬洛終於能够跳進水中的時候，安達和他距離已相當遠。

司馬洛極力向沙灘游回去，一面在心中暗暗咒罵着。安達爲什麼逃走？難道是他的估計錯誤了嗎？難道安達對他說的是謊話，他也聽不出來？

司馬洛的泳術是不壞的；事實上，他的泳術還可以算得上是一流的。他游得很快，然而安達却是正在拚命似地游着，而且比他先了一點下水，所以結果，他還是比司馬洛先到達海邊的。他一跳跳上了沙灘，就向停在那裏的那部紅白二色的十四人巴士衝過去。

當他到達小巴士的時候，司馬洛才剛剛踏足在沙灘上。

「停下來！」司馬洛喝道，「別逃！」他並且吐出了一連串的咒駡。但安達却是充耳不聞的。

他跳上了小巴士上，推擊把車門關上了，司馬洛趕到時，馬達已經發動，車輪在沙上滑了兩下，把一些沙推向後面，然後車子就動了。司馬洛到達了車子的旁邊，用手去推車門，但沒有用。這車門在外而是不容易推開的。

他連忙伸手扳住了車子的後窗。這種車子的窗門很寬，是可以容一個人爬進爬出的。現在司馬洛就希望從這個窗口爬進去。

很可惜，車子已經開動了，司馬洛沒有這麼容易爬得上去，逼不得已，他祇好跟隨着車子奔跑，沒有機會爬。如果有一個地方可以踏脚，那也許會不同的。

終於，司馬洛一腳踏到了車尾的擋條上。這比較容易了。

但安達也發覺了他正在幹什麼了。他不斷擺動駄盤，車子像一條蛇似的蜿蜒扭動着前進。這就使司馬洛陷入了困難之境了。車子不斷擺動，就屢屢要把他甩開，他要抓緊車窗不脫下來，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談不到要爬上去了。

接着，車子到了一處凹凸程度很嚴重的地方。由於車子是要駛上一段山坡，然後才能到達前路上的，所以車子一直駛在一些並不太平整的荒地上。現在，到了這一段，車子就更加像是一艘駛在風暴中的船一樣了。車子低了下去，又猛的一個跳起來。司馬洛的腿子從車尾的檔條上滑脫，兩隻手再也抓不牢，於是整個人就像一顆炮彈一樣飛開了。

他連忙把身子一縮，好像一隻球一般落地。而且，他所落之處還是一片草地，所以，他就能夠毫無損傷地落地，一彈便又站起身來。

但這一跌，就什麼都完了。車子絕塵而去，司馬洛雖然拚命撐動腿子追在後面也沒有用，車子與他的距離還是愈來愈遠。最後，他看見車子已到了前路上，飛馳而去了。

司馬洛還是繼續飛奔着，不過這一次，則不是直追着那部車子了。他斜向右邊，沿着山坡衝下去，衝進了一叢樹林之中。

原來他開來的車子就放在這裏。還是安妮借給他的那一部甲虫般的汽車。司馬洛的衣服也就是在這車子上。他也沒有空更衣了，馬上就把車子開動，向公路方面駛去。

當他終於通過了那凹凸不平的荒地而到達了公路上的時候，已經看不見安達那一部小巴士了。

好在路是祇有一條的，這條路通上半山腰，通到另一條連貫市區的公路上。安達的車子，祇有一個方向可去。司馬洛盡可能使這部不甚快速的車子發揮出最高的速度，一面急得頭皮在發癢。現在他已告訴了安達眞相，而安達却逃掉了。

假如安達正是勒索李雲龍的人，那怎麼辦？現在安達已經知道了李雲龍派了人來找女兒，而不是甘心就這樣受他們的勒索，那他們會怎麼辦呢？而且，他們知道李雲龍派來的還是司馬洛這樣一個人，一個非常難對付的人，那麼，他們會不會像一般綁匪一樣，把比杜絲殺掉，毀屍滅跡，一逃算了？

「不會這樣的。」司馬洛咬牙切齒，大聲對自己說，「我不會看錯人的，那傢伙對我說的是眞話。」

那爲什麼安達又要逃走？難道他每一次都不會看錯嗎？就錯這一次也不會？好像有另外一把聲音在他的耳邊這樣問。

接着他看到了安達駕駛着的那部小巴士了。在大致綠色的郊野中，那紅白二色是很顯眼的。在前頭領先了很遠，不過因爲這一段路並沒有樹林以及凸起的山崗，所以司馬洛看得見。可惜安達也是盡可能以高速行駛的，兩車之間的距離無法縮短，甚至很可能愈來愈延長。

過了一會，司馬洛就看到了那條通往市區的公路，與這一條路成爲T字形相交。而這條公路上有不少其他的車子正在往來。

安達駛進了這條公路上，向市區的方面駛去。

司馬洛兩次差點把車子衝出了路邊，最後，他也到了這條公路上。他也顧不得法律限制的速度是多少了，祇是盡可能開得快，一連越過了好幾部車子。終於，轉了一個彎，他又看見了那部紅白二色的小巴士在前頭了。已經很接近，他的心大跳着，但是追近了的時候又大爲失望。這部小巴士裏起碼坐了十個人，並不是安達開着的那一部，而是另一部普通的小巴

士，正在把人客載到市區去的。

司馬洛不禁惡毒地咒罵起來。他知道同樣的小巴士，在路上是還有很多的。除了車牌號碼不同之外，每一部看上去都是一樣的。而他已忘記了安達那一部的車牌號碼——他也根本沒有機會去注意。

他再超越了幾部汽車，以及幾部小巴士，再駛了一段路之後，就再也無法前進得够快了。前頭車子太多，來往都是一樣，簡直把路塞死了。這是這個城市的典型現象了，交通問題愈來愈嚴重，然而又很少人是眞的熱心地去企圖解決。

接着，車羣的速度，就簡直慢到像蟻行一樣了。沒有辦法加速，放眼望前面，紅白二色的小巴士多得使人眼花繚亂，每一部都可能是安達駕駛着的一部，然而又可能全部都不是的。不過，安達那一部有一個特別的地方，那就是車上祇有他一個人在着。

車子以蟻行的速度行駛了幾分鐘，又停一陣，再行駛幾分鐘，又停一停。剛好快過步行，如果不是的話，司馬洛會索性棄車步行的。

他祇能不斷安慰自己說，他這裏塞車，前頭的安達，也是一樣塞車的，所以他還是沒有落後太多，這和高速追趕並沒有很大的分別，總之還是保持着這個距離的。

當車子再被逼得停下來的時候，司馬洛就利用機會，把衣服穿上了。剛剛穿好，車子又要開動了。

他想起了一個塞車的笑話，一雙夫婦在上班的時候給車羣困住，沒事好做，索性在車上做愛一次，完事了之後，車子也剛好可以開動了。

接着，車子就完全停了下來，這一次，似乎很久都不會有再開動的希望了。

旁邊，另一部紅色的跑車上有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正看着司馬洛。她的車子一直都在司馬洛的附近，而她也看見司馬洛穿上衣服的。司馬洛的舉動使她忍不住微笑。

司馬洛對她苦笑。

她忽然說：「急也急不來的，至少要等二十分鐘。」

「什麼等二十分鐘？」司馬洛問道。

「每天在這裏，這個時間，」她說，「總是最苦的。一到這個時間，這個地方，就完全停頓不動了。」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誰知道爲什麼？如果管理交通的人知道爲什麼，也不會這樣塞住了。」

「二十分鐘，唔，」司馬洛喃喃着，「二十分鐘，如果下車步行，可以走很多路了。」

「有時，我也眞寧願步行呢！」她說。

司馬洛看着她，作出一個詭惑的微笑。他說：「小姐，你可以帮我一個忙嗎？一會兒如果我不回來，替我把車子開一開，靠到路邊去，不要阻着別人。」

「什麼？」她奇怪地看着他，「你要上哪裏去？」

「前面去探一個朋友，」司馬洛說，「車匙就在這裏。」

說着，司馬洛就開門下了車，頭也不回地開步向前奔跑。他聽見那女郎在後面笑着尖叫：「你瘋了！」

他相信她是會帮他這個忙的，她看來像那種充滿叛逆性的新派人物，很有興趣做一些違反常規的事情。

司馬洛跑着步前進，很快就越過了許多部車子而遠去了。

他所經過的車子，車上的人都對他投以奇異的眼光，多數人都以爲他是一個瘋子，這個時間並不是晨運的時間，而且晨運的人不會穿這種衣服，更不會穿着一雙名貴的皮鞋。

「他一定等得不耐煩，終於瘋狂了！」有一個駕車人隔着車窗對另一個人說。

「老實說，我也快要等得瘋了！」另一個說。

「媽的，都是因爲汽車太便宜了，許多人根本用不着車子也買一部來出出風頭，把路都塞住了。這些人應該留在家裏攬着老婆當車子開開，這樣起碼不會麻煩別人。」

「也許毛病是在於他們不能人道，老婆開不動，祇好開汽車了。」他旁邊的人說。

不過，總之他們對司馬洛這樣行徑都帶有幾分羨慕，自己也恨不得照樣做。

司馬洛也沒有放盡了速度跑，因爲跑得太快，就跑得不遠的，他起碼得支持二十分鐘時間。

正如他所說，二十分鐘，是可以跑很長一段路了。

他越過了一部又一部的車子，有很多還是紅白二色的小巴士。可惜那些小巴士都不是由安達所駕駛，而是正式在路上營業的。

司馬洛問中也看看腕錶。那二十分鐘時間似乎過得很快，太快了。前頭，車子還是擺着長蛇陣，一動也不動的，駕駛人在唉聲嘆氣，有些在咬指甲。那些紅白二色的小巴士在這其中是十分顯眼的，他決不會錯過。然而，沒有一部小巴士的上面有安達在着。

在陽光之下，司馬洛汗下如雨，全身的衣服都差不多濕掉了，而腿子也開始發軟。昨夜沒有睡過覺，現在又在陽光之下跑長途，身體差一點的人，恐怕早就已經暈倒了。

他再看錶的時候，知道那二十分鐘時間已經完了，但是仍然沒有看見安達，似乎，安達是比他料想中的領先得更多了。如果在那些車子再開動之前他還追不上，那他是眞的不知道怎辦好了。

前頭的車隊開始緩緩而動了。司馬洛在心裏惡毒地咒罵了起來。爲什麼運氣不帮忙他，塞車不能塞得久一些嗎？

好在車隊還是動得慢如步行。

接着，他就看見了安達那一部小型巴士了。空空的，沒有乘客，雖然他還沒有看見安達本人，但他相信這必然就是安達那一部。在這條路上，大概就祇有這一部小巴士是不做生意的。

這部小巴士大約是在三十部車子的前面。

司馬洛像接受了一劑興奮的注射，腿子撐動得更加快了。車子經過了一部又一部。

果然那正是安達的車子，他可以看到安達了，安達正在司機位上站了起來，回頭看他，那一頭非洲式的頭髮由於還是濕的，像女人一樣披在頭的兩邊。

那傢伙也並不傻，他也已經乘着塞車的時間穿上了衣服。現在看你怎樣逃吧。

車隊還是以蟻行的速度前進着，遠不及司馬洛跑步的速度。哈哈，這就是人力戰勝機器的時候了。

安達現在在車上是十分慌張了。車子一面前進，他一面回頭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越過了一部又一部的車子，安達的車子雖然也在前進着，但是前進得並不快，距離是愈來愈縮短了。

祇有十部車子的距離。

但就在這時，前頭的車隊又動起來了，而且動得很快。似乎塞車的情況已成過去。安達也鬆了一口氣，加速，司馬洛很快地又落後。現在是機器勝過人力的時候了。司馬洛幾乎把牙齒也咬碎了。

他焦急地拚命快跑，知道沒有希望的時候他就揮手截車。現在祇有再坐上一部汽車，才

有希望追上安達。但沒有人肯接載他。人人都以爲他是一個瘋子，沒有人願意讓一個瘋子到自己的車上來的。在司馬洛想把一部車的車門拉開，但是那駕車人連忙把車門鎖掣按下了。

司馬洛祇好繼續跑，愈跑就愈落後，雖然他現在是發揮出短跑的速度來了。

接着，前頭的車隊又慢了下來。唔，沒有這麼順利的，塞車就是塞車，通也通不了太久的。

車隊終於又停了下來，安達又在駕駛位子上站了起來，望望前頭，又望望後面。前頭的車子似乎暫時沒有疏通的希望了，然而後面的司馬洛越追越近。

安達瞻前顧後，判斷他是不可能在司馬洛到達之前再開動車子了，於是他就放棄了小巴士，打開車門，跳了下來，跑到路邊，沿着山波直衝下去。

在他後面那部車子的駕駛人大爲恐怖地按號角。塞車已經把他塞得夠煩了，安達還要棄車而逃，那他要什麼時候才能開動？

安達當然不理會他的抗議。安達祇是半跑半滾地向山坡下面衝下去。在另一邊，司馬洛離開了路面，向山坡下面衝下去。

那山坡大約有五百呎長，下面就是一條鐵路。不遠之處就是一條火車隧道的出口。

安達還是比司馬洛領先了一大段路，而且他是以逸待勞的，他在車子上坐了這麼久，而司馬洛則跑了那麼長的一段路，已經氣喘如牛，所以司馬洛是追得十分之吃力了。

安達到了半山坡的時候，就聽到隧道裏傳出人車行走的聲音。

他跑得更快了，接着腳下忽然踢着了一塊石頭，他便仆倒了。

這樣在斜坡上一仆倒，他自然保持不住平衡，就這樣翻着跟斗，向下面滾去。不過這卻反而使他的進度更快了。好像一隻球一樣，安達直滾下去，滾到了斜坡的底下，又滾到了鐵路的路面上。

火車頭忽然從隧道口衝了出來。

還在半山坡的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豎直了。

安達趴在那路軌上，恐怖地抬起頭來看着火車頭向他直撞過來。

「滾開呀，你這傻瓜，滾開。」司馬洛大聲叫着，但是他的叫聲給火車的聲音以及路面上那連續不斷的汽車响號聲所掩蓋了，安達並沒有聽見，他趕不及下去把安達拉開，亦無法制止火車前進，事實上，火車衝得這樣勁，就是開火車的人，也一樣無法把它制止的。

接着火車頭就把安達從司馬洛的視綫中遮去了。司馬洛所在之處是在火車頭的後面，在未撞到安達之前，火車頭就先遮住了安達。

司馬洛呆在半山坡上，極力忍住不嘔吐出來。

火車繼續前進，火車頭過去了，跟着就是後面那長蛇陣一般的車卡。終於，最後一卡車卡過去了，留下了空空的路軌。

司馬洛霎着眼睛。的確是空空如也的路軌。上面沒有一滴血，安達並不在那裏，而他想像中的安達的斷體殘肢也不在那裏。忽然，他明白了。安達一定是及時滾開了，到了鐵路的另一邊去，然後，火車經過的時候，安達就跳上了其中一節車卡。火車已經把安達載走了。

「這……這狗養的！」司馬洛又咒罵起來了，「應該讓他撞死，應該讓他撞死！」

但安達沒有死，而到了這個地步，司馬洛追也追不上的了。他祇好爬回路面去。

車隊還是塞在那裏，响號聲响得拆天似的，司馬洛老實不客氣，就爬上了安達留下來的那部小巴士，開動了。於是那一行的汽車就可以通行——不少的駕車人都鬆了一口氣。而且，這之後，也再沒有麻煩了。塞車的階段已經過去。

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忽然聽到旁邊响起一陣刺耳的响號，他皺眉，側過頭去望，原來就是那個開跑車的女郎。他對她苦笑。

「嗅，你是怎麼搞的？」那女郎叫道，「丟下那部車不要，卻到這裏來開巴士。」

「大減價，每位五毫！」司馬洛說，「有光顧嗎？」

「我已經替你把車子開到了路邊，車匙塞在座位的底下，」她又叫道，「不然的話，你的車子可能已經給人拆掉了！快點去拿回吧，免得給偷車賊偷掉。」

「謝謝你！」司馬洛說。

「怪人！」那女郎一踏油門，跑車又越過了幾部其他的車子，遠遠到前面去了。

司馬洛再駛了一段路，看見了一座電話亭，就忙轉進路邊的林中，停了車，下車去用電話。

他是打給李雲龍。李雲龍的女秘書一定要問他貴姓。

「我沒有姓的，」司馬洛說，「你告訴他我有十萬火急的事。」

「對不起，」那女秘書說，「董事長正在開會，不能騷擾他，你下午五點鐘打來吧。」

「下午五點鐘，」司馬洛叫道，「你知道到那時世界上已經有多少人死掉了嗎？」

「對不起，先生，」那女秘書說，「李先生生意很大，他是個忙人，不可能隨便接聽無聊的電話的，你有什麼事你告訴我，等他開過了會之後，我爲你轉達吧。」

「我——我馬上要和他通話，不能等的，」司馬洛說，「他——他也是正在等我的電話，你馬上替我找他來吧。」

「對不起，」那女秘書說，「董事長沒有告訴我今天正在等什麼人的電話。你如肯留名電話，我叫他回個電話給你好了。」

「嗅——」司馬洛罵了一句粗話。他不肯說出姓名的。

「什麼？」她問。

「你不會聽不懂的，」司馬洛說，「你又不是處女！」他放下了聽筒，再掏出幾個銀元打另一個電話，這一次是打給李雲龍的未正名妻子梁芬妮。

「你有什麼發現嗎？」梁芬妮問，「希望你現在不是仍然在安妮的身邊。」

「成績還不壞，」司馬洛說，「我現在急着找到李雲龍，但那女秘書是世界上最頑固的人，不肯讓我和他通話。你能替我想辦法？」

梁芬妮笑了起來，「這是李雲龍吩咐的做法，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無聊電話找李雲龍，有些是推銷，有些求他把應收的帳拖一拖，如果每一個電話都接，別的事情他都做不來了。他的女秘書非有高超的太極造詣不可，我以前就是他的女秘書，我知道的。」

「你是他的妻子，你應該可以找到他的，」司馬洛說，「你替我找他，叫他回個電話給我吧！」

「唔，這個可以辦到的，」梁芬妮說，「你在什麼地方？」

「一座電話亭！」司馬洛說。他把那座電話亭的號碼告訴了梁芬妮。

「告訴我，」梁芬妮說，「你昨夜和安妮到什麼地方去了？」

「她的遊艇。」

「幹什麼？」她問。

司馬洛聳聳肩：「她得到了她所要的，我也得到了我所要的。」

「你一定使她很快樂了。」

（未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三朵花綠荷，黃梅，紅牡丹心儀楚小楓，甘心背叛萬花園，追隨楚小楓爲奴爲婢，並自動把囚於密室的宗一志救了出來。楚小楓以得自奇書上的解穴手法爲被點三陰絕脈穴的宗一志解開穴道後，陳長青要在萬花園外截擊卽將到來萬花園中主持對他們攻擊的敵方首腦人物，白梅便命白鳳護送宗一志先回去休息，白鳳帶領宗一志走後，楚小楓和董川不放心，尾隨下去，暗中保護，白梅心中暗暗担心，設若萬花園中藏有黑豹劍手，楚小楓的離去，實在是予敵人一個很好的攻擊良機——

奇招三絕學　狂徒兩負傷

幸好，董川和楚小楓及時回來。

白梅暗暗的鬆一口氣，緩緩說道：「他們到家了。」

楚小楓道：「是！晚輩眼看到師母，師弟，進入了宅院中，才趕回來。」

白梅道：「好！好！」

董川一抱拳，道：「陳前輩，還沒有等到那個人來麼？」

陳長青道：「還未見動靜。」

董川道：「小楓，問問綠荷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還未待楚小楓開口，綠荷已躬身應道：「婢子回掌門人的話，婢子只知道他們要在黃昏時分，發動攻擊，一舉把諸位全部搏殺，至於他們如何發動，那就非婢子所知道了。」

董川道：「他們要等一個什麼樣子的人，你知道麼？」

綠荷道：「婢子不知。」

董川輕輕吁一口氣道：「咱們已經離開萬花園，也許他們會改變主意……」

話還未完，忽聽一聲尖厲的竹哨聲，傳了過來。

陳長青精神一振，道：「來了，時間配合的好準……走……咱們迎上去。」

當先向前走去。

白梅，楚小楓，董川，成中岳，神出、鬼沒，綠荷等緊隨身後追上去。

夕陽反照中，只見一個身着黑袍，白髯垂胸的老者，卓然而立。

四個丐帮弟子，已然亮出了兵刃，攔住了黑袍老者的去路。

陳長青微微一怔，道：「怎麼，你們亮了兵刃幹什麼？」

四個丐帮弟子，齊齊欠身，道：「這位老丈，武功高强，一揮手間，把我們四個人迫退了八步之遠，所以，弟子們亮了兵刃。」

陳長青道：「哦，是這麼回事。」

黑衣老人道：「你們是丐帮中人？」

陳長青道：「叫化的衣服，明眼一看就知，閣下又何必多問此言。」

黑衣老人冷淡的說道：「老夫和貴帮無怨無仇，你們爲什麼要攔截我？」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走了大半輩子江湖，成名的人物，老叫化子就算不認識也該有個耳聞，但，閣下……」

黑衣老人接道：「老夫不是江湖人，也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陳長青回顧白梅一眼，道：「白兄，你的眼面寬，見識也比老叫化子多，認不認識這位兄台。」

白梅搖搖頭，道：「不認識。」

陳長青道：「那麼，老兄自己報告名號上來吧。」

黑衣老人冷冷一笑，說道：「老夫久聞丐帮之名，忠義相傳，是江湖上有名的大帮，大派，想不到竟然是這麼一個蠻不講理的組合，眞是聞名不如見面，好叫老夫失望。」

陳長青回顧了一眼，緩緩說道：「白兄，這位兄台當眞是深藏不露，老叫化子如非心中有數，這樣子，眞要被他唬過去了。」

語聲一頓，接道：「天近黃昏，名園已然關閉，閣下昏夜來此，又爲了什麼呢？」

黑衣老人冷冷說道：「丐帮幾時在江湖上佔了地盤。」

陳長青笑一笑道：「老兄，你還沒有過足癮頭麼？」

黑衣老人哈哈一笑道：「看來，貴帮硬是要找老夫的痲煩了。」

陳長青道：「萬花園中準備對我們發動一次攻襲，但却因爲閣下來的晚了一步，使貴組合安排的一場攻襲，付於流水，只怕閣下這一次躭誤，會受到貴組合的嚴厲責罰了。」

黑衣老人臉色一變，冷冷道：「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陳長青笑道：「閣下一揮手間，擊退了四個丐帮弟子，這份深厚的功力，實足驚人，爲什麼却不敢承認。」

黑衣老人怒聲接口道：「你要老夫承認什麼？」

陳長青道：「承認你眞實的身份。」

黑衣老人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丐帮中人如此胡鬧，實叫老夫有些意外了。」

楚小楓忍不住接口說道：「老丈不認識我們，但不知是否認識她們三個？」

黑衣老人道：「你說什麼人？」

楚小楓道：「綠荷，黃梅，紅牡丹。」

黑衣老人道：「在那裏？」

話出口，已經知道錯了，可惜已經無法改口了。

楚小楓微微一笑，高聲說道：「妳們既然要跟着我，早晚要和人見面，還有什麼畏懼呢？出來吧。」

原來，綠荷，黃梅，紅牡丹，三個人，都已經躲了起來，楚小楓這一大聲呼喝，三個人只好行了出來。

敢情三個人躲在了一株大樹之後。

綠荷緩步行了出來，黃梅，紅牡丹，緊隨在她的身後。

黑衣人兩道冷電一般的目光，凝注在綠荷等三女身上，望了一陣，道：「這三個丫頭麼，老夫怎會認識？」

楚小楓道：「綠荷，人家不認識妳們，妳們可認識他麼？」

綠荷道：「我們認識他，就算他燒成了一堆灰，我們也認識。」

楚小楓道：「哦！他是什麼人？」

綠荷道：「景二公子。」

楚小楓點點頭，道：「果然是不出我的所料，閣下是這萬花園的主持人。」

黑衣老人道：「妳胡說什麼？老夫從未見過妳們？」

綠荷道：「二公子，別說你只是易了容，就算扮作一個女人，我們也一樣認出來呢。」

黃梅道：「二公子太大意，忘記了把左手中指那點小黑痣給掩起來，中指上長痣，天下只怕很難再找出第二個人。」

黑衣老人身上的衣服，無風自動，顯然，內心中，忿怒已極。

綠荷，黃梅，紅牡丹，都不禁駭然後退，三人和景二公子久年相處，心中明白，這是他怒急的表示。

等到他出手一擊，必將是石破天驚。

楚小楓突然向前行了兩步，攔在了綠荷等的身前，緩緩說道：「二公子，是亮兵刃呢？還是要拳掌相搏。」

黑衣老人竟然忍下了一場激怒，道：「你們認錯人了，我不是景二公子。」

楚小楓道：「你不是？」

黑衣老人冷冷說道：「景二公子年輕的很，怎會是老夫這個樣子？」

楚小楓道：「江湖上的易容術，十分高明，改換一個形貌，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黑衣老人冷冷說道：「你認定了老夫就是景二公子麼？」

楚小楓道：「我相信她們三姊妹，不會看錯。」

綠荷高聲說道：「景二公子，你一向敢作敢當，爲什麼現在竟然畏首畏尾，不敢承認你的身份？」

黑衣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看來，你們是一定要見景二公子了。」

突然伸手拔去了臉上的鬍子，抹下人皮面具，緩緩說道：「不錯，在下是景二公子。」

那是一張很英俊的臉，兩道烱烱迫人的目光，凝注在陳長青的臉上，道：「你叫陳長青，對不對？」

陳長青道：「不錯啊……景二公子，想不到老叫化竟然會有這麼大的名氣。」

景二公子道：「陳長青，這不是你的名氣大，你不用自我陶醉，老實說，丐帮中一個長老，還不放在景二公子的心上。」

陳長青道：「景二公子，你口氣很狂，不過，老叫化子走了大半輩子江湖，還沒有聽過你的大名！」

景二公子道：「眞正的高手，不會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眞正的高手，也不會在人前太露鋒芒，他們作的事，都是不着痕跡的大事。」

陳長青笑一笑，道：「我還是有些不明白，閣下作了些什麼大事？」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陳長青，我不想告訴你太多的事情，拿你本身作一個說明，應該是最好的例子。」

陳長青道：「你請說吧？」

景二公子道：「比如說，你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氣，但你實質上，却未必眞有什麼過人之能。」

陳長青接道：「這要試試才知道了。」

景二公子道：「眞正務實的人，不大講究虛名。」

陳長青道：「哦？」

景二公子道：「我相信，你自負的不是滿腹才情，也不是錦繡文章，不過，自以爲很高强的一身精純武功罷了。」

陳長青道：「老叫化不敢自負是江湖高人，但名無幸至，我自己覺着這幾手莊稼把式，還過得去。」

景二公子道：「如若我在十招之內擊敗你，你還有什麼可以炫耀的本事？」

陳長青道：「你是說，十招之內，可以取老叫化子之命？」

景二公子道：「我會不會取你之命，要看你陳長青的作爲了。」

陳長青道：「老叫化不大明白？」

景二公子哈哈一笑，道：「我很少出手，但出手一向不留活口，只是，我不想有這麼多在場之人，看到我殺人，你陳長青如能立下一個誓言，十招落敗之後，可以自絕一死，我可能就不會取你之命了。」

楚小楓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用不着賭什麼誓約。」

景二公子冷冷一哼，道：「江湖三朶花，一向是水性楊花，大概是因爲你，她們才背叛了我吧。……」

楚小楓接道：「人就是該有人性，她們覺悟，你並沒有把她們當人看，早已存背離之心，在等待着這個機會，現在，她們等到了。」

景二公子目光轉注到綠荷的身上，道：「是這樣麼？」

綠荷道：「不錯，咱們三姊妹，跟了你很多年，你那裏把我們當人看了。」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問題在你們自己，妳們自己想想看，你們所作所爲，那一點像人，自然不能怪我不把人看了……」

哈哈一笑，接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物必自腐而後虫蛀之，妳們三姊妹，肆淫江湖，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二公子沒有殺你們，已經是對妳們很仁慈了。」

綠荷臉色鐵青，冷冷說：「我們三姊妹不是好人，我們自己也明白，但這話，你不配說，我們下賤，淫蕩，你景二公子呢？也不比我們高明，你糟塌了多少女孩子，你數得淸麼？你騙了她們的身體不說，還騙了她們的心。」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景某人行事，有如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你們三姊妹，都是上了鈎的魚兒，心中應該明白，我沒有說過謊言巧語，沒有對妳們有過任何許諾。」

綠荷歎息一聲，道：「表面上確是如此，你沒有對我們有過任何的許諾，但你的舉動，却表達了出來。」

景二公子笑道：「這些解說，也許只有你們姊妹三個相信，我相信別人不會聽，也不會相信，但妳們背叛了我，那可是律有明文的死罪。」

綠荷道：「咱們如若不是早就勘破了生死之關，也不能離開萬花園了。」

景二公子道：「那好，妳們三個就早一些死吧，如是等我動手對付你們，那就叫你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綠荷、黃梅、紅牡丹，臉上却泛起了恐懼之色，顯然，對景二公子的恐嚇，極是害怕。

楚小楓笑一笑，道：「朋友，專門欺侮幾個女孩子，實在算不得什麼本領……」

景二公子接道：「聽閣下的口氣，似乎是想把這件事攔下來了。」

楚小楓道：「區區不才，確有此意。」

景二公子道：「那也好，你就先接二公子三招如何？」

楚小楓回顧了陳長青一眼，道：「老前輩，這一陣先讓晚輩如何？」

陳長青笑道：「好吧。」

楚小楓道：「晚輩功力薄，如是敗在這位景二公子的手中，前輩再接手不遲。」

陳長青點點頭。

景二公子兩道冷電一般的目光，投注在楚小楓的臉上，神情肅然，緩緩說：「聽閣下如此口氣，似乎是頗有自信，能接我三招了？」

楚小楓道：「試試看吧，也許連一招也接不下來呢？」

景二公子道：「你是丐帮中人麼？」

楚小楓道：「不是，在下是無極門中的弟子？」

語聲一頓，接道：「還有一件事，在下要奉告二公子。」

景二公子道：「好……你請說。」

楚小楓道：「在下一位小師弟，困在萬花園地道之中，已經被咱們救走了。」

景二公子點一點頭，說道：「這個，我知道。」

目光一掠綠荷，接道：「想來，這是妳們三姊妹的傑作了。」

綠荷道：「是，咱們投靠楚公子，寸功未立，救出宗公子，不過是聊表誠心。」

景二公子道：「好，妳們立了這一功，但將付出性命的代價。」

楚小楓道：「景兄，你好像除了嚇唬要人性命之外，似乎是別無良策，這制人於死，在下已經聽的不少次數了。」

景二公子道：「現在，咱們就以行動表現吧。」

緩緩提起了右手，接道：「我說過，接我三招，如若能接下，你就可以生離此地。」

這人的口氣太大，大到楚小楓也有些被他唬住。

白梅沉聲說道：「陳兄，這小子口氣如此之狂，只怕不是虛言恫嚇。」

只見景二公子右手一揮，輕飄飄的一掌，按向楚小楓的前胸。

掌勢雖然輕柔，但却快速異常。

只見他一舉手間，掌勢已然到了前胸。好快的一掌。

楚小楓雖然是早已經有了準備，但仍然是駭了一驚。

這一掌太快了。

楚小楓吸氣疾退，仍被指尖掃中了前胸衣服。

帶着强勁的指尖，有如利刀一般，劃破了楚小楓前胸的衣服。

楚小楓呆了一呆，道：「好快的掌法！」

景二公子似乎是也有些意外之感，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居然避開了我這一掌？」

楚小楓道：「閣下可是認爲這一掌，一定能夠傷我麼？」

景二公子道：「應該我這一掌，就傷了你，但却未料你竟避開了我這一掌。」

楚小楓淡笑道：「還有兩招，閣下還有機會。」

景二公子看他氣定神閒，心中暗暗震動，忖道：「這小子倒是沉得住氣，適才，我那閃電快掌，竟然未傷到他。」

楚小楓也在暗忖道：「這人掌勢之快，生平僅見，從未見過，一個人的掌法，竟有如此之快。」

兩個人心中都有了很大的戒備，也都更提高了警覺。

景二公子冷笑一聲，道：「你小心了，接我第二掌。」

右手揚起，緩緩推出。

第一掌，快如閃電，而第二掌，却緩慢異常。

但楚小楓的感覺，却是完全不同了，只覺

他那一掌，籠罩全身上下，七處大穴，任何一處，都是他攻擊之處。

一時之間，竟然無法料斷，不知他竟然要攻向何處？

就在他一怔神間，那緩慢的掌勢，突然加疾如流星一般，又攻楚小楓的前胸。

楚小楓飄身而起，向後退開了五尺。

掌勢沒有擊中楚小楓，但楚小楓的前胸之上，却有着數處疼痛之感。

那由慢變快的一擊，竟然是使得楚小楓幾乎傷在掌下。

雖然是幾乎傷在掌下，但他仍沒有受傷。

景二公子的臉色變了，雙目凝注在楚小楓的身上瞧了一陣，道：「你又躲過一擊。」

楚小楓道：「在下幸未受傷。」

景二公子說道：「很奇怪，你爲什麼不還手？」

楚小楓道：「聽景二公子的口氣，使在下動了好奇的心。」

景二公子道：「還有一招，你要特別給我小心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景二公子，在下已經決心要試試閣下三招，不過，我隨時可能出手反擊，閣下也要小心一些。」

景二公子道：「無極門中弟子，能接下我景某兩招，老實說，景某不太相信。」

楚小楓笑一笑，道：「那是閣下的見識太小，青萍劍法，深奧博大，也不是局外人所能瞭解。」

景二公子哈哈一笑，道：「無極門的青萍劍法，共有一百零八招，繁複變化，一招五變，三百一十八式，在武林劍派之中，算不上什麼絕技奇招。」

楚小楓哼了一聲，暗暗忖道：他對無極門中的青萍劍法，怎會如此瞭解。

盡管內心震動，但表面上却保持了相當的鎭靜，笑了一笑道：「閣下評論，只不過是皮相之論，一個門戶的隱密，一個劍法的眞正絕招，豈是局外人能夠知道。」

兩個人沒有動手，但對答之言的緊張，比起兩人動手搏殺，更爲重要，對兩人而言，不但是各逞辯才，而且是各逞心機。

景二公子道：「難道青萍劍法，還有什麼特殊的變化不成？」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相信閣下領導的萬花園，和黑豹劍手有關。」

景二公子道：「你要在下承認麼？」

楚小楓道：「你可以不承認，不過，事實上已很明顯，閣下如不肯承認，咱們也不用說下去了。」

景二公子道：「說下去，咱們又能說些什麼呢？」

小楓道：「告訴你青萍劍法精華所在。」

景二公子道：「其實，告訴你也不要緊，散佈在襄陽的黑豹劍手，確有一部份是在下領導。」

楚小楓道：「他們的造詣奇厲，招招都是奪魂取命的招式，但他們有不少個死於無極門青萍劍法之下。」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我想不出青萍劍法中有那一種劍法，能够殺死黑豹劍手。」

楚小楓冷冷說道：「我說閣下不瞭解青萍劍法的精要，那也不是無極門外任何人，可以知道的內情。」

景二公子的臉色變了，冷冷的說：「他們眞是死在青萍劍法下？」

楚小楓道：「閣下可是不相信。」

景二公子望了陳長青一眼，道：「我還認爲他們死在丐帮的圍襲之下呢，丐帮如若殺死黑豹劍手，至少要付出千倍以上的代價。」

陳長青道：「丐帮不敢掠美，他們確實死在無極門中的劍下。」

景二公子精神肅然，緩緩說道：「這麼說來，倒是在下低估無極門了。」

楚小楓道：「你現在，正面對着無極門中弟子，而且，閣下已經出手了兩招，無極門有多大的份量，閣下也該明白。」

這是一場彼此的心戰，雙方都在壓迫對方，想在氣勢上，先佔優勢。

景二公子雙目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瞧了一陣道：「想不到無極門中，還有這些隱密。」

突然飛身而起，一掌拍了過去。

這一招，快速，詭異兼而有之。

楚小楓也未再一味閃避，竟然飛身而起，揮掌迎去。

像兩個流星一般，兩個人的身軀，在空中一錯而過。

蓬然一聲，兩人在空中對了一掌。

脚落實地，兩個人却互相換了方位。

楚小楓笑一笑，道：「閣下這三招威力，在下倒是瞧不出有什麼驚人之處。」

景二公子道：「無極門有你這麼一個人才，而我們未能事先把你給殺了，這是我們很大一個疏忽。」

楚小楓笑一笑，道：「區區現在就在此地，閣下儘有下手機會，何用遺憾呢？」

景二公子道：「我還是不太相信，無極門能培養出你這樣的人才？」

楚小楓道：「這是怎麼一個說法呢？」

景二公子道：「除了少林一派，技藝博雜，叫人無法完全瞭解之外，對其他門派的武功，我們都知道的很清楚，貴門那點技藝，實在算不得什麼？」

楚小楓道：「敝門的武功，不敢和少林寺的博大技藝相論，不過，咱們的武功，專以對付貴組合的黑豹劍手，却是最有神效。」

景二公子道：「我想不出青萍劍法中，有什麼劍招，能對付黑豹劍手，除非，貴派眞的保留下了不傳之秘。」

楚小楓道：「先師氣度寬宏，從不藏私，無極門中弟子，有一半都學過這種劍法！」

景二公子道：「好吧！等一會，我會想辦法召請來幾個黑豹劍手試試。」

楚小楓道：「你，召請他們來吧！閣下可以當面看看。」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你已經接下了我三招，看在你的份上，放你們大家去了。」

楚小楓冷冷一笑，道：「你放我先呢，還是你想走？」

景二公子冷笑一聲，道：「怎麼？你們準備攔阻我。」

這時，成中岳，董川都已經行了過來，攔住了景二公子的去路。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你說了半天的狠話，也攻出了三招掌力，沒有嚇住我們，也沒有傷害到我們，如今，輕輕一句話，就把我們打發去了，是不是太便宜了。」

景二公子道：「那閣下的意思——！」

楚小楓接道：「在下很想領教二公子幾招劍法，不知可肯賜教。」

景二公子道：「劍法？」

楚小楓道：「對！在下領教了二公子的掌法，所以，在下希望見識一下公子的劍法。」

景二公子道：「在下很少用兵刃，如若你一定要我出手，在下就用空手接你幾劍。」

楚小楓道：「好！像你景二公子這樣的人，一向狂妄慣了，區區也不顧和你多費唇舌，你只要能以空手，接下了無極門的劍法，盡管出手試試，一旦覺出不敵時，只要你二公子招呼一聲，在下可以等你亮兵刃。」

景二公子道：「楚小楓，今日一會，使在下感覺到，你是個很有豪氣的人。」

楚小楓笑道：「好說，好說，在下也見識了二公子的過人機智。」

這句話說的很含蓄，但景二公子是聰明人，用不着多解說。

景二公子哈哈一笑，道：「楚小楓，你先擊敗了二公子，才誇口不遲。」

楚小楓左手領動劍訣，道：「二公子小心了。」

忽然刺出一劍。

景二公子一閃避開。

楚小楓迅快的展開了劍法，果然用的是青萍劍法。

景二公子似乎是眞的很熟悉青萍劍法的變化，很輕鬆的閃避開了楚小楓的揮劍攻勢。

一百零八招青萍劍法，很快的用完了。

楚小楓停住了劍勢，道：「閣下果然知曉了我青萍劍法之秘。」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青萍劍法不過如此，並無新奇之處，不過，在下很奇怪？」

楚小楓道：「奇怪什麼？」

景二公子道：「青萍劍法雖只有一百〇八招，但變化繁複，至少可以變出數百招來，爲什麼，閣下只施展出一百〇八招來？」

楚小楓道：「你見識過的青萍劍法，只有這些？」

景二公子接道：「青萍劍法，還有別的招術不成？」

楚小楓道：「對，還有最精銳的青萍劍法，在下立刻要閣下見識一下。」

景二公子道：「那是說，青萍劍法中，還有什麼奇招？」

楚小楓道：「不錯，還有三招奇學，那才是青萍劍法中的精銳之招。」

景二公子道：「那三招奇學，也就是對付黑豹劍手的劍法？」

楚小楓道：「對，在下還可以告訴你，青萍劍法之精華之學，只有三招，只要閣下能够接下三招，那才是眞正的青萍劍法。」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我相信那一定是很精華的武功，在下倒也希望見識一下。」

楚小楓道：「好！閣下是不是可以亮出兵刃？」

景二公子道：「如若只有三招，景某人大概還不用亮兵刃了。」

楚小楓道：「那請閣下小心了。」

景二公子道：「但請出手。」

楚小楓手中長劍一揮，突然閃起了一片劍芒。

景二公子雖然目光如電，但也看不清楚對方劍勢來路，不禁駭然暴退五尺。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二公子，青萍劍法三絕招，在下連一招還未出手。」

景二公子道：「哼！你用的，不是青萍劍法。」

楚小楓道：「青萍劍法，傳自無極門，如若在下不是用的青萍劍法，又用什麼劍法？」

景二公子道：「這個很難說了，也許閣下不是無極門中弟子。」

楚小楓道：「這地方的無極門弟子，又非在下一人，二公子可以選擇一個無極門弟子出手試試看。」

景二公子道：「在下也正有此意。」

楚小楓道：「二公子，我們可以答應，不過，有條件。」

景二公子道：「什麼條件？」

楚小楓道：「如若閣下選了別的人，仍然敗在劍下，那又如何？」

景二公子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楚小楓道：「只怕萬一，萬一二公子失敗了呢？」

景二公子道：「我不相信青萍劍法中還有什麼三絕招，所以，我也不相信無極門中弟子，能够勝得了我，宗一志施展出全套青萍劍法，而且，我故意激怒他，使他全力出手，但我能還手三招內奪下他手中之劍，也隨時可點中他的穴道，使他的人倒下去，我試過很多次，全部一樣。」

楚小楓笑一笑道：「二公子，你爲什麼不試試呢？」

景二公子口中說話，雙目却一直在打量楚小楓，看他神態輕鬆，說的認眞，心中實有些半信半疑。

沉吟了一陣，道：「無極門中，都是那些弟子，請他們出來。」

董川，成中岳，緩緩行了出來，道：「咱們都是無極門中人。」

望望董川手中的青萍劍，景二公子緩緩說道：「你施用宗領剛留下的青萍劍，想來，定然是承繼他衣缽的人了。」

董川道：「董川身受師父重恩，接任了無極門的掌門。」

景二公子道：「那很好，如若青萍劍中還有不爲人知的三招絕學，閣下應該是造詣最深了。」

董川道：「在下立刻就可以證明。」

景二公子道：「好！我就選中你了，你出劍吧！」

楚小楓道：「二公子，你還沒有答應咱們的條件。」

景二公子冷笑一聲，道：「我不會答應你們任何條件。」

楚小楓臉色一寒，道：「談不好條件，你就沒有選擇對手的自由……」

景二公子接道：「聽閣下的口氣，你是又要出手了。」

楚小楓道：「咱們可以圍攻，劍下也不必留情。」

景二公子對楚小楓亮出一劍，的確是心中有些畏懼。

他胸羅廣博，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無不精熟，但却從沒有見過那一劍。

心中念轉，口中却冷冷說道：「無極門也算是一個大門戶，如是聯手合攻區區一人，就不怕江湖上的朋友恥笑麼？」

楚小楓道：「那要看對什麼人了？像對付你們這等不擇手段的殺人兇手，實是用不着講什麼武林規矩……」

語聲一頓，道：「大師兄，寶劍出匣不留情，殺了他，傷了他，也好爲世除害，替師父報仇。」

董川拔出了長劍，長劍平胸。

景二公子心中一動，道：「慢着。」

董川道：「二公子請亮兵刃吧。」

景二公子道：「在下忽然動了好奇之心，希望聽聽你們的條件了！」

什麼條件，董川也不知道，他還無法完全瞭解，楚小楓想些什麼？

當下輕輕咳了一聲，道：「七師弟，告訴他。」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小弟遵命。」

目光轉注到景二公子的身上，接道：「二公子，條件很簡單，二公子一旦敗於劍法，咱們只要你二公子說出內情？」

景二公子道：「什麼內情？」

楚小楓道：「爲什麼夜襲無極門，貴組合的首腦人物是誰……」

景二公子搖搖頭，接道：「第一個，在下可以奉告，但第二個，在下無法答覆。」

楚小楓道：「爲什麼？」

景二公子道：「領導這個組合的人，就算在下也說不出他的身份。」

董川冷冷說道：「胡說八道。」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也許是眞的，大師兄，出手吧！」

景二公子突然雙肩一幌，快如飄風一般，迅速欺向楚小楓的身側。

董川揮劍一擋，竟然未能攔住。

好快速的身法，白梅，陳長青都看的呆住了。

景二公子去的快，退的更快，只見人影一閃，又退回到原處。

只是，景二公子已經有了一些不同。

但見他左肩上衣服破裂，鮮血汩汩而出。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這就是青萍劍法三絕招的一招，二公子覺得如何？」

景二公子道：「不錯，很高明的劍法！」

楚小楓道：「二公子是否相信了這是青萍劍法中的一招。」

景二公子很固執，搖搖頭，道：「在下還是不太相信這是你青萍劍法中的招術。」

董川道：「那麼，閣下爲什麼不試試在下呢？」

景二公子笑一笑，道：「我當然要試試，不過，這一次，我會小心一些。」

景二公子終於亮出了兵刃。

那是一把金劍，長不過一尺五寸的金劍。

這是一把很奇怪的劍，除了形象是一把劍外，兩面都不見鋒刃，只有劍尖處有些銳利。

楚小楓回顧了綠荷等一眼，道：「三位姑娘，景二公子用的是不是這把金劍？」

綠荷道：「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用過兵刃，這是第一次見他亮出兵刃。」

楚小楓哦了一聲，道：「大師兄，小心一些，這把金劍上，只怕是有些古怪。」

景二公子道：「不錯，這把劍上，是有些古怪，你們要當心一些，至於什麼古怪，那就恕難奉告了。」

董川冷冷說道：「不用客氣，閣下金劍之中，如是有什麼奇特之處，盡管施展出手。」

景二公子嗯了一聲，右手一揮，劃出了一道金光。

董川迅速的揮出了長劍。

一連兩聲金鐵交鳴，兩條人影一錯飛開。

兩個人交手的速度太快了，快的人沒有法子看清楚兩人交手的情形。

只能看到交手的結果。

景二公子又受了一處傷，傷勢仍是在左臂上。

董川很完好，身上未見傷痕。

別人沒有什麼，楚小楓却看的暗暗震動，忖道：這個人對自己保護的很嚴密，除了左側有些空隙之外，似乎是全身都封閉十分愼密。

景二公子望望左臂上的傷勢，點點頭，道：「好劍法，是我景某人生平中所遇最高明的劍法。」

董川道：「我們只是證明這件事，青萍劍法中還有博大深奧的劍勢，無極門在江湖上佔一席之地，自有原因。」

景二公子沉吟了一陣，道：「也許我們眞的估計錯了？」

楚小楓道：「你們不但估計錯了，而且，錯的很厲害。」

景二公子道：「哦！」

楚小楓道：「你們估錯了無極門，也同樣能够估計錯別的門戶，一個門戶，只要他們能够立足江湖，那就有他們生存的原因，也許，他們在聲勢不够大，但他們的生存的條件，却不容忽視。」

景二公子點點頭，道：「受教，受教。」

楚小楓緩緩向前行了兩步，越過董川，接道：「景二公子，除了讓你見識一下無極門的劍法之外，我們還想證明一件事。」

景二公子道：「哦！」

楚小楓道：「那就是，我們有殺死你的能力。」

景二公子道：「這個……」

楚小楓接口說道：「我知道，你還是不太相信，因爲，我們連出兩劍，却只傷了你的左臂……」

景二公子接道：「更重要的是，傷的還不太重。」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別忘了我們青萍劍法有三招奇學，你接下的只是第一招，兩次同樣的招術，同樣的傷了你的左臂……」

景二公子接道：「我相信，不論任何無極門中人，再用這一招劍法就無法再傷到我。」

楚小楓道：「二公子的造詣之高，也使咱們敬佩的很，不過，二公子應該明白，青萍劍法中，有三招絕學，咱們已經在二公子面前露了一招，二公子可以賭，咱們餘下的兩招，能不能殺了你。」

景二公子道：「殺了我倒是未必，不過，可能傷了我。」

楚小楓道：「問題在傷了你之後，你是否還有抗拒能力，那時間，也許不要什麼奇異的武學，就可以取你之命了。」

景二公子道：「那要看我的傷勢如何？如若你們只是斬我一條臂，或是砍了我一條腿，我相信還有撈本的機會。」

楚小楓道：「所以，你要賭？」

景二公子四顧一眼，突然輕輕歎息一聲。

楚小楓道：「你後悔自己沒有帶人來，是麼？」

景二公子苦笑道：「這對我是個很大的教訓。」

楚小楓道：「二公子，在下似是已經說完了該說的每一句話。」

景二公子道：「我明白。」

楚小楓道：「貴組合對付別人的手段，一向不留活口……」

景二公子臉色一變道：「你們準備……」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如是信不過楚某人，可由在下的掌門師兄擔保。」

董川道：「敝師弟如答應放你，無極門擔保你平安入園。」

景二公子點點頭，道：「楚小楓，你說說看。」

楚小楓道：「回答在下三件事，一，你們是個什麼樣的組合？用心何在？二，領導人物是誰？三，爲什麼夜襲無極門？」

景二公子道：「我只能回答兩句話，夜襲無極門，一來是小試牛刀，二來，要立威江湖，其他恕難作答，你們出手吧！」

董川一領劍訣，道：「好！你們血洗了無極門，在下先殺你報仇……」

景二公子冷冷接道：「你最好用出你們三劍絕招，否則，你只有出手一招的機會。」

楚小楓低聲道：「大師兄，小弟斗膽請命，放他入園去吧！」

景二公子聽得一楞。

董川也聽得怔了一怔，道：「放了他，爲什麼？」

楚小楓道：「掌門師兄恩典。」

董川沉吟了一陣，閃到一側，說道：「你去吧！」

景二公子一抱拳，道：「楚小楓，青山不改，後會有期，這份交情，景某人記下了。」

轉身後行入了萬花園中。（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十九妹智破晏春雷設下的八木易象陣，直闖雙鶴堂，把雙鶴堂掌門坎離上人米如烟置於死地後，在下山途中，遇到晏春雷，雙方各展本門絕學五指燈與二心橋互較內功，兩人半斤八兩不分勝負，晏春雷施展風雷三劍，甘十九妹也被迫取出短劍應敵，拚搏結果，晏春雷左臂被斬斷，內腑也受傷，但甘十九妹也負了傷，她仍能强行支持，偕阮行逕自離去。尹劍平爲了保持有用之身，在甘十九妹走後始敢出來，晏春雷懷疑甘十九妹也負傷，尹劍平持火查視，果見地上有血漬，疑是……

光明磊落客　險作刀下魂

晏春雷身子震了一下，作勢要站起來，才站了一半，又坐了下來。

尹劍平忙過去攙扶着他，晏春雷移步走過來，尹劍平舉火照着那一片血漬，讓他清楚過目！

晏春雷細看了一下，點頭嘆道：「不錯，她是受傷了，由這灘血漬看來，她傷勢還不輕，大概是右肋下方……但却不至於致命——」

尹劍平悵恨無極的重重跺了一下腳道：「唉——她竟然騙過了我……我原本可以取她的性命的。」

晏春雷輕咳了一聲，咬牙道：「好個聰明透剔的姑娘，……她雖然身中劍傷，却竟能忍住不發，從容對答，連我都絲毫不曾看出，只這一點，就遠非常人所能及……」

微微一頓，他又輕咳了一聲，嘆息着道：

「以她武功，智慧……未來江湖勢將受害不淺……只可惜我……我已經無力挽回，只有全靠……兄弟你了！」

尹劍平一陣心酸，落下淚來。

他強自忍着心裏的刻骨痛楚，打量着晏春雷道：「拜兄，你的傷勢不輕，不宜多說，來，我揹你到觀裏去，治傷要緊！」

晏春雷苦笑道：「只怕這個傷，已經治不好了！」

尹劍平登時一呆，遂即不再多說，當下匆匆揹起他來，施展快速身法，一路來到了「雙鶴堂」前。

進門之後，亮着了燈。

尹劍平把晏春雷放置在丹房內的石榻上，燈光下，晏春雷面如金紙，雙眉緊皺着，却在兩眉之間有一道烏黑色的聚痕，深深拉下來，深垂鼻樑。

尹劍平審視一刻，頓時心裏大驚！

原來一個練內家功夫的人，最重要的乃在於眞氣聚結，氣結則百病不侵，即有傷病亦不足大害，反之，一旦眞氣渙散，即使華陀再世，亦難有回生之望！

那麼，聚結在晏春雷鼻樑間的這道黑氣，正是內陽走失，眞氣渙散的現象。

尹劍平一經察覺，焉得不驚！

只是，他却不便現諸表情，心裏雖是驚駭，却要作出一副縱容姿態。

晏春雷平躺之後，臉上作出一副苦笑道：「我恐怕不行了，兄弟，你看可是？」

尹劍平怔了一下，不知怎麼回答他才好。

晏春雷道：「你用不着騙我……我自己心裏有數……」

說到這裏，只覺得身子一陣輕微的顫抖，面頰上頓時溢出了一層汗珠。

——更明顯的證明了眞氣的走失！

尹劍平緊緊的咬着牙，熱淚點點迸落。

晏春雷喘息了幾聲道：「兄弟，用不着這個樣，咱們哥兒們這叫做沒有緣份……唉……我想坐起來。」

尹劍平扶他坐好。

「老……上人呢？」

「他……他老人家死了！」

晏春雷並不覺得意外，臉上帶出了一片苦笑。

「他的屍體呢？」

「在大殿裏——」

鐵打的漢子，也挺受不了這等慘厲的一連串打擊，尹劍平說時已哽咽着不能出聲。

「唉——」晏春雷淒然笑着：「你我都太傻了……爲了這麼一個行將就木，自暴自棄的老人……犯得着麼？」

「拜兄！」尹劍平強忍着心裏的悲忿道：「犯得着——這就是正與邪的誓不兩立……我今後只要有一口氣在，勢要與水紅芍師徒週旋到底！」

「難——太難了！」

晏春雷發出了幾聲咳嗽，吐出的痰裏，染有濃濃的血。

「兄弟！」他喘着說：「以我剛才與那個甘明珠動手的情形判斷，我發覺她的武功不但高過於我，而且高出甚多——她那一招『劍星寒』的劍招，實在太妙了……堪稱得上天下絕招。」

想到了甘十九妹施展那一招時的情形，晏春雷臉上似乎猶有餘悸，却又難掩住他內心的欽慕之情！

「你可知道吧……」

——他身子坐直了一些，把腰彎過來，像是很吃力的樣子，尹劍平把身子靠過了一些。

「她並非如外傳的那般狠毒……事實上，事實……上我却發覺出：她是一個居心很仁厚的姑……娘……」

「這——？」

尹劍平簡直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仁厚？」他驚異的說道：「這話怎麼說？她對拜兄你下此毒手，你居然還說她居心仁厚？」

晏春雷冷澀的道：「我說話……一向公正……兄弟，當時我與她……交手時，你可曾親眼……目睹？」

尹劍平點頭道：「我看見了。」

「那就對了……」晏春雷苦澀的笑道：「……那你應該看出了，她對我的心存厚道，……與手下留情！」

「這……我倒是沒有看出來！」

「你應該看出……來——」晏春雷道：「事實上，她是在讓過我一連三招之後，才向我還手的……可是？」

尹劍平想了想，事實確是如此，他點了一下頭：「這個——不錯。」

晏春雷苦笑道：「她絕非自恃武功，輕視我晏家劍法，事實上，若非我下手太毒，劍傷了她，對她生命已經構成威脅時，她也不至於對我施出殺手——換句話說，她是被迫才出手的。」

尹劍平怔了一下，一時無言置答。

可是，他絕非心悅誠服，事實上他對於甘十九妹這個姑娘的仇恨，似已到了無可化解的地步。

對於一個將死的人來說，這番話實在足以驚人！

晏春雷嘆息了一聲，道：「你難道還不相信麼？……如果她眞有意置我於死，大可以一上來施展那一招『劍星寒』，她也就不會自己受傷了！」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可是她却殺害了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老人。」

晏春雷苦笑着，搖了一下頭，道：「這件事尚有待證實……我不相信是她下的手……很可能是她那個紅衣跟班兒下的毒手……所以……兄弟！」

伸出一隻手緊緊的抓着尹劍平，他的嗓音變得很嘶啞——

「你不妨多瞭解一下……她……如果能化敵爲友，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尹劍平冷冷一笑，關於這個問題，他不想再談，也不擬與他有所爭辯。

晏春雷喘得很厲害，他緊緊抓住尹劍平的手並沒有鬆開，像是有重要的話要關照他。

尹劍平把身子再靠近了一些。

晏春雷目光直直的瞪着他，道：「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託付你——請你務必……爲我做到。」

尹劍平默默的點了一下頭，傷感的道：「晏拜兄，你說吧，只要我能力所及，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晏春雷苦澀的笑着：「你一定辦得到的——兄弟，我想喝一杯水——」

尹劍平頓了一下，點頭答應，遂即倒了一杯水慢慢餵他喝下去。

晏春雷一口氣把杯子裏的水喝光了，才苦笑着說道：「有一件事，我一直都還沒有告訴你……」

尹劍平把杯子放好，在他身前坐下來。

他久經大故，類似眼前的這種「死別」，已經經歷得太多了，一顆心幾乎爲之痲木——到了這般情景，已無所謂傷不傷心，他眞懷疑自己是「白虎星」投胎的，反正自己所接觸的每一個人，最後都難逃死路一條，下意識裏對自己更感覺得到一種憎恨，對死者也就有一份不可言宣的內疚！

燈光淒慘的搖曳着，照着晏春雷那張垂死的臉，看上去別具一種陰森的氣氛！

「尹劍平兄弟……」晏春雷緩緩的說道：「我這一趟出來，除了救老上人脫險以外，另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拜兄，你放心說吧！」尹劍平木納的道：「拜兄，你有什麼未完的事情，我可以替你做到。」

他心情至爲沉痛，也至爲沉重！

因爲到目前爲止，他所肩負的使命，實在太沉重了，每一件使命，每一件託付，都刻骨銘心必須完成，他眞担心自己是否能有足够的魄力去完成這些艱鉅的任務，使命，只是儘管如此，他却無法推卸這其中的任何一件。

晏春雷心懷感激的點着頭。

「謝謝你……」他吶吶的道：「那我就實在告訴你吧——這一次我來的目的，是爲了迎接……迎接……」

「迎接什麼？」

晏春雷窘迫的苦笑了一下：「是爲了迎接我妻子——尉遲蘭心——」

說到這裏，禁不住發出了一串劇烈的咳嗽聲。

尹劍平陡然一驚，登時木然！

良久，他才轉過念頭來，吶吶道：「原來拜兄你已經成過婚了？」

「我還……沒有。」晏春雷頻頻的搖着頭：「我只是來迎親……你相不相信，甚至於我和這位尉遲蘭心姑娘，連一面都沒有見過。」

「尉遲姑娘……？」

晏春雷臉上綻出了一片笑靨——雖然他傷重垂危，但就此一刻來說，他的心情却是愉快的。

「尉遲蘭心？」晏春雷重複着這個名字：「我雖然未曾見過她……可是我父親却見過，知悉她是一個很美的姑娘……我們之間的婚期就定在今年開春……也就是下月十五日，已經快到了。」

尹劍平微微點頭，再也無法忍住盈眶的淚水，點點熱淚，滑腮而下！

晏春雷悵惘的嘆息着：「這時候，他們家該是一團喜氣，等待着我這個未來的女婿去上門迎親……我却是如此的不幸……」

他重重的嘆息着，形像至爲沮喪！那隻獨手摸索着探入前胸，掏出了一個繡花荷包遞過來。

「兄弟，你打開來。」

尹劍平雙手接過來，把繫着的絲繩解開，打開荷包，裏面是一塊碧光閃爍的半月形翡翠玦。

晏春雷頻頻點着頭，淒然道：「這塊翠玉，原是滿月形的一塊整翠，當年我父親與尉遲伯父爲我們定婚時，將之中分爲二，各持一半

，以爲憑信——還有這枚白玉板指……」

他揚起那隻右手，現出戴在無名指上那個板指，黃澄澄的，式樣古雅，甚是名貴。

「這個板指……」他斷斷續續的道：「是她父親贈送與我的聘物……你爲我摘下來。」

尹劍平呆了一下，道：「拜兄，你的意思是要把這兩樣的東西退回去？」

「不錯……」晏春雷微弱的道：「這就是我要重託你的事情……我不能害了尉遲姑娘……出身武術世家，必然是一個貞烈的姑娘，只是，守這種節，是愚蠢而不必要的……你一定要說服她，勸她改嫁……這是我的一點最後心意，希望你無論如何，要把我的話帶給她……至於我的身後事……也就託尉遲伯父了……我以爲……暫時不必移動……」他頻頻喘息着「……就停在大殿裏，一切，留待我父親來後處理——」

尹劍平忍不住淚如雨下，一面點頭答應。

他此刻固然肝腸寸斷，却不願以悲傷的情緒干擾了晏春雷的思潮，因爲此刻，晏春雷所交待的再一句話，都必然極關重要，略有不盡，必得遺恨而終，使他死不瞑目。

晏春雷睜大了眸子，身子抖動得那麼的劇烈！

「她家住在離此不遠的鳳陽府——在鳳陽城北——你應該可以打聽出來的……」

他似乎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待，只是聲音已甚爲微小，尹劍平把耳朵貼近了。

只聽見晏春雷氣若游絲的道：「最重要的……你要囑咐那位尉遲姑娘，叫她不要爲我復仇……千萬不可以……因爲她永遠也不會是甘……明珠的對……手……白白送死，與事無……益……」

「兄弟——」他身子忽然向前弓起來：「一切……有勞……我……我在九泉之下，感激不盡——」

話聲一落，人就像洩了氣的球似的，忽然軟了下去，那雙曾是光芒四射的精銳眸子，忽然光采盡失，生命的火焰，有如風中燈蕊，一下子就熄滅了，不曾留下一些些痕跡！

像是被人點了穴道，尹劍平一動不動的愣在了當場，良久之後，他才忽然想到了是怎麼回事！

晏春雷死了——

就像他近來所接觸過的每一個人一樣，這些人似乎都已經註定了同樣的命運——死亡！

而他，却仍然還活着，奇跡一般的活着。

極痛的悲傷痛苦，常常使人爲之痲木，腦子裏混混沌沌的一片，像是什麼都沒有，又像是岔集着幾百幾千件事……

在一度碎心，幾乎爲之窒息的痛苦之後，尹劍平又慢慢的回復了現實，在那裏他又重新的認清了自我，體會到「生存」的可貴與其重大的意義！

遵從了拜兄的遺命，把晏春雷屍身搬往大殿裏。

費了一整夜的時間，他伐木爲材，做了兩口粗木白棺，把「坎離上人」米如烟與晏春雷的屍身併陳在一起，加上名籤以誌識別。

歲當隆多，天氣酷寒，屍體暫時還不至於腐壞，他希望很快能找到鳳陽府尉遲一家，也好輾轉把拜兄後事料理清楚——

按說，他理當應該會同尉遲一家肩負起押運拜兄屍身回歸故里的任務才是，只是他心裏充滿了復仇的慾火，這件工作一日不能完成，他的心情也就一日不能輕快！

經過一番冷靜的分析之後，他決定卽刻啓程，先到鳳陽府，找着了尉遲姑娘，先把拜兄後事作一個交待，然後再定復仇行止。

× × ×

暮色像是一襲輕紗，淡淡的籠罩着——

準此而觀，這片山崗，以及山崗下的幾戶人家，都像着了一層霧，有一種朦朧的意態之感！

站在草廊簷下，前眺着那片荒蕪了的水田，田裏的水都結成了冰，那未曾着冰之處，也都凍得龜裂出來，整個的大地，都在忍受着歲末的隆多奇寒！

——人的心情也是一樣的。

在咀嚼着砭骨的奇寒，目睹着歲盡凋零的凄涼之後，憧憬着來年之春，更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感覺，就如同人們在飽嚐痛苦，仇恨，窒息的感覺之後，迫切希望着復仇之後的快感，回復到那種永無拘束心情開懷的日子一樣。

薄薄的一抹殘陽，在濃重的寒霧裏，稱得上很不開朗——

倒是懸掛在廊簷下的那一溜冰枝子，被映襯得像是着了五顏六色的彩筆，一支支都散發着奇光異彩，煞是好看！

惱人的黑老鴉，總是在這時候吵噪不去，叫囂低飛着，夜色也就越快的卽將來臨。

殘陽還照見着這塊破招牌——「福壽居」——別瞧它買賣不大，可是附近百里內唯一的一處客棧，捨此再無別家。

尹劍平是「午」時前後到的，打尖用膳，就誤了個把時辰，原想着準備一份乾粮，卽刻起程，可是聽店裏的人說，前道有大風雪，坍了橋，行旅受阻，正由地方出力在搶修之中，預計最快也要兩天才能通行，要是今明兩天再下雪，還保不住又要延下去。

無奈，他只得留了下來。

那抹殘陽，很快的就爲暮色寒霧所吞食，天光立刻就黯了下來。

尹劍平轉過身子來，發覺到火旁裏已亮了燈。

兩三個夥計擠在火灶旁邊，火光在爐灶裏明滅着，大火上蒸着幾籠饅頭，大師傅正在起籠，白騰騰的熱氣，濃霧也似的由那裏散飄出來！

尹劍平彷彿覺得肚子有些餓了。

他慢慢的走過去，一個夥計看見了他，滋着牙笑道：「客人肚子餓了吧，先吃兩個熱饅頭吧！」

尹劍平答應着，走進去，他拿過一個饅頭，才吃了兩口，可就聽見一個沙啞口音道：「喂！給我也來幾個熱的，掛上賬，一總算。」

小夥計答應着，就去揀饅頭——

這當口，尹劍平才側過臉，注意到了這個人。

像是一道閃電，忽然擊中了他，就在他目睹着這人的一刹那，他幾乎像石頭人也似的呆住了。

「老天——竟會是他——？」

簡直難以想像出他此刻驚異的心情，透過大片的蒸霧，他看見了那個啞喉嚨的人——尖白臉，吊客眉，一身紅衣服，活殭屍似的一副表情。

「阮行」！

就是燒成了灰，他也不會不認識他這副尊容。

姓阮的把一盤熱騰騰的饅頭端在了手裏，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珠子瞪着遞饅頭給他的那個小夥計——

「前道上的路通了沒有？」

聲音非但是啞，而且生就的是左嗓子，那個味兒簡直就像是踩着了鷄頸子，聽在耳朵裏說不出的不自在。

「還沒有。」那個夥計答着：「那能這麼快？客人你是不知道，橋都斷了，光結上那個橋，沒有兩三天的時間都怕不行。」

紅衣人阮行瞪着他那一雙搭拉吊客眉，不什樂意的樣子道：「什麼橋這麼難修？不能繞着走麼？」

另一個夥計笑着搭腔說道：「客人您說外行話了，別的橋，可以繞着走，這個橋却是不行。」

「怎麼個不行？」

姓阮的瞪着他那雙三角眼，樣子像是要跟人吵架似的。

那個夥計嘻嘻笑道：「你客人這麼一說，我就知道您準是外來的了。」

「你管我外來的，還是本地的，」阮行直着眼睛道：「我祗問你爲什麼不能繞着走？」

那個夥計「噗哧！」一笑，道：「那是一座飛索吊橋呀，兩邊是千仞高峯，下面是萬丈懸崖，客人您說怎麼個繞法？」

紅衣人阮行愣得一愣，冷冷笑道：「這麼說，難道就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夥計道：「有當然是有，只是那麼一來，最少要多上七天的脚程，太划不來了。」

阮行那張尖白臉，氣得雪白，怪聲道：「這是什麼鬼地方？眞是——」

一個夥計嘆道：「沒法子的事嗎，十幾年第一回，有什麼辦法咧！我們比你客人更急，路要是再不通，我們恐怕連吃的都沒有了。」

阮行又怔了一怔，大概他生相木納怪異，是以略有表情卽會十分顯著。

當下，鼻子裏「哼」了一聲，就轉過身子來。

想是臨時想到了什麼，又回過身子來，道：「噢——我要的東西準備好麼？」

一個夥計忙道：「準備好了，爐子和藥罐都是現成的，客人把藥拿過來，我們給你煎就好了。」

尹劍平聽到這裏，心中怦然一動！

他在紅衣人阮行方一出現的那一刹，心裏着實吃驚，可是略定之後，也就想到了這番緊張純係多餘，因爲對方根本就不認識自己。

這麼一想，他也就把情緒緩和了下來。

聽了那個夥計的話，阮行不樂意的搖着頭道：「用不着你們多事，這個藥我自己來煎，等一會你送到我房裏就行了。」

那個夥計答應了一聲，却好心的問：「那位姑娘病好點了沒有？要不要找個郎中瞧瞧，離此二十里有個焦先生，是這裏最有名的大夫，要不要——」

話還沒說完，阮行早已轉身走了。

說話的夥計呆了一呆，搖搖頭道：「眞是個怪人——」

尹劍平打量着阮行前行的背影，見他手端着那盤饅頭邁着生硬僵直的步子，活像個殭屍似的跨進到西跨院裏面去——

那裏圍着一圈竹籬笆，茅屋三間，栽着許多竹子，微風襲過，竹影婆娑！的確是個雅緻的住處。尹劍平一直以爲是客棧主人住家之處，想不到也是供客人住宿的。

一個夥計嘿嘿笑道：「這地方還眞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人，只可惜呀，一朶鮮花揷在了牛糞上。」

另一個夥計粗聲罵道：「媽的，你小子不要胡說好不好，人家是主僕之分！」

前說話的夥計怔了一下道：「主僕之分？不是夫婦？」

「夫你娘的頭！」那個夥計笑罵着道：「幹你的活兒吧，別亂說話了。」

尹劍平恰於這時走過來，聞聽之下，搭腔道：「借問——」

那夥計道：「不敢，客人有話請說！」

尹劍平道：「原來你們那邊院子，也是客房？」

「可不是，」那個夥計道：「總共三間，却叫先前那個穿紅衣服的客人都包下來了。」

尹劍平裝糊塗的道：「他一個人怎麼住得下三間房子，可否讓一間給我？」

那夥計笑着搖手道：「行不通，行不通——三間房裏都住的有人。」

另一個夥計在一旁搭腔道：「他們一共是四個人，一個漂亮的姑娘，兩個轎夫，還有就是剛才來拿饅頭的那個聽差的。」

「啊——」尹劍平裝傻道：「這麼說，倒是一個官家小姐了？」

前說話的那個夥計點着頭道：「我看着也像，別是府台大人的千金吧！」

尹劍平道：「誰又病了呢？」

那個夥計聽他這麼說，不禁有點疑心的翻着眼睛看着他。

尹劍平心裏一動，忙笑道：「你不用多疑，我是剛才看見那位紅衣差爺在談到要煎藥什麼的，是我薄通醫術，想到……」

那個夥計立時明白了他的意思，一笑道：「我明白了，客人你精醫術，是想在這位官家小姐身上賺一筆外快，是不是？」

尹劍平連聲答應着：「咳——是是是，我就是這個意思，怎麼樣，能帮上這個忙麼？」

那個夥計臉上立刻現出了不屑，冷笑道：「這個——恐怕不行。」

尹劍平道：「爲什麼？」

「你沒看見麼？」這個夥計道：「剛才我要推薦這地方的一個最有名的大夫，人家都不要，人家會要你？」

尹劍平立時作出一副失望的樣子，吶吶道：「啊——是是……這個姑娘又得的是什麼病呢？」

這個夥計撇撇嘴，有點不屑與他說話的樣子。

另一個夥計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好像來的時候還看不出怎麼來，今天一整天也沒看見她出門一步，那兩個轎夫出去探路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尹劍平心中有數，也不想再與他們多說，他吃完了手上的饅頭，又要了一碗熱米湯喝下去，算是把一頓晚飯打發了。

這一刹，他的心情亂極了。

就在他剛想要轉身返回房中的一刹，忽然他看見西跨院那扇竹籬笆門，又敞開了！——剛才方自轉回的那個阮行，又從門內走了出來。

依然是那襲鮮紅的衣服，只是頭上却多了一頂帽子，那副樣子，像是要出門。

尹劍平心中一動，注視着他，就見他直直的身材，一直順着這道草廊，步出棧外。

把這些看在眼裏，尹劍平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暗中咬牙忖道：這可是天賜的良機，再不下手，更待何時？

心裏一陣子激動，轉身步出大房。

他一逕的返回到自己的房子裏，關上了房門，只覺得一顆心跳動的那麼厲害！——

那是因爲他一向仁厚待人，嚴格律己，從來也不曾動過殺人的念頭，此刻，殺機一起，心血沸騰如怒潮澎湃，一時無法自已！

把這件事很快的在心裏盤算了一下，得到了三點結論：

第一：甘十九妹目下正在這裏養傷。

第二：隨行三人，可能都不在眼前。

第三：如果要報仇，眼前正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時機稍縱卽逝，若是再有遲疑，很可能中途生變，一待對方離開這裏，或是甘十九妹傷勢養好，情勢又將不同，那時將是後悔不及！

一念之興，尹劍平殺機頓起！

他把隨身的一個包裹，會同那個內盛「岳陽秘笈」的鐵匣子，以及那口「玉龍劍」揹好背後，外面罩上一襲長披，遂即閃身外出。

室外已是沉沉夜色！

一個夥計，正把一個書寫着「福壽居」三個紅字的白紙燈籠插在門柱上！

寒風颼颼的吹着，天上沒有月亮，也不見一顆星。

等到那個插燈籠的夥計把燈插好，退回去以後，這偌大的院落裏，就再也沒有一個閑人了。

尹劍平暗暗的咬了一下牙，心裏發着狠，把身子向着牆邊上一貼，快捷的幾個轉身，已閃到了壁角——

由此前瞻西跨院那三間草舍，不足半箭，當中還衍生着一行竹子，正好借以掩飾他前進的身子。

尹劍平抖開了一塊絲巾，緊緊的紮向頸後，遮住了臉，——他考慮到一個事機敗露，怕被對方認清了臉，以後，再想接近她可就痲煩了。

對方甘十九妹，雖說是可能受傷了，但是，到底受傷沒有？傷到如何地步？還是未知之數——

果眞她眞的已經傷了，自是下手良機，否則，尹劍平的冒然近身，可就是自尋死路！

生死攸關，他焉得不爲之懸心？

略微定了一下神，他遂即展開身法，身子向前平縱而出，借着落下的勢子，他一隻手在一竿修竹上微微一按，遂即像怪鳥也似的騰空而起，起落之間，已落身在那所跨院之內。

强敵在先，他那能不心存仔細，落下的身子，不曾帶出一點點聲息。

西跨院裏積滿了竹葉，夜風吹過來，簌簌有聲的在地上轉動着，這麼一來，尹劍平倒是放心了。

他原先還怕被甘十九妹聽出了什麼，現有竹葉飄動婆娑之聲，正可加以掩飾。

這爿小小院落裏，很明顯的就只有這三間房子，除了一爿竹子以外，還栽着兩棵梅花，這個時令裏，梅花倒是開了，陣陣梅香，隨着夜風散播在院子裏，除了風吹葉响，這裏再也聽不見另外聲音。

尹劍平躡足向前跨進了幾步，仔細的打量着正面三間草舍——

透過紙窗，發覺到其中一間房裏，亮有燈光。

爲了愼重起見，他先來到第一間房子裏，這間房子門扉半敞，借着微敞的空隙，他向房子裏窺探了一下，黑黝黝的不見人跡。

第二間房子裏也是一樣。

他忖思着這兩間房子必然是那個紅衣跟班阮行與兩個轎夫的住處了，同時，他發現到那乘紅頂翠簾的小轎就停在一邊簷下。

已經不須要再費思忖；即可以斷定甘十九妹必定就住在那一間——最後的那間房子裏。

尹劍平氣懸五衷，身軀輕轉，疾若飄風般的已閃向了這間房前。

這間房子，顯然也是三間房子裏最大最講究的一間，房門沒有關，却下着一片細竹編就的簾子。

隔着簾子，隱約可見房中一切。

尹劍平因知室內甘十九妹厲害，足下更不敢帶出一點點聲息——

那扇簾子雖是下垂着，却有一半搭在一張椅子上，留下了下擺二尺五六寸的一段空隙，尹劍平打量着這片空隙，自問已可從容進出。

他身子再向前欺進一步，已把室內情景一窺無遺。

房間內佈置得一片素潔，顯然是經過一番重新的裝飾，就連牀單椅墊，也似重新換過，換成了一色的鵝黃，——就在那個看上去鋪設得異常乾淨舒適的牀面上，端正的坐着一個少女的背影。

那女子顯然就是甘十九妹了！

長長的秀髮披散肩後，小蠻腰窄窄的拉下去，襯托着彎出來而呈弧度的臀部。

——不須要再看正面，祇是這背影所顯示出的身裁，已再美也不過了。

她身上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衣，那長衣雖很寬大，但是配合着她修長的身材，修裁得十分合適！

這時，她看來像是正在閉目運功調息，兩隻手交合在前面腹下，全身紋絲不動，她整個的人，包括這間房子裏的一切，一眼看去都給人以無比的舒適之感！

一盞高脚的銀質古燈盞——當然絕非是客棧原有之物——散放着潔白而略含青色的光華，把那個坐在牀上姑娘的亭亭身影，斜映在牆面上；輕輕的搖曳着，更顯示出一種無比寧靜的靜態美！

尹劍平手已經握住了身後的劍把，却又鬆開來，他忽然想到了寶劍出鞘可能帶出的聲音，因此而不敢大意，改向腰際探出了一口尺半七首。

冷森森的七首拿在了掌心裏，一切的雜念頓時冰消，尹劍平右足向前跨進，一彎腰，身子已進入房內。

他自信不曾帶出一點聲音來，身子方一邁進，頓時鼻子裏微微感覺出一種桂子花香的味道！

眼光一飄，遂即發現到矮几上放置的一個青色瓷瓶，却有極爲淡薄的一片輕烟，由瓶口內向外嫋嫋散出——

那味淡淡的桂子花香味，正是由此傳出。

頓時他吃了一驚：「毒！」——「七步斷腸紅」！

怪不得這姑娘如此膽大，竟然敢敞開着門扉，不懼外敵的入侵，原來早已佈好了毒陣。

尹劍平不禁深深的爲自己慶幸，如非是「一鷗子」冼冰贈送給自己的這塊「辟毒玉珠」，只怕他在初一踏進房門，不待潛身進入時，也已經中毒倒地了，想到這裏，不禁驚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那青瓷毒瓶放置得甚是技巧，那抹淡淡的毒烟，由於風吹之故，只是向門外微微傳送着，却不曾波及室內各處——當然即使散播全室，對於甘十九妹，甚至於她的那個紅衣跟班阮行來說，也絕不會構成傷害，因爲他們身上早已有了免疫於此種劇毒的抗力！即使其他手下各人，也可借藥物排除毒害。

尹劍平有見於此，暗自慶幸不已，心中正自盤算着，如何向對方出手。

却聽得牀上甘十九妹微微嘆息道：「你雖然放輕了脚步，我還是聽見了。」

尹劍平大吃一驚，一時木然！

甘十九妹微微嗔道：「我不是說過了麼，沒有事不要來吵我，你怎麼又來了？」

頓了一下，她又說道：「我的藥，抓來了麼？」

她敢情是把他當成了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了。

在她第二次說話的時候，尹劍平已聽出了她的錯覺，當時更不絲毫遲疑，氣提丹田，飄若子虛的已來到了牀前，手起刀落。

——這一刀按理說，該是何等的快絕俐落——手起刀落；鮮血飛濺！

然而，情形偏偏不是如此。

就在這口短刀將下未下之際，一個念頭，電也似由他的腦中閃過——

大丈夫作事，理當光明磊落，何得背後出刀？

第二個念頭，緊接着興起——

「她此刻負傷在牀，我豈能乘人之危！」

「不——這麼做太卑鄙了！」

雖說是兩個念頭先後興起，然而在時間上却如電光石火，在他腦中一閃而過。

舉起刀，無力的垂了下來。

「然而……」另一個念頭再次興起：「莫非就這般算了不成？我又豈能放過這千載難逢的良機？」

後一個念頭，不禁又使得他殺機猝起！

想到了加集在他本身的瀰天大恨，想到了那些數不清的血債……斷斷乎不能就此罷休。

「甘明珠！」他忍不住出聲招呼道：「我找妳納命來了！」

窈窕的倩影，在甫一聽到招呼自己的名字時，顯然打了一個急顫，緊接着轉過頭來。

就在這一刹，尹劍平掌中七首已電閃也似的向她當頭落下來。

——絕難想像出，牀上佳人「甘十九妹」的手法竟是如此之快——快到出乎常情，難以想像！

就在那口刀的刀尖，幾幾乎已經刺中在她面頰上的一刹那，姑娘那隻白皙的纖纖玉手，已經及時翻起來。

尹劍平只覺得刀身一震！

一股奇大的勁力，借由刀身，迅速的傳了過來，幾乎使尹劍平這口刀一時把持不住，用力一掙，「噹！」的一聲脆响！

一口精鋼打鑄的七首，從中一折爲二。

力道的餘勁，使得尹劍平足下踉蹌着向後退出了兩步——甘十九妹却已岸然立身站起。

她的驚異可以由那雙失神的瞳子裏表露無遺。

「你——你是誰？」

尹劍平只覺得那口握刀的手，齊着腕脈痠痛不已，刀是斷了，却也不能就此罷手——

打量着甘十九妹那張姣好清艷的面頰，尹劍平忽然生出了一片氣餒——天曉得，他絕非是生性好色之人，然而不可否認的，這個女孩子……這張清艷絕俗的面頰，不可否認的，却是他生平所僅見最美麗的一張臉了。

舉手去殺一個美的女人，更是難上加難！

尹劍平總算還不曾忘記自己身上所肩負的使命——

「復仇」！

任何情況下，這個使命都不容許他有所變更脫卸！寧可讓自己失去理智，寧可讓自己感情痲木，這個仇却不容他不報。

怒嘯一聲，他欺身而進，右手猝然向上提起，施出了一招「按臍力」，吐氣開聲，直向着甘十九妹當胸推出。

他的功力畢竟不可輕視！

掌力一吐，整個的房舍都爲之震動起來，窻櫺子克克一陣子亂响，這一掌眞有「雷霆萬鈞」之勢！

甘十九妹蒼白的臉上微現驚異，——然而像她這般出身造就，身負不世奇技的女子，似乎對於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故，都能從容應付。

面迎着尹劍平雙掌推擊過來的軒然力道，甘十九妹右腕霍地向外一揚，肥大的衣袖發出了「噗嚕」！的一聲。

兩股力道，顯然一觸之下，彼此對消化解於無形之間，然而在當事者二人來說，却是絕不輕鬆。

尹劍平身子向左面，甘十九妹向右面。

顯然，兩個人都已經事先防止到了一旦功力對消之後的反彈餘波。

果然，就在他們雙方身子方自閃開的一刹，一股尖銳勁厲的力道，有如劈風直下的刀鋒，颼然着响由雙方身邊擦過去。

尹劍平驚幸於自己的及時脫身，甘十九妹也不免大爲驚心——她倒不是驚於那股比刀更疾勁的迴旋風力，而是有感於對方這個陌生矇面人的見解與武功。

不可否認，這個人的功力，遠遠超出她此行出道江湖所遇見的每一個敵人，足可與晏春雷相伯仲。

——這一個突然的感觸，忽然使她想到了來人可能的身份——

「你就是岳陽門漏網的那個弟子，依劍平吧？」

尹劍平呆了一呆，有點奇怪對方何以會把「尹」讀作「依」，當然他並不知道這項錯誤的形成是由於「坎離上人」米如烟的口齒不清所以致之。

「姓依的！」甘十九妹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在他身上轉着：「我猜得對不對？」

尹劍平所以矇面，正是不願意讓對方看清了自己面貌，所以不出聲，是不願意讓對方聽清了自己的聲音。

在他沒有殺死甘十九妹之前，他要完全保持着足以制勝對方的機會——

是以，任何一點點細小的疏忽，都可能爲他日後的復仇工作帶來阻碍與不幸！

甘十九妹頓了一下，冷笑道：「你怎麼不說話？」

尹劍平仍然是一聲不响。

他身子向左面斜出了兩步——甘十九妹立刻就窺出了他的用心，蓮步輕移，把身子半橫了過來。

尹劍平頓時被格於形勢之外。

高手對招，常常不需要眞刀眞槍，「大風起於蘋末」，每每可以洞悉於先，對方如是透剔之人，擺上一個姿態，也就足夠了。

「我知道了——」甘十九妹注視着他道：「你所以矇面是怕我認出了你的臉——」

她冷笑了一下，接道：「所以不說話，是怕我聽出了你的聲音——對不對？」

尹劍平驚出了一身冷汗，仍是閉嘴不吐隻字。

「其實這都是多餘的，」甘十九妹冷冷的道：「因爲自從你的脚步一踏進了這間屋子，就已經註定了你必死的命運！」

她雖是在病弱之中，但傲氣絲毫不減！嘴角輕輕的拉動着，現出了編貝似的一排玉齒，臉上的表情，說明了她有制勝對方的絕對把握。

「不信，你就試試看——」她自信的說道：「我可以斷定，你在我手裏，逃不過五招之內——」

話聲方落，尹劍平已點足而前。

甘十九妹頓時體會出對方身上所加附的强勁力道，忽然她感覺到自己受騙了，因爲對方自一開始起，分明就掩飾了他的武功門路，那一手「按臍力」純係「氣血之功」！這樣很自然的使甘十九妹相信他是走「氣血門」這一類武功門路。

這門功力和「以柔制剛」或極具彈韌的內家功力，是截然不同；而大異其趣的。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甘十九妹忽然發覺到對方的突如其來，不免吃了一驚！

其實，她原有極深湛的護身游潛，只須上來調息丹田，即可以阻止住對方猛厲的攻勢，然而此刻，即使她猝然提及應敵，也嫌得慢了一步。

慢一步，總比全然沒有準備的好。

就在她强勁的護身潛力，還不及瞬息密防的當兒，尹劍平在護體罡鋒猛力衝刺之下，已

接近到對方身前。

他僥倖進身，自不會輕易放棄出手良機，右掌霍然向下一沉，點波躍空般的已向甘十九妹咽喉間戳了過去。

甘十九妹再也不敢輕視來人，她在動手過招上來說，極少失算，忽然發覺到上了對方的當，心裏既驚又忿，眼前已是短兵相接，不容再施花樣。

她恨透了這個人，決心要給他一個厲害，是以就在對方手掌方一遞到的當兒，遂即施展掌盤功向外封出。

她雖是功力極高，可是在動手過招上來說，不能不謂之失了先機，尹劍平攻勢又是這等之猛！

一股疾勁風力挺刺直進，迫使得甘十九妹身軀大大的搖動了一下，尤其是咽喉部位，更像是着了一把鋼叉般的痠痛，由不住發出了一聲驟咳——

如果尹劍平這一式殺手能夠提前一刹那進攻，或是他的身形再強向前欺近半寸，那麼所得到的結果，勢將不同，甘十九妹是否將因此而喪生，可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現在，他僅僅只能給與甘十九妹從容還手良機——而就功力方面來說，甘十九妹却是遠遠駕乎他之上的。

兩隻手掌「拍！」的一聲迎在了一塊。

十隻手指上聚結的力道，緊緊的扭擰在一塊，發出了緊密的一陣子骨結响聲。

尹劍平原有十分的信心，在他想像中認為，只要容許自己攻進到她身邊，猝然施展殺手，必可將對方一舉成殲！

他所以如此自信，當然是因為對方甘十九妹目下身體負有內傷，功力自然較前大見遜色之故，然而，在他一招失手，與對方手掌相接觸之下，才忽然發覺到自己的估計錯了。

他發覺到甘十九妹即使在有內傷的情況之下，功力亢自大得驚人！

一念之間，使得他驚出了一身冷汗。

甘十九妹以非常之技出入江湖，一出道旗開得勝，連戰皆捷，各方武林人物，無不相互傳告，望風披靡，因此養成了她極為自負的性情！加以她自負麗姿，在動手過招上來說，絕不容許敵人近身，常常在尋丈之內，即可使敵人濺血劍掌之下，像現在這般與敵人手掌貼握的情況，是前此絕未有之事，莫怪乎她一時面現嬌忿，引為大羞了！

兩個人像麻花卷兒般的，一連扭了七八個轉兒。

尹劍平終於感覺出內在功力的不足以與對方抗衡，就在他意圖翻身掙扎開的當兒，突然被甘十九妹反手扣住了胳膊。

這一手招式，甘十九妹施展的極為俐落，在她反手扣壓尹劍平於掌下時，更發揮了她高妙的技能，熔功力與技巧於一爐，使得尹劍平不得不束手就擒。

尹劍平固然是功力未曾喪失，然而除非他甘心雌服，否則一經力掙，這隻胳膊可就休想保存。

強勁的內力互搏，使得他頻頻喘息，臉上也現出了汗珠，反之，甘十九妹却還比他鎮定多了。

只是她的情形，也並非很輕鬆，老實說能贏下這一仗，對她絕不輕鬆！

「姓依的，你可服輸了？」

尹劍平一面喘息着，心裏却疾電般的轉着念頭——

他怎能就此服輸？怎能服輸？

服輸不僅代表「恥辱」，更代表了「死亡」，他還不想死，更不能死。

「你還不說話？」

尹劍平腦子裏飛轉着如何脫困的念頭，故意的掙了一下——當然對於他來說，這種動作的結果，只有自討苦吃，果然甘十九妹手上着力，把他不甘雌伏的身子擰了下去。

然而，她雖是極為精細慎密之人，亦不免又再度的上了尹劍平一次當。

天下那裏有「自討苦吃」的道理。

尹劍平所以自討苦吃，是有用意的，因為他已經由痛苦的情況裏，體驗出對方功力的着重之點，也體會到自己那隻胳膊主要受到的部位。

根據以上的結論，他遂即很快的作了一番新的檢討，以備必要時的出手脫困。

甘十九妹黑白分明的一雙眸子打量着他，冷冷的道：「你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她略似費解的又道：「你剛才進來的時候，我誤當你是我手下的那個跟班兒阮行，你已經接近到我身後，那時候你明明可以出刀殺我，以你功力來說，那是極其簡單輕而易舉之事，但是你却沒有那麼做——」

「為什麼？」頓了一下她冷冷的又道：「是你不願意背後出刀？抑或是有別的原因？」

尹劍平在諦聽對方一番道白之後，越加的體會出對方的謹慎機智，更不敢擅以啓齒，以防露出了破綻，予對方可趁之機。

甘十九妹經過一番激動之後，此刻心情已經平靜下來，本來嗎，像她這等心胸器量，武功造詣之人，是絕少盛氣凌人的。

現在，尹劍平這個人，已提起了她極大的興趣，她反倒不甘心立即把他下手處死了。

「你以為你不說話就算完事了，」她冷笑道：「我偏要你不能成心如願！」

手指微移，改向尹劍平腕上脈門。

一陣痠痲感覺，起自尹劍平足心，使得他頓時打了一個冷戰，全身遂即大大的動盪起來，焚心刻骨般的痛楚，一刹間傳遍全身。

鐵打的英雄，也是難以當受！

尹劍平雖是緊咬牙關，強自忍受着，奈何那加諸在週身的痛苦，有如是萬千條附骨的蛆蟻在啃噬着，極短的一刹之間，已使得他通體為汗水所濕透，他萬難當受得住，遂即發出了呻吟之聲！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你到底出了聲音了！」

尹劍平仍然緊咬着牙，只是情非得已的由鼻子裏發出呻吟之聲。

甘十九妹道：「我有幾個問題，你如果據實回答我，情況將會好得多，否則你的罪就受大了。」

尹劍平在萬蟻附骨的痛楚裏，只是提吸着丹田裏的眞力，惟恐一旦渙散，那才是眞正註定了悲哀的命運！

甘十九妹說出了她心裏的疑惑，道：「你怎能無懼於我『丹鳳軒』的劇毒『七步斷腸紅』？說。」

尹劍平以一聲呻吟，取代了回答。

甘十九妹心念微動，遂即將扣在對方腕脈上的手指，輕輕移開了一些。

——在她以為這麼做，可以減少對方身上的痛苦，便於彼此對答。

同時她也實在忍不住心裏的好奇，伸出另一隻手，想去揭動遮在對方臉上的那襲絲巾，倒要看看對方的廬山眞面目。

那裏想到就在舉手移動之間，却已予對方以可乘之機把握着此一刻異動，尹劍平猛然向左面一閃——這種動作，在甘十九妹看來是極其不智的，因為有拚着折斷右手的危險，事實上那隻右手，尙在對方倒擰把持之下。

尹劍平當然不可能眞的自斷右手。

他拚受一時之痛，却在身軀側閃之中，已

把左手翻了起來，只一下，已經搭在了甘十九妹右腕上。

這一次他為了爭取逃命之機，不得不施展最厲害的手法——「金剛鐵腕」之功。

甘十九妹雖說是功力精湛，只是她無論如何也不曾會想到對方在這般情況下，居然還能施展出救命絕招，她尤其沒有想到，對方所施展的竟是極具功力的「金剛鐵腕」之功。

一陣刻骨銘心的奇痛，刹時間加諸她那隻右腕之上，以眼前情形而論，一任她施展如何快速的應付手法，即或是提聚眞力以圖對抗都太晚了！

毫無置疑的她確信如果自己再不鬆開擒着對方的那隻手，那麼對方那隻胳膊固然是完了，而自己的這隻手腕也何能倖免！

只有傻子才甘心與對方玉石俱焚！

事情的發生再快也不過，簡直不容你思慮，如果不想「斷手」，只有「放手」之一途。

甘十九妹極不甘心的「哼」了一聲，鬆掌退身。

尹劍平目的既達，那裏還敢再在這裏多躭擱？

他已經嘗到了對方姑娘的厲害，並確信對方在對付自己的過程裏，根本未盡全力，一旦惹怒了她，即使在她不利的情況下，要想殺害自己這樣一個人，也絕非是什麼難事。

是以一招得手，再也沒有第二個念頭，充斥在他腦子裏的，却另有一個「逃」字！

就在甘十九妹鬆掌退身的一刹，尹劍平已施展「鐵手穿牆」，奮身而起，直向正面緊閉的窗扇撲去。

事情的發展未盡於此——

就在尹劍平身子將起未出之際，驀地門外人影一閃，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却在這時撲進來。

目睹這般情形，他不禁大吃了一驚，怪叫一聲，右手倏起，打出了他們「丹鳳軒」的絕門暗器「丹鳳鏃」。

「哧！」一股尖風，似有紅光一閃而逝。

緊接着窗扇子「嘩啦」一聲碎响，尹劍平全身已飛躍着破窗而出。

慢說是一扇窗，就是一扇門，一堵牆，在尹劍平這般功力之下，也必將破碎無疑。

阮行怪嘯一聲，追向窗前，心裏却又記掛着甘十九妹，不知她是否受傷了！

只是那麼略一遲猶，再撲向窗前，已失去了對方的蹤影。

阮行怒叫着，正要翻窗掠出。

甘十九妹輕嘆一聲，喚住他道：「算了，讓他去吧，來不及了。」

阮行打量着她，驚嚇的道：「姑娘，妳可好？」

「沒什麼，」甘十九妹緩緩坐下來道：「姓依的——哼……他一定就是那個依劍平。」

阮行道：「依劍平……？」

「不錯，就是岳陽門內，殺死盛氏兄弟的那個人。」

她冷冷的接着道：「他像是一隻隱在暗處的狐狸，隨時乘虛而入，將會想盡辦法對我們不利。」

阮行先是一楞，遂即冷冷的道：「姑娘大可放心，這一次他無論如何是活不成了。」

甘十九妹道：「你是說……？」

阮行肯定的道：「他已中了我的丹鳳毒鏃，只怕性命不保！」

甘十九妹道：「你確定打中了？」

「確定！」阮行道：「傷在他的後胯，萬萬不會看錯。」

甘十九妹聆聽之下，臉上現出了一種淡漠的表情，並不會有絲毫喜悅的神采。

「這麼說，他性命休矣——」

她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遂即發出了一聲嘆息。

阮行一怔道：「姑娘，莫非妳不打算要他即刻就死？」

甘十九妹眼睛遲滯的移向阮行，黯然的點了一下頭。

「為……什麼？姑娘！」阮行顯然大惑不解。

甘十九妹搖了搖頭道：「不知道——我只是……唉！我只覺得心裏很亂！」

說到這裏，她顯得很氣躁的站起來，走到了茶几旁，端起了一隻杯子。

——但是她並非是口渴想喝茶，遂即把拿在手裏的杯子又放下來。

阮行驚訝的一直在打量她。

甘十九妹臉上忽然飛起了一片紅潮，含着「責怪」意識的眼光，狠狠的盯同過來，阮行嚇的忙把眼睛移向別處，可是他仍然解不開心裏這個疑團，過不了一會兒，又把目光轉向甘十九妹。

現在甘十九妹已似乎能控制心裏激動的情緒了！

「阮行！」她略似責怪的道：「我不是再三關照過你嗎，這種丹鳳鏃，要儘量少用，不可輕易出手嗎？」

阮行怔了一下，道：「可是……卑職並沒有輕易出手，那個姓依的不是幾乎還傷了姑娘妳嗎？」

甘十九妹臉上又微微紅了一下。

為什麼臉紅，阮行固然不知道，只是他却知道這是她以前從來也不曾有過的現象，是以越加的感覺到好奇！

「為什麼這麼盯着我？」甘十九妹氣餒的又坐了下來：「我的藥可抓來了？」

「都抓來了，」阮行道：「我這就去給您煎去。」

甘十九妹搖頭道：「不急，等一會再去煎吧。」

說着她輕嘆一聲，又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不願意你施展丹鳳鏃？」

「這……」阮行吶吶道：「是否因為含有劇毒『七步斷腸紅』的關係？」

「那倒不是——」甘十九妹道：「那是因為我對手出戰一向不願意以暗器取勝對方，再者這丹鳳鏃為我丹鳳軒最傑出獨一無二的暗器，承軒主再三關照，千萬不可輕易施用……如果這個姓依的果眞中鏃，身死荒野倒也罷了，否則一入人手，以此對我師門有所詆譭作難，却是大大有損『丹鳳軒』的威名聲望！」

阮行怔了一下，他倒沒想到會有這些顧忌，心裏不服，却也不能再與爭論。

甘十九妹這一刹似乎感慨甚深——

「還有……」她斷斷續續的道：「這個人雖是幪面進來，但他居心仁厚，不同於一般屑小……」

「這又為什麼？」

「你那裏知道，」甘十九妹吶吶道：「他原是可以下手殺死我的，只因為他是個不失仁義忠厚的人。」

當下，她遂即將方才情形說了個大概。

阮行聽後苦笑一下，道：「姑娘，妳的心怎麼忽然又變軟了，這人如果眞的心存仁厚，也就不會對姑娘出手了，還有，他為什麼要幪面進來？足證明他是個行為詭秘狡黠的人。」

「你說的似乎也有道理——」

說到這裏，她微微閉上了眼睛，輕嘆一聲道：「這個人確是一個難以捉摸，飄蕩不定的人，只是我實在想不透，他為什麼可以不懼『七步斷腸紅』的毒香？」

阮行諦聽之下，頓時一呆道：「嗯——這倒是一件怪事，卑職也是深深不解。」

甘十九妹道：「雖然如此，並不就能證明他也能解開身中暗器上的毒，我看他很可能不治身死！」

阮行喜道：「果眞這樣，我們豈不去了一個心腹之患，只等姑娘玉體復元，就可上淮上去找那個樊鍾秀，殺了他，也就可以回去覆命了。」

甘十九妹惋惜的道：「這幾天我心裏一直念着這個依劍平，那是因爲我一直假想他是我一個勁敵，事實證明，他果然是一個厲害，心智尤其更不在我之下的勁敵——阮行，你可知道，我一直希望着能有這樣的一個敵人，可是現在，却由於你的橫加挿手，使他死於非命，也使我少了足以與我抗衡的敵人——」

言下不勝痛惜！

阮行諦聽之下，似懂非懂的只是翻着白眼兒。

甘十九妹遺憾的看着他，喃喃道：「你的功力還差，有一天你的武功如果能達到我的境界時，你就會感覺到該是多麼的寂寞……即使在廣大的人羣裏，你也會感覺到你是多麼的孤獨！」

阮行以爲建了大功，却未曾想到，反倒落了一頓教訓，他忽然感覺到自己以往對於這個姑娘的判斷完全錯了。

以往他一直以爲甘十九妹是個「冷若冰霜」，狠心辣手的姑娘，就從來不曾看見過她姑息過一個人或是一件事，然而對於眼前這個人，她却存有顯明的姑息之意！——爲什麼？

阮行實在想不通這個道理。

頓了一下，他才吶吶道：「姑娘如何可以斷定這個人就是殺死盛家兄弟的那個人？」

甘十九妹道：「錯不了，因爲他擅施『金剛鐵腕』之功，如今這門功夫，只怕在武林之中已成了絕响，坎離上人一死，除了他以外，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了。」

她忽然想到了坎離上人對於這個人的一番介紹，是可證明這個依劍平學兼數家之長，留下來確是自己一個大害，只是一想到他果眞這麼就死了，心裏頭却又有一種說不出的落漠之感！

對於尹劍平的生死，她覺得實有一查的必要！

「阮行！」她忽然想起來道：「這附近可有別的鄉村市鎭沒有？」

阮行搖頭道：「沒有，最近的『馬頭溝子』也距離這裏有四五十里，況乎前道坍橋，已不能行走……再說姑娘妳身體還沒有復元，何不在這裏多住上幾天，等到身體養好了以後再走？」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你會錯意了，我是在想這個依劍平可能的去處。」

阮行登時一怔，喜道：「姑娘不提，卑職倒是忘了，這個姓依的身上中了丹鳳毒籤，那裏還能跑得遠，只怕現在業已發毒，死於途中了！」

甘十九妹道：「也許不會這麼容易，等天亮以後你不妨出去找找看，看看是不是有他的屍體！」

阮行點頭道：「卑職遵命！」

甘十九妹道：「我原打算至遲明天就要走的，現在爲了他，我們不妨多留兩天，如果他沒有死，倒要看看他下一步的動靜如何？」

阮行冷笑道：「姑娘放心，他活不過明天的，我一定把他的屍身找回來。」

說罷向甘十九妹抱拳告辭，轉身步出。

× × ×

人的「心境」隨時都會由於「心情」而有所變遷的。

心情好的時候，鳥語花香，海闊天空，一切都充滿了希望，使人振奮活躍，處處充滿了生氣！反之，天地狹窄，一切都充滿了絕望，情緒的低潮，更像是緊緊握住你喉嚨上的兩隻手，使你喘不過氣，有一種被窒息的感覺……

尹劍平就是這樣。

當他發覺到中在後膀間的那支暗器，竟是出自「丹鳳軒」獨家秘製的暗器「丹鳳籤」時，他生命的强烈意志，開始動搖了。

現在，他厮守在這棵松樹下面，仰視着穹空裏的一鈎寒月，沐浴在砭骨的寒風裏，心裏侵襲着「死亡」的陰影，更有說不出的感受！

設非有「奇跡」出現，他預計着自己的生命，不可能再挨過以後的十二個時辰。

事實上，這類「七步斷腸紅」的劇毒功效，在以往無數受難者身上所發揮的威力，他已屢見不鮮，自然不會幻想着對於自己會有什麼

武林秘辛

樊甘棠不戰而退

慧心・文

說到武林方面，有許多高手在香山縣出生，清末民初的時期更加武風旺盛，有幾個非常出色的名拳師，例如爛頭何或飯籮五等，屬於老前輩，另有一部份屬於後輩的，也很有名氣，他們是蕭崑山，金公濟，以及包家驥。不過，香山的地方十分闊大，區域分得很清楚，要是有甚麼拳師撈過界，就會引起糾紛，或者約期比武，又或弄到兩條村發生械鬥，驚動官府，因此之故，凡是到香山走動的人，都有所禁忌，除非武功特別超卓，還是絕口不談，比較好些。另一方面，以爲自己有資格做教頭的名拳師，就剛剛相反，喜歡到香山縣找生活，原因是那邊的居民喜歡練武，眞正拳脚方面有些斤兩的人，到了該處，不愁沒有人奉承。

民國初期，香山縣改稱中山縣，縣中第五區仍然叫做五州，當時有一個拳師姓樊，名叫樊甘棠，以前他是香州的樊村人，年幼之際，飄然出外，二十八歲然後回來，他對人稱述，在外面走動了十多年，碰着一個北方的名拳師，帶他走江湖，足跡踏遍了大江南北，認識許多個武林高手，他的拳脚全是快打慢的，純粹屬於北方最大的幾個門派，那時候挾技返鄉，準備在鄉間發揚武功，說得有聲有色。

他的體型高大，發拳之際，其快如風，有時還故意把拳頭打在自己的掌心裏面，劈拍有聲，非常出色，他回到香州，認爲南方的拳師雖然另有一套，可惜舉動遲鈍，眞個交手，實在不容易取勝的，他在樊村教授拳脚，但却希望遠征。

跟香州相去不遠之處，有一條鄉叫做山場鄉，也是大族，鄉中有三姓人居住，那是姓包，姓黃以及姓吳，特別是姓吳的人，屬於大族，由於幾條鄉村都是隣居，鄉人有來往，姓吳的人跟姓樊的人有幾家是互通婚姻的，感情更好，因此，姓吳的有些子侄拜在樊甘棠的門下，學習北派功夫。過了幾年，他們十分囂張，跟本鄉碰着姓包姓黃的鄉民有甚麼糾紛，大打出手，總是吳姓打贏的，因此他們就覺得北派拳術比較南派拳術高强。

姓吳那邊原本就有一個教頭，單名一個虎字，他是香州人，所教的是洪家拳術，由當地一個老拳師包家驥傳授下來，至於包家驥本人，他是前山鄉金公濟的弟子，金公濟綽號是金公仔，正是爛頭何的大弟子，一脈相傳，當然是功夫非常老練了，包家驥在香州教了三十年拳，活到六十歲然後收山不教，在家隱居，那時香州的子弟認爲他已經退休，便叫他選出一個高手傳習武功，於是，他叫師侄吳虎充任，因爲吳虎根本上就是姓吳的，故此由他教授最爲合理。

包家驥認爲吳虎的功夫是正宗洪拳，在山場鄉主教，不但是姓吳的子侄，就算姓包姓黃的人前往學習，也是一齊教授的，大家不分彼此，不過，吳虎教拳之法，依照舊法，先求馬步穩固，任何人上門學習，先行教他紥了半年馬，然後開拳。樊甘棠雖然不認識吳虎，但却肯定的認爲這種教法使求學的人發生冷淡的心理，應該一邊紥馬一邊出擊踢脚，鼓勵後進，偶然在山場鄉人的面前說出他的意見來，認爲吳虎這樣教法，太過緩慢，想學好功夫，該另聘高明。

山場鄉的子侄偶然聽到這些話，便向吳虎談及，可是，吳虎並不理會，那些人就向包家驥投訴，原因是包家驥派吳虎出來教授武功的，應該替吳虎出頭，吐一口氣。包家驥聽到這種閒話，心裏明白，一定是樊甘棠想把勢力擴充到隣鄉去，然後這樣說，於是他就想出一個辦法來，認爲樊甘棠的意思是應該接納的，透過村民的口，使他們間接通知樊甘棠到山場鄉包家祠堂父老那邊見面談談。

樊甘棠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找個天氣晴朗的日子，便叫人把他帶到山場鄉，直入包家祠堂。當時他進入外邊的走廊，再入便是庭院，中間有一條石路，路旁有兩株大榕樹，濃蔭蔽日，樹下的草坪擺滿了練武的用具，石鎖石擔，大小不一，有些石鎖重達二百斤，最輕的也有五十斤重，他看見這種石鎖石擔，執手的部份非常光滑，便知道是經常有人玩弄它的，不覺心上一寒。

轉過庭階，便分左右兩邊，中門直入就是大祠堂，兩邊却是演武廳，來人把他帶到演武廳內，他看見大廳兩邊擺滿兵器，銅鎚鐵棍，以及大關刀，都是很沉重的，他自己也沒有力量玩弄這種武器，心裏更加驚奇，便向引路的人查問，那些武器是誰教子弟玩弄的，他很快就回答道：「包家驥！」

聽了這句話，樊甘棠已經心上一沉，但仍不肯走開，那時忽有一個年七十歲的老翁從內進走出，笑容可掬，抱拳相向，說：「這位就是樊甘棠師傅嗎？你的北派功夫，聞名已久，聽說你覺得這裏幾條鄉的教頭都教得不好，想撥出一些時間，教導我們的子侄，是否有這麼一回事呢？」

樊甘棠看見那麼沉重的兵器，又看見包家驥的態度不怒而威，心裏更加有些怯意，給他一問，只有隨機應變，說：「並非我想出來的，這個主意是貴鄉的人告訴我的，並說是包先生的主意，如果貴鄉的拳師想換上一個北派拳師，我就可以介紹一位給你們，至於我本人，一向在香州教授拳術，實在無法分身到貴鄉來。」

包家驥聽了，說：「樊師傅想介紹的是那一位呢？」

樊甘棠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硬着頭皮說下去：「我有一個拳脚上的朋友，叫做趙德義，雖是廣東人，却學北派拳脚，他最擅長的是北派滾地拳，因爲他是個啞吧，一向在紅船過活，跟隨戲班到處走動，登台的時候只是表演武功，故此，如果有機會做拳師，他就想找個地方投靠，可惜他是個啞吧，否則，我早就把他帶到此地來拜訪包老先生。」

樊甘棠這樣說只是藉口推卸，希望對方聽了，認爲啞吧不能充任武師，就此告別，殊不料包家驥有心給他一點顏色看看，聽了便說：「我只是想鄉中的子侄學到一些功夫，健身兼自衞，然後聘請教頭，只求他有眞本領，要是他的武功比較我們現任的教頭高强，那就算他是啞吧，也不要緊。至於現時教授子侄中的吳虎師傅，我早已對他說過，如果能夠請到一位高手回來，他願意自動告退，不過，在辭職之前，他必須跟新來的教頭較量一下，自覺確是技不如人，然後辭退。」

樊甘棠聽到這裏，接口問：「不知道包老先生要怎樣較量呢？」

包家驥說：「較量高下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請吳師傅出來表演一些功夫給新來拳師欣賞，如果他自問不如，知難而退。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假定新拳師能夠依照吳師傅所做的功夫做出來，不妨下場交手，見個高下，倘若新來的拳師能夠把吳師傅擊倒，便可奪取吳師傅的地位。」

樊甘棠還沒有開口，包家驥已經伸手打個招呼，叫人請吳虎出來獻技。

吳虎當然是預先得到包家驥的授意，留在後院，隨時奉召而出，所以他聽到家人叫喚，便即大踏步走出來，先行跟樊甘棠點頭打個招呼，然後挺身走到草坪那邊，伸出右手來，握住石鎖的橫桿，發力抽起，把它抽至臂與肩齊，那隻右臂仍是伸到直的，那一個石鎖上面寫明重二百斤，他面不改容的握着石鎖，慢步走入演武廳內，然後放下。

包家驥向樊甘棠望了一眼，說：「樊教頭，你的朋友能否做到這一點呢？」

樊甘棠知難而退，說：「吳師傅這樣好的功夫，照我看，我的啞吧朋友確是比不上了，不必再談他。」

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他就拱手告辭。

包家驥與吳虎沒有跟他交手，已經把他嚇跑，不戰而勝，送客出門，兩人哈哈大笑。

有許多人不懂得拳脚的道理，以爲打得快速，變化多端，就佔盡上風，實際上拳脚是包括了快，準，狠，這三個字的，單是一個快字，拳脚沒有勁，或者發拳踢脚，並不準確，那是輸虧了，反之，手上有勁，拳脚太慢，也不算是眞正懂得功夫，爲了達到一個狠字，往往打沙包，挿鐵砂，或者舉石鎖，至於紥馬，多數有十年八年的時間，洪拳特別注重這種功夫，認眞出色的洪拳師傅，確是可以把很沉重的石鎖抓起來，伸手由低處拉高，使它與肩膊的高度相同，借此鍛練橋手，沒有學習過這一套的人看在眼裏，可能會暗吃一驚，樊甘棠知難而退，還算得知機。

意外的不同。

然而，有一點，他却可以自信。

——那就是，這種毒藥的强烈效果，由於他本人對它瞭解的太清楚，而事後又經過有效的控制，使它的毒性發作較爲緩慢，這一點，他自信已經做到了。

這也就是他爲什麼捨棄奔馳而改爲靜坐的緣故。

現在經過了小半個時辰的運功之後，他已將下體的劇毒，整個的控制在腰胯間的兩處穴道裏，並以「鎖元功力」，將本身二十七處穴道予以封鎖。

這麼一來，他自信已經盡了能力，而且可以斷定，最起碼，在天亮以前，不會毒勢發作，而倒斃就地！

其實，他之所以能逃出甘十九妹的雙手，活苟到現在，已屬萬幸！

由於方才與甘十九妹的徒手相搏，使得他更認淸了對方這個姑娘的實力，用「大得驚人」四個字來形容，並不過份！自己竟能全身而脫，實在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幸運」並非是常常跟定一個人而窮追不捨！——這就是尹劍平對於眼前的遭遇，而有所悲哀的緣故。

他不是一個驕生慣養的人，以往的歲月，無時無刻都充滿了驚恐，殫精竭慮的在求生存，在使自己達到生命中更上一層的「强者」地位，這些過去，已足以養成他「臨危不亂」「泰山崩於前而不潰」的磊落心襟！

徒步二十里，居然不曾看見一戶人家。

他發覺自己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選擇錯了路，如果由另一個方向前進，可能情形就不同了，然而現在却不能再回頭走，因爲那樣，保不住在半途，就會毒傷發作，而倒斃中途了。

夜幕深垂下的荒野，看上去一派淒凉！

幾聲野狗的長吠，幾點明滅的燐光鬼火，勾畫出一片陰森氣息，任何人身處在這個環境裏，都會感覺到「死亡」的接近，「生命」的脫離與遙遠！

這裏的地勢——東邊是一脈連續延綿的高山，兩邊是一片草原，看起來都不便於行走。只有南北向，衍生着一片松樹，有一條勉强可供車行的荒凉驛道。

尹劍平在長時的冷靜分析之後，重新站起來，步向那條荒凉的驛道。

這條路通向何處，他渾然不知，但是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繼續向前盲目的走下去。

他不敢放步奔馳，因爲那樣一來，毒便將會很快的發作，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前進。

如此他一直前進了百十丈——這個距離，在平常時候，只須連續十幾個縱身卽可達到，但此是刻他却走了很久，打量着前面，更不見一戶人家。

尹劍平停下來喘息了一陣，伸手摸了一下傷處，濕濕的像是淌了很多血，那傷處附近，手觸處一片痳木，絲毫沒有知覺，更像爲劇毒所感染——

他心裏微微一驚，知道這是毒傷發作的前奏，以此速度，也許用不了一半個時辰，就可能攻開自己的幾處穴道，那時情勢可就不堪設想！

如果毒氣一旦攻入「氣海穴」，上染心脈，就算是華陀再世，也休想再能保全住他的活命！

尹劍平站定了身子，只覺得一顆心跳動得異性激烈，手握之處虛浮淋漓，唇舌之間，更覺得乾裂極渴。

一想到要喝水，耳中却情不自禁的聽見了淙淙的流水聲音。

聲音來自左邊那片起伏的山坡地帶。

尹劍平仔細的諦聽了一下，遂卽改向左邊前進。

他一隻手持着那口「玉龍」長劍，以劍鞘爲杖，拄着地面，尙能保持着身軀的穩定！

如此前進了數十丈，眼前流水聲更加淸晢在耳，等到他步下了面前的一片高地，赫然就看見了那正前方的一泓流水，月光下，那彎流水，就像是一匹緞子般的迤邐舒徐，水面映着月色，反射出千萬點星光，更像是羣魚掠波所泛射出的點點金鱗。

尹劍平渴望着喝幾口水，乍然發現了這彎流水，精神頓時一振，遂卽以手中劍鞘，撥打着眼前的蘆葦，向水邊走近去，足下已步入淺水之中。

當他伏下身來時，水面上倒映着他的臉——蓬頭散髮，狀極狼藉，這副形像，不禁把他嚇了一跳！

他單手掬水，就口吮吸了幾口，只覺得水質淸冽甘芳，不似尋常河水，這附近大山環抱，必係山上白雪融化後匯集山泉衝流成溪，只不知這條溪水通向何處？可有舟楫之利？

想到這裏遂卽站起身來，四下裏打量一番，奈何却有碍着眼前參差的蘆叢，却是看它不淸。

尹劍平正待抽劍出鞘，斬翻附近蘆叢。

不意手方握住劍柄，耳邊却聽見了一陣悉索之聲——卽見側面數丈處，似有一巨大物件行過，身過處，蘆叢向兩面傾翻過來，一陣悉索劈拍作響。

尹劍平眼前已是驚弓之鳥，當不得任何驚嚇，乍見此情景，忙卽把身子蹲了下來，就手用劍鞘分開眼前蘆枝，繼續向前觀察着。

那大物件，並非是什麼蛇蟒怪獸，却是一葉兩頭高翹，至爲輕便的平底方舟。

尹劍平心中一怔，倒是想不透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竟然會有人涉水行舟，却是怪事一件！

隨着小舟過處，眼前亮起了一片燈光，透過蘆枝之間的空隙，尹劍平看見了高挑在船尾的一盞油紙風燈。

那個操舟的人，手持長篙，站在船邊，似乎正自聚精會神的在觀察着什麼。

尹劍平心中一喜，暗自慶幸自己在苦候長奔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人，雖然這個人未必就是自己的救星，起碼總可以帮助自己逃脫過眼前一時之困。

想到這裏，正待出聲招呼，却見那人在燈下作出了一個輕細謹愼的動作——

首先他極爲輕微的收回了手上的長篙，把身子緩緩的蹲了下來。

這種動作，倒使得正要出聲的尹劍平不便開口出聲了。

雙方距離約有三丈左右，只因爲當中隔着大片的蘆葦，那人在明處，尹劍平在暗處，是以尹劍平可以隱約的看見那人，那人却不能看見尹劍平。

幾隻蝶蛾在燈下飛撲着，此時此刻，當得上萬籟俱靜，只有湍急的流水，偶而發出些聲音，夜深風寒，濃重的寒意，陣陣的侵襲了過來。

尹劍平一雙褲脚深濯入流，衣衫亦濕，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傷處更是隱隱作痛。

然而眼前的這一人一舟，却激發了他的好奇之心，決心要窺伺一個究竟。

那人一襲粗布青衣，頭戴大笠，濃眉大眼，一表堂堂，上身披着半截棕簑，腰懸魚簍，分明一副漁家打扮。

只是那英挺氣質，却非尋常漁家子弟所堪比擬。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